

★★★ ★★★★★★★★★★★★★★★★★★★★★★★★★★★★★★★

斗争路线学习专集

1966



社會主義陣綫中央宣教出版委員會編印



(一) 有關斗爭路線：

1. 兩種看法、兩種做法 1
2. 實踐証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破產 5
3. 從幾個主要問題揭露右傾機會主義 13
4. 捍衛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 18

(二) 國民服務登記問題：

1. 吸取歷史經驗教訓、確立積極斗爭路線 23
2. 在反對“國民登記”上的斗爭方法問題 28

(三) “退出大馬”口號問題：

1. 全星工團祕書處文章——“解散大馬、退出大馬” 31
2. 爲反對帝國主義解散大馬奮勇前進！ 32
3. “退出大馬”——一個錯誤的口號 33
4. 黨 6 月 4 日政策聲明 36

四 關於統一戰綫問題：

1. 關於統一戰綫問題 37
2. 關於統一戰綫幾個問題 39
3. 勞工黨與進步黨的“聯合陣綫” 42
4. 高舉反帝反右傾機會主義旗幟奮勇前進 44
5. 勞工黨與進步黨“聯合陣綫”四點綱領 49
6. 議會迷的“聯合陣綫” 49

(五) 新加坡假“獨立”問題：

1. 社陣人民黨八月九日聯合聲明 50
2. 反大馬斗爭的重要進展 51
3. 正確理解星退出“大馬” 51
4. “新加坡獨立協定”及“大馬憲法（新加坡修正）法令” 57
5. 亞非拉團結大會通過政治議決案 58
6. 魏利星對新加坡“獨立”的看法 59

(六) 抵制“國會”及“補選”問題：

1. 黨抵制“國會”政策聲明 60
2. 六工團聯合聲明 61
3. 抵制補選的意義 61

(七) 有關“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及“五一提案”

1. 五一大會提案第四條 63
2. 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目標不容篡改 63
3. 我們對“爭取新加坡完整獨立”的看法 64
4. 評22工團五一大會提案 67
5. 堅持戰略目標鬥爭到底 68

附：

- 評第三期社陣黨訊之一 70
- 評第三期社陣黨訊之二 80
- 行動黨法西斯專政下的「國會民主」 89



勘

誤

表



(一) 第6頁第一欄第5段應為：

例例如過去該行動黨領導集團，也藉口「避免堅持反殖鬥爭受反動派襲擊」，藉口所謂「這般合併爭取獨立」的「靈活策略」，來掩蓋它根本不反殖及維護帝國主義利益的本質。

(二) 第6頁第二欄整段應為：

而在那些存在着局部和有限的西方議會殖民主義和半殖民的條件下，所謂過渡階段就包括：議會內和議會外的憲制鬥爭，及在反動派結束西方議會民主而人民被迫採用的游擊戰爭的這兩種鬥爭。

(三) 第7頁第一欄第二段第四行應為：

.....利益問題，沒有指出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這就.....

(四) 第7頁第二欄第七段最後一行最後一句，應為：

逐漸引導鬥爭走向新高潮。

(五) 第7頁第二欄第八段最後一行應為：

.....做法，除了指現在是低潮。而非高潮外，同時也是.....

(六) 第7頁第二欄第九段第八行應為：

.....力量的強大和鬥爭高潮。

(七) 第8頁第一欄第六段第五行應為：

.....戰略目標（即趕走英美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實現真正民主、獨立、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

(八) 第9版第一欄第6段第五行應為：

.....而把高潮和反動派.....

—— ❧ 前 一 言 ❧ ——

爲了使同志們在展開學習“鬥爭路線”時，有一些必要的資料作爲參考，我們便決定出版這本專集。

在這本集子中，有一部分是專們探討鬥爭路線問題的文章，另一部分則是過去左翼與散播錯誤路線者展開思想鬥爭的重大問題（諸如「國民登記」、「退出“大馬”」口號、統一戰綫等問題）的有關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有些是代表正確的意見，有些則是表達錯誤和右傾的思想者，我們把它們收集在一起，爲的是讓同志們以批判的眼光，通過「對比事實，研究事實」的方法，更深入地重溫、探討這些關係我國民族民主運動的重大問題，從而達到提高思想和理論水平，以及充分掌握正確鬥爭路線和徹底批判錯誤路線的目的。

由於總部急待印刷的物品極多，同時，爲了使這本果子能早日出版，一些新的較長的文章便不能收集在內，我們希望同志們參閱黨訊、會訊中的有關文章。

毫無疑問，這本集子還存有很多的缺點，我們歡迎同志們提出寶貴批評。

最後，我們預祝同志們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習運動中，獲得美滿的豐收。

中央宣教出版委員會啓

8 . 8 . 1 9 6 6

關於學習“斗爭路綫”的原則和方法

在掀起“斗爭路線”學習熱潮中，充份掌握學習的原則和方法，是重大的事項。只有當我們掌握了正確的原則和方法，我們才可能避免犯上種種不良的偏差，同時，也才可能確保在學習上、斗爭上、贏得輝煌的戰績。以下數項原則和方法，可作為同志們的參照。

應該掌握之原則：

★ ★ ★ ★ ★ ★ ★ ★

(一) 出發點：掌握正確鬥爭路線，批判錯誤鬥爭路線；

提高思想認識，促進黨內團結。

(二) 在對待意見方面：

△對待不同意見時，要善於抓重心，找出根源和本質，並有系統，有方法的提出批評。

2 對待自己認為對的意見，則必須深入研究。

(三) 態度上：

/ 應掌握“團結、批評、團結”原則。

2. 擺事實，講道理。

3. 應不亂套帽子，不作無原則人身攻擊。

4. 應坦白提出自己的觀點，而從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5. 必須服從真理，服從人民利益，避絕感情用事。

6. 在批判過程中，應儘量引導犯錯誤者，糾正錯誤。

7. 劃清思想鬥爭和人事問題，採用對事不對人的態度解決問題。

應掌握的方法：

★★★★★★

- (一) 鼓起學習熱潮，貫徹應掌握的原則。
 - 1. 可通過板報、壁報、標語作宣傳工作。
 - 2. 開幹事會議，貫徹學習鬥爭路線的意義和應掌握的原則。
- (二) 有準備的進行學習。
 - 1. 制定計劃。
 - 2. 依提綱進行充份準備。
 - 3. 學習有關資料。
 - 4. 開醞釀會議。
- (三) 善於總結共同點，深入研究分歧點，抓重要問題，作廣泛和深入研究。
- (四) 創造形式，力求多姿多彩和深入，並須力求適合不同程度的成員。
〔形式如：小組座談、辯論會、測驗、斗智比賽、主講會……〕

必須注意的問題：

★★★★★★

- (一) 目前在全馬範圍內所展開的“鬥爭路線”問題上的思想鬥爭，是一場在民族民主運動階段中的真反帝路線與假反帝路線的鬥爭，這場思想鬥爭從歷史的發展階段上來說，還不是社會主義思想大革命；因此，在我們批判錯誤右傾思想的時候，一方面必須在幹事中發揚正確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則必須從反帝的立場出發，團結一切真誠反帝的愛國人士。
- (二) 必須在學習鬥爭路線的過程中，密切關注和研究政治局勢的發展。學習鬥爭路線就是要使我們更好地配合時局來推展鬥爭，同時，認清時局也能協助我們掌握正確的鬥爭路線和批判錯誤路線。因此，任何不問時局的“學習”都是不正確的。
- (三) 必須在學習鬥爭路線過程中，作好各項黨務工作，而不能有所偏廢。

社陣中央宣教委員會發

6.8.66

~~~~~

# 有關鬥爭路線問題

## 兩種看法 兩種作法

★ 本文錄自黨訊第11期，原文轉自茶餐工聯會訊。

新加坡在國內外反動派的安排下「脫離大馬」了！新加坡「脫離大馬」，出現許多事物，產生了許多問題。怎樣撥開重重的迷霧，正確看待新加坡「脫離大馬」後的形勢，以及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我們的鬥爭任務，是當前局勢下首要的問題。

### (一) 新加坡「脫離大馬」的原因

新加坡「脫離大馬」，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個原因。

#### (甲) 國內外人民粉碎「馬來西亞」與國際國內

維持「馬來西亞」反動派之間的矛盾。

自從「馬來西亞」計劃被反動派提出，及「馬來西亞」強行成立以來，和反動派原來的願望相反，國內外人民通過「粉碎大馬」的鬥爭，大大地壯大了自己的力量，推動了國際上反帝反殖以及國內外民族民主運動的發展。

在國際上，我們看到，「馬來西亞」的成立並不受非國家的歡迎和同意，這使「大馬」處於極端孤立的地位。也由於「大馬」威脅威脅着印尼的革命，激起了印尼的對抗。這一切，都削弱了「大馬」在國際上的地位，給予馬來亞（包括星洲）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鬥爭起了積極鼓舞和支援的作用。

在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我們也同時看到，這一段時間以來，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的民族民主運動有了極大的進展。汶萊人民的起義，點燃了北婆三邦游擊戰爭的烽火，嚴重地衝擊着帝國主義和本地反動派的政權地位；星洲人民反軍訓鬥爭和「五一」鬥爭，突破了過去鬥爭形式的局限性，揭開了群眾鬥爭新的一頁；而聯邦人民「二一三」鬥爭，也打破了十多年沉靜的局面，向帝國主義，向傀儡政權，發出驚天動地的吼聲。所有的這些鬥爭，此起彼伏，形成連綿不斷的浪潮。

當然，我們的鬥爭過程也遭受過一些挫折，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許多敬愛的領袖被逮捕；許多戰士在鬥爭場合中被毆打，被控於法庭，被判坐牢；更有一些英勇的，站在與反動派鬥爭最前線的游擊戰士，光榮地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反動派的這些瘋狂鎮壓，並沒有也不可能阻止人民鬥爭洪流的前進。我們鬥爭前線後方的發展，日漸嚴重地動搖反動派的統治地位。

在人民展開鬥爭的同時，反動派的統治手腕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為了壓制群眾運動的發展，採用軍事獨裁代替「議會民主」是一個基本的

趨勢；但另一方面，却在某一些時候採取一些遏制陰謀，欺騙人民，緩和和打擊群眾鬥爭。

今天，反動派宣佈星洲「脫離大馬」，就有著下列打擊國內外「粉碎大馬」鬥爭的陰謀。

1. 以假獨立欺騙各國人民，藉以緩和國際上人民「粉碎大馬」的鬥爭，維護其搖搖欲墜的「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既是遭受到國際上人民強烈反對，為了擺脫國際上被孤立的困境，反動派便安排星洲「脫離大馬」，以假獨立欺騙世人，以求得各國人民鬆弛反「大馬」的鬥爭，承認新加坡這個仍舊是新殖民主義的國家。

對於印尼今天空前高潮的反帝反殖反「大馬」浪潮，星洲「脫離大馬」的安排還有這樣一個陰謀：就是誘惑印尼國內某些動搖份子，使他們不能堅持「粉碎大馬」的鬥爭，或誘使他們承認新加坡，鈍挫印尼人民鬥爭銳志。

2. 轉移馬來亞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尤其是星洲人民的視線，妄想達到分割星馬兩地鬥爭互相鼓舞和互相支援的關係，以減少日趨強大的反抗力量。

新加坡和聯邦兩地原是一家，彼此都有著共同的鬥爭前途和命運。我們兩地在「馬來西亞」計劃下，雖然有著不平等的地位，但兩地通過共同的鬥爭，日漸建立起互相影響和支援的關係，這樣的關係是必將沿著共同的鬥爭前途發展下去的，面對着兩地人民聯合起來形成的強大力量，今天的「遏制安排」，就是想切斷兩地鬥爭的支援關係。

3. 保持和鞏固英美帝國主義在此地區的勢力。

反動派安排的星洲「脫離大馬」，不但沒有絲毫地打擊和削弱英美帝國主義在此地區的利益，相反地，它仍是加強英美帝國主義在此地區的經濟剝削和掠奪。

4. 保留英國在此地區的基地。

通過星洲的假獨立，英國基地仍舊保留，英國借助聯邦「政府」，還是操縱著基地的使用權力，以保證它繼續鎮壓北加里曼丹的解放戰爭，並在東南亞的其他地區聯同美帝國主義進行對東南亞人民解放運動的瘋狂鎮壓，在更大的範圍內却為美帝國主義的全球性戰略效勞。

而且在另一方面，英國為了應付嚴重的經濟危機，可能削減其基地，或甚至全部撤出移至其他地區，就這一可能性說，星洲「脫離大馬」，也沒有損害英國的利益。

### (乙) 反動派之間的矛盾

造成星洲「脫離大馬」的第二個因素，就是李光耀集團和東姑集團之間的矛盾。

李光耀集團與東姑集團間的矛盾，是有着一定的原因的。東姑政權是建立在殖民主義勢力，國內買辦封建階級利益基礎之上的集團。長期以來，它借着統治的地位，建立和增強了自己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統治後盾，成為國內最強大的反動勢力。而李光耀集團却是走着改良機會主義的路綫，在左派的扶持下上台的。自從它徹底背叛人民利益以來，雖然它借助自己政權的地位，在英帝的扶持下，建立了一定的階級政治和經濟基礎，但它並不是國內最強大的統治勢力。

在「馬來西亞」成立後，東姑政權在國內外人民「粉碎大馬」鬥爭下，對局勢處在窮於應付的地位。因此，為了避免反動派力量的分化，以免自己力量的削弱，它盡量阻止與李光耀集團之間矛盾發展嚴重化；在這同時，為了提防李光耀集團顛覆自己的統治地位，東姑集團也不願李光耀集團進入中央政府內閣，成為統一的反動集團，這就是反動派之間不可解決的矛盾。

李光耀集團為了達到掌握「馬來西亞」政權的野心，便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口號，煽動華族沙文主義情緒，擴大自己的勢力，使種族衝突一觸即發。過去，我們曾經指出，反動派是不惜各種毒辣手段，挑起我國種族之間的猜疑和衝突，以分化人民團結力量，來保衛自己的地位。但是，今天建立在兩大反動勢力爭鬥上而發展起來的種族衝突，必將演成不可收拾的地步，這在客觀上對於反動派的地位是不利的，面對着這樣的形勢，擺在英國和東姑集團面前的是兩種抉擇：

1. 對星加坡州政權採取接管的暴力手段；

2. 反動派之間矛盾作某種程度上的妥協。

對於東姑政權來說，從種族主義的政策出發，採用第一種政策固然是理想的。可是，面臨着反動派彼此地位的動搖，面臨着因此會侵犯英殖民主義的利益，它也就顧不得巫統內部極端種族主義份子所堅持的第一種主張，採取了第二種的解決方法。

但是，後一種東姑集團採取的政策並沒有也不可能解決雙方的矛盾；相反的，雙方的矛盾却有增無減的白熱化，為了緩和雙方的衝突，英殖民主義者就策劃其「分而治之」政策，安排了星洲「脫離大馬」。

總結上述矛盾，那個是主要矛盾呢？我們認為，最根本的內因是人民「粉碎大馬」與反動派之間的矛盾，而東姑集團與李光耀集團之間的矛盾却是屬於次要、服從於第一矛盾的。

東姑集團與李光耀集團之間的矛盾，是不能停止的，它有時甚至發展到你死我活的抗衡，但在對付左派上，在關係到彼此這樣安排，就是惟恐他們之間的衝突，將帶來自己統治地位的削弱，也就是為了保持對人民反抗力量的鎮壓而採取的。

由此可見，今天星洲退出「大馬」的出現，不僅表現於我們對反動派維持「大馬」力量的削弱，從而造成反動派之間矛盾的尖銳化上，而且還表現於反動派面對日益強大的人民力量，而不得不搞出星洲「脫離大馬」這個陰謀上。

對於英美帝國主義之間來說，當然一向來也存在着不能解決的矛盾，但在撲滅北婆羅洲民族解放戰爭的發展上，在保護他們在此地區的共同利益上是一致的。

## (二) 正確看待星洲「脫離大馬」

所以，在看待星洲「脫離大馬」這個事件上，我們必須同時看到好壞兩方面的情况。

今天，反動派為了要分化人民的力量，為轉移人民視線，以求保持自己的地位，這說明我們過去的鬥爭路綫是對的。我們「粉碎大馬」的鬥爭已取得一定的成績，這是好的一面。

但是，在另一方面，星洲「脫離大馬」仍然沒有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上擺脫殖民地體系，反動派給星洲的不是真正獨立而是假獨立，這充份說明了當人民力量還不能阻礙反動派陰謀得逞時，我們鬥爭就隨時會面對反動派將許多不合理的安排施加於我們的頭上。

對於星洲「脫離大馬」所表現和產生好壞兩方面，不能有高估或低估的錯誤。

不可否認的，反動派矛盾促成今天憲制安排的提前實施，反動派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究竟能不能把我們鬥爭的成績全然說成是反動派矛盾的結果呢？顯然是不可能的。猶如上述，星洲「脫離大馬」所表現的人民鬥爭的成績，是由於我們過去大大小小鬥爭所造成的，縱令沒有星洲「脫離大馬」，它也是舊觀存在着，這就是我們鬥爭從量變到質的過程。

實際上，就是沒有反動派之間的矛盾，英帝與東姑集團也原是有着一套分治的計劃，以應付日益高漲的群眾運動。而反動派的矛盾，却是他們提早付諸實現的原因。東姑之所說如果他能「堅強」以「完全執行控制局勢」——即採取堅決的行動對付星加坡州政權，「也許可以延擱行動」，就足以証明這點。

所以，星洲「脫離大馬」主要還是反動派的一項陰謀，從這一點看，它與一九四六年的分治、一九六三年的「大馬」計劃，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就是它還加上反動派的矛盾這個直接的因素。基於此，它就不可能是一九五九年「自治」或一九五七年「獨立」那種人民鬥爭的局部勝利。我們與反動派矛盾所產生的一些有利因素混同起來。

按照我們長期對殖民主義者鬥爭的經驗，按照東姑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傀儡本性，星洲「脫離大馬」絕不能只出於國內反動派的安排，而英國却在「事前幾小時知道」；尤有甚者，儘管英國企圖在各方面製造烟幕，使人不以爲它一手安排，但最後英國也不得不承認它早已知悉此計劃。

我們之所以要在這裏不厭其煩地闡述這個問題，在於有些人一向不敢依據群眾力量，却妄想把鬥爭建築在群眾自己覺悟或反動派矛盾的基礎上，因而當他們看到反動派矛盾惡化時，就興高彩烈地叫喊，把反動派矛盾帶來的有利因素說成是「向戰略目標走前了一步」。這豈不是披上「理論」外衣的阿Q精神嗎？

## (三) 有利和不利影响

星洲「脫離大馬」，產生了有利和不利兩方面的影響。其有利方面是：

(1) 星洲「脫離大馬」，說明了「馬來西亞」並不是好東西，也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現狀，這就在策略上提供了我們有利的宣傳條件。事後中國、印尼把它看成「大馬」瓦解的先聲及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粉碎大馬」聲勢的浩大，就是這個有利因素的具體显现。

(2) 反動陣營力量的分化。星洲從「大馬分離」出來，聯盟政權繼續強硬地走它維持「大馬」這條反人民的

老路，而行動黨却因為假獨立並沒有解決人民生計的困難，將會引起人民普遍不滿而影響自己的地位，不得不走偽獨立的所謂「中立路線」，企圖與印尼恢復貿易。這樣，這兩個政權：一個要繼續對抗印尼，一個却以欺騙手段欲與印尼貿易，無疑使反動派力量因分化而削減了。

(3)行動黨必須面對更加高潮的人民力量的進攻。過去行動黨借助聯盟之手大肆鎮壓星洲左翼運動，發展自己的勢力，今後它將會因自己執行各種反動政策而面對人民的反抗，這是行動黨增加的難題；另一方面，假獨立後人民要求釋放被捕愛國民主人士、恢復人民基本權利，撤除外國基地，也是不允許它躲避的。

而不利方面為：

(1)反動派的憲制安排，將會使一些人視綫模糊，把假獨立誤為真獨立，看不見我們繼續鬥爭的必要。

(2)反動派安排星洲「脫離大馬」，以分割兩地，相互支援和鼓舞的關係，許多人會因為假獨立而忘掉了「粉碎大馬」這個基本任務，產生星洲只顧自己的思想。

(3)反動派佈置了以馬來族佔多数的聯邦與以華族為主的新加坡分治的計劃，製造了華巫兩族猜疑的心理，這對於民族的團結和星洲和聯合邦的真正統一客觀上起了很大的阻礙作用。

對於上述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怎樣發展有利方面而克服不利方面，就存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1)因為高估了反動派矛盾帶來的有利因素，所以深怕失去地採取所謂「靈活」、「策略」去恭維反動派，通過「共呼吸」——（實際上是附和落後群眾的小市民意識）來爭取群眾。

(2)充份的認識到好的一面，但也看到反動派把各種不合理憲制安排強加給我們這個壞的主要方面，通過堅決恭維假獨立的鬥爭，克服不利因素。

顯然的，第一個看法是錯誤的。實際上所謂「與群眾共呼吸」，應當是從工農階級的立場出發，具體地分析每一鬥爭時期群眾的利害關係，從群眾中捨棄那些只見眼前或局部利益的錯誤思想，把正確的意見集中起來，通過群眾熟知的語言和內容，或甚至從群眾的實際經驗教育他們，使他們深刻地體會我們號召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從而與我們共進退，共呼吸，始終堅持我們的號召。這樣的一個過程，也同時是領導和群眾結合的過程，在這里既要有給我們正確決定來源的群眾，也要有集中群眾智慧、指導群眾的領導；如果我們以「共呼吸」為藉口，實際却只是遷就群眾落後思想的尾巴主義，那末，我們不但忽視了領導的作用，同時也因此不能真正吸取群眾的正確意志，變成了主動拋棄群眾和脫離群眾的傾向，當然也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共呼吸」。

所以按照第一種做法，既要反對假獨立，又要遷就落後群眾的「共呼吸」，是完全不可能教育和爭取落後群眾接受我們正確的主張，當然也不可能發展有利方面而克服不利方面；而我們如果不通過堅決的鬥爭反對假獨立，及時指出落後群眾幻想的錯誤，當這些人沿着這種思想發展而在將來實際面對碰釘子時，我們怎樣對群眾負責呢？因此，正確的做法就是告訴群眾壞的主要方面，打破落後群眾的幻想，唯有群眾共同地反對假獨立，才能真正地、穩固地壯大我們的力量。

星洲「脫離大馬」後，行動黨政權也很害怕我們揭露星洲假獨立，而企圖利用它欺騙群眾，製造唯有行動黨才能解決人民問題的印象，作為今後改良欺騙政策的基礎。身為堅決捍衛群眾利益的左派如果不能以反對假獨立的鬥爭，與行動黨欺騙群眾的政策相對立，反而以

「共呼吸」去遷就落後群眾，這就必然陷入反動派的圈套，幫助了敵人而損害了自己。

## 四 几个錯誤的看法

### (1) 關於群眾覺悟的問題

有些人認為，星洲「脫離大馬」，因為反動派互相鬥爭，廣大人民已經覺悟起來了，他們已經認識到我們「大馬」鬥爭的正確性，知道「大馬」是一個新殖民主義毒物，而且普遍預知「大馬」必然瓦解。這種說法究竟對不對呢？

首先，這是不認識到群眾覺悟規律的錯誤。反動派矛盾往往自我暴露，他們之間利益衝突往往充當人民的反面教員；但是，我們不能過高估計它的作用，以為它自身使群眾覺悟起來。我們應該知道，堅實而龐大的群眾力量是在我們以工農階級為基礎而展開教育和鬥爭的情況下形成的。

而且在事實上，星洲「脫離大馬」只是提供了我們有利的宣傳條件，並非群眾已經覺悟起來了。有許多人為這種局面的出現感到高興，大放炮竹，並不是基於我們反對「大馬」鬥爭的立場，而是對於自己的經濟利益有幻想而空高興，這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現在並不是完全領悟我們的「粉碎大馬」主張的必要性，而成為我們力量的一部分，反而把李光耀看成「救星」，為行動黨政權所欺騙。李光耀集團固然今天對它的勢力不能在聯合邦自由伸張而懊惱；但是，另一方面，對於商人，小市民看不清假獨立沒有根本解決經濟難題的真相，而暫時擁護行動黨政權，它也是心里有數而慶幸的。

至於今天形勢是否加強星洲與聯合邦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復歸統一和民族團結問題，雖然我們說過去鬥爭是在逐漸地累積着人民力量量的發展，但今天反動派還是居於統治地位，它所實施的計劃却是要阻礙真正復歸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唯有我們加強鬥爭，才能使我們最終居於主要的地位，從來沒有也不可能通過支持反動派的計劃實現的。

### (2) 關於促成統一戰線的實現問題

國際上反帝統一戰線的事實告訴我們，要號召世界人民共同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就要展開各種各樣，各個戰線的鬥爭。通過這些鬥爭暴露帝國主義的戰爭本性，教育人民唯有反對美帝才能制止戰爭，是組成統一戰線的唯一道路。

我們過去的鬥爭也正是驗證了這樣一個真理，自從一九五四年「五一三」鬥爭掀起的緊急法令後的反殖高潮，在往後數年組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其條件有二：

1. 展開不畏強暴、依靠群眾的鬥爭，「五一三鬥爭」、「福利工潮」在開始時並不是廣泛的隊伍的，廣泛群眾也並不是參予和響應的。但是，我們英勇鬥爭的結果，群眾站到我們這邊來了，反動派却孤立了。

2. 我們有強大的力量，一些中間和落後的群眾，在當我們力量弱小或未顯現的時刻，往往只眼見反動派力量的表面強大。縱令這時我們是對的，正義的，他們還是不敢參予我們的行動。然而，要具備強大力量這一條件，就不能根據所謂「靈活的鬥爭策略」，而是要發揚敢於發動和堅持鬥爭這個第一條件的。

在「大馬」計劃提出而我們展開反「大馬」、反假合併鬥爭的時期，我們的確有着強大的聲勢，但還是在反動派還未採取鎮壓手段，議會民主還能充份利用的條件下發生的。

可是“二二”大逮捕事件後，情況却全然改觀了；人民的基本權利被剝奪，通過議會選舉已不可能作為我們教育群眾和壯大力量的主要鬥爭形式了。對於這些新出現的條件，當時我們沒有及時提出新的鬥爭形式和正確看待我們力量的觀點，這就必然使我們的力量日漸削弱，廣泛的統一戰綫也當然無從組成和擴大。

所以，統一戰綫的形成，並不是遷就中間和落後群眾，使他們覺得與他們一樣，才有“基礎”形成統一戰綫。我們應當知道，這並不是什麼“統一戰綫”，這種結果只會是以落後思想為領導的聯合，並不能使我們的力量增大，也當然不能贏得鬥爭的勝利。

這種喪失原則的“統一戰綫”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因為不能正確分析“二二”以後的形勢，不了解我們要幫助動搖的人，就要自己首先不動搖，因此對工農階級為主的群眾鬥爭缺乏信心，錯誤地以為我們堅決鬥爭是“嚇跑群眾”，而遷就群眾落後思想的表面聯合才是力量的強大。也由於這個思想根源的存在，才表現在許多問題上，形成左派在許多問題產生分歧而不能統一，可以預知，只要這種思想不根除的一天，必然又將表現在對許多問題的錯誤看法上。

### (3) 關於舉行大選問題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得知，提出要求大選的人，是由於過高估計反動派的矛盾，對於群眾認識情況盲目無知產生的，而且另一方面，也在於他們不客觀地總結全民投票，1963大選、芳林補選的經驗，沒有看到群眾還不能普遍覺悟這個事實造成的。

我們對議會民主的虛偽性是有充份認識的，我們是執行利用議會講台教育群眾的路綫。但是，我們萬不能不從具體情況出發隨意提出舉行大選。

### (4) 怎樣看待行動黨問題

在分析行動黨前途時，有人指出行動黨有“爬回人民陣營”的其中的一種可能性，這是不對的，從這幾年我們與行動黨鬥爭過程中得知，行動黨是死心塌地的效忠其英國主子而成為它們最值得的傀儡，其階級本質絕不容許他們敗走人民群眾反殖的道路。也正因為這樣，就絕不可能會出現行動黨回心轉意的“大勝利”。

不可否認的，在我們堅持鬥爭而聲勢浩大的時刻，行動黨是會在人民的壓力下，也同時為緩和人民不滿的情緒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我們部份的主張，但不可能是“靈活的鬥爭政策迫成的”。誰要是企圖不通過鬥爭却借助所謂“策略”，必然給左派運動帶來極大的危害。

## (四) 反「大馬」鬥爭的兩條路綫

還在反動派剛提出「大馬」計劃的時候，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的人民就掀起了強烈的反對運動。但由於當時的左派都是差不多還完全沿着議會民主的形式，都是在反動派允許的範圍內開展鬥爭的，所以反「大馬」的

鬥爭基本都沒有巨大的差異。但是，隨著這個鬥爭的繼續發展，隨著我們隊伍的壯大，在反動派難於應付時，便強暴地使用國家機器，剝奪一切自由民主權利，採用鎮壓的手段，這些表現為星洲的“二二”事件，聯邦“二一三”布斯達曼被捕事件，砂勞越逮捕事件。

這種局面的出現，再加上「大馬」成立後，就形成了這樣的局勢特點：

1. 人民「粉碎大馬」的鬥爭日益尖銳化；

2. 反動派趨向於軍事獨裁。

面對這種形勢，在看法上，在鬥爭原則上，就存有這樣的兩條路綫：

1. 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前途，深恐人民鬥爭帶來反動派結束虛偽的議會民主而代之以軍事獨裁，人民群眾就會被鎮壓而無從抬頭。因而只敢在反動派允許的範圍內，用所謂溫和、說服、議會的方法，挑起反對「大馬」這個被視為重擔而勉強負起的任務。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對於形式鬥爭問題，就不能突破議會鬥爭的界綫，掌握議會外群眾鬥爭為主要的形式；在鬥爭路綫上，是遷就落後群眾的“統一戰綫”；在內部組織上，却是見錯不改，不能與群眾緊密聯系，不能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形成上下不一致的情況。

2. 英勇地領導人民，藐視反動派的鎮壓行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堅持議會外的群眾鬥爭，執行以工農為領導的統一戰綫，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

那一條是正確的路綫呢？那一條是能領導我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呢？毫無疑問的，唯有第二條路綫，也就是「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思想路綫。

從辯証法的原理出發，也從國際鬥爭經驗得知，要推翻反動統治者，就要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在這過程中，不是反動派用國家機器鎮壓我們，就是我們依據人民群眾的力量，通過各種鬥爭形式，打倒反動派。越要鬥爭溫和，越要在反動派允許的範圍內希望反動派「懸崖勒馬」就越不能翻身。

從國際的角度看，由於許多人還不能藐視帝國主義，反帝鬥爭還在艱苦的進行着，就必須着重地反對投降主義，而「反對冒險主義」却是被一些機會主義者所利用着，以掩蓋投降妥協的路綫。從馬來亞與北加里曼丹角度看，我們「粉碎大馬」的鬥爭，也正因為面臨反動派的暴力統治，投降主義成為主要的危險，就必須強調「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思想路綫。

我們並不是要反對「善於鬥爭」的，我們經常所指的「鬥爭靈活性」，就是從我們的立場原則出發，根據具體情況，靈活地領導鬥爭，解決問題。在這里所有的靈活性，都是為了更好地為原則服務的。例如，表現在教育群眾上，就是必須根據我們每一時期的鬥爭口號，從群眾的實際體驗教育群眾；而不是借口某些人聽了爽快，吸收得來，就在原則上違背我們的鬥爭任務，因為前者縱然不能馬上使群眾接受，但由於我們的立場是對的，就必然會最後地轉為群眾的思想和行動，形成一股堅實的力量；而後者表面上看來却似乎是「群眾接受」，而「群眾龐大」，但這時就不是他們接受我們領導而相反的是我們變成是他們的尾巴，這些人在當我們要按照我們的原則鬥爭時，就會自動地脫離我們的隊伍。由此可見，「敢於鬥爭」與「善於鬥爭」是辯証地統一起來的，在這個矛盾中，「敢於鬥爭」是第一位的，絕對的，而「善於鬥爭」却是第二位的，相對的，只有在「敢於鬥爭」的指導下，才有「善於鬥爭」的存在，離開了「敢於鬥爭」，就不是什麼「善於鬥爭」，而是「善

於投降]了。

有些人眼見星洲[脫離大馬]，不但不檢討自己的錯誤，却說什麼[敢於鬥爭]、[等於鬥爭]——實際上是妥協路線的勝利。事實果真如此嗎？如果事實是這樣的話，那豈不是說，[國民服務]的[有原則登記]，芳林補選所總結要與王永元搞統一戰綫，[退出大馬]的口號不是全部變成是正確的嗎？我們奉勸那些人虛心地檢討自己，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吧！

## （六）今后的時局的发展趋向

### （1）联盟与行动黨之間的矛盾

反動派是貪得無厭的，爲了利益的爭奪，它們之間的矛盾將不會因星洲脫離大馬而平息；相反的，它將會在新的基礎上發展着。

行動黨雖然不能借助星洲的有利條件擴大在聯合邦的影響，但其掌握聯邦中央政權的野心並未消失，馬來亞行動黨在聯邦積極活動就是這種野心的表現。最近以來，聯盟政府吊銷行動黨的註冊，正在開始在星馬之間的相互攻擊，說明二者之間的戰火又重新點燃了。

### （2）行动黨今后处境

星洲假獨立後，行動黨政權面對着要與其他國家貿易以擺脫困境，但又依賴聯盟這一個矛盾之下規定了星洲在印尼繼續對抗下，根本無法改變經濟蕭條的局面。例如，當李光耀宣稱要與印尼恢復貿易和建立外交關係時，東姑就發出[採取適當行動]的警告，說明星洲是不能獨立決定自己的政策的。

在人民生活不能改善的情況下，不滿和反抗的情緒

必然日愈高漲，這也是行動黨政權不能解決的問題，行動黨今後的日子也將不會是好過的。

### （3）我們的斗争前途

星洲[脫離大馬]並沒有改變我們鬥爭的基本情況；從束縛在我們頭上的國防協定上看，從政治、經濟體系服從於聯合邦的地位上看，我們的主要敵人仍然是英美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及傀儡。因此，我們主觀上不能因爲星洲[脫離大馬]，而把我們這幾年來通過[粉碎大馬]鬥爭建立起的星馬互相支援和互相鼓舞的密切關係主動拋棄，我們不能從局部出發而忘記打倒聯盟政權這個全局的任務。我們必須知道，真正鬥爭勝利的道路，就是首先統一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的鬥爭思想和行動，堅持[粉碎大馬]的鬥爭目標，把鬥爭進行到底。

當然，星洲[脫離]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條件，我們也應該重視和利用的，這些鬥爭內容，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求廢除外國軍事基地，釋放愛國民主人士，恢復人民民主權利。我們必須配合[粉碎大馬]及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及傀儡這個主要的鬥爭口號，結合這些新的內容，發動和教育群眾展開鬥爭。

從目前的形勢看來，北婆在人民強烈鬥爭下，反動派爲了妥緩和反抗情緒，可能會安排一個北婆假獨立的自治計劃。我們爲了要阻止反動派耍弄各種陰謀陰謀，爲了要反對反動派隨時把不合理安排施加在我們頭上，就必須執行通過鬥爭發展群眾的方針，我們必須知道，唯有依靠群眾，我們的鬥爭才是有前途的。

總的說來，星洲[脫離大馬]表現爲我們過去成績的積累，另一方面却出現反動派新的陰謀；只要我們高舉着依靠群眾的旗幟，迎着我們的一定是人民徹底翻身的前途！

## 實踐証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破產

★ 本文錄自黨訊第13及第14期。

對於高、蔣叛黨，不同的人存有不同的看法、抱着不同的態度。英美帝國主義和它在這里的代理人及傀儡——聯盟和行動黨統治集團，眼見有人背叛人民的利益，站到反動派的立場上去，自然是樂不自棄地拍手叫好；一些原本就是和叛徒互相呼應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者，在根本上就是同意叛徒的論調的，因此他們最初保持沉默，而後又因爲大勢所迫，也跑出來發表了一篇[不倫不類]的聲明，表面上是譴責叛徒，骨子裏却是惡毒地攻擊壯陣，進行對叛徒的辯護；可是與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就是我們和廣泛的群眾，却對叛徒行徑感到無比的憤慨，同聲譴責他們投靠反動派。

正因爲不同的人對高、蔣叛黨存有不同的觀點，因此在這意見紛紜的今天，深入地研究高、蔣叛黨的原因，得出必要的歷史經驗教訓，是左翼運動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

究竟是什麼導致高蔣背叛人民的利益呢？究竟是什麼使他們沒落到淪爲敵人幫兇這個嚴重的地步呢？

是不是他們[忽然發現左翼運動沒有前途]而退縮的呢？不，不是！事實上，他們的叛黨不是偶然出現的

；相反的，是有其一定的由來和逐漸發展的過程。這個由來和發展過程的重要原因，却又是當前泛濫整個左翼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潮；也就是說，高蔣叛黨是與今天全馬範圍內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密切關係的。

我們這樣斷然下結論是否有根據呢？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不難，只要我們耐心地看看當前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再看看高蔣的言行，事情的真相也就清楚了。

### 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理論

爲右傾機會主義者奉爲至寶而反覆論述的問題主要可以歸結爲：關於鬥爭藝術的重要性問題；對於歷史過渡階段的路綫和任務問題；關於統一戰綫和鬥爭口號、鬥爭的形式問題等等。

現在，就讓我們逐一看看這些所謂[理論]的謬誤吧！

#### 1. 關於斗争艺术

##### 在斗争中的地位問題

斗争藝術，的確是我們斗争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任何一個地方斗争的領導，都必須在每個斗争階段中，每個具體斗争中，靈活地掌握斗争的策略，領導群眾克服主觀和客觀的障礙和困難，以便早日取得斗争的勝利。不重視這點，就會在每個具體斗争中遭受挫折，最後就會在屢遭失敗的情況下悲觀消沉，喪失斗争的信心。

但是，斗争藝術必須和革命的思想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們常常所說的「敢於斗争」和「善於斗争」的辯證統一。在矛盾的二方面中，「敢於斗争」是處於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我們斗争勝利的最重要根據，它可說是「根」是「源」，有了它，也就是有了革命的和革命的行動，才有可能演出許許多多我們和敵人斗争的生動和精彩的運用策略的場面來；沒有了它，對於這些領導人來說，就沒有了與敵人的矛盾，當然也就無所謂什麼斗争策略，而是投降的策略了。我們在斗争中常常強調的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指的這一點。

正確掌握長遠利益和暫時利益的關係，實際上也是關於「敢於斗争」與「善於斗争」辯證統一的問題。在長遠利益和暫時利益相一致的情況下，我們的隊伍常常是沒有分出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分歧的；但在二者發生矛盾時，就有可能出現錯誤的思想和行動，面對這種情況，左翼的領導人必須堅持「敢於斗争」的思想，抓緊斗争的立場和原則，放棄暫時的利益，面對暫時的困難，竭盡我們的主觀能動性，運用其他的策略，引導斗争繼續前進。

如果不是這樣，而相反地抓住與長遠利益相抵觸的暫時利益不放，害怕眼前的困難或可能加予個別領導人身上的犧牲，不用「敢於斗争」的思想堅持長遠的利益，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例如過去的行動黨，為了避免堅持反殖斗争將遭受反動派的鎮壓，藉口所謂「通過合併爭取獨立」的「靈活策略」，不敢於用革命思想堅持長遠的反殖斗争的利益，最後成為了維護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利益的反動派。可是某些右傾機會主義者說：「不管是準備時期或者是決戰時期，斗争藝術（即戰略和策略）都是革命斗争成敗的最重要、最有決定作用的主觀因素。」（重點是引者加上的）

把斗争藝術說成是「斗争成敗的最重要、最有決定作用的主觀因素」，就是有意把靈活性放在第一位，把原則性降為第二位，這就會在斗争中藉口所謂靈活性，放棄我們的立場和原則，拿原則來做交易。

## 2. 關於歷史過渡階段的路線問題

所謂斗争的過渡階段就是由一斗争階段通往另一斗争階段暫時的、中間的階段。不同的國家和人民都有着共同或特殊的過渡階段，也有着不同過渡階段的路線和方針，這就是由各國斗争共同或特殊的性質決定的。

同樣的，不同的國家和人民也有他們各自的準備階段和決戰階段，他們各自有着不同的準備階段的方針和任務。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條件下，因為盛行資本階級的議會民主，那里的人民就必須一方面參與議會的選舉斗争，另一方面發動議會外的群眾運動，在人民群眾充分認識議會民主的虛偽性的時刻，甚至於不參與議會的選舉斗争；所有這些，都是為着提高群眾的革命水平和思想水平服務的，都是為着將來決戰時期服務的。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果殖民統治者所使用的不

是虛偽的西方議會民主，而是用武裝對付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時，我們可以有到，那里的人民都是採用武裝的游擊戰爭來反抗外來的殖民統治，通過這樣的道路建立根據地，逐漸鞏固和壯大這些地區，以便最後和敵人進行決戰，完成民族民主革命。

而在那些存在着局部和有限的西方議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條件下，所謂過渡階段就包括兩個時期；第一是在憲制斗争時議會內和議會外斗争的時期；第二就是在反動派結束西方議會民主而人民斗争被迫採用的游擊戰爭的時期。經過了這樣兩個時期，才有可能過渡到決戰的階段。

進行長期準備和積蓄力量的階段，是革命進程所免不了的，然而，怎樣看待一個過渡階段，善於或不善於領導這樣一個過渡階段，的確是關係斗争成敗的問題。

對於馬來亞的民族民主運動來說，實際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目前的斗争，基本上是在憲制斗争的條件下進行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積蓄力量的工作是通過議會內和議會外的群眾斗争進行的，（其中包括在一定條件下抵制議會內的斗争內），對於反動派，我們不僅要認識到反動派關閉憲制斗争條件的必然性，而且要看反動派不讓我們利用之以教育群眾，而只讓反動派和其他改良主義、議會主義利用的趨勢；也就是說，反動派不但是在我們力量強大到威脅反動政權時用武力鎮壓我們，而且還會在我們呼聲逐漸為群眾接受，我們力量逐漸增強時，不讓我們繼續運用議會的講台，却用逮捕、封閉團體削弱我們的力量，不讓我們利用以構成足以威脅反動政權的隊伍。

而且，對於西方議會在斗争的階段內存在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條件下，縱令反動派允許我們和平地壯大我們的力量，以至發展到足以威脅反動政權的地步，由於城市是反動力量的中心，我們也還不是到了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決戰階段，這里還存在着我們各方面的力量在農村逐步擴大的時期。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謂的準備工作和積蓄力量就不能固守在舊的和原來的局面及形式之下，不能在反動派剝奪我們利用議會教育群眾的情況下死守着這種形式。因為這時參加虛偽的議會只是降低群眾的革命思想水平而不是提高他們的革命思想水平。這時正確的做法必須是展開各個戰線上各種形式的群眾斗争，以鍛煉群眾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做好準備，教育群眾藐視西方議會民主。

在這樣一個鍛煉群眾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在思想上充分準備反動派逮捕鎮壓的可能性。當然，發動這種斗争時，必須考慮到每一斗争在戰線和內容方面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口號、範圍不同的形式；而不是相同的口號、範圍和形式，如果不知道這點而等同地看待每個具體斗争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不能把斗争時反動派的瘋狂鎮壓說成是我們要和反動派「決戰」。

我們當然是希望通過和平斗争爭取勝利的。但只有我們要依賴和平斗争，而反動派却不要的情況下，我們就不能把思想寄托在和平的斗争上。如果這個時候我們藉口所謂「長期」，「艱苦」，「曲折」的斗争階段，不敢教育群眾藐視反動的議會民主，深怕超出反動派允許範圍之外的話，我們就會降低根本的原則，就會拿我們的主張去適應反動派，就會放棄長遠和全面的利益，臨時應付，變成了道道地地的投降主義者。

在馬來亞政壇上出現的形形色色的投機主義政客，

也正是沿着上述的道路去的。

例如王永元和人民統一黨的投機政客，因為害怕粉碎「大馬」的口號將為反動派所不允許，而且害怕這樣存在着被鎮壓的危險，不敢提出長遠的主張，只能臨時應付地提出一些關係群眾眼前和暫時利益的問題，這就剛好適應了反動派的「效忠的反對黨」的口味，結果就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只能為群眾的洪流所淘汰。

又如聯合邦的人民進步黨，只能提出適應群眾落後情緒的主張，不能提出根本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鬥爭目標，也只能扮演粉飾反動政權的角色。

可是在這個問題上，持有錯誤路線的人是怎樣說的呢？

他們說：「為了使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群眾能夠真正成為可以摧毀反動統治的偉大力量，左派就必須在長期內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發展群眾的鬥爭意志，必須積蓄和組織群眾的力量，必須在一次次鬥爭中不斷地鍛煉群眾的戰鬥意志。經過這種長期的準備工作，左派才能擁有一支由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群眾組成的偉大的政治隊伍。必須擁有這樣一支偉大的政治隊伍之後，左派才可能在偉大的革命時期——即在各種條件成熟的時期——領導這支隊伍去和敵人決戰，去實行解決奪取政權、建立民族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二項歷史使命。」（重點是引者加上的）

這一段話主要内容可總結為下列三點：

1. 我們的鬥爭可分成兩個階段：一個是準備階段，一個是決戰階段。前者是「長期準備工作」階段，後者是擺脫「長期準備工作」性質，向敵人進行「衝擊」和「決戰」的階段。

2. 在前一階段，左派必須利用「並不能使被剝削被壓迫群眾獲得徹底的翻身和解放」的形式，「把越來越多的群眾引到鬥爭中來」，如果「不肯耐心地在長期內從事這種準備工作，而急於發動和敵人決戰」就是冒險主義。

3. 到了「各種條件成熟的時期」，我們就領導群眾跟敵人「決戰」。

這些理論實際上是別人在不同條件下早就說過的，誰都不否認鬥爭必須有準備階段和決戰階段，也從來沒有人把今天馬來亞人民的鬥爭叫做決戰，並對於鬥爭做出決戰的部署。可是，在不同的條件下有不同的準備階段，以達到決戰階段，這些人沒有區分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條件的不同，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兩個階段的區分一般化和絕對化地套在我們的情況下，這種教條主義的做法，只能是迷人惑眾，只能導致錯誤的結論。

其次，從他們那種錯誤的前提出發，他們把我們鬥爭準備階段機械地局限在西方議會民主的條件下，幼稚地設想在這個條件下如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組成政治隊伍去迎擊決戰，以為組成政治隊伍就可以決戰；他們不明白即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那里的群眾鬥爭也不是把鬥爭限於反動派的允許下。他們視而不見反動派正在百般地剝奪人民通過和平道路爭取勝利的趨勢，却在他們規定的那種準備階段里，提倡進行反動派允許範圍內的鬥爭形式，而把反動派不允許的，正確的做法叫做「決戰」，指責為冒險主義，那其實只不過是說明了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

因此，按照他們這種避重就輕的路線，永遠也不會出現什麼決戰階段，這種實際就是等待的思想。

除了星洲存有這種思想外，聯合邦的一些左派領導人也持有相同的觀點，形成了全馬範圍內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潮。

讓我們來看看被這里的一些右傾路線者奉為「理論家」的聯邦左派領導人說些什麼吧！

「……有一部分幹部，他們在長期遭受迫害下，在一個又一個鬥爭被挫折後，又看到其他地區的反帝運動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他們感到不耐煩，不能忍耐，他們不做全面的分析和檢討，要求急速地，人為地把鬥爭推向高潮，甚至不顧這場鬥爭的長期性、迂迴曲折性，準備把長期積蓄的力量作孤注一擲。沒有冷靜地，深思遠慮鬥爭的得失和利害反而欲自找製造給敵人進攻的機會和自我孤立。」

這種分析和上述我們引用的分析實際上都是同出一轍，沒有什麼不一致的地方。

首先，他也是靜止地看待鬥爭的「長期性、迂迴曲折性」，而沒有考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對於不把鬥爭限於反動派允許範圍內的積極路線稱為「孤注一擲」。

其次，他們害怕反動派的逮捕和鎮壓，對於有效地打擊敵人，從而使反動派驚慌失措的鬥爭，消極地看成是「自我製造給敵人進攻的機會和自我孤立。」

而且，為了把聯邦的許多正確路線的幹部扣上「不耐煩」「沒有冷靜」的帽子，這位被這里的同路人喻為「深入淺出」分析的「理論家」還借助其他地區反帝運動和這里的不同，指責正確路線的幹部「要求急速地、人為地把鬥爭推向高潮」。

實際上今天誰也不否認我們與其他地區的鬥爭處在不同的階段，存有各自的特點。但是，除了其他地區反帝運動對我們的鬥爭存有影響外，我們這里人民與反動派矛盾的尖銳化，實際上是存在着鬥爭形勢發展的客觀條件，這是人們常說的亞非拉的革命大風暴（這是共同點）。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怎樣發揮我們的主觀作用，逐漸引導鬥爭走向高潮。

可是，這些右傾思想者不談更進一步的高潮形勢沒到來之前我們應如何進行我們的鬥爭，以發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却一味強調低潮不適於展開鬥爭。按照他們這種做法，是永遠不會出現鬥爭高潮的。

關於鬥爭形勢問題，例如對於反動派加強國家機器，經常地逮捕反帝愛國人士，我們應該選用辯證法加予考慮和分析。如果只看到反動派瘋狂地鎮壓這個矛盾的一面，就只會悲觀地得出鬥爭沒有發展的結論。如果還看到人民的一面，我們就會看到反動派的強盛滅亡，就是人民鬥爭而來的，那我們就會知道這是因為我們做得對，因為我們正有效地打擊敵人，一句話，就是反動派的鎮壓說明人民力量的強大。如果我們不這樣看，就一定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 3. 關於統一戰綫、鬥爭

#### 口號、鬥爭形式等問題。

某一鬥爭時期所統一戰綫所提出的鬥爭口號和鬥爭形式、組織形式實際上是互相關聯的。正確地確定某一時期的口號和目標，是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綫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製定某一歷史時期的鬥爭口號和目標，是某一時期的戰略問題。我們左派的領導人，必須在每一時期進行階級分析，找出每個時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提出解決主要矛盾的最集中目標，這就成為我們的戰略口號

由於在某一時期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是佔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頑固統治階級。因此，如果我們的口號是為着解放我們的生產力，是為着解決我們的主要矛盾，它就是一個正確的戰略思想，就有可能為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所接受。

因此，如果我們制定的戰略口號不但是解決主要矛盾，而且是把解決次要矛盾這個將來才可能提出的目標一併現在提出來，那必將妨礙我們主要矛盾的解決。這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是，我們不能不知道或故意不知道在長期的反動派通過宣傳機構宣傳下，鬥爭口號或目標，並不是考慮群眾馬上就接受才能提出，而是考慮在對付共同的敵人時有可能組成統一戰線；如果藉口群眾不能接受而把原則降低，放棄我們解決主要矛盾的戰略目標，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為了解決主要矛盾，在提出我們的戰略目標時，我們固然可以在不違反原則下，可以作某些必要的妥協。但這不是絕對的。因為那些可能的同盟者受到最主要敵人的壓迫，雖然與他們存有矛盾，但也和我們工農基本群眾存有矛盾。因此，要爭取他們與我們反對共同敵人，最重要是通過鬥爭向他們指出反對根本敵人的重要性，對他們投靠敵人的傾向展開鬥爭。否則，所謂統一戰線只是一句空話。

在我們鬥爭過程中，除了要爭取完成我們基本戰略目標實現的統一戰線，還必須展開其他戰線（諸如爭取民主，反對戰爭，爭取人權等）的鬥爭。如果提出因為不是直接完成我們的戰略目標，而不展開或支持其他戰線固然不對。但這是兩種不同的戰線，不能混淆起來，不能因為後者群眾較易接受，戰線較廣，而用後者代替前者。

為了完成我們的戰略目標，我們還必須用一個鬥爭形式代替另一個鬥爭形式；用一個組織形式代替另一個組織形式，如果不能隨著鬥爭形勢的變化而相應地改變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是錯誤的。但另一方面，其他戰線也有一般上較低的形式，我們也不能因為這些形式較不尖銳而放棄我們解決基本矛盾的形式。

在這些問題上，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者說「……左派一定要提出適當當時當地的群眾覺悟的適當口號來吸引群眾對政治問題的關心，並採取群眾可以接受的適當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來吸引群眾參加進步鬥爭。」（重點是引者加上的）

我們口號的擬定當然要盡可能照顧群眾的覺悟水平，當然要在教育群眾的過程中，根據群眾的實際經驗，以群眾的語言逐步地提高群眾的覺悟。但是，所有的這些都必須服從一個絕對的條件：那就是不能脫離我們上述的戰略基礎。

對於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也是一樣，所謂「群眾可以接受」也不能離開我們爭取戰略目標的實現。

所以，問題很清楚，那就是他們所謂適合群眾覺悟的口號，群眾可以接受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是不是可以脫離我們的戰略目標呢？

可是，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條件，他們在自己的言論中，絕口不談，這就可以使我們理解，他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對他們今天提出的各種錯誤口號進行辯護。所以，還是讓我們根據實際的情況來研究吧！

目前我們所提出的口號，主要是「粉碎大馬」和「揭露假獨立」的口號，如果說這些口號是「不適合群眾覺悟程度」，是「冒險主義」，那就是它不但要解決主要矛盾，而且還要解決次要矛盾。但是，這兩個口號都

是為着反對我們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發出的。反對這兩個主要敵人，是完全有可能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這怎會是「冒險主義」呢？

當然，今天還有許多人，包括一些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還不能接受我們的主張，這不是因為我們的口號「太高」，而是這些人的覺悟「不高」。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鬥爭，更廣泛的戰線是會形成的，這些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對於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同樣的，只要我們是適應形勢的變化，只要是沿着我們的鬥爭目標前進，也必然會為群眾所接受。

如果藉口「群眾覺悟程度」而拋棄我們在正確戰略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口號和鬥爭形式、組織形式，那就是尾巴主義。

在對待爭取同盟的問題上他們說：「對於敵人的內部矛盾，應該在具體的問題或事件中，推動這些矛盾的爆發，與敵人營壘中可能和左派合作的成分、或者與今天還不是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應該向那些願意同左派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吸引他們同左派聯合，參加共同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的下層群眾等，等等。」

上述的引語原是差不多一字不漏地從某些地方抄襲過來的。對於這種作法，我們姑且不批評，重要的，還是讓我們來看看這些人，這樣做究竟憑着什麼目的吧！

我們完全沒有反對要推動敵人矛盾的爆發；與敵人中可能和我們合作或不是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同盟；及向願意同左派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等等。但是，正如我們上面說過，統一戰線實現必須服從兩個條件，即（一）所有的聯盟必須是為着達到我們的戰略目標；（二）必須通過向某些可能同盟者投靠敵人的軟弱性作鬥爭。

可是，這些右傾路線者却為了推行自己「從讓步求聯合」的錯誤思想，片面地強調別人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言論，故意漏掉別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目前它是我們的主要危險）的言論，企圖以斷章取意的手法來誤導群眾。

我們這樣的說法，事實可以作我們的見證人。例如：從這種思想出發，他們發出了可笑的、投降的所謂「政策性」講話，說：「左派職工運動願意和一切真誠要解決星加坡出路問題的力量和人士合作，只要他們已經認識到並要實現人民的迫切願望，即：恢復民主自由的生活，改善生活待遇，反對帝國主義」。

這種看法的出發點是認為星洲脫離「大馬」後，行動黨因為與聯盟政權的矛盾，受到來自聯盟的經濟壓力，因此得出行動黨在這種情況下有團結的可能性。

可是，提出這些看法的人不明白，行動黨和聯盟雖然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可是，他們本質上都是為英美帝國主義效勞的反動派。正為着保住英美帝國主義和他們的共同利益，他們在過去搞出「大馬」，現在又搞出一個星洲脫離「大馬」的假「獨立」。今天聯盟與行動黨雖然有矛盾，但他們還是強調「合作」，而英美帝國主義是不願意行動黨和聯盟的矛盾發展尖銳化，以影響到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極力在兩方面進行調解；第二，儘管行動黨面臨來自聯邦和其他地區的經濟封鎖，反動的本質決定其不會走上人民的道路。而是一方面更加在政治上、經濟上投靠英美帝國主義，依賴他們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在國際上假裝走所謂「中立不結盟」路線，欺騙一些人，以擺脫困境；同時還在星洲施行逮捕鐵腕等法西斯統治。

所以，企圖在今天以所謂「灵活的斗争策略迫成」行動黨走人民的路綫，要它恢復民主自由生活，反對帝國主義是幻想；不從全馬範圍着眼，只從新加坡角度出發要爭取民族獨立，也無非是幻想。

還有他們說：「比如，當進步運動正在由高潮轉入低潮的時期內，在敵我力量相差極大的地區（如城市），正確的斗争策略必須是，把進攻性的策略方針改變為目的在於有計劃地保存力量和積蓄力量的退却和防禦性策略方針；從而，在斗争口號、斗争形式和組織形式上，也必須有相應的改變……」

這句話也是把某些半殖民半封建人民斗争的經驗，毫無保留地搬出來，根本談不上什麼試創之見。

如果要引用這句話來一般地指導各國人民的斗争，那麼其缺點就首先沒有指出是在什麼斗争條件下，是屬於憲制斗争呢，還是屬於武裝斗争的條件。其次，是在於他們沒有指出什麼情況下是斗争高潮較入低潮。

由此就會導致人們錯誤的結論：那就是不管在以農村為中心的武裝斗争下，或是在以城市為中心的憲制條件下，當我們斗争遭受些微挫折時，或者是在稍微不順利的情況下，就把斗争策略部署在退却的等待高潮上；或者是不管在什麼斗争條件下都不考慮怎樣把斗争從低潮引導到高潮。

如果這些人是把別人在以農村為中心的武裝斗争條件下，反對急躁地在城市進行決戰而提出的城市斗争的正確策略，毫不思索地搬用，從而反對合情合理的城市斗争的積極作用（當然，城市斗争也有波浪式的規律），而把反動派的鎮壓看成低潮，害怕和不願意發動城市的群眾斗争，那就是錯誤了。

最後，他們還說：「死死板板地在長期內只會提出一個固定的中心任務，一個固定的中心口號，這是機械的、笨拙的策略指導。」

說這些話又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說我們的斗争口號沒有變更呢？其實，遠的不說，就以反「大馬」的斗争來說吧，我們提出了粉碎「大馬」的口號，這在「大馬」存在的情況下仍然適用的。而在星洲脫離「大馬」後，我們補充了暴露假「獨立」的口號。所有這些，都是貫穿着爭取一個統一民主、獨立自由的馬來亞而奮斗這個戰略思想的。

難道說，必須贊成他們提出的，乖離原則的「解散大馬、退出大馬」，和現在的「爭取獨立的星加坡」的口號，才是「不死板」、「不笨拙」、「不機械」的嗎？如果這樣的說法可以成立，那豈不是說，我們幾十年來爭取實現的「統一、民主、獨立、自由的馬來亞」這個口號是「最死板」、「最笨拙」、「最機械」了嗎？

上述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言論，在聯合邦的一些左派領導人中也同樣存在着。例如他們所說的：「在群眾大部分還沒有廣泛覺悟前，我們提出奮斗目標，不能太高、口號不能太左……」就和前次我們引用的完全沒有兩樣，他們是要在「口號不能太高」的藉口下，推行那套「接受緊急狀態」、「不反對征兵」……的理論。

又如，他們對於某些議員背離黨的立場，在議會里承認「馬來西亞」為既成事實，把北加里曼丹人民的解放斗争譏諷成「印尼侵略」的言論不但不進行必要的鬥爭反而脫離戰略原則地說：「如果我們不善於細緻地進行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不能耐心地提高他們的覺悟水平，動不動將一些受英巫文教育者的觀點、作風看成是「落後」、「反動」，因而「不可救藥」，我們就會失去

許多必須爭取的群眾。」

實際上，這些議員背離黨立場的言論，並不是什麼爭取群眾，而恰恰是成為落後群眾的尾巴，誰如果把那指責這些言論為「落後」、「反動」、「不可救藥」的江山，就不能不跟聯盟甚至英美有所矛盾，有所衝突。這樣，他們在某些問題上，在某些程度上，在人民施壓下，就不得不考慮或多或少實現人民的要求，不得不多少修正他們的路綫來適應這樣的局面。」

他們就是這樣「期待」李光耀走狗集團！

李光耀走狗集團的反動本質，就是被這樣「美化」着的！

我們說，他們這樣做，客觀上是在向李光耀走狗集團送秋波，拋媚眼是一點也沒冤枉他們。因為他們這樣，顯然是在向這個走狗集團表示：「我們還戀戀不忘你呢！」他們這樣，也顯然在告訴人民：「不要太得罪它，它還會和我們做朋友呢！」

李光耀走狗集團可能「回到人民陣營」，是一個虛渺的幻想。一連串的事實，不是有力地証明了這一點嗎？

且看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李光耀集團的行動黨一次又一次的「修正」他們的政策，使其更符合帝國主義者的需要和反動派的口味，博取帝國主義的青睞。一九五六年起的行動黨史，就是一部逐漸出賣人民利益，投靠帝國主義，充當帝國主義走狗的污史。一九五六年開始，人民就已經向它的投靠帝國主義傾向進行斗争，一直到現在，人民對它的斗争更堅決，對它的壓力更大，行動黨政權也就越需要依靠帝國主義才能生存；它對付人民的手段也只有起加野蠻，更法西斯化，而絕沒有一絲一毫「爬回人民陣營」的傾向。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左派不是曾向李光耀集團施加壓力嗎？結果又是怎樣？李光耀集團還不是我行我素，不理壓力地大搞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而左派才正式同它劃分界綫嗎？他們有沒有回顧這段寶貴的歷史經驗？對於這個反動到底的走狗集團，我們對它沒有一絲一毫的幻想，我們有千條萬條理由去打倒它。從假「獨立」到現在，還不到一年，李光耀走狗集團所幹的，還不是更瘋狂的摧殘人民反殖運動。被無理拘禁的愛國民主人士，不但沒有無條件釋放，反而橫加迫害，它鎮壓南大學生的斗争，封閉民間團體，逮捕工會領袖，鎮制左派工運、滲透左派政黨，保護英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利益……那一件幹得比林友福遜色呢？事實上，它們是離開人民道路非常遙遠了。顯然的，李光耀集團是不會回到人民這邊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這些犯錯誤的人才會有意無意的滑進了李光耀集團的反人民路綫。如果李光耀集團在人民的壓力下而不得不或多或少實現人民的要求，那只能說明它的手段更狡猾、更反動；偽裝是真的，爬回人民進步陣營是假的。李光耀不是一度大吹美國中央情報局要收買他不成，裝出反美的樣子，結果又是怎樣呢？人們看到的是行動黨政權更投靠美帝國主義，無數在南越的美侵略軍來星求歡樂，大量的戰爭物資輸往南越，多次和美帝秘密會談等等。其實，一切反動派幹的每一件事，全是打着維護人民利益的幌子。對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隨時給予揭露和反擊。

那些犯錯誤的人又說，行動黨基層有許多中小資產階層分子，它不能不代表這兩個階層的利益，所以我們應有「靈活策略」對待行動黨，因為中小資產階層是我們爭取和團結的對象呀！

這不是明明白白地在中小資產階級製造對行動黨

反動政權的幻想嗎？

行動黨反動政權的經濟政策，完全是符合帝國主義者的需要，它公開的鼓勵外國壟斷資本侵入，壓迫民族經濟的抬頭，英、美、日等外國壟斷資本不是佔據着絕大部分的所謂「新興工業」，外國銀行、保險等愈來愈多，在外國壟斷資本集團的壓迫下，中小資產階層日益破產，這說明了行動黨反動政權根本就沒有保護中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而是典型的帝國主義代理人（即外國壟斷資本代理人）。

行動黨反動派實際上執行着對星洲一切被統治階級的迫害政策，特別是加強對下層勞苦群眾的榨取，它所保護的，除了帝國主義之外，便是它那一小撮走狗集團、買辦階級的利益了。作為一個反殖運動者，完全有責任向人民包括向中小資產階級指出這一點，而絕不允許製造它可能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幻想。假如要說目前有不少中小資產階級分子會支持它，那是因為它的表面改良欺騙伎倆，使這些人對它產生幻想。我們正應該加強我們的主觀努力，從各方面去揭露行動黨反人民的本質，使這些人脫離它的影響，使它在人民中完全孤立。

那些犯錯誤的人，還打出了「願意和一切真誠解決星洲出路的人士和力量合作」的口號。我們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人不提出：徹底粉碎「馬來亞」，爭取實現馬來亞（包括星洲）的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反殖愛國鬥爭口號，來爭取合作的力量？難道他們覺得這個口號已經「過時」了嗎？行動黨反動政權，今天不是在大叫大嚷什麼：自力更生，求生存啦，解決星洲出路啦，非公民要拿「工作證」，非公民子女要交二、三十元學費，非公民不准拿小販「禮申」等等，我們是否要在這點上，和行動黨反動政權合作呢？行動黨所幹的每一件事，還不是高喊為星洲公民解決出路嗎？

那些犯錯誤者這樣不斷的向李光耀走狗集團表示合作的願望，散佈李光耀集團是會向好的方向轉回來的幻想，是模糊人民鬥爭對象，嚴格地說，是替帝國主義的走狗當辯護士，替李光耀集團製造假象。

因此，我們衷心地奉勸那些犯錯誤的人，趕快拋棄對行動黨反動政權的任何幻想吧！老老實實的回到革命的隊伍來，勇敢的展開對敵鬥爭，在鬥爭中發展自己的力量吧！只有這樣，勝利的日子才會越來。

## 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政治路線

1. 隱伏着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首先爆發在「國民服務」問題上的。由於不敢依靠群眾，看不到鬥爭能教育群眾的積極作用，而只消極地害怕反動派的鎮壓，因此在面臨原則立場的重要抉擇關頭，他們選擇了「有原則登記」，脫離了左翼運動的基本原則。

過後，當這種決定已被實踐證明了是錯誤的時刻，當這種決定已為左翼運動帶來巨大損失時，當很多幹部已發現其錯誤時，右傾機會主義者又不對錯誤的思想進行根本的批判，他們不像歷史上一切革命者那樣，向偉大的歷史經驗學習，吸取必要的經驗教訓，教育廣泛的幹部避重就輕；而是躲躲閃閃，規避正題，作一些不著邊際的「總結」。因此，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不是被糾正；相反的，是繼續存在和不斷發展，形成以後一系列的錯誤。

2. 接看下來，關於鬥爭口號的問題，他們也因為害怕「粉碎大馬」口號的尖銳性和艱苦性，提出了符合反動派利益的「解散大馬、退出大馬」口號。他們不

知道，一些資產階級提出「退出大馬」，只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並不是在反殖反帝。而所謂「退出大馬」也包含着向反動派要求的意思，並沒有結合到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精神，而且也不能改變我們當前社會的性質。這裡只有「粉碎大馬」的口號才是根據群眾的基本利益，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對於那些資產階級，由於他們也遭受「大馬」帶來的災害，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鬥爭，是完全有可能把他們提高到接受我們的主張的。

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提出的錯誤口號，經過大家的批判和指出其危害性後，也沒有在思想上進行嚴肅的檢討，並且在星洲脫離「大馬」後，不但不根據反動派安排脫離「大馬」的事實，拋棄自己的錯誤看法，反而繼承過去對「退出大馬」「求之不得」的思想，而對星洲脫離「大馬」深恐失去的抓住不放，這說這是駭倒他們的「正確」路線。

他們歡迎星洲脫離「大馬」，把它說成是「向戰略目標邁進一步」，他們不明白，所謂鬥爭的成績，是表現於我們過去粉碎「大馬」的鬥爭，迫使反動派要重新安排一個新的陰謀上，而不是星洲脫離「大馬」自身。

3. 因此，在策劃今後我們的鬥爭時，他們企圖提出爭取一個「完全和真正獨立的新加坡」的口號，以為這樣才能適應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要求。可是，他們根據那種只通過聯合而不是通過鬥爭實現統一戰綫的思想，而提出的鬥爭口號又犯錯誤了。這個錯誤在於：他們不知道馬來亞（包括星加坡）是一個統一體，在馬來亞的鬥爭條件下，各種各樣「分而治之」、「合而治之」的憲制陰謀，都是為着阻礙我們反殖鬥爭最後勝利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終勝利，就是意味着一個真正獨立和統一的馬來亞目標的實現，而形形色色的「分治」和「合治」，只是出於反動派的陰謀。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個別鬥爭（這裡是所謂爭取「完整和獨立的星加坡」），只能是反動派允許下的鬥爭，根本是不能達到我們的鬥爭目標，而只不過是欺人欺己的把戲。因此，提出「獨立」、「粉碎大馬」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才是把矛頭對準英美帝國主義，才能動員全馬人民鬥爭，引導鬥爭取得徹底勝利。

4. 在錯誤的爭取「完整和獨立的新加坡」口號的支配下，他們提出了我們前次評述的和行動黨搞統一戰綫的可能性，那只不過是欺人不分的謬誤。

5. 對於社陣抵制「國會」，從上述的錯誤思想和邏輯出發，他們認為這是沒有利用議會鬥爭以「教育群眾」，所以他們加以反對。

我們參加議會鬥爭的原則，是既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又不要降低革命的水平。當某種鬥爭形式只會降低群眾的革命水平時，我們就必須拋棄舊形式以新形式代之。要做到這點，就必須經常研究形勢的變化，根據鬥爭形勢的變化，採取不同的組織形式和鬥爭形式，用新的形式代替舊的形式。

今天鬥爭形勢究竟起了什麼變化呢？在我們看來，就是在我們同反動派展開尖銳的鬥爭下，反動派訴諸暴力手段對待憲制鬥爭，逐漸走上獨裁的道路。

在這種形勢下，參加虛偽的議會和選舉，只是退步的形式，只能幫助反動派欺騙群眾。縱令反動的議會還能做極微小的宣傳，但這時參加議會，只能是阻礙群眾覺悟起來，藐視西方議會民主，而不是提高群眾的覺悟。

6. 在聯合邦的一些左翼領導人，目前也正在執行這樣一條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

對於「國民服務」問題，他們也消極地看待鬥爭對群眾的教育作用，把對群眾的教育全部寄托在虛偽的西方陣營上，藉口「不要影響大選」，號召廣泛的幹部和群眾前往選票。

「馬來西亞」被強行成立後，他們也不敢提出徹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粉碎大馬」的口號，只敢於提出反動派主動的「解散大馬」，甚至於有些把「馬來西亞」這個新殖民主義的產物視為既成事實；他們不敢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鬥爭，過時地提出「讓北婆人民舉行全民投票」。

星洲脫離「大馬」後，他們非議社陣暴暴「假獨立」，並且說不承認星洲「獨立」是「講不通的」；對於社陣抵制法西斯行動黨的樹膠印的「國會」，他們也持着相反的觀點。

7. 最近以來，他們除了一方面極力反對星洲社陣的正權路線外；正在和某些反動的政黨搞得火熱，最具體的就是和人民進步黨組成「聯合陣綫」。

我們當然不否認和其他政黨或力量組成聯合陣綫，那怕是一個暫時的聯合陣綫。可是這些聯合陣綫必須服從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是促進我們民族民主鬥爭的勝利，而不是相反地阻礙這個鬥爭目標的實現。

人民進步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種族性的反動的政黨。在這種本質改變之前，是不可能與之建立所謂聯合陣綫的。

當然，在某些個別的戰綫上，例如在反對聯盟政權的獨裁上，反對貪污上、反對不民主的法令上，是可以組成暫時的戰綫。但這和爭取我們的基本目標的實現而成立的聯合陣綫，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要組成聯合陣綫，就必須基於民族民主革命的最低綱領，在今天來說，就是基於反殖反「大馬」這個口號上。

可是成立聯合陣綫的四個綱領却不都是基於正確的原則。例如：綱領第一所謂「建立一個擁有社會主義經濟平等之民主與真正憲制之政府而努力」，就是脫離了我們基於剷除外來殖民主義和封建階級而建立起來的聯合政府這樣一個最低綱領，這里所謂「社會主義」、「經濟平等」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名詞。綱領第三所謂「任何形式之殖民主義與侵略以及干預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同樣也是摸不着的概念，這種綱領就是連反動的行動黨也能接受，而且事實上行動黨過去也這麼叫喊着。綱領第四迴避「馬來西亞」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而必須展開鬥爭，只是認為「馬來西亞」並非是人民之真正願望所形成；而所謂「讓北婆人民舉行自由之公民投票」也是迴避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鬥爭。至於綱領第三的「致力維護人民的基本自由，並要求撤消所有不民主專橫與壓制性的法令」，也只是我們基本綱領中的某一個內容，或是爭取民主戰綫的內容，也不是最基本的綱領。

8. 此外，在對待群眾的鬥爭中，星洲和聯合邦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者也互相呼應，反對各種有效打擊敵人的鬥爭。

星洲的右傾路線者，過去把社陣反軍訓鬥爭看做冒險主義。就是最近，也仍然用各種藉口不積極支持兩大學生反對改制的正義鬥爭。

而聯邦的右傾路線者，過去反對「二一三」的鬥爭，就是在鬥爭後也不予承認；本年初又以黨紀律為威脅，幫助反動派鎮壓蘇州州府人民的鬥爭，迫便他們的鬥爭無法舉行；最後更在不久之前借用所謂黨紀律解散蘇州府

的工作委員會和婦女組。

所有一切以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所作所為，與一個社會主義者所應做的相去太遠矣！

## 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組織路線

歷史上的一切機會主義路線者，在組織路線上，一定伴隨着宗派主義。

同樣的，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也是沿着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走着的。

為了推行他們的路綫，他們提出「工運的獨立性和主動性」，企圖以過去左派工團抗拒行動黨的右傾路線阻礙的工運獨立性質生硬地套在今天，工運和社陣的關係上，使廣泛幹部對某些工運領導人的錯誤路線失去應有的警惕，接受只有工運領導人的路線是正確的這個傳統的觀念，並作為他們拒絕社陣正確路線的口實。

在左翼內部，過去他們為了阻止正確路線者起來反對他們的錯誤看法和做法，絕對地高喊團結口號，使使說左派有着反帝反殖的共同立場，把原則分歧說成策略分歧，企圖誤導人們以為批評錯誤路線都是「不愛團結者」、「分裂者」等等。

其實，過去和現在政治舞台上高喊反帝反殖，而執行的是反動的路綫或投降妥協路線者又不知有多少。要大家接受「親合離離」的所謂「團結」，那只不過要大家不反對他們，也跟着他們的錯誤路線走。

在這同時，他們把「民主集中制」片面地理解成少數服從多數，強壓正確路線的「少數」服從他們錯誤路線的「多數」，把自己稱為他們那種「民主集中制」的「正確執行者」，而拋棄民主協商一致的正權原則。

## 叛徒高蔣的理論和實踐

叛徒高蔣雖然沒有提出系統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但在本質上，却是在執行他們的理論。例如，在被他們的同路人譽為「精彩異常」和「令人信服和鼓舞的言論」中，叛徒高蔣生離死別通過鬥爭教育群眾這個原則說什麼「講求鬥爭藝術，重視通過靈活策略運用，來教育、組織群眾」，把以社陣為首的正權路線說成什麼「西班牙斗牛」、「使得像鋼針」，和其他右傾路線者一起，攻擊正確的路綫。

在實踐上，高蔣也走着和其他右傾機會主義者相同的路綫，對「國民服務」有原則登記犯上錯誤，他們並沒有作到在思想上進行虛心與深刻的檢討。接續下來，在對星洲脫離「大馬」後的鬥爭問題，他們也根據所謂「靈活策略」的法寶，企圖提出爭取「星洲完整獨立」的口號，並錯誤地估計他們「團結行動黨的可能性」。

在叛徒的退黨聲明里，更公然地提出承認新加坡「獨立」的事實，贊同行動黨政權的虛偽「不結盟」外交政策，反對抵制「國會」。

所有以上的一切言行，都是按照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行事的。就因為如此，所以對於高蔣叛黨後，他們的星洲和聯合邦的同伙人，發表聲明公開或暗地里為高蔣辯護，是絲毫也不足為奇的。

## 實踐證明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破產

綜觀上述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分歧，我們明顯地看到，在馬來亞左翼動的隊伍，存在着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鬥爭。

我們在上面已經從理論上駁斥了這些右傾機會主義

路線的錯誤。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實踐告訴我們什麼吧！我們相信，實踐是最好的証人，「一切詭辯和奇談怪論」都會在實踐中宣告破產，而真理卻會在實踐中展現其無比光輝和偉大！

「國民服務」的「有原則登記」，實踐已經証明它在客觀上幫助了敵人，誤導了群眾，給斗争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對於這點，儘管右傾路線者不願作徹底的檢討，也不得不承認錯誤的事實。

他們提出的「解散大馬，退出大馬」口號，星洲脫離「大馬」的事實也証明：「退出大馬」只能是反動派的安排下才可能實現，「解散大馬」後仍然是新殖民主義的政權。芳林補選後王永元企圖利用這個錯誤口號，也說明這口號只能適應反動派和投機政客。雖然這些人事後不願根本檢討自己的思想，但也不敢再提出這個錯誤的決定。

高蔣和其他右傾路線者企圖提出的「爭取完整獨立」的新加坡，以及「歡迎新加坡獨立」、「反對抵制國會」、「團結行動黨的可能性」等等，都被實踐說明是適合了反動派的言論，和反動派強迫政治扣留者簽署的聲明完全一樣。

他們根據斗争的「長期、艱苦、曲折」階段的理論反對進行有效的群眾斗争，也被星洲的「反軍訓斗争」、「五一斗争」、兩大學生的斗争，聯邦的「二一三」斗争，最近的反突援越斗争的事實和成績所粉碎。

還有，他們根據「靈活策略」和人民進步黨成立聯合陣線，也被進步黨要他們採用紀律對待吉隆坡遊行的幹部的舉實，狠狠地括了一個耳光。

所有這些，說明這條錯誤路線是經不起實踐的考驗，而是已經被實踐証明它徹底的破產！

現在這些人還在大作理論文章，把自己稱為「正確路線者」。但是，把屢屢在實踐中失敗的路線稱為「正確」，那豈不是太滑稽了嗎？

最近以來，星洲和聯邦的反動派，對於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發生濃厚的興趣，對他們的行徑大加讚賞；相反地，對於星洲社陣和聯邦霹靂州的斗争路線大力攻擊和譴責，這些事實，難道不值得這些右傾路線者深思嗎？

## 對於高蔣叛黨事件應該吸取的經驗教訓

對於高蔣叛黨，我們應該從中吸取兩個教訓：

第一，如果不敵視敵人，不會依靠群眾的力量，就會對前途喪失信心，跳到反動派的立場上去。高蔣叛黨，是從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開始的，這些是反映在錯誤的政治路線上。隨著斗争的進展，他們那種害怕敵人，不依賴群眾的思想越來越深，他們的看法和做法也就越來越脫離人民的立場，越來越向投靠敵人的道路走去，最後成為反動派的附庸。

第二，如果不對缺點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錯誤就會越積越多，最後思想就會來一個「質的飛躍」。高蔣叛黨，是錯誤思想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打從「國民服務」的「有原則登記」開始，他們一直都不肯對自己的思想進行認真的檢討，因此他們的思想包袱越背越重，陷在錯誤的泥坑里而不能自拔。

今天，那些右傾路線者不但不對高蔣叛黨，得出必要的教訓、檢討自己的錯誤；反而提出「反動派充分利用左翼內部矛盾」來阻止他人對錯誤路線進行斗争。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是誰提供反動派「直接揮手、進行分化」的基礎呢？反動派究竟選擇什麼人來分裂左翼

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正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使到敵人有機可乘，反動派正是選擇那些對前途喪失信心的右傾路線者來分裂左翼運動。現在，按照他們這種做法，只能製造反動派分裂左翼的溫床，一切希望左翼運動發展的人，都不能苟同這種看法。

## 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争

高蔣叛黨是一件壞事，但是經過我們的斗争，反動派的分裂陰謀失敗了，廣泛的幹及时的覺悟起來了，社陣還致了更緊密和新的團結，壞事已經變成好事。這就給我們提供了實現左翼團結正確途徑的典範：那就是必須對錯誤路線進行不懈的斗争，唯有廣泛幹部覺悟並拋棄這條錯誤路線，真正和鞏固的團結才是有保障的。

今天，不僅星洲左翼擊退了反動派利用右傾路線者提供基礎的進攻；在聯邦，由於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者脫離左翼的原則越來越遠，他們不僅在理論上錯誤，而且在實踐上越見適應反動派，阻礙左翼事業的進展，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幹部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統治地位已經動搖了！

擺在我們左翼內部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展開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争。現在，右傾機會主義者在面對多方面的反對下，正在系統地提出他們的「理論」，企圖壓服人；對於他們的「理論」，我們等待好久了！既然他們敢提出來，我們當然也敢在理論上徹底擊垮它。

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講求態度和作風。對於那些頑固不化的某些領導人，我們必須堅決斗争，這不是什麼「殘酷斗争」、「無情打擊」；但是對於有不清事實、思想搞不通，出於長期以來錯誤思想的流害的幹部，我們應該細心地了解他們看法，消除他們的疑問，解開他們思想的結，決不能採取否定一切的態度。在這同時，我們也應該聽取各方面建設性的意見和善意的批評。我們要站在真理這一邊，是能夠接受對斗争有利的意見和批評的。

這幾年來，有不少幹部，由於受到右傾思想的毒害、或是由於兩條路線的斗争悲觀失望，形成我們組織內部極嚴重的自由散漫思想和作風，我們要提高幹部的思想，就要要革命思想，滅右傾思想。具體地說，就是要組織廣泛幹部展開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斗争，脫離了這點，所謂提高思想認識只是一句白話。

因此，我們呼吁廣泛的幹部，不管他們過去在「國民服務」斗争口號上持有怎樣的看法，都應針對高蔣叛黨得出必要的總結，肅清存在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如果說在「國民服務」上廣泛的幹部因為經驗缺乏，一時捉不住斗争的規律和看不清斗争的形勢；可是，經過這麼一段時間的進展和實踐的考驗，仍舊抱著那種錯誤的看法，就會對我們的偉大事業起着極其不利的阻碍作用，就會使自已處在跳到反動派立場上去的危險邊緣上了。

歷史在前進，斗争在前進。如果某些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者還要堅持己見，一意孤行下去，那就會像聯邦阻止「二一三」隊伍前進的某些領導人一樣，被龐大的隊伍衝在一旁，落得一身狼狽相；也會像叛徒高蔣一樣，落得萬眾唾罵這樣可恥的下場！

讓我們克服右傾機會主義——這個當前斗争的障礙，奮勇前進吧！

1966年3月24日

# 從幾個主要問題揭露機會主義

★ 本文錄自黨訊第13及第14期。

## 序言

當今的亞、非、拉丁美洲，燃遍了民族解放戰爭的熊熊烈火；被壓迫民族爭取翻身解放的槍聲，打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焦頭爛額，心驚胆跳；傷痕累累，奄奄一息。

我們的鄰國，英雄的越南人民，正進行着一個驚天動地的，偉大抗美救國戰爭，這個戰爭打得非常漂亮，大快人心。

在馬來亞（包括星洲），人民反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也有了很大的進展，英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被迫得把「國會議主」丟掉，而不得不日益依靠暴力鎮壓，和軍事獨裁統治。越來越多的法西斯法律，被用來進一步剝奪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越來越多的野蠻法令，被用來阻撓人民謀生道路；人民肩負着沉重的苛捐雜稅。

這一切，說明了帝國主義的走狗集團與馬來亞（包括星洲）各民族人民間的矛盾，是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尖銳了。

這一切，也說明了客觀形勢對我們進一步展開各種形式的反殖鬥爭，提供了越來越有利的條件。只要我們能夠緊密依靠群眾，堅決果敢的領導群眾，站穩立場，展開各種形式的鬥爭，從各個角度打擊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集團，必定能把形勢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不過，值得注意和重視的是，在馬來亞（包括星洲）的反殖隊伍內，也同其他地區的反殖運動一樣，出現了一些言論和主張，這些言論和主張，不僅錯誤，而且十分有害，正起着阻礙鬥爭的展開和局勢發展的反動作用。因此，在思想戰線上，必須擊垮和肅清這些謬論，樹立起革命的精神，才能推動整個反殖反「馬來西亞」的鬥爭，大步向前發展。

世界工人解放鬥爭的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工人階級要獲得徹底解放，不但要組織起來，同時要有革命的思想和明確的鬥爭路線，才能使組織起來的工人群眾，變成宏偉的物質力量，發揮驚人的威力，打倒敵人，保證解放事業的徹底勝利。

所以，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我們不能不在此，對當前馬來亞左翼運動內部和星洲工運隊伍中出現的一系列錯誤言論和主張，進行必要的揭露和客觀的批判。

具有這些錯誤言論和主張的人，他們很善於高談闊論英男鬥爭，表現一副革命英雄的氣派，可是，當具體鬥爭行動的任務，明確擺在他們的面前時，他們就成了朱（人旁）儒，軟弱胆怯，毫無鬥志了；他們口口聲聲要「消除分歧，團結對敵」，行動上却完全另具一套。他們沒有也毫無誠意檢討錯誤，消除分歧，促進團結，反而繼續散佈錯誤思想和堅持錯誤鬥爭的路線，對帝國主義的走狗集團，大送秋波，亂拋媚眼。他們有意無意地幫助反動派，打擊堅持反殖立場和原則的左翼政党和組織。他們一派「正確」姿態，實際上，他們是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者。

現在，讓我們就幾個主要的問題方面，來揭露他們的機會主義嘴臉吧！

## （一）新加坡的假「獨立」藍脂抹粉

他們用心良苦的替假「獨立」的陰謀打掩護，要人們相信這不是一項「純粹的陰謀」，說什麼「純粹的陰謀」是指殖民統治者主動採取的，進攻勢的，為了有利它自己而挫折反殖運動，為了加強和鞏固它原有的地位而事先佈置好的一套計劃，即帝國主義的產物。而這次事件（假獨立）發生的根本原因，却不是這樣。」「假如這裏的只是一項純粹的大陰謀，那麼，為什麼廣大人民，廣大左派幹部，團體以及進步國家，大家都把它看成是「大局」瓦解的開始而高興呢？……」所以，「不承認星洲的獨立是說不通的。」

他們這樣說，無非是要各民族人民接受假「獨立」，並且安熱愛它，為假「獨立」效勞。這是大大投合帝國主義者的心願的，也是給李光耀走狗集團推行假「獨立」幫了大忙！

事實難道還不能清楚嗎？英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搞假「獨立」，最根本的動機，難道不是為了挫折人民粉碎「馬來西亞」，爭取祖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鬥爭嗎？雖然，導致英帝國主義者進行這項緊急安排的，還因為它的兩個走狗集團間爭奪地盤的矛盾衝突，越來越尖銳，削弱了它們對人民的統治。但是，英帝國主義者正是為了避免「馬來西亞」的更快和必然的崩潰，為了更能集中精力對付人民進步運動，才作出這個「以退為進」的安排。事實上，英帝國主義者通過其走狗，仍然繼續著其對星洲的新殖民統治。在李光耀走狗集團的掩護下，英帝國主義者在星洲的政治、軍事、經濟利益被完整的保護者。阿都拉曼和李光耀走狗集團，今天大肆分裂馬來亞（包括星洲）人民的兄弟關係，製造馬來亞人民的隔閡和對立，正是帝國主義者「分而治之」陰謀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能就此而把假「獨立」當作「好東西」，並給予「歡呼」呢？

仍然在進行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馬來亞人民，是同亞非拉的反帝鬥爭息息相關的。帝國主義在鎮壓各地區的反殖鬥爭浪潮時，也是以它全球戰略為依歸，因此，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推行假「獨立」，同時也具有國際陰謀，是它全球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和它們在印度尼西亞發動的反進步力量暴行是相呼應的。英美帝國主義者正是希望通過這個假「獨立」，製造條件消除印尼的對抗政策，擺脫它們在北婆羅洲中的困境，以便使這片東南亞的「大後方」局面穩定下來，方便它們把對越南的侵略戰爭，集中擴大到社會主義的中國和印支半島其他地區去。他們不希望出現一個動盪的「大後方」，阻礙和打擊了它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數月來的一系列事件不是有力的說明了這點嗎？

其實，國際進步人民早就看穿了這個假「獨立」的新殖民主義本質。今年正月間，在哈瓦那召開的亞、非、拉三大洲人民團結大會的決議，已明確的揭露了這個假「獨立」的陰謀，這說明了歡迎「獨立」的，只有少數的幾個帝國主義奴僕而已。

這些人為自己辯解說：假「獨立」標明了「馬來西亞」開始走向瓦解，標明了反「馬來西亞」鬥爭有了進展，「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歡迎星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

根據他們這樣的邏輯，我們不禁要問：一九四八年，英殖民統治者血腥屠殺馬來亞（包括星洲）的反殖愛國人士，驅逐、監禁一切工人、農民、婦女領袖，全面摧殘反殖運動，摧殘鎮壓人民，這反映了當時反殖力量的強大，已大大構成了對英殖民統治者的威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否應該歡呼殖民統治者的屠殺、摧殘、鎮壓行動呢？

這些人被假「獨立」迷惑了，模糊了鬥爭方向，對假「獨立」充滿幻想，說什麼不論人們高興與不高興，「這件事的發生，已給我們帶來一個嶄新的局面」。說什麼假「獨立」「必然是有利於民族團結和工農團結的」，「加快了真正統一獨立的馬來亞的實現」，所以，「當全星人民正在興高采烈時」，「只能通過與人民共呼吸，才能最好的把最大多數人團結在左派反“大馬”的旗幟下」；「任誰都絕對沒有權利把左派運動傾倒象牙塔和牛角尖中去。」

對於假「獨立」，可能確有人「興高采烈」。這些人，除了反動派，不外是一些深受欺騙的落後群眾，主要是商人和小市民，此外還是這些可憐的「短視者」了。他們一旦發現自己過去所主張的，所謂「策略性口號」——「退出大馬」竟未受吹灰之力，由帝國主義者恩賜不勞而獲了，怎不叫他們「興高采烈」？！這些人，自覺是人民領袖，所以把自己「興高采烈」的心情，冒充是「全星人民」的心情。

事實上，廣大幹部，各民族勞苦人民已經由切身的經驗，把假「獨立」和帝國主義的陰謀聯繫起來了。要說假「獨立」會帶來什麼「嶄新局面」，人民所能看到的就是李光耀走狗集團，在鎮壓左派運動，分裂星洲與聯合邦兄弟關係的工作上，做得更露骨，它實行「工作推託」、「非公民學費提高卅元」、「職工會修正法案」等等，利用「公民」進行詭詐。英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帝國主義者在這里的軍事、政治、經濟利益，絲毫未損，星洲仍然是一個新型的殖民地。整個不合理的舊社會秩序，完整的被保存着。

在民族團結和工農團結方面，事實無情粉碎了這些人的幻想。由於反動派的內部矛盾，帝國主義的兩個走狗集團，互相以擺出維護各該民族利益的姿態，把他們走狗集團的私已利益，冒充為本民族的共同利益（其實是帝國主義主子的利益），互相挑撥，製造民族仇恨，已使種族對立情緒日益緊張，民族團結受到進一步破壞。也給我們實現祖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鬥爭，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事實上要加速祖國的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可靠保證，決不是假「獨立」的到來，而是在於我們能否正確的領導群眾起來，進行各種各樣形式的鬥爭，給反動政權更有力的打擊，在鬥爭中發展反殖進步力量，削弱敵人。

總之，假「獨立」決不是人民所要的東西，它對於人民，一點好處也沒有。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把這個壞東西，硬硬加在人民身上，強要人民接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只能以一種最鮮明的態度對待它。即堅決拒絕它，禁錮它，不承認它，同時，向廣大各民族人民明確指出，徹底解決一切苦痛的途徑，只能是：徹底粉碎「馬來亞」，打倒反動政權，爭取實現左翼一貫的目標——馬來亞（包括星洲）的真正獨立、民主、和平、統一。我們的當前任務也只能是，繼續領導人民朝這個目標進行鬥爭。

對於部分落後群眾，左翼完全有責任打破他們對假「獨立」所存有的、那怕是一絲一毫的幻想和「期待」

，把假「獨立」的陰謀真相告訴他們。左翼這樣做，是向群眾利益最負責，是不欺騙群眾，維護真理的態度，即使這種嚴正明確態度，暫時還不能得到一些落後群眾的了解，可是，通過我們的積極努力，以各種形式和方法，教育群眾，事實是會越來越証實我們的做法和看法是正確的，是捍衛他們的利益的，越來越多的人民必然會支持我們的行動，同意我們的立場。幾個月的事實，充分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和態度，已得到越多人的支持。這也同時証明了目前馬來亞左翼內部和星洲某些左翼工會領導的主張接受假「獨立」的立場和態度，是錯誤的，他們這種附和遷就落後群眾的做法，決不是什麼和群眾「共呼吸」，而是脫離群眾的尾巴主義，這種機會主義的做法完全失去了左翼運動領導群眾前進，啓發和提高群眾覺悟的意義，只能把自己陷在可悲的地位。而決不會有其他好處。

嚴格說來，這些人對假「獨立」所抱的態度和主張，與他們在「國民服務登記」問題上，主張接受登記，在鬥爭口號問題上，反對明確的「粉碎馬來西亞」口號，堅持誤導性而而在今天已活生生的証明是錯誤的「退出大馬」口號，是源自同一種思想，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他們同樣以「口號太左」、「群眾接受不來」、「左」傾冒險主義、「孤立」等等，作為擋箭牌，拒絕採用明確的口號和行動，而一直主張採取妥協的，無原則遷就落後階層，絲毫不損害帝國主義利益的機會主義路線。堅持這種錯誤思想的人，若不認真檢討與在言論和行動糾正錯誤，反而繼續堅持和推行其錯誤路線的話，左翼運動為了群眾的利益，除了揭露這種錯誤思想，與它們展開堅決的鬥爭外，實在不可能有其他的態度了。

## （二）對反動政權存着很大幻想！

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集團，都是人民公敵。它們的人民本質是至死也不能改變的，對於它們，人民只能採取一種態度，即：狠狠的打擊它，直到它們被徹底乾淨消滅為止；除此，決不能有第二種態度，決不能對它存有一點一滴的幻想。這是世界人民在長期艱苦鬥爭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我們必須很好的吸取，要牢牢地記住。

帝國主義的走狗集團，雖然形形色色，不外二種，即露骨的暴君，和經過偽裝的代理人。在馬來亞（包括星洲），帝國主義豢養的二個走狗集團，也各有不同姿態。一個是粗暴的「反共英雄」阿都拉曼集團，另一個是自稱「非共」的狡猾代理人李光耀集團。它們都是人民的公敵，對於它們，我們只能以對敵人的手段對付他們，向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直到最後打倒他們為止。

可是，那些犯錯誤的人，却在今天還大肆散佈李光耀走狗集團可能回到人民陣營的幻想，說什麼假如它能「重新回到人民進步陣營這一邊，堅決走人民的道路，這就是左派的大勝利，新加坡人民的大勝利，這是更大的好事，我們應該用靈活的鬥爭策略去造成它。」他們認為：「行動黨政權要面對人民的壓力，要保住自己的江山，就不能不跟聯盟甚至英美有所矛盾，有所衝突。這樣，他們在某些問題上，在某些程度上，在人民施壓下，就不得不考慮或多或少實現人民的要求，不得不多少修正他們的路線來適應這樣的局面。」

他們就是這樣「期待」李光耀走狗集團！

李光耀走狗集團的反動本質，就是被這樣「美化」

著的！

我們說，他們這樣做，客觀上是在向李光耀走狗集團送秋波，拋媚眼是一點也沒冤枉他們。因為他們這樣，顯然是在向這個走狗集團表示：「我們還戀戀不忘你呢！」他們這樣，也顯然在告訴人民：「不要太得罪它，它還會和我們做朋友呢！」

李光耀走狗集團可能「回到人民陣營」，是一個虛渺的幻想。一連串的事實，不是有力地証明了這一點嗎？

且看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李光耀集團的行動黨一次又一次的「修正」他們的政策，使其更符合帝國主義者的需要和反動派的口味，博取帝國主義的青睞。一九五六年起的行動黨史，就是一部逐漸出賣人民利益，投靠帝國主義，充當帝國主義走狗的污史。一九五六年開始，人民就已經向它的投靠帝國主義傾向進行鬥爭，一直到現在，人民對它的鬥爭更堅決，對它的壓力更大，行動黨政權也就越需要依靠帝國主義才能生存；它對付人民的手段也只有越加野蠻，更法西斯化，而絕沒有一絲一毫「爬回人民陣營」的傾向。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左派不是曾向李光耀集團施加壓力嗎？結果又是怎樣？李光耀集團還不是我行我素，不理壓力地大搞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而左派才正式同它劃分界線嗎？他們有沒有回顧這段寶貴的歷史經驗？對於這個反動到底的走狗集團，我們對它沒有一絲一毫的幻想，我們有千條萬條理由去打倒它。從假「獨立」到現在，還不到一年，李光耀走狗集團所幹的，還不是更瘋狂的摧殘人民反殖運動。被無理拘禁的愛國民主人士，不但沒有無條件釋放，反而橫加迫害，它鎮壓兩大學生的鬥爭，封閉民間團體，逮捕工會領袖，鎮制左派工運，滲透左派政黨，保護英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利益……那一件幹得比林友福遜色呢？事實上，它們是離開人民道路非常遙遠了。顯然的，李光耀集團是不會回到人民這邊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這些犯錯誤的人才會有意無意的滑進了李光耀集團的反人民路線。如果李光耀集團在人民的壓力下而不得不或多或少實現人民的要求，那只能說明它的手段更狡猾、更反動；偽裝是真的，爬回人民進步陣營是假的。李光耀不是一度大吹美國中央情報局要收買他不成，裝出反美的樣子，結果又是怎樣呢？人們看到的是行動黨政權更投靠英帝國主義，無數在南越的英侵略軍來星求歡樂，大量的戰爭物資輸往南越，多次和美帝秘密會談等等。其實，一切反動派幹的每一件事，全是打着維護人民利益的幌子。對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隨時給予揭露和反擊。

那些犯錯誤的人又說，行動黨基層有許多中小資產階層分子，它不能不代表這兩個階層的利益，所以我們應有「靈活策略」對待行動黨，因為中小資產階層是我們爭取和團結的對象呀！

這不是明明白白也在替中小資產階級製造對行動黨反動政權的幻想嗎？

行動黨反動政權的經濟政策，完全是符合帝國主義者的需要，它公開的鼓勵外國壟斷資本侵入，壓迫民族經濟的抬頭，英、美、日等外國壟斷資本不是佔據着絕大部分的所謂「新興工業」，外國銀行、保險等愈來愈多，在外國壟斷資本集團的壓迫下，中小資產階層日益破產，這說明了行動黨反動政權根本就沒有保護中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而是典型的帝國主義代理人（即外國壟斷資本代理人）。

行動黨反動派實際上執行着對星洲一切被統治階級

的迫害政策，特別是加強對下層勞苦窮衆的榨取，它所保護的，除了帝國主義之外，便是它那小撮走狗集團、買辦階級的利益了。作爲一個反殖運動者，完全有責任向人民包括向中小資產階級指出這一點，而絕不允許製造它可能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幻想。假如要說目前有不少中小資產階級分子會支持它，那是因為它的表面改良欺騙伎倆，使這些人對它產生幻想。我們正應該加強我們的主觀努力，從各方面去揭露行動黨反人民的本質，使這些人脫離它的影響，使它在人民中完全孤立。

那些犯錯誤的人，還打出了「願意和一切真誠解決星洲出路的人士和力量合作」的口號。我們不明白，爲什麼這些人不提出：徹底粉碎「馬來西亞」，爭取實現馬來亞（包括星洲）的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反殖愛國鬥爭口號，來爭取合作的力量？難道他們覺得這個口號已經「過時」了嗎？行動黨反動政權，今天不是在六叫大嚷什麼：自力更生，求生存啦，解決星洲出路啦，非公民要拿「工作難証」，非公民子女要交二、三十元學費，非公民不准拿小販「證單」等等，我們是否要在這點上，和行動黨反動政權合作呢？行動黨所幹的每一件事，還不是高喊爲星洲公民解決出路嗎？

那些犯錯誤者這樣不斷的向李光耀走狗集團表示合作的願望，散佈李光耀集團是會向好的方向爬回來的幻想，是模糊人民鬥爭對象，嚴格地說，是替帝國主義的走狗當辯護士，替李光耀集團製造假象。

因此，我們衷心地奉勸那些犯錯誤的人，趕快拋棄對行動黨反動政權的任何幻想吧！老老實實的回到革命的隊伍來，勇敢的展開對敵鬥爭，在鬥爭中發展自己的力量吧！只有這樣，勝利的日子才會越早到來。

### （三）怎麼不是「議會迷」？

他們說：「事至目前，以我國存在的客觀現實，反動派仍然沒有完全阻礙『和平憲制制度』，我們通過適當的創造性，繼續沿着和平憲制途徑達到我國獨立，還是有其可能的，這不能夠說這種看法是『議會迷』或『幻想』。」

大家都應該知道，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在馬來亞（包括星洲）所推行的所謂「議會民主制」，完全是騙人的，目的是要緩和人民的革命鬥志。在所謂「議會民主制」的幌子下，人民到底享有多少「民主」權利？廿年來，緊急法令，內部治安法令等魔鬼似的緊扼着人民的咽喉，綁住人民的手脚。逮捕、絞刑、控告、驅逐、監禁、威嚇、恐怖的氣氛籠罩在人民生活中，封閉進步團體、封禁進步刊物，禁止集會，一點點基本自由民主權力紛紛剝奪殆盡，議會選舉成了反動走狗們盜取民意的壟斷工具；議會的所謂辯論，變成行動黨和聯盟的喇叭筒；議會只不過成了庇護反動政權統治暴行的工具！

職工運動有多少民主自由發展的條件呢？廿多年來，職工運動始終處在被野蠻壓制的情況下，工人階級怎能只靠所謂「議會民主制」會帶來什麼好處呢？禁止罷工條例和職工修正法案等反工人法令，已經把工人原有的一點基本權力也奪去了。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知道得很清楚：自由決不能靠恩賜！人民懂得應該通過什麼途徑，才能達到徹底粉碎「馬來西亞」、打倒反動政權，實現祖國的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

那些人說，「在議會民主制度沒有獨裁傾向時，不是放棄議會制度，而應該切合實際依靠群衆力量去保護它」，這不是在替破壞「議會民主」的反動派辯護嗎？這不是等於叫人民擁抱一具沒有靈魂的死屍麼？難怪他

們要對左翼政黨當前所採取的杯葛〔國會〕和補選的鬥爭，敬而遠之，噤若寒蟬，不但沒出聲支持，反而或明或暗地加以指責。

他們說：「如果我們不和群眾一道捍衛在長期艱苦鬥爭中所取得的一些民主權利，而又處在廣大群眾沒有普遍覺悟起來，人民力量還未足夠改變敵我力量之對比之前，不好好地去珍惜憲制鬥爭，毫無疑問，將完全脫離了廣大群眾利益，把自已完全孤立起來，這樣的鬥爭怎能行得通呢？」

其實，現在根本不存在什麼「珍惜」不「珍惜」憲制鬥爭的問題，沒有人說從事憲制鬥爭的政黨現在就應放棄憲制鬥爭。問題顯然在於，到底我們人民是否擁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權利，反動政權是否真正執行「議會民主」制。否則又應該怎樣？廿年來的事實，証明反動政權利用所謂「議會民主」進行權騙（事實上則是鎮壓人民），劃定一個「死圈」，而這個「死圈」愈來愈小，讓人民在這個圈子里打轉，永遠沒辦法發展。今天，星洲反殖左翼政黨杯葛所謂「國會」的鬥爭，正是一項非常有胆略，非常有效力的步驟，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用來麻醉人民，欺騙人民的所謂「議會民主」制的本質，有力地揭露了！提高了各民族人民對所謂「議會民主」制的認識。這個鬥爭，不僅完全「行得通」，不僅沒有「把自已完全孤立起來」，而且十分符合人民的願望，使李光耀走狗集團暴跳如雷，窮於應付，而不得不拉出幾個叛徒，粉飾登場，來為這個所謂「議會民主」制充當辯護士。

這些人還說：「不好好珍惜憲制鬥爭」是「脫離廣大人民利益，完全孤立自己」，這和李光耀走狗集團以那些叛徒們，對左翼政黨今天展開杯葛〔國會〕鬥爭所進行的經緯、攻擊、又有什麼不同呢？左翼政黨杯葛騙人的「國會」，杯葛補選，正是基於維護廣大人民利益的立場，捍衛和爭取基本民主權力，揭露反動政權的欺騙政策，使人民更好的認識反動政權的反人民本質，把人民的政治覺悟提高一個新的高度，為今後新的鬥爭創造了很好的條件，這個鬥爭正是很好的把左翼政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緊密的聯繫起來，對這個正確鬥爭，我們工人階級不僅應該全力支持，而且應該通過自己的積極努力，使這個鬥爭堅持下去，把影響擴大到各民族人民中去。對這個鬥爭採取「旁觀側擊」，甚至公開指責的態度，是完全迎合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需要，是對敵人有利，對友不利的錯誤態度。

他們說，杯葛〔國會〕應分階段執行，某個時候發表聲明杯葛，但某個議程又應出席辯論。說什麼「鬥爭武器掌握在我們手上」，如果我們「善於應用」，就可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認識。

這些人如果不是有意打擊杯葛〔國會〕和補選的鬥爭，便是對所謂「議會民主」的真相無知。因為今天的問題不是在於我們要不要掌握這個「武器」，而是有沒有這個「武器」給我們掌握，在於有沒有機會表達人民的願望。

他們說，「毫無保留的杯葛下去，將忽略不斷暴露的原則。」怎麼會是這樣呢？我們既然向人民指出在反動控制下的「國會」沒有民主，要人民不要再對它們存有任何「眷戀」，我們就必須表現在行動上，杯葛就是一個最有效的形式。如果我們一方面這樣向人民指出，另一方面又繼續出席「國會」，這不是言行不一致，不是幫助反動政權繼續上演「議會辯論」的假民主把戲嗎？左翼政黨已明確的提出了八個條件，作為實現民主大選

的先決。這八個條件一日不被執行，我們就不能結束杯葛〔國會〕的鬥爭。這樣不就更有力的暴露反動集團的獨裁，欺騙人民的面目嗎？

他們很憂慮的說，不出席〔國會〕，不參加選舉，又要做什麼呢？

一個反殖政黨要做和能做的是太多了，問題在於我們在主觀上要不要做。參加競選，在〔國會〕反映民意只是它一個部分的任務，不是主要任務，左翼政黨杯葛〔國會〕和補選，給那些沉迷於「競選」、「國會」的人，一個很好的啓發，給左翼運動指明了正確的任务方針：這就是放手大搞議會外的群眾性運動，大力領導群眾性鬥爭。給群眾瞭解徹底解決他們困苦，決不是在議會內的辯論，而是在議會外的鬥爭。只有這樣，左翼政黨才能給反動政權予更有效的打擊，才能更好的在實際鬥爭中削弱敵人，發展自己的力量。如果以為靠幾個議員在〔國會〕的「辯論」，就能提高人民覺悟，改善人民生活，就能削弱敵人，壯大自己是極端錯誤的。沒有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使他們為了爭取切身利益行動起來，就根本無法提高他們的覺悟，也無法改善他們的生活；沒有廣大群眾由小到大的鬥爭行動，也就不可能有將來波瀾壯闊的群眾性鬥爭；沒有一個又一個的實際鬥爭行動，向反動政權展開衝擊，也就不可能削弱反動統治基礎，發展革命力量。

他們很擔心失去「議會民主制」，擔心沒有了工會、政黨、團體組織，「民族解放鬥爭由誰來領導？」

我們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客觀上，這只有起着極微弱的群眾的作用。民族解放鬥爭的「命運」決不是依託於所謂「議會民主」。世界人民解放的歷史經驗已很好的証實了這一點，世界人民解放的有效途徑，決不是什麼「議會憲制」途徑，而是確確實實的進行各種形式的尖銳化的群眾鬥爭。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決不會老老實實的走什麼和平鬥爭道路，老老實實的讓出政權。反動政權隨時都會封鎖「和平道路」，取消「議會民主制」的，一九六二年汶萊人民黨在議會佔多數而被解散，一九六五年聯盟取消地方選舉和英帝聯盟行動黨大肆逮捕星洲反對黨的內定候選人與民選議員，以及馬來亞（包括星洲）一九四八年的流血歷史，難道還不夠說明這一點麼？所以，對於這樣一個局面的出現，一切真正向人民利益負責的反殖愛國人士，不能不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今天在工人階級的隊伍中，向「議會迷」展開鬥爭是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議會迷」和革命思想，革命行動是不能並容的，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把工農群眾的思想真正武裝起來，才能有革命的鬥爭。

## 為何甚麼要打擊左翼政黨？

世界人民的鬥爭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人民解放事業的領導權確定必須而且只能由工人階級來負責，才能保證最後取得勝利。換句話說，人民的反壓迫鬥爭，領導權必須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在實行對人民解放事業的領導時，是必須有司令部，即由最先進、最覺悟的工人組織起來、最能集中表現工人階級堅強意志和智慧的政治組織，才能組織本階級和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力量，向具有長期統治經驗，擁有一切現代化裝備的階級敵人，展開持久的、曲折迂迴、劇烈殘酷的鬥爭，才能最終戰勝敵人，取得政權。

所以，政黨的組織和領導，是工人階級戰勝敵人，取得勝利的武器和保證。作為一個階級，肯定必須接受本階級政黨的領導，這是完全正確的。

問題在於：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剝奪了工人階級組織政黨的權利，在所謂「議會民主」制度下，僅能允許一些憲制政黨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採取什麼態度對待這些憲制政黨呢？

關於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肯定：並非「一切政黨都是反殖的產物」。在所謂「議會民主制」下出現的政黨，儘管有些打出社會主義的「招牌」，它們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忠實的、不敢動到反動統治集團的一根毫毛的「反對黨」。

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也可能出現一些代表着被壓迫民族利益的反殖政黨，對這樣的政黨，我們是應該支持，並盡自己的努力，促使它貫徹反殖立場，推動反殖運動。

當然，如果這個政黨中途變節，淪為殖民統治者的「效忠反對黨」，那麼，我們必須堅決擺脫它的影響，並向它進行堅決的鬥爭。星洲人民過去拋棄行動黨反動派，支持左翼政黨的事實，証明了這點。憲制條件下出現的反殖政黨，有其一定的弱點和限制，這是必須承認的；工人階級在支持它們時，保持警惕是完全必要的。

星洲的社會主義陣線和人民黨所堅持的立場和原則，是鮮明的，完全符合人民反殖鬥爭的利益；它在當前所主張的政策方針，完全符合時局發展的需要；它的鬥爭路線是積極的和正確的。自「國民服務登記」階段的錯誤糾正以後，雖然處在許多內外困難條件下，它始終堅持着正確的方針路線，絲毫沒有妥協。對於這樣一個立場堅定的反殖政黨，左翼完全沒有理由向它採取不合作，不友善或攻擊的態度。

但是，那些犯錯誤的人，當這個反殖政黨的鬥爭策略，受到反動派和叛徒們的惡毒污蔑和攻擊時，竟說什麼目前社陣領導「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或偏差」。這不僅不符合事實，而且是一種歪曲、打擊。

那些人常常提出什麼「左派工運的獨立性和主動性」加以強調，其目的無非是要誤導左翼工人運動脫離左翼政黨所領導的政治鬥爭。他們無非是由於自己錯誤的、誤導性的主張和口號，不能被堅持粉碎「馬來西亞」立場和原則的左翼政黨所接受，利用「工運的獨立性」口號，單獨自樹旗幟，另搞一個集團，來貫徹和執行他們那一套經不起考驗的東西。這樣做，難道不是在分散反殖力量，誤導工人運動嗎？反動政權正開足一切機器，集中火力，向這個反殖左翼政黨進攻，極力壓迫和破壞它所領導的正確鬥爭時，這樣做，只能混淆人民視線，無形中幫助了反動政權一個大忙。

再說，對反殖政黨正進行着正確鬥爭，妄加指責，難道不是挫折這個鬥爭嗎？這樣做，到底對誰有利？

當前星洲敵我陣線分明。一方面是「以李光耀走狗集團為首的反動派陣營」；另一方面是「以左翼政黨社陣為代表的反殖陣營」。在工人運動方面，一邊是以全國職總為代表的，李光耀集團控制的右派工運；另一邊是支持左翼政黨的左派工運。此外，找不到超乎這兩派的「獨立」派。

工運領導者只有責任把工人階級，從進行爭取加薪和改善生活待遇的經濟性鬥爭，逐步提高到號召和組織工人，參與左翼政黨所領導的反殖、粉碎「馬來西亞」的政治鬥爭，才能把工運從經濟鬥爭，提高到政治鬥爭的高度上來。如果有意無意，旁敲側擊地去打擊左翼政

黨的威信，打擊它所堅持的正確立場和鬥爭路線，使工人階級離開這個政治鬥爭，這不是明明白白的在扼殺工人運動，把工人運動以政治鬥爭中剝離出來的錯誤做法嗎？

他們一而在，再而三的企圖用「左派運動的團結核心在工運」，把政治鬥爭的領導權，從左翼政黨轉移到職工會里的那些人手中來。我們請問：作為一個工人經濟性的組織，尤其是在那些人犯了那麼嚴重的錯誤的情況下，這樣做，不是對左翼運動大大不利嗎？

那些人對敵人採取親善態度，對堅持反殖立場的左翼政黨却是這樣的意圖，怎能証明他們沒有野心或不良意圖呢？

## (四)「左」傾冒險主義？

自「國民服務登記」問題開始以來，工運內部的思想鬥爭，主要是：「有原則登記」的投降思想，和主張不寫登記的原則性鬥爭路線的對立；主張「退出大馬」鬥爭口號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堅持「粉碎馬來西亞」的正確口號的對抗；「歡呼」假「獨立」的主張和拒絕接受假「獨立」的對立。這說明：正確的、堅持反殖原則和立場的思想路線，和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妥協思想的鬥爭，貫串在「國民服務登記」後的整個歷史時期。這也反映了當前工運的主要思想危險，是右傾的投降思想，因為正是這種思想路線，阻撓了工運的勇猛進取，妨礙了政治局勢朝向有利於我們的方向迅速發展，削弱了左翼反殖鬥爭的聲勢。

如果把正確的、革命性的鬥爭思想和路線，故意歪曲為「盲目冒進」、「不顧現實」、「李達式作風」、「男特像西班牙斗牛士」、「硬得像鋼針」、「想一次打倒反動派」，這是不是有意蒙蔽正確的東西，散佈錯誤思想路線呢？

目前，那些人在所謂「策略的靈活運用」、「群眾還沒有廣泛覺悟」、「口號不能太左」、「我國小資產階級太多，農民運動還不發達」、等等藉口下，堅持繼續散佈他們那一套投降的、妥協的思想和主張。他們把自己的妥協，美之曰「忍受」，說什麼這種「忍受是有代價的」。「更廣泛人民的覺悟，就是這種忍受的最後補償，而在下一個階段中，我們會發展得更強大。」

他們的思想就是這樣：害怕具體的鬥爭行動會觸怒反動政權，會招致「全面鎮壓」；他們滿足於口頭上的反殖鬥爭，他們害怕「犧牲」、「損失」。他們希望「等待」大多數人覺悟起來，農民覺悟起來時，才準備用具體行動進行鬥爭。他們只怕「革命」二個字，不願意承認人民要革命這個事實，又怎能會有革命行動表現出來呢？他們也忘了，人民革命鬥爭，必然是由小到大，由少數人到多數人發展起來的。他們的階級分析是表面、機械的。他們喜歡強調我國鬥爭道路的長期、曲折特點，強調現在還未進入「波瀾壯闊」的發展階段，所以處處反對具體鬥爭行動，反對革命性行動。他們難道不懂得，如果沒有積極組織鬥爭行動，發展各種形式的鬥爭，又怎能縮短鬥爭的「長期性」？沒有由小規模到大規模鬥爭的出現，又怎能會有「波瀾壯闊」的發展階段？

他們這些人現在要用什麼「政策思想水平」、盜用「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來掩蓋自己投降、妥協的思想主張，他們阉割了這個思想的革命本質，把它歪曲了，為他們那套投降「策略思想」當理論了的根據。

我們今天所展開的拒絕假[獨立]，杯葛[國會]補選的鬥爭，正是在李光耀走狗集團野蠻獨裁統治下展開的。反動政權動用了一切統治機器，各種各樣的叛徒，向這個鬥爭進行打擊、威嚇，在這種條件下，堅持這個鬥爭，也就揭露了反動政權外強中乾的本質，表現了人民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在具體鬥爭中，我們對反動政權存在着高度警惕，不斷擊退了反動政權利用內部分化，利用叛徒進行的思想進攻，把這個鬥爭始終堅持下去。另一方面，我們也積極地向群眾宣傳，揭穿敵人的反動陰謀。這樣做，又怎麼不符合「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革命思想呢？

所以，事實很清楚，當前出現的這一系列鬥爭，並非不是什麼幹部「政策思想水平」的問題，而實質上是錯誤思想和正確思想，投降主張和革命路線的鬥爭。而今天，在工運方面，這些人還獲得相當的「支持者」，是有其一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這也是一股錯誤的思想潮流，暫時泛濫在馬來亞（包括星洲）。然而，真理一定能夠擊敗一切妖魔鬼怪，今天，越來越多人認清錯誤路

線的事實，不就証明了這一點。

在長期的所謂「議會民主」制度下成長起來的這些人，必然會有其一定的軟弱性，沒有經過殘酷的鬥爭洗鍊，容易滿足於現有的「和平」環境，對「社會民主」充滿幻想和「留戀」，而對於較劇烈的、較殘酷尖銳的鬥爭，也就比較缺乏胆略去面對它。

工運要肅清這種軟弱的、錯誤的思想路線，就只有同這種思想路線展開鬥爭。而那些犯錯誤的人要真誠團結，也只有誠懇檢討自己這些思想主張，勇敢面對它們，糾正它們，空洞的呼呼是沒有用的，逃避檢討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錯誤是掩蓋不了的，而局勢的發展會越來越証明他們的可悲的錯誤。

馬來亞（包括星洲）人民粉碎「馬來西亞」，打倒反動政權，爭取實現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鬥爭一定要發展，一定會取得最後勝利的。馬來亞（包括星洲）人民反殖鬥爭的革命傳統精神一定要戰勝一切思想敵人，一定會發揚光大！

## 捍衛正確路線 反對錯誤路線

★ 本文錄自廠商工聯會訊第25期。

左派的事業，是一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為了推翻反動統治，建立自己的統治，而進行的激烈的階級鬥爭。這是代表著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基本利益的偉大事業。這是正義的、進步的、符合於社會發展規律的新生事業。所以，它的最終勝利是必然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左派領導的鬥爭路線，却是最重要的主觀因素。正確的鬥爭路線，能夠加速左派鬥爭的發展，能夠加快左派事業的勝利。相反的，錯誤的鬥爭路線，却必定要使左派鬥爭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嚴重失敗和嚴重損失，必定要大大地延遲左派事業的最終勝利。

### 捍衛正確路線 反對錯誤路線

因此，從主觀能動性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強調的，是如何確保左派領導的鬥爭路線的正確性，是如何在反對一切錯誤路線中確立和發展起正確的鬥爭路線。這是一切左派領導和左派幹部、左派群眾的首要任務之一。經驗說明，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之間的鬥爭，是經常存在於左派內部的，而且是貫穿整個時期的。真正的左派成員必須經常地長期地發起捍衛正確的路線、反對

錯誤路線的責任。在正常的情况下，這種路線的鬥爭是可以也應該保留在左派內部關係的範圍內進行的。但是，一旦錯誤路線已嚴重地危害到左派的鬥爭，甚至已經成為敵人對付左派的危險工具，造成從內部糾正錯誤路線已成為不可能的局面時，真正的左派成員就必須毅然決然地同錯誤路線划清界線，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這是最起碼的常識。

什麼是正確的路線？什麼是錯誤的路線？最概括地說，只有把世界各國左派鬥爭的普遍真理和本國左派鬥爭的具體實踐，做最準確地結合，才是正確的鬥爭路線。一切違反這條正確路線的，都是錯誤的路線。一切錯誤的路線，按其特徵來分，又可概括為「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一路來，正確的鬥爭路線，都一定是在反對「左」傾

冒險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這兩種錯誤路線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的。這也是最起碼的常識，至今為止，除了極少數頑固份子，死死不肯承認「左」傾冒險主義及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都屬極有危害性的錯誤路線之外，絕大多數左派成員都是一致地肯定這一點的。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為了使絕大部份的左派組織和左派成員，能夠在反對錯誤路線、捍衛正確路線的基礎上早日達到真團結，大家應該努力於區分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在各項問題上的表現，以便對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能有越來越具體的認識。只有當廣大左派成員，都有了這種具體認識之後，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左派在正確路線上的真團結，才能夠真正形成。

這里，先根據以下幾個問題，一般性地把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作個簡單的對比。

### （一）關於民族 民主階段的戰略 （同盟軍）問題

大家都知道，戰略就是規定在一定斗爭階段的整個過程中，什麼階級是斗爭的領導階級，這個階級要跟什麼階級結成親密聯盟，要跟什麼階級結成統一戰綫，要中立什麼階級，要孤立什麼階級，要推翻什麼階級，要完成什麼斗爭任務的總計劃。這就是說，戰略問題也就是斗爭中的同盟軍的問題。

### (甲) 正確路綫

#### 的戰略(即同盟

#### 軍問題)主張

我們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左派斗爭，現在正處在民族民主革命斗爭階段中，革命的領導階級只能是而且必須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必須和全體農民階級結成親密的工農聯盟作為斗爭的基礎，必須聯合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綫，中立許多既不敢支持左派也不敢站在敵人營壘中去的中間派，分化不同派系的反動階級，以便孤立並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國內傀儡統治集團，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這就是正確路綫關於馬來亞民族民主階段的戰略主張。這種戰略主張是正確的。

這種正確的主張，更明確地說，總共包括着四個要素。第一、工人階級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唯一領導階級。第二、工人階級和全體農民階級結成的同盟，是民族民主運動中的可靠和最穩固的同盟，也是民族民主運動中的基礎。第三、工人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民族資產階級之間不但可以、而且也應該、也必需結成同盟，這種同盟雖然不是很穩固的，或者可以叫做半穩固的同盟，但這却是符合於工農穩固同盟的利益，也是民族民主運動獲得較迅速發展並取得最終勝利的必要保證之一。第四、工人階級還必須看到敵人內部是有矛盾的，必須在具體的問題或事件中，充分利用並推動

敵人的內部矛盾，與敵人營壘中可能暫時和左派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還不重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同盟，共同反對主要的敵人。這種情況可以叫做暫時的同盟。

這就是說，正確路綫關於民族民主運動的戰略主張認為：第一重要的是工人階級領導；第二重要的是工農穩固同盟；第三重要的是城市中的半穩固同盟；第四重要的是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結成暫時同盟。這四點，在重要性上雖有輕重之分，但却不容許忽視其中的任何一點。同樣的，雖然在重要性上有輕重之分，但在進行爭取同盟軍的工作時，並不一定要按照先第二，再第三，最後第四這樣的固定次序；相反的，必須按照情況的允許，那一種同盟先有條件形成

就先進行，只要它們應有的重要性沒有被忽視。比如，在一定的條件下，工人階級還一時不能跟農村中的農民階級結成穩固同盟時，而工人階級却已經有了成熟的條件在城市中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民族資產階級等結成半穩固同盟，那麼工人階級是完全應該努力地先結成這種半穩固同盟，並用它來為結成工農穩固同盟創造條件的。馬來亞的情況正是如此。

### (乙) 『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即

#### 同盟軍問題)主張

跟正確路綫相反，錯誤路綫中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即同盟軍問題)主張，却是另外一套。他們有的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才是左派，左派事業只要依靠工人階級打天下就可以了，因此把其他階級和階層都看成是左派的敵人，給予無情的斗爭。有的只同意工農同盟，而不承認需要城市中的半穩固同盟，更加痛恨暫時同盟，把一切主張結成半穩固同盟、暫時同盟的正確戰略主張，都輕視或是否定。

『機會主義』、『淪為帝國主義的幫兇』等等。他們一概否認敵人內部一切矛盾的真實性，敵人的一切矛盾都被看成是先已結好的大陰謀，被看成是在做戲。因此，他們根本不承認有利用矛盾、建立暫時同盟的問題存在。有的雖然在口頭上承認正確的戰略主張，但却在實踐上用過高的口號和形式，把其他階級和階層都嚇跑了。有的只會硬套理論，硬把社會上各階級和階層，都划分到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圈子裏去，而閉眼不看在暫時必然有大量中間派存在的事實，結果不是把這一大群中間派都划進反革命的圈子裏，展開一概反對和無情斗爭，就是把這些中間派都划到革命的圈子裏，而大喊『決戰』可以開始了！有的死死板板地認為一定要先建立工農穩固同盟，然後才可以建立城市半穩固同盟；按照實際情況地轉移重點，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等等。所有這一切，雖然表現各有差異，但實質上都屬於『左』傾冒險主義路綫在戰略(即同盟軍)問題上的錯誤主張。

### (丙) 右傾機會主義的戰略(即同盟

#### 軍問題)主張

此外，右傾機會主義路綫也另有一套錯誤的所謂戰略(即同盟軍問題)主張。他們有的認為，民族民主革命既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領導階級就不應該是工人階級，而應該是資產階級或其他階級，因此在實踐中輕易地放棄工人階級。有的輕視農民的革命性，認為農民是保守的、落后的，是必須由別人來解放的階級，因此放棄了建立工農同盟的重要工作，而一味地努力於尋求同資產階級甚至大資產階級之間的穩固同盟，為了害怕這種同盟的不穩固，就拼命地向資產階級作無原則的妥協。當他們在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同盟時，往往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的一面，放

棄批評、放棄鬥爭，失去了應有的警惕。當他們在同敵人營壘中的非主要敵人搞暫時同盟時，往往誤以為對方已經不是反動派了，而忘記了這種同盟只是「暫時」的。他們往往忘記了無論建立城市半穩固同盟或是建立暫時同盟，都只是為了更好地為工農同盟服務的原則，而動不動就輕易地犧牲工農的利益，來遷就其他階級，等等。這一切都是屬於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關於戰略（即同盟軍）問題的錯誤主張。

## （二）關於鬥爭的策略問題

大家知道，策略就是根據運動發展的情況（如階級力量對比、運動的來潮去潮等）所規定的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的行動路線和所規定的為實現這個行動路線必須提出的口號，以及必須採用的鬥爭形式、組織形式。

### （甲）正確路線關於策略的主張

正確路線關於鬥爭策略的問題，一向主張：第一、必須準確地判斷某一個鬥爭階段，到底還是處在準備時期，或者是已經達到了決戰時期。準備時期必須有準備時期的策略指導，決戰時期必須有決戰時期的策略指導，兩者絕不能相混淆。第二、必須最準確地實事求是地判斷某一個時期中，鬥爭到底是處在高潮，或是低潮，或是過渡階段。這種來潮去潮的不同，也就決定了策略指導的不同。第三、所提出的鬥爭口號、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必須是最適當的，必須是真正符合於當時地的群眾覺悟程度的，必須是群眾所能接受得來的。只有這樣，才能吸引群眾對政治問題的關心，才能方便群眾參加鬥爭並得到實際鍛鍊，才能使群眾最迅速地革命化起來。第四、必須最適當的確定一個較短時期的中必任務，提出這一時期內的最適

當的中心口號，並且在情況變化的時候，便能迅速地有計劃地由這一中心任務推進到另一中心任務，由這一中心口號過渡到另一中心口號。第五、必須善于創造、領導並使用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並且要最好地掌握各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互相配合和相輔相成，更重要的是必須學會在必要時由一種主要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迅速地改變為另一種主要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

根據這五個要點，正確路線主張：在準備時期中，當進步運動正在由高潮轉入低潮的時期內，在敵我力量相差極大的地區（如城市），正確的策略必須是：把進攻性的策略方針改變為目的在於有計劃地保存力量和積蓄力量的退却和防禦性策略方針；從而在鬥爭口號、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上，也必須有相應的改變；在形勢和條件不利的時候，應該暫時避免和敵人正面交鋒，而把目標放在準備迎接未來的新的高潮之上；在群眾工作中應盡量採取合情合理的鬥爭，以便逐步地提高群眾的覺悟；應當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和條件，根據群眾的覺悟的程度，提出群眾可能接受的部分口號、要求和鬥爭方式，去發動群眾的鬥爭，並根據鬥爭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群眾鬥爭逐漸提高，或者適當地暫時結束鬥爭。

### （乙）「左」

#### 傾冒險主義關於策略的主張

與此相反，「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根本不承認策略的重要，更不願意講究鬥爭策略。即使要講鬥爭策略，他們却認為只有不斷的衝、不斷的攻、不斷的鬥，才是「唯一正確」的策略。他們認為既然是革命鬥爭，一開始就是跟敵人作決死戰，而不應該有什麼準備時期和決戰時期的區分。即使承認有這種區分，他們也硬說準備

時期老早已經過去了，決戰的條件早已成熟。他們根本不承認鬥爭過程中有高潮、低潮、過渡階段的區分，在他們看來，革命潮流只能是「不斷高漲」的、「直線上升」的，因此就必須進行「不斷革命」。他們認為一切鬥爭只要是在長遠上符合群眾的基本利益的，就可以不顧一切地傾全力開展，根本不必考慮到群眾的情緒，「情緒並不是客觀存在」。他們把自己認識到的真理，當作是群眾也已經認識到了的真理。他們不承認群眾的覺悟是需要逐步提高的，而死死不肯同意鬥爭綱領和鬥爭口號，可以有高低的區別。雖然是為了照顧實際情況而把鬥爭口號和鬥爭綱領稍加降低，就馬上被污蔑為「背叛立場」、「右傾機會主義」。他們說：「只要我們的口號和綱領是左派的普遍真理，群眾接受不來，甚至被嚇跑，也是不要緊的，將來群眾一定會明白我們現在的口號和綱領是唯一正確的。我們不應該斤斤計較眼前的利益。」對於鬥爭情況所發生的局部變化，他們完全閉眼不看，他們說只要還沒有根本的全局的變化，一切局部的變化都是假的、不存在的。因此，他們認為必須死死板板地在長期內只提出一個固定的中心任務、一個一成不變的中心口號，而絕不能按情況的局部變化由一個中心任務過渡到另一個中心任務，由一個中心口號過渡到另一個中心口號，否則就是「改變鬥爭目標、罪莫大焉」。他們不曉得在不同的鬥爭環境中必須有不同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他們更不曉得不同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同時並存、互相配合、相輔相成的的重要性，硬硬否定一切和平合法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存在的意義。

### （丙）右傾機會主義關於策略的主張

此外，作為錯誤路線的另一表現形式的右傾機會主

義路線。在策略指導上，也有另一套錯誤主張。他們認為鬥爭只需要有準備時期，而不必經歷殘酷的尖銳的決戰時期。在低潮時，他們往往強調動彈不得，以致逃跑，放棄鬥爭，當叛徒。在高潮時，他們總是猶疑不決，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展開鬥爭。對於敵人的力量，他們往往估計過高，對於自己的力量，他們總是估計過低、沒有信心。對於形勢的分析，他們總是多看到不利、少看到有利。他們忘記了策略

必須有原則，必須為戰略服務，而常常做出許多違反原則、違反戰略利益的措施。他們自動地把一切工作都圍限在反動派所允許的範圍之內。他們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是把眼前的利益和長遠的利益正確地相結合起來。他們幻想可以不必付出必要的代價和必要的犧牲就可以換取鬥爭的勝利。

以上，是就戰略與策略二方面，對正確路線同錯誤路線之間的區別，作了一般性的論述。雖然，還沒有聯

系到當前的具體問題，但我們相信，這是可以首先在提高幹部的政策和理論水平方面，有所幫助的。我們認為，一旦廣大幹部在政策和理論水平方面都有了提高，都有了正確的認識，那麼，對於當前分歧中的具體問題的解決，也就會比較容易一些。（全文完）

### ● 有關鬥爭路線問題學習提綱 ●

(一)當前左翼內部存在的一些分歧主要表現在那些問題上？

- (A)「國民登記」
- (B)「退出“大馬路”」口號
- (C)統一戰綫
- (D)新加坡假「獨立」及「爭取新加坡單獨立」
- (E)杯葛「國會」與抵制補選
- (F)五一大會提案

(二)怎樣理解這些分歧？必須用怎樣的觀點（聯系還是隔絕的、靜止的還是發展的）來看待這些分歧？

- (A)只是意見上的不同嗎？
- (B)是不是方法上的不同？態度上不好？
- (C)還是鬥爭路線上的不同？

(三)什麼是鬥爭路線？

- (A)“鬥爭路線”包括些什麼內容？  
（思想與政治路線、組織與行動路線）
- (B)構成一條鬥爭路線的基本要素是什麼？

(四)目前的左翼內部分歧是正確鬥爭路線與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分歧還是「正確鬥爭路線與“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分歧」？

- (A)什麼是右傾機會主義？其一般特點是什麼？
  - (1)在原則性與靈活性問題上。
  - (2)在戰略與策略問題上。
  - (3)對待群眾覺悟問題上。
  - (4)在看待敵人的鎮壓問題上。
  - (5)在看待階級的敵人和友人（統戰）問題上。
  - (6)在對待如何奪取政權及議會鬥爭的問題上。
  - (7)在組織路線上。

(b)什麼是“左”傾冒險主義？其一般特性是什麼？

(小提綱如(A)項)

(五)左翼的鬥爭分歧，必須以怎樣的方式來解決？

(A)解決思想矛盾的方式有那些？(協商一致、批評與自我批評、鬥爭)  
其中不同點在那里？

(B)對於非原則性的錯誤，可以用什麼方式解決？

(C)對於無意犯上原則錯誤者，又必須用什麼方法？

(D)向那些少部份有意散播錯誤鬥爭路線者展開必要的鬥爭，是否是不講  
究團結？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者，對左派運動起着怎樣的作用？

(六)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產生的根源是什麼？

(A)社會根源

(B)歷史根源

(C)思想根源

(D)敵人的蓄意鼓勵

(七)左翼鬥爭路線上的分歧將會怎樣發展？

(A)為什麼必須剷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怎樣剷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有  
可能繼續發展嗎？

(B)左翼內部在這次剷除錯誤路線後，是否永遠不會再有分歧？

(C)今后的分歧是否一定是與這次分歧一樣？

(1)在分歧內容上

(2)在分歧的表現形式上

(3)在解決分歧的方法上

(D)怎樣從這次的分歧中，吸取必要的教訓？

● 有關統一戰綫問題學習提綱 ● (文章見37頁到49頁)

(一)什麼是統一戰綫？統一戰綫與在議會內的一致行動有何不同？

(二)統一戰綫應基於什麼原則？在現階段的民族民主運動中，統一戰綫的最低綱  
領是什麼？

(三)統一戰綫的作用在那里？

(1)孤立那些主要敵人？

(2)中立那些人士？

(3)爭取那些人士？

(四)左翼應在統一戰綫中，掌握什麼原則？保持怎樣的一種地位？才能使統一戰  
綫發揮其作用？

(五)放棄「工农聯盟」的統一戰綫是怎樣的「統一戰綫」？馬來亞的現實情況是  
否不能先建立「工农聯盟」？怎樣處理城市與鄉村區的鬥爭？

(六)勞工黨與進步黨的「聯合陣綫」是什麼貨色？對鬥爭起什麼影響？

(七)「行動黨會爬回人民隊伍中來」的言論正確嗎？主張與王永元搞統戰曾犯上  
了那些錯誤？

# 國民服務登記問題

## 吸取歷史經驗教訓 確立積極鬥爭路線

★ 本文錄自黨訊第6及第8期，原文轉自茶餐工聯會訊。

### 前言

星洲反殖民主義運動在我國反殖運動史上，有着光輝的記錄，這是作為星洲反殖民主義運動者的我們，足以自豪的。

在過去艱苦的鬥爭歲月里，我們幾經挫折打擊，堅持苦幹，給英殖民主義者及國內反動派予有力的打擊，大大推動了我國反殖運動的發展。可是，這麼一支富有光榮記錄的反殖大軍，在某種歷史階段中，在反動政權連串的摧殘鎮壓，領導層的經驗不足，對現實認識及估計不足，犯上思想錯誤的情況下，採取了錯誤的作法，以致給整個反殖運動帶來損失，暫時阻礙運動的大步前進的可能性也完全存在。問題在於發現錯誤、面臨錯誤時，以怎麼樣的態度對待它？是虛心真誠的檢討，嚴格的批判錯誤，糾正錯誤呢？還是掩蓋錯誤、避免檢討？這就是有待人們正確的選擇了，對於我們來說：我們信仰的是真理。可是，對於犯錯誤，我們不應該認為是恥辱的事，而我們的優良品質之一，正是我們有勇氣面對錯誤，更有勇氣和毅力克服錯誤。歷史上無數的先烈們，也曾犯錯誤，只是他們能及時的、堅決的糾正錯誤，儘可能使錯誤避免。反殖民主義運動內部的錯誤是完全可以利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解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一般幹事是最好的武器，對於運動的領導層也同樣的適用。

星洲反殖運動在處理「國民服務登記」問題上所採取的錯誤做法是令人痛心的，而這個錯誤所造成的影響，及給反殖反“大馬”運動帶來的損失，更是任何一個熱愛進步事業的人士所痛心疾首。

不論犯錯誤者主觀上承認不承認，反殖反“大馬”運動所採取的「有原則登記」，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是大大有利於統治政權，客觀上幫助敵人在沒有遭受挫折和阻礙的情況下，順利完成了其徵兵的開始階段工作——登記了適齡青年，使其有一支隨時可以用以爲他們的利益服務的後備軍，從而使反動政權可以按其計劃推行其徵兵的第二、三階段工作，即隨時可以一批一批的抽調青年受軍訓，最後被送上北婆戰場，去打正在進行浴血戰鬥的兄弟，或用以鎮壓國內人民反殖運動。這就是「有原則登記」所產生的嚴重錯誤之一。

其次，有關領導層在貫徹「有原則登記」思想時，所提出的論點和對現實所作的分析，有許多是錯誤的，片面的、似是而非的，同時也是充滿悲觀、失敗的思想，致使有許多幹事消沉了，看不到自己的鬥爭力量，對前途喪失了應有的堅強信心，對反動政權失去了勇敢鬥爭精神，對工作自由散漫了。這也就是「有原則登記」

思想助長了反動政權的囂張氣焰，減了反殖運動者的風風和氣概。

對廣大群眾來說，反殖民主義運動在面對反動政權展開向全民迫害的嚴重時刻，不敢在實際行動上領導人民進行鬥爭，捍衛人民利益，顯示了當時反殖反“大馬”運動的軟弱無能，使反殖反“大馬”運動的思想影響不能深入民心，提高它在群眾中的威信。

在反殖反“大馬”運動內部，由於對「登記」問題具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而發生劇烈爭論，這種爭論雖然在「多數」人接受了「有原則登記」而暫時停止，可是，我們認為這種「多數」形式畢竟要隨時間的消逝而改變，因為這種「多數」的意見和做法並不能代表真理，不是正確的作法。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在有關領導層藉口「避免分裂」的情況下，反殖反“大馬”運動內部在登記結束後，沒有進行檢討和總結，及時對這種錯誤的做法進行批評和糾正，以致影響了整個運動內部真誠的團結。

時至今日，許多事實逐漸揭露了主張「有原則登記」者當時所做的各種分析和估計是錯誤的，痛定思痛之餘，許多人進行了檢討。這種做法是值得鼓勵和歡迎的。這是對反殖反“大馬”運動具有深刻意義和重要作用的一個課程。如果絕大多數犯錯誤的人能真正認識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仔細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找出糾正的方法，勇敢的拋棄舊包袱，則將使整個運動在思想上的獲得大大勝利，將促使整個運動在新的思想基礎上達到真誠的堅強團結，也必然把整個運動推向一條康莊大道！如果犯上錯誤者一味抹殺事實，不承認錯誤是嚴重的，企圖避免檢討，逃脫這一個痛苦的過程，勢必使整個運動陷於停滯不前，如果犯錯誤的有關領導層堅持已見，繼續誤導反殖反“大馬”運動，則勢必給整個運動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要檢討錯誤，糾正錯誤，就必須徹底和誠懇。我們認為，登記期間二種看法的爭論，基本上就是兩種思想路線的鬥爭，這兩種看法和主張就是正確的、抵制登記的主張和錯誤的接受登記的做法，而在當時是錯誤的，接受登記的做法却被大多數人接受。我們很遺憾和驚奇的發現，有些人竟把這兩種思想路線歪曲爲「二種各走極端的不良傾向，一種是“悲觀消極、不敢鬥爭”的傾向，另一種是“盲目冒進、不辨鬥爭”的傾向。」把原則上錯誤的，大大有利於反動政權的所謂「有原則登記」行動，轉變抹角的把它當作一個反徵兵的正确“策略”，認為這個所謂“鬥爭策略”克服了“操之過急”的傾向；却沒有克服“放棄鬥爭”的錯誤傾向，致使這項鬥爭策略不是積極被執行，而是消極的被執行，不是正

極地把它當作反抽兵毫無關係的一個步驟來執行，而是錯誤地把它當作和反抽兵毫無關係的一個孤立環節來執行，這就不可避免地登記階段鬥爭上，產生一些偏差和錯誤。] 這種看法是非常使人模糊，是無助於廣大幹事認識 [有原則登記] 行動的原則性錯誤，及過去兩種思想爭論的本質，無助於反殖反“大馬”運動內部掃除悲觀消極，失敗怯敵的思想，確立實事求是，勇敢樂觀的鬥爭精神的！我們希望具有這種看法的人，不要再自以為是，不要再因面子關係而模稜兩可，含糊其詞，而應該勇敢一點，面對現實，進行真誠的檢討，找出問題的癥結，作出正確的批判和結論吧，只有這樣，才能有助於整個運動的發展！

現在我們願將當時的二種主張和意見提出來，和大家進行探討，以便找到正確的結論，作為今後鬥爭中寶貴的經驗教訓。

由於過去，在 [國民服務登記] 問題上，我們堅決主張應領導全民展開抵制鬥爭。可惜，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這些主張不能被接受。今天，既然大家已經願意為這個問題進行檢討和總結，我們覺得完全有必要在此重申我們當時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 抵制「國民登記」的意見和看法

#### (一) 反動政權實施 [國民服務法令] 的背景及其目的

[國民服務法令] 是在“大馬”強行後由反動中央政權提出的。在當時，國際形勢上，英美帝國主義者處在被亞非人民反殖浪潮猛烈衝擊的孤立地位。英美帝國主義對各殖民地及附屬國人民的反殖反帝鬥爭，不得不派出其殖民軍進行血腥鎮壓。為補其兵源的不足，英美帝國主義者並強迫各殖民地及附屬國人民充當其炮灰，推行 [亞洲人打亞洲人，非洲人打非洲人] 的惡毒陰謀。

北婆人民在“大馬”強行前夕所爆發的，爭取獨立自主的武裝鬥爭，對英美帝國主義者及國內反動政權是致命的內憂之一。基於維護英美帝國主義及其集團統治利益，我國反動政權不得不營英美帝國主義執行對這個武裝鬥爭的鎮壓政策。[國民服務法令] 正是應英美帝國主義者 [以己人打自己人] 的陰謀策略需要而提出的。所以，這個法令的實施，其軍事意義是主要的。當然，為了達到其利用本國人民充當炮灰的軍事陰謀，必然要輔之以政治上的宣傳欺騙動員，這就相應出現了連串的 [侵略] 事件和 [愛國運動]。

隨着“大馬”政權反動的本質的日益暴露，人民與反動政權間的矛盾對立日益尖銳和深刻，人民的不滿思想情緒一天天地增長，反殖反“大馬”運動日益發展和壯大，威脅了反動政權的統治利益時，反動政權進行軍事獨裁的局面出現是完全有可能的。[國民服務法令] 的實施，是反動政權廣軍備戰的步驟之一，基本上也反映了反動政權對國內進行軍事統治的趨向。

### 反徵兵鬥爭的重要意義

基於這樣的認識，反殖反“大馬”運動就完全有必要針對反動政權的徵兵措施，給予猛烈和堅決的打擊和反抗。這種反抗和打擊，不僅在思想上要使人民看出其徵兵的陰謀目的，不僅要在宣傳上擊破反動政權的欺騙攻勢，而且更有必要在行動上領導全民起來反對充當炮灰，捍衛人民的切身利益。

反殖反“大馬”運動對反動政權的徵兵措施，如果只停留在口頭上的反對是不夠，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反動政權的這一法令提出，不僅是一種政治攻勢，而有着實際的軍事需要。反動政權是決不可能驅使我們的兄

弟上戰場，去殺害正進行着正義鬥爭的北婆人民，也完全可能驅迫我們兄弟充當其統治暴力工具，用來對國內人民反殖運動。因此，基於反殖反“大馬”支援北婆人民武裝鬥爭的立場，我們是必須在行動上，堅決給反動政權這個措施予最猛烈的打擊。雖然，今天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完全阻止反動政權的軍隊開往北婆戰場，可是，我們只要阻止最多數的人當兵，就削弱了反動政權一定的力量，也就是對北婆人民多一份支援力量。

[國民服務登記] 是反動政權徵兵的開始階段，是它的第一步驟。我們只有在這個開始階段即給予其最大的打擊和阻撓，盡可能爭取和號召最多數的人民抵制之，才能挫折其第二、三階段的進行，才能在實際上打擊其整個徵兵計劃，削弱反動政權；也只有這樣，才能大大擴展反殖反“大馬”鬥爭，擴大反殖反“大馬”運動的鬥爭聲勢，和政治影響，更多的人民群眾也只有實際的鬥爭中才能受到教育和鍛鍊。

### 抵制登記鬥爭的條件

我們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反殖反“大馬”運動展開反徵兵鬥爭，抵制登記的條件是存在的，這些條件的有利方面是：

(1) 有一個相當強大的群眾基礎：雖然經過反動政權的連續鎮壓，反殖反“大馬”運動的領導層受了很大的削弱，可是，長期以來，我們的鬥爭已具有一定的基礎，擁有着相當堅強的幹事和骨幹，和相當廣泛的群眾支持，這些是我們發動群眾鬥爭的基礎力量。

(2) 我們認為以這個基礎力量為中心，我們是有條件把整個鬥爭推展到廣大群眾中去，而把影響波及各階層各民族。

群眾會否支持某一項鬥爭，很大程度上決定於該項鬥爭的性質，其與群眾的利益關係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是眼前的，或長遠的。一般上來說，群眾是較容易看到直接的，和眼前的利益。徵兵問題本質上就直接和群眾的利益發生矛盾，而且影響和威脅着最廣泛的各階層，各民族人民。所以，反徵兵鬥爭本來就是具有最廣泛的群眾基礎，問題在於領導者如何把它和群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的聯繫起來，使群眾看清楚，從而動員他們參與鬥爭行動。

對於上述有利條件，我們認為是應該加以發揮的；在當時，我們也承認存在着一些對鬥爭不利的因素，這就是：

(1) 反殖反“大馬”遭受連串的鎮壓，整個運動處在沉悶的局面。加上“大馬”甫成立，反動政權的聲張狂行，表面上造成了一個有利於反動派的形勢。有不少人們還對反動政權存在着幻想，反動政權製造的 [印尼侵略] 和 [愛國運動] 的政治攻勢，對誤導我國人民愛國熱情起着一定的影響。

(2) 如果抵制鬥爭展開，反殖反“大馬”運動可能遭受鎮壓和摧殘，運動的領導和核心可能受到暫時的削弱。不過，這些不利因素不是絕對的。如果我們能夠堅決領導群眾突破困難，展開鬥爭，是可以促使這些不利因素轉化的。如果整個鬥爭展開，當使當時沉悶的局面開朗，將能大大提高幹事和群眾的鬥爭熱忱，擊退反動派的聲張氣焰，使幹事和群眾看到反殖和反“大馬”的力量。

對於反動政權的全面鎮壓的可能性，我們認為是不能加以誇大的。同時，假使抵制行動展開的越廣泛，獲得越多人民的支援，則反動政權的鎮壓將使越多人民不滿，我們認為的鎮壓只能是暫時的。群眾將從實際中看

清楚誰是他們利益的捍衛者，誰是他們的迫害者和敵人。從長遠來看，反動政權的鎮壓是給它自己製造更多的掘墓人。左翼反“大馬”運動却贏得千千萬萬人民的同情與支持。

### 有原則登記者的論據

可是，令人痛心的是，當時反殖反“大馬”運動，包括工運方面却不能正確的看到和看待客觀現實中，這些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而錯誤地誇大不利因素，抹殺了有利因素，以致採取了錯誤的作法。〔有原則登記〕的主要論點是以下幾點：

1. 反動派實施〔國民服務法令〕主要意義和作用是在政治方面，軍事意義其次。反動派主要是想通過這個措施，一方面轉移人民視線，誤導愛國熱忱，掩蓋大馬強行後的社會面目；另一方面，以這個法令對付反殖反“大馬”運動，如果反殖反“大馬”運動領導人民抵制，則反動政權便有堂皇的藉口向反殖運動進行鎮壓。而反殖運動自二·二大逮捕及十月大鎮壓後，受到很大的削弱和挫折，如果再遭受全面鎮壓，則必損失太大，要很長久才能恢復，甚至組織會喪失；即使組織不被取消，以反動派〔組織對付組織〕的策略，它也會趁反殖左翼運動領導人被捕後的〔真空狀態〕，滲透進來，控制組織，改變組織的質，所以，為了避免損失力量，〔保存力量〕，應該〔穩紮穩打〕，〔積蓄力量〕，在登記階段，〔以政治對政治〕，我們可以接受登記。不過，為了和反動派的登記劃分界線，我們申明我們的登記是有〔原則〕的，即：保衛馬來亞，不去北婆打戰，外國軍隊撤出國土。這樣即可暴露反動政權，又可保存力量，可說兩全其美，唯一正確的〔策略〕。

2. 許多群眾對登記存幻想，以為登記不一定會抽到，抵制只有少數左翼份子會響應，陷於孤立，斗爭一定失敗。而且根據州選，衆民投票看來，群眾覺悟還低，會支持的巴仙率小。所以照顧群眾覺悟，提出群眾能接受的斗爭形式，只有去登記。等到第二、三階級，群眾真正被迫上戰場，面臨生死關頭時，那時才傾導群眾起來斗爭。那時因為群眾面對生死威脅，而且經過我們一個時期的教育，是會支持我們的號召。

3. “大馬”強行後，考慮斗爭應以“馬來西亞”全局去考慮。聯合邦人民已經接受登記，如果我們抵制，就使星馬人民步伐一致。

4. 自二·二以來，整個運動是低潮，低潮局面不適宜有過高的斗爭形式，抵制就是高潮過左的形式，群眾接受不來，發動不起。

### 為什麼這些論點是錯誤的？

我們認為所有這些看法是表面的，主觀的，對反動傀儡政權充滿恐懼，看不到自己力量在那里，對前途悲觀的。以下我們針對其中幾點，提出我們的批評：

#### (1) 〔有原則登記〕的〔原則〕

〔有原則登記〕的〔原則〕內容是：保衛馬來亞，不去北婆打戰，外國軍隊撤出國土。

我們覺得，這個〔原則〕內容中保衛馬來亞的口號，和當時反動傀儡政權提出的保衛“馬來西亞”，及其〔愛國運動〕只有產生混淆，有助於反動政權誤導人民的〔愛國熱情〕。

同時，反殖運動以這些所謂〔原則〕號召人民去登記，客觀上幫助了反動傀儡政權擴大其暴力工具，提供

給反動政權一支後備軍，增加了反動傀儡政權鎮壓北婆人民武裝斗爭和鎮壓國內人民反殖運動的軍事力量。這種行動的結果，根本上違反了反殖反“大馬”的原則立場。

我們都知道，軍隊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被統治階級最高的，也是最主要的工具。任何一個階級要掌握政權，如果沒有堅強的軍事力量為後盾，其政權的穩固和持久是大成問題的，所以，任何一個階級當政，其所掌握的軍隊必然是為其階級利益服務，鞏固其階級統治的。

我國（聯邦和新加坡）當權者是代表英美帝國主義及其封鎖，買辦集團利益的，它所掌握的軍隊當然也是用以維護它們的私已利益。所以，對反動傀儡政權的擴大軍隊，加強其鎮壓人民力量的徵兵措施，在實際行動上去響應和幫助其完成，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都是違反了進步立場。〔有原則登記〕者提出所謂〔原則〕：保衛馬來亞，不打北婆人民，是否意味着，如果反動政權徵兵只要不是用去北婆打戰，我們就支持，那麼它用來鎮壓國內人民，威脅東南亞人民和平斗爭的可能性難道就不存在嗎？由此看來，這些所謂〔原則〕，不論其內容如何，其作用好像幹五毒者的遮羞布，是用來掩蓋他們實際上違背反殖，反“大馬”的真正立場。

#### (2) 不了解人民的要求，看不到人民力量的所謂〔群眾路線〕

有〔原則登記〕者說：如果抵制登記，群眾一定不會支持，因為民族複雜，馬來民族支持“大馬”，海峽殖民地工農力量還不充分發展，受英文教育者不會參加，小資產階級對反動派還存有幻想，恐懼左翼力量，〔抵制行動，很難得到這部份人的響應〕，〔今天我們不必擔心群眾會因我們不夠激進而離開我們。〕

這些看法是脫離了階級分析的，主觀片面的看法。他們只看到和誇大了和群眾落後的一面，看不到反動政權和廣大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矛盾對立的一面，也看不到在徵兵問題上，反動傀儡政權把自己擺在和廣大各階層，各民族人民相對立的地位。他們不了解群眾的尋求和覺悟，他們雖然說走群眾路線，可是却把群眾當懦夫或阿斗看待，認為抵制行動〔形式高〕，群眾接受不來。他們沒有了解到，群眾在切身利益受到損失時，是完全會發起斗爭的。問題在領導者必須能相信群眾力量，能給予必要的領導，把分散的潛在的力量團結起來，就能給反動政權予有力的打擊。

其實，在左翼十數年來通過各種不同形式的斗爭，教育了廣大群眾，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因此反對當兵，群眾已有了自覺與自發的經驗，一九五〇年，殖民統治者也曾在我國實施強迫性〔人力動員令〕，當時，整個國家正處在恐怖的軍事統治下，反殖運動處在地下狀態。可是，人民在面對充當炮灰打自己人時，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自發的採取如斷手指頭，結婚，逃跑等作法逃避兵役。雖然，這些做法是消極的，却也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反抗情緒。一九五四年，星洲學生展開免役斗爭，雖然，進行斗爭的僅是青年學生，這個斗爭的展開，却對整個反殖運動起了極其重大的推動作用，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支持和同情，給人民群眾予極深遠的影響。當然，左翼若能團結一致的號召抵制，定能得到更多群眾的響應。尤其是當時有堅持抵制登記的主張，若左翼能團結一致，領導鬥爭，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所以，在今天的條件下，強調群眾落後，就是不了解群眾的思想和願望。他們說：〔要和群眾一起前進，

不是走在群眾前面，才是群眾路線]，可是，事實上，[有原則登記]的做法不是領導群眾前進，也不是[和群眾一起前進]，而是遠遠落在群眾的後面，還大呼大叫群眾不要前進，前面有危險。

他們把抵制行動看成是[了不得]的[左得很]的路綫，認為只有[左翼份子]才會參加，群眾一定不會支持。一個運動的領導層，如果把這個鬥爭看成[過左]，那個形式當作[過高]，認為群眾不會支持。這是給整個運動和廣大群眾之間修築溝壑。我們承認，當時有許多群眾對登記存有幻想，和僥倖心理（當時有關領導者也存有這種心理），以為登記不一定會抽到。可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反殖運動愛國者是應該揭露群眾這種幻想，把真理告訴人民，而不願遷就或助長其幻想。反殖運動者如果不能正確的看到群眾落後的一面，大膽相信群眾，展開鬥爭，而一味遷就群眾落後，就只有把整個運動拖入停滯不前的狀態。同樣的，如果把群眾的運動，孤立地把它看作是[左翼份子]的鬥爭，那麼，必然會使我們感到孤立無援，這是非常不正確的。反[國民服務登記]問題，本來就是一项全民性的運動，而[有原則登記]者却孤立地把它和群眾的切身利益關係分開來，把它理解為是[左翼份子]的鬥爭，把反動傀儡政權對全民的迫害，理解為對付[左翼運動]的政治陰謀。這樣，當然使到我們不能看到自己的力量，而為了害怕犧牲，就喪失了展開鬥爭的勇氣了。所以，我們認為，反殖運動只有把自己的鬥爭建立在廣闊的群眾基礎上，才能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否則，就是[劃地自限]，[固步自封]，把自己局限在狹隘的天地中，喪失了群眾的支持和擁護。而怎樣去發動群眾覺悟，怎樣動員群眾力量，很大程度上決定於領導者怎樣把一項鬥爭和群眾血肉相關地聯繫起來，以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和鬥爭。

### (3)看不到鬥爭前途的悲觀消極分析

以當時[有原則登記]者分析看來，抵制行動一展開，反動政權一定全面鎮壓，使[作為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捍衛者的進步力量受到了摧殘，人民怎樣去對左派的長遠鬥爭具有信心呢？]他們又說：[反殖運動遭受鎮壓後，鬥爭條件更為惡劣，進步力量受到挫折，非短期間所能恢復，而起碼的和平憲制鬥爭條件，反動派必然乘機加以限制，反動派的改良欺騙工作就可以順利推行。各種形式的投機政客也會乘機活躍，左翼力量的一切宣傳和組織工作將會很難展開。這樣一來，那些關心左翼的運動的群眾將會失去信心；中間群眾也會對進步力量“敬而遠之”。反殖運動將會大大倒退，危害長遠的鬥爭利益]。

這些看法，是把反殖反“大馬”運動的生存和發展，寄託在和平憲制鬥爭上。在他們看來，這個鬥爭條件一旦沒有了，或被加以限制，反殖運動休矣！那時是投機政客和改良主義者狂行的天下了。所以，他們對反動傀儡政權可能取消或限制和平憲制鬥爭條件不免有深深的憂慮和恐懼。

具有這種看法的人，沒有正確理解到，只要殖民主義及其政治代理人勢力還存在的一天，我國人民的反殖運動是決不會停止的。而反殖反“大馬”運動所遵循的途徑，進行和平憲制的鬥爭，抑或流血的武裝戰爭，雖然決定於有關國家的具體條件，但更大的程度上是決定於國家統治階層的反動和野蠻程度。既然和平憲制鬥爭

是我們進行反殖反“大馬”運動的途徑，而不是唯一的道路，所以一旦反動政權全面封閉組織，取消人民組織無價值的民主權利，堵塞人民和平憲制鬥爭途徑時，對我們來說，不是絕境，面臨絕境的恰恰是反動政權。在這種條件下，反殖反“大馬”運動必然要尋求其他途徑，繼續堅持把鬥爭進行到底。任何反殖反“大馬”運動者，完全沒有理由對反動政權全面鎮壓和取消和平憲制鬥爭條件，產生憂慮或恐懼。

在和平憲制條件下，和反動政權進行徒手的鬥爭，在反動政權無休止的鎮壓行動下，反殖運動經常要暫時失去一些領導者或骨幹，失去一些組織。可是，反動政權失去的却是更多群眾支持的心。反動政權對反殖反“大馬”運動的每一次鎮壓，都必然要在廣大群眾面前暴露它反人民的面目，都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群眾對它的厭惡和不满。它所鎮壓的範圍越廣大，則它所面對的不滿和反抗，是越深越廣泛。假如把反動政權每一次的鎮壓，看成是反殖運動力量又一次的縮小，倒退和倒退，以及[關心左翼運動的群眾會失去信心，中間群眾也將對進步力量“敬而遠之”]。這樣來看待力量的消長是不正確的，是表面的。這樣只能對反動政權鎮壓行動的恐懼，往往會為了[保存組織]，[保存力量]，而向反動派妥協。

不過反動傀儡政權對反殖運動的瘋狂鎮壓，雖然在廣大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的反動丑惡面目，客觀上對群眾運動的發展是有利的，但是，我們絕不能否定它對反殖運動所能帶來的危險。如果，反殖運動不能從各方面去暴露反動派的鎮壓行動，不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時機和條件，依靠群眾力量，反擊反動政權的瘋狂鎮壓，則只有把自己置於完全挨打的不利地位，無法突破反動政權的政治高壓，也無法使廣大群眾看到力量了。所以，假如我們把局勢的發展，簡單的理解為：一次又一次的鎮壓，一天天地到來，一次又一次高潮的鬥爭，一天天地接近。是不夠全面的，始末倒置，是錯誤的。其實，是人民群眾的反殖鬥爭一天天的發展，反動派的改良欺騙徹底破產，動搖了它們的統治地位，才使得它不得不採取鎮壓行動，因此，只有當反動政權一次又一次的鎮壓行動，敢於領導群眾，進行鬥爭，堅決給以打擊和暴露，才能突破壓力，把局勢推向有利的形勢。離開了鬥爭，高潮是不會自然形成，不會坐待而來的。如果我們回顧二、三事件以後到今天的局面，自然不難看到這一點了。

在登記階段，[有原則登記]的主張者為了加強其論點，搬出了[穩紮穩打]，[積蓄力量]等名堂，似乎以此即可證明其妥協的正確性了。

事實上，他們曲解了這些方針的積極意義。假如根據他們的做法來看，似乎把[穩紮穩打]理解為[紮住挨打]，[積蓄力量]變成了[放棄鬥爭]避免鎮壓了。[穩紮穩打]的意義，應該是要求反殖運動在群眾中建立堅強的基础，把自己立足點紮穩在廣大群眾基礎上，依靠廣大群眾的力量，掌握適當時機，向反動政權進行這樣或那樣的打擊，領導群眾展開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的鬥爭。在鬥爭中發展和壯大自己。而[積蓄力量] [組織和教育群眾]，[保存力量]都不能理解為和展開鬥爭不能共存的。我們常說：[在鬥爭中成長和發展]，就是指反殖運動的壯大，不能脫離鬥爭。脫離了廣大群眾的鬥爭行動，怎能反殖進步運動的思想影響擴大呢？脫離了鬥爭，怎能鍛鍊和教育無數的幹事，積極份子？所謂[溫室裡長不出鮮花]說的正是這個意思。

。組織和教育群眾，不是在和平安定的環境下才能進行。反殖運動的發展，從來就不存在「和平安定」條件。只要反殖運動展開這樣或那樣形式的鬥爭，從這個角度或那個角度來削弱反動勢力，暴露它的反動本質，則勢必面對反動政權各種形式的鎮壓。除非整個運動的存在，並不對反動政權造成威脅，不影響到反動派的統治利益。那麼，或許可能有「和平安定」條件。所以，一個反殖運動者，絕不能對反動政權抱僥倖求存心，以為只要不「過份」，那或可避免鎮壓，「保存力量」。這種僥倖求存心，會使我們在決定鬥爭的緊要關頭，採取投機取巧的路線。以此看來，反殖反「大馬」運動處理「國民服務登記」的「有原則登記」的做法，無論如何是充滿這種投機妥協的成份的。

有關領導層把反動政權的鎮壓，描繪成一幕可怕的景象，製造一種恐怖思想，廣泛向幹事群眾進行恐嚇（不論主觀上是否有此意圖，使幹事群眾們誤解為，只要鬥爭一展開，全面鎮壓一定來，反殖反「大馬」運動雖然不是完蛋，必定是「糟得很」，要「很久以後才能抬頭」）。

對於反動政權的估計，我們固然要看清他們的弱點，也應該充分估計它暫時還強大，還擁有一切統治和壓迫人民的武器，提防它向反殖隊伍進行襲擊。不過，如果把反動派表面強大，它們可能兇暴對付反殖的一面，向幹事群眾誇張和渲染強調，無論如何都不會是明智的作法。我們應該在廣大幹事群眾中，建立起藐視反動派，敢於鬥爭，敢於爭取勝利的思想，發揚積極果敢的鬥爭精神，這樣才能戰勝反動派，壯大自己。

#### (4)從「馬來西亞」為全局的觀點考慮鬥爭問題

當時主張「有原則登記」者認為：聯合邦人民已經接受登記了，我們如果展開抵制，就是行動不一致。他們說，「「馬來西亞」強制實施後，情況是變了，不能孤立地看待鬥爭問題了。考慮問題時需要突破局限於新加坡這一觀念，而以全局的觀點，聯繫聯合邦具體情況，以及北婆地區的人民運動，正確認識新加坡所處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他們認為：「在全國範圍內，現階段人民反殖愛國鬥爭還是處於被壓制的階段，離開根本改變形勢還有一段路程。在這種情況下，適合全國形勢，積極地積蓄力量，在整個民族民主運動中，積極地配合全國性鬥爭，從政治上去打擊和牽制殖民主義者及其代理人。」

這是把星洲人民的反殖鬥爭，和整個「馬來西亞」地區人民的鬥爭關係，機械地理解為主從關係而產生的觀點。

這種觀點，將導致我們對鬥爭前途產生等待思想，把希望寄託在聯合邦人民的鬥爭上，使我們在面對反動派的迫害時，不能充分的及時的積極地掌握時機，利用條件，大胆地展開群眾鬥爭。由於擔心「單獨冒進」，以致向反動政權妥協。這也就使一些人在登記問題上，主張向「全面」看齊，反對抵制鬥爭，而主張接受登記。

沒有人否認，星馬的真正恢復統一，星馬人民全面地，徹底地消滅殖民主義和其代理人勢力，取得民族民主運動的最後勝利，是必須依靠兩地人民的共同鬥爭，尤其是聯合邦人民的覺悟和奮起鬥爭，對擊潰殖民主義勢力，和國內封建買辦勢力，是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一九四七年，星馬分治前，兩地人民在反殖民主義統治，爭取國家獨立自主的鬥爭中，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游擊戰爭中，是採取一致的步伐和一致的鬥爭。

但在星馬分治後，至「大馬」強行前，十多年漫長的日子里，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的不平衡，反映在星馬兩地人民的反殖運動上，也有很大的差異。在這段時期中，兩地人民，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採取了不同的形式，手段和步驟。進行反殖鬥爭，在這段時期中，一個不可抹殺的事實是，星洲人民展開的一系列反殖群眾鬥爭，對聯合邦人民的政治覺醒，起了很大的刺激和帶動作用。

「大馬」的強行，並沒有改變星馬兩地人民反殖運動發展不平衡的這個事實；同時，也沒有改變或否定星洲人民在泛馬反殖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其積極作用。「大馬」的強行，使北婆和馬來亞人民面對共同的統治敵人，出現了北婆和馬來亞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鼓舞，共同打擊和推翻統治敵人的可能性。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可能性的出現，不能理解為四邦人民必須採取共同的鬥爭步伐，進行共同形式的鬥爭和共同的行動。

假如是這樣的理解「大馬」強行後的這種新條件，是否意味着，在反殖反「大馬」運動發展不平衡的北婆和馬來亞中，為了要「調整步伐」，「適合全國形勢」，先進地區必須改變自己的鬥爭形式，或者放棄一些可能展開的鬥爭，以避免「單獨冒進」？比如說，北婆人民是否應放棄武裝鬥爭，以求適應全局「低潮」的形勢？

显然的，不可能這樣來理解我們的鬥爭。也不可能這樣來理解「從「大馬」為全局的觀點考慮鬥爭」的意義。

正由於「大馬」強行後，我們必須擴大鬥爭基礎，所以，組成「大馬」的各個地區，根據各自的歷史條件和具體情況，決定採用適合於個別地區的鬥爭形式，展開一切可能展開的鬥爭，不但可能，而且還非常需要。因為這樣，對促進泛馬反殖鬥爭的發展，縮小各地區反殖運動發展不平衡，會起很大的積極影響和作用，同時，也能對反動政權形成包圍的形式，牽制反動政權，消耗它的統治精力，削弱其基礎，以便最終擊垮它。

如果要求先進地區遷就較落後地區，「適合全國形勢」，就如登記問題上的做法，只有把整個泛馬地區的反殖運動，推入麻痺停滯狀態，而看不出有其他好處。

因此，以此來看「有原則登記」者這一論點，不難看到其錯誤的嚴重性了。如果當時星洲人民對反動政權的「登記」措施，不是採取投降妥協的行動，而是在行動上領導全民進行抵制，一定能教育和影響聯合邦人民，而把傲兵的鬥爭擴大至泛馬地區的。

#### 結語

僅僅由上述幾個論點看來，「有原則登記」的主張是錯誤和危害反殖反「大馬」運動的發展的，可是，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錯誤和不利於反殖反「大馬」的主張卻能被廣大幹事接受，而形成了一個「多數」的形勢。這種局面的出現，雖然是暫時的，可是具有一定的歷史條件。

從全民投票，二，二大逮捕，州選以至十月鎮壓行動，這一段時期以來，反殖反「大馬」運動連續遭受打擊，失敗情緒很濃厚。有關領導層不能及時地向廣大群眾，進行必要的，各種形式的教育。及時的從整個運動內消除這種失敗的思想情緒，不能使廣大幹事和群眾在實際鬥爭中，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對於反動政權的和平壓制，對於議會民主制度下的選舉沒有使民

大群衆和幹事正確認識，所以，有人企圖 [以選舉壓死反動派]，不料却反被選舉打得頭頭喪氣。有關領導層，在反動政權連續向反殖反“大馬”運動展開逮捕，封閉等鎮壓行動時，由於不能勇敢的領導群衆，給予必要的反擊，使幹事們和群衆只看到自己只有挨打的時候，而沒有反擊的力量，這樣，不可避免地對反動政權的鎮壓產生恐懼。正由於許多幹事們是長期處在這種失敗、悲觀的思想狀態中，所以，有關領導者在 [國民服務登記] 問題上，悲觀消極的分析，和妥協的主張，容易被接受了。

作爲一個歷史事件來看，我們應該從這個事件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作爲今後開展鬥爭的座右銘。而爲了從整個運動隊伍中，徹底清除悲觀消極，妥協失敗的思想，糾正機會投降的傾向，除了要求我們徹底的、嚴格的檢討 [登記] 問題上的錯誤外，更要求我們能對歷史事件，對過去一連串的鬥爭，進行嚴肅的檢討和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把錯誤的思想根源和歷史根源挖掘出來，才能更好的吸取歷史教訓，發揚優良的傳統鬥爭精神，把反殖反“大馬”運動推向嶄新的階段！

## 反對「國民登記」的鬥爭方法問題

★ 本文錄自黨訊第3期。

### (一)

英馬反動聯盟實行 [國民服務登記]，和它在國內外的處境是分不開的。

由於“馬來西亞”的強行成立和馬印的對抗而造成了經濟上的困難和局勢的緊張，因此人民普遍存在着不滿的情緒。在北婆三邦，也引起了更大規模的民族解放戰爭。在國際上，世界各地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都強烈反對這個新殖民主義產物的“馬來西亞”，積極同情和支援北婆人民的正義鬥爭。印尼及菲律賓的對抗，更使英馬聯盟政權狼狽不堪，在國內外顯得格外孤立。

爲了轉移人民的不滿情緒和鬥爭視線；爲了模糊北婆戰爭的正義性質，以便削弱和阻止國內外正義力量的支援。反動派於是利用 [愛國]、[效忠] 等口號作掩護，有計劃，有步驟地製造反印尼的事件，搞起反印尼的浪潮。過去的反印尼群衆大會，現在的 [國民服務登記]，就是反動派所玩弄的花樣，目的就是要把人民的不滿對象移到印尼身上。

除此之外，反動派還想利用 [國民服務登記] 問題，準備左翼一旦號召人民採取抵制行動時，就能以 [不效忠國家]、[和印尼勾結] 等罪名，全面向左翼進攻，使進步力量陷於癱瘓。

根據反動派的想法，只有在仇外運動和鎮壓左翼得到成功，使人民失去左翼影響時，才能更方便地驅使人民充當炮灰，去鎮壓北婆人民的鬥爭。

這就是反動派實行“登記”的政治和軍事的陰謀。但在現階段，“登記”主要還是在政治宣傳方面，軍事還是其次的。

### (二)

反動派實行的“登記”措施，是一項關係人民切身利益重大的問題。左派對這個原則性的大問題，是應該堅決予以暴露和打擊的。這是無庸置疑的基本態度。

但是，通過什麼方式，採取什麼鬥爭和路線來打擊反動派的“登記”呢？

我們知道，策略對於鬥爭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可以引導鬥爭走向勝利，也會造成鬥爭的失敗，因此，左派在反對“登記”陰謀時也必須使用正確的鬥爭方法。

正確的策略，是建立在正確地分析客觀形勢，（正確估計敵我力量的對比，判斷運動的來潮和退潮。）並根據客觀條件及群衆覺悟程度，提出群衆所能接受的鬥爭口號和鬥爭形式，才能發動群衆起來鬥爭。

在一個鬥爭中，有許許多多策略路線，但在一定的時間地點與條件下，正確的策略路線却只有一條。例如“全民投票”鬥爭，就有三個鬥爭的策略：即杯葛投票，撕毀選票和投空白票；但在當時唯一可採用的只能是“投空白票”。因爲根據當時客觀條件和群衆的覺悟水平，雖然“全民投票”鬥爭是處在 [二二事件] 以前的高潮時期，人民普遍對行動黨政權不滿，群衆條件非常好，本來可以號召人民抵制投票或撕毀選票；但是，在反動派宣傳和恐嚇底下，以當時群衆的認識水平，是跟不上這種鬥爭口號的。正因爲如此，以林清祥同志爲首的社陣中央，才提出了“投空白票”的鬥爭路線，號召人民以空白票作爲抗議票，反對假合併和大馬計劃。而且投票結果，顯示了還有很多

群衆由於受了反動派的恐嚇（如取消公民權）心里發生動搖，不敢投空白票。

因此，掌握符合鬥爭實際的策略路線是非常重要的。

同樣的，在考慮反對“登記”陰謀的鬥爭時，也必須正確地估計形勢和群衆的覺悟程度，使用能爲大多數群衆所能接受的路線。目前存在兩種鬥爭方法，即“杯葛”的路線和“在抗議情況下被迫登記”的路線。兩種鬥爭方法的使用，就要有兩種不同的結果（即好結果和壞結果）。因此，撥開種種人爲的煙幕，冷靜地思索和比較，尋求一條確實可行的途徑，反對“登記”的陰謀，就顯得非常有必要。

### (三)

在現階段，考慮採取“杯葛登記”的行動，有必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群衆是否會跟得上這個口號。雖然目前人民普遍不滿現狀，都不喜歡當兵。但是，並不是說，大多數人已經真正認識了“登記”的本質，以群衆的認識水平看來，大多數群衆是跟不上這個口號的。“全民投票”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一點。以當時形勢及領導機構非常優越的高潮鬥爭時期，群衆條件不很好，都不適合使用“杯葛投票”的策略。現在，客觀形勢惡劣，“國民登記”的壓力比“全民投票”壓力大，不登記就要被指責爲 [不效忠]，要被判罰款坐監。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群衆是會被迫去登記的。因此，有些群衆也會因爲公民權，職業，商業關係等顧慮而去登記，因此對於“杯葛”的號召，他們是會採取觀望態度的。

有很多群衆實際上對“登記”

有着侥幸的心里，或存有幻想。這些人以爲：「馬印不一定會真的打起來，登記了不一定會輪到我」；「登記了，不一定會徵關」……當左派發動抵制時，反動派必然會散佈「不馬上訓練」，「不馬上征關」的謠言，以消除他們的顧慮，助長他們的幻想。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是不容易響應「抵制」的。

而且，在本邦人口中，佔人口相當大比重的中小資產階級，一路來左翼力量對他們的團結和組織工作仍然做得不夠。這些人在反動派的宣傳恐嚇和民生改良欺騙影響下，對反動派不免存有許多幻想，對左翼力量却有一定的恐懼。抵制的行動，將很難得到這部份人的響應。

因此，能夠響應抵制的只有少數的左派群眾而已。無數的經驗證明：任何全民性的鬥爭，如果只有少數進步群眾響應，而各階層大多數群眾只抱着觀望的態度，不敢參加，這種鬥爭是注定要失敗的。這是必須重視的問題，並不是「埋沒」群眾的落後。「教育群眾，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是一項經常的，長期的工作。群眾覺悟的提高，是要經過相當的時間的教育以及他們實際生活的親身體驗的。

現在群眾跟不上我們的鬥爭口號時，少數人的行動只能是孤立的行動。

(二)局勢還是低潮。有人認爲：

「今天整個東南亞和馬來西亞都普遍出現了鬥爭高潮」，「而新加坡却是這個高潮的中心」，「現在已經是人民準備反擊的時候了」，「今天，客觀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所缺少的就是幹部的主觀條件。」這種對形勢的分析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關於東南亞局勢，誰都不會否認它「是處在高潮」的階段。但是誰也不會相信「馬來西亞」是「普遍出現了鬥爭高潮」。雖然，在北婆發生了民族解放戰爭，但它還是處在逐漸發展的階段。在聯合邦，反殖力量也只是在困難重重情況下逐步向前邁進而已。而新加坡更不是所謂「高潮中心」。

當前，反動政權在經濟上及政治上還相當穩固，大馬帶來的經濟困難，還不至於威脅到反動派的地位。人民對現狀的不滿情緒，也只是處在開始及逐步上升的階段。人民生活還沒有發生嚴重的危機。因此那種認爲「客觀條件已經完全成熟」，「人民準備進攻和反擊」的估計完全是片面的，不符合客觀實際

的。

自從「二·二」及「十·八」大鎮壓以來，左翼在組織及領導上受了一定的挫折，和群眾的聯繫也顯得鬆懈了，整個左翼的形勢是處在低潮狀態。在這種局勢下，採取過高形式（儘管它是屬於懲制鬥爭範疇）和反動派全面決鬥，不應該認爲是正確的做法。

（三）新加坡的反殖鬥爭要與其他地區相配合。自從大馬強硬成立後，新加坡已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個大城市，如西貢之對南越一樣。因此，不能和合併前那樣，可以單獨在新加坡範圍內考慮問題。甚至像在林有顯時期那樣，左翼可能取得執政權。大馬成立後情形完全不同，它完全受到聯合邦和北婆的制約。新加坡的反殖鬥爭，必須配合其他地區的鬥爭形勢，服務於長遠的鬥爭利益。

今後，反殖鬥爭是否能飛躍發展，英馬反動聯盟根基是否發生動搖，社會主義運動是否能早日取得最後勝利，在很大程度上關鍵在於聯合邦的以工農為基礎的進步運動的發展和北婆鬥爭的勝利。

因爲英馬軸心的政權基礎是建立在聯合邦的，而聯合邦的左翼力量在大馬範圍內又是最弱的一環，尤其是作為反殖運動基本同盟軍的農民運動的力量還沒有發展起來，他們還繼續被聯合邦反動派利用為建立政權的支柱。

現階段，反動派強硬實施「馬來西亞」的結果，它們的統治地位進一步穩固了，它們還繼續利用法律，警察，軍隊等暴力機構來強化其政權，五邦的政治進展顯得暫時性的倒退，反殖力量在長期以來的頑強鬥爭，雖然有著重要的發展，但力量對比還沒有發生基本的變化。進步力量還是居於劣勢的地位。五邦反殖運動的規律還是「長期、艱苦和曲折」的。

因此，在其他地區的鬥爭形勢還沒有基本變化時，新加坡的任務應該是繼續堅持懲制鬥爭，充分利用一切存在的鬥爭條件，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方針，「實事求是」，「穩紮穩打」，做好教育和組織群眾的工作，擴大和加強群眾的力量，以便能夠更好地發揮政治作用（暴露和打擊反動派），支援其他地區人民的鬥爭。

作為「馬來西亞」最大城市的新加坡，它的鬥爭是尖銳而複雜的，還將繼續扮演這種角色。但必須根據客觀條件，不考慮星加坡

和其他地區鬥爭的正確關係，一味以本邦為依歸。孤立的；不適時宜扮演其中心角色，必然造成鬥爭的脫節，和導致沒有必要的損失，防碍「馬來西亞」的鬥爭全局。

由此，可知那種認爲「國民登記問題是時機的轉折點」，「現在是進攻的時候」的看法，是多麼脫離客觀實際的。

根據上述三個認識，採取「杯葛」這一鬥爭路線，雖然是屬於懲制鬥爭範圍的，可是它必然帶來以下的後果：

1. 左翼力量損失太大。廣大群眾跟不上「抵制」的號召，只有少數左派群眾亦隨上陣，沒有廣大群眾的支援，結果必然陷於孤立。這樣，反動派就可以在沒有群眾牽制和輿論壓力情況下，借機全面鎮壓。封閉、逮捕、控告將接踵而來，左翼力量進一步受到摧殘後，鬥爭必然陷入更加沉寂的局面。

2. 鬥爭條件將更為惡劣。進步力量受到挫折，非短期間所能恢復，而起碼的和平懲制的鬥爭條件，反動派必然乘機加以限制，反動派的改良欺騙工作就可以順利推行，各種形形色色的投機政客也會乘機活躍，左翼力量的一切宣傳和組織工作將更難展開。這樣一來，那些關心左翼運動的群眾將會失去信心；中間群眾也會對進步力量「敬而遠之」。反殖運動將會大大的倒退，危害長遠的鬥爭利益。

3. 加重人民及其他地區鬥爭的負擔。由於左派受到削弱，反動派要圖要馬，就容易得手。他們可以在毫無牽制和反觀情況下欺騙人民，驅使人民充當炮灰，替反動派打戰。這樣必然加重人民負擔。

反動派也會在沒有「內憂」的情況下，專心對外，鎮壓北婆人民，因而必然加重其他地區人民的負擔，聯合邦和北婆的反殖鬥爭將會受到影響。

因此，左派雖然通過「抵制」的行動，表現了「敢於鬥爭」的英勇精神，「使到人民知道我們並沒有說謊」，沒有「喪失」立場。這樣一來，作為「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捍衛者」的進步力量受到了摧殘，人民怎樣去對左派的長遠鬥爭具有信心呢？一個受到大多數人採取觀望的鬥爭行動，怎麼可能起着「長遠的政治影響」和成為「爭取自由的鬥爭中教育群眾的基礎」呢？左翼力量受了損失，群眾對左派失去信心，又怎麼可能「幫助促使人民的鬥爭向前邁進，和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的馬來亞的日子早日到來」

呢？

所以，號召人民抵制“登記”的策略路線是走不通的。

#### (四)

在現階段，唯一確實可行的就是：在抗議情況下被迫去登記。採取這條路線的意義有以下幾點：

1. 使反動派無機可乘。反動派正想利用左翼抵制的機會，全面壓制左翼。左派採取了「被迫登記」的策略，就使到反動派陰謀不容易得逞。雖然反動派對付左派的藉口很多，而且隨時可以下手。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堂皇的理由和時機（如抵制登記），對付左翼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它將遭到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它的“民主面具”就要被進一步揭穿。

2. 反動派驅使人民鎮壓北婆人民的計劃也不容易實現，因為，儘管人民登記了，但並不意味着人民贊同反動派的政策，也不意味着將

來人民要聽從反動派的指揮，去充當炮灰。左派已代表每一個善良的人民提出他們的心聲：

他們被迫登記，只是願意保衛馬來亞，抵抗一切真正的外來侵略；

他們不願意被派至北婆鎮壓正在爭取自由的兄弟；

他們不願意為英殖民主義者的「亞洲人打亞洲人」政策效勞；

他們堅決反對英軍駐紮在馬來亞土地上，破壞我國主權完整和獨立的地位，他們要求成立一支真正由馬來亞人民組成的軍隊，取代英國侵略軍，担任馬來亞的國防；

他們誠懇呼吁馬菲印三國在「亞洲事務由亞洲人解決」精神及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解決三國之間存在的爭端；

他們要求一切外國軍隊退出北婆地區，讓北婆人民實現民族自決的願望。

左派力量今後還要繼續爭取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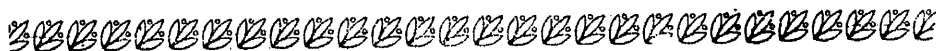
些心聲的實現，繼續暴露反動派的登記陰謀，反對鎮壓北婆的政策。

在人民表明不願意去北婆打戰的情況下，反動派的陰謀就不容易得逞。它必須考慮到人民的情緒和由此可能引起的後果。

3. 反動派如果還是一意孤行，不尊重人民的願望，強迫人民打戰，就必然把自己放在和人民為敵的地位，則反動派的實質就全部暴露，人民在面臨生死存亡關頭的時候，必然要丟掉幻想，堅決起來保障他們的切身利益。左翼力量也必然要站在人民的最前頭，領導人民起來鬥爭。

#### (五)

所以，左派在當前鬥爭條件下採取「在抗議情況下被迫登記」是唯一確實可行的鬥爭路線。這並沒有違反左派反對“國民服務登記”陰謀的立場。種種對於這條路線的指責，都是不符合實際的。



### ● 有關“國民服務登記”問題 學習提綱 ●

(一) 主張“有原則登記”的基本論點是什麼？

(A) 群眾的覺悟問題

(B) 各地左翼政黨聯合鬥爭問題（全部與局部問題）

(C) 反動派的鎮壓與鬥爭的高潮問題

(D) 鬥爭的階段性（登記階段與徵兵階段）

(二) 認為應“杯葛登記”的基本論點是什麼？

(A) 原則與立場問題

(B) 其他小提綱為(一)項

(三) 杯葛‘登記’與‘有原則登記’的不同在那里？策略上的不同？還是原則上的不同？“有原則登記”的錯誤在那里？

# 有關「退出大馬」口號問題

## 星洲人民應走道路

### 解散大馬、退出大馬

★ 本文錄自廠商工聯 1965 年 3 月 8 日出版之會訊。

大馬是一項新殖民主義的產物。在大馬中，新加坡是最受欺凌和遭受苦難最多的一個地區。隨着大馬內外交困的處境日益嚴重，新加坡所遭受到的欺凌和苦難也就一天天的加多，一天天的加重。因此，群眾在痛定思痛之餘，都在思索着新加坡的出路問題，新加坡應該何去何從的問題。

#### 錯誤的看法

在這樣的時刻，一方面是因為多少嘗到了作繭自縛、自作自受的苦頭，另一方面又為了轉移人民的憤激視線，行動黨居然也在同聯盟的幾個公開鬥爭回合中，以及私下散播的謠言中，把李光耀裝扮成了「新加坡救星」、「新加坡英雄」的角色。因此，在一些較落后的群眾中，多少存在着依靠李光耀的行動黨來爭取新加坡出路的幻想；有人甚至連「行動黨將宣佈退出大馬」的謠言也借以為真。

這種看法是不對的。這種看法把行動黨的反動本質美化了，也誇大了行動黨在當前政治環境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 行動黨已是國內外右翼反動集團的另一副統治工具

行動黨的叛變人民，是它投靠國內外右翼反動集團的重要標誌。叛變以來，它仍然沿着這條投靠國內外右翼反動集團的道路繼續滑下去。所以，它已經實實在在的是國內外右翼反動集團的一個組成部份，它已經道道地地的成了國內外右翼反動集

團的另一副統治工具。這項判斷，可以從行動黨的政治路線（投靠帝國主義和國內外反動集團，出賣人民權益、搞大馬、破壞民族獨立運動的進一步發展、鎮壓左派等）和經濟政策（依賴外資、改良欺騙、製造虛假繁榮等）以及其他各種政策和措施中清楚地看出，更可以從行動黨的寡頭們因升官而發了大財，已經不再是中小資產階級人物的事實中得到說明。

#### 不能把行動黨看成是開明的、明智的、可以成為新加坡人民的救星

在當前大馬的內外交困的處境極其嚴重的時刻，繼續鎮壓本地區的進步力量、繼續為大馬的不被粉碎而極力掙扎，是國內外右翼反動集團的共同利益。在這最重要的一點上，行動黨跟聯盟之間是沒有什麼根本不同的。所以，它們都同樣是反動派，同樣是國內外右翼反動集團的統治工具；要說有不同的話，只是這一副統治工具和那一副統治工具之間的不同，只是右翼反動集團的左手和右手的不同。由於它們各自都是有不同的帝國主

義壟斷資本集團做為后台老板的（各種跡象顯示：行動黨較忠實於英帝國主義，聯盟開始有親美的趨向；但這還不是穩定的，截然分開的），更由於它們本身又有爭權奪利，排擠反排擠、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所以，它們之間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有時甚至表現得很激烈、很突出。但是，我們只能把它們之間的這種矛盾和鬥爭，看成是反動派內部的矛盾和鬥爭，而絕不能因為它們之間的鬥爭，而把行動黨看成是開明的、明智的，可以成為新加坡人民的救星。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和立場的問題。

#### 聯盟政權將不能允許行動黨發展下去

此外，當我們結合着局勢發展的總趨勢來估計行動黨的前途的時候，我們將會看到行動黨的前途是非常黯淡的，是非常可悲的。

當然，行動黨這種標榜着社會改良的右傾機會主義政黨之所以是沒有前途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左派運動的不斷強大和對它不斷進行無情的暴露和打擊。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在當前的政治環境裡，行動黨之所以是沒有前途的，另一項更直接的因素還在於局勢的發展規定了聯盟政權將不能允許它發展下去。

隨着大馬地區的各項基本矛盾的尖銳發展，反大馬的力量將日益壯大，聯盟政權的處境將越來越困難。這是局勢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在這種情況下，聯盟政權

為了維持它搖搖欲墜的統治寶座一定要極力進行一切的掙扎，把各個地區的各個方面的重要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實行軍事獨裁和法西斯統治，是必然的結局。到時，標榜社會改良的行動黨對於聯盟統治集團來說，不但多餘的，而且是碍手碍脚的累贅，聯盟將把它排擠到最微不足道的位置上去。

## 行動黨的改良主義沒有存在的餘地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事情也一樣的清楚。社會改良主義只有在國庫充裕的情況下才能暫時得逞；否則就沒有社會改良主義存在和發展的土壤。在馬來西亞中的新加坡今後會有繁榮的日子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以及陳修信的警告：「馬來西亞國庫充裕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都是問題的正確答案。隨着東南亞革命風暴的大爆發，隨着本地區各項基本矛盾的尖銳化，反大馬鬥爭迅速發展的時候，尤其是馬來亞本土的反大馬鬥爭跨進了另一新階段的時候，馬來西亞政權一定要經濟破產，債台高築。到時，標榜改良主義的行動黨將沒有存在的餘地。

只有左派運動才是

## 新加坡人民所可以信賴和可以依靠的力量

所以無論是從行動黨的本質來看，或者是從行動黨的前途來看，它都絕對不可能是我們新加坡人民的救星，它都絕對不可能給我們新加坡人民帶來出路和翻身。

只有左派運動才是新加坡人民所可以信賴和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大馬之前，左派運動向人民揭露了大馬的新殖民主義的本質，向人民預言了大馬所必將帶來的千災萬難。大馬成立一年多以來的現實情況，完全証明了左派運動當時的這項揭露和預言，是千真萬確的，一點也沒有講錯。

## 新加坡人民應走的道路

現在，一方面因為群眾有了被大馬危害的切身經驗，另一方面因為新加坡在大馬中被欺凌被侮辱的本質已昭然若揭，群眾都在思索着新加坡應該何去何從的問題。

所以，新加坡的左派運動，應該掌握時機，在過去的基础上進一步檢討什麼是星洲人民應走的正確道路；得出一致的結論，然後廣泛地在群眾中宣傳這種主張，實

徹這條道路。

作為新加坡左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我們願意在這方面努力作出一點貢獻。現在先提出以下幾個要點來進行探討：

(1) 以「解散大馬、退出大馬」做為鬥爭口號。

(2) 聯合一切進步階層的人民積極開展一切足以削弱和打擊大馬反動統治的群眾性鬥爭。

(3) 退出大馬後，廢除新馬假合併白皮書，由人民選出一個真正代表新加坡人民的、擁有完全的內部自主權力的新加坡政府，負責領導新加坡人民爭取在平等基礎上的星馬真正統一；在統一未實現之前，這個政府是唯一有權管理新加坡人民事務的政府。

(4) 所有外軍從北婆及星馬撤退，讓北婆人民自己成立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

(5) 爭取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在無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馬印雙方直接談判，在談判中以尊重北婆及新加坡民族自決為基礎，尋求解決方案。（和談之聲又響了，左派運動應該把這當做一個鬥爭回合，開展暴露和孤立反動派的鬥爭）。

## 為反對帝國主義，解散大馬，奮勇前進

★ 本文錄自廠商工聯 1965 年 3 月 15 日出版之會訊。

「三八」節，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發表了一篇文章，除開着重地分析了行動黨前途黯淡之外，還初步地提出了新加坡人民應走道路的五點意見。綜合起來說，這五點意見給新加坡人民指出了這樣一條應走的道路：解散大馬、退出大馬、成立一個擁有完全自主權的新加坡政府，爭取星馬的真正復歸統一。

仔細地研究了「秘書處」的五點意見之後，對於這五點意見的較為具體的內容，我們得出了以下的理解。

以「解散大馬、退出大馬」作為中心的政治口號，是極其恰當的、正確的，因為它已經準確地概括了本地

區人民的共同鬥爭任務和新加坡人民的具體鬥爭任務。「解散大馬」是星、馬、北婆地區人民當前最重要的共同鬥爭任務，我們新加坡人民必須堅決地承担起這項共同的鬥爭任務，給予北婆及

聯合邦人民的鬥爭有力的支援和鼓舞；「退出大馬」，就是我們新加坡人民，從自己的角度上，結合着新加坡在大馬中遭受百般欺凌和迫害的具體情況，所應該而且必要提出的、有利於完成「

解散大馬！這一共同任務的中心口號。

從現在來看，發展的進程最大的可能性是這樣的：北婆人民通過鬥爭，取得完全獨立自主的權利，是「解散大馬」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北婆獨立之時，也就是大馬被解散之日。但是，到那時，聯合邦反動勢力也一定要繼續把「假合併白皮書」，強加在我們新加坡人民頭上。因此，到那時，爭取「撕毀假合併白皮書」、爭取「完整的自主權」，就成了新加坡人民最突出的鬥爭目標了。

在大馬被解散之後，爭取馬六甲、柔佛、雪蘭莪、聯邦歸統一的、民主的、自由的、完全獨立的馬來亞，仍然是我們新加坡人民以及聯合邦人民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鬥爭目標。這是我們堅定不渝的始終一貫的基本立場。

這一項鬥爭目標，是符合於星馬人民的共同意志的，也符合於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所以，對於它的必然實現，我們是完全有信心。然而，同樣清楚的是，這並不是新加坡退出大馬之後，馬上就可以實現的。所以，在過渡時期里，由新

加坡人民自己產生一個擁有完整的自主權的政府，就是至為必要的了。

着重的提出「擁有完整的自主權」這一點，在自從本馬強硬實施以來，新加坡人民政治主權、經濟主權、財政主權以及軍事主權等等完全喪失殆盡，從而日益嚴重地遭受欺凌和迫害的情況下，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擁有完整的自主權」的具體內容，從政治方面來說，跟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人民必須有完全的參政權，人民的代表必須有完整的立法權，人民必須享有完全的言論、組織、出版、集會、信仰等自由權，人民必須有完全的基本人權，工運、農運、學運、婦運等各種社會運動必須在民主的氣氛下獲得發展，無條件恢復被扣禁的反殖愛國志士的人身自由……等等。

從經濟方面來說，「完整的自主權」，意味着新加坡人民有完整的權利來自行決定經濟政策，包括反對外資或至少是限制外資的發展，扶助民族工商業，擺脫帝國主義壟斷、建立同新興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平等互

利的貿易關係，建立同印尼的友好關係、恢復星印的正常貿易，允許對新加坡經濟發展有利的銀行存在等基本經濟政策。

從財政方面來說，「完整的自主權」，意味着跟現在在大馬中的新加坡財政政策任由中央擺佈，要圓就圓要扁就扁的情況完全相反，新加坡要抽什麼稅，不抽什麼稅，完全由新加坡人民自己決定；新加坡的財政收支完全由新加坡人民自己控制，而不是40%，60%的任由別人搶走。

從軍事方面來說，新加坡人民必須有權反對一切外國駐軍和外國軍事基地。

這必須指出：迫使行動黨政府辭職、以向新加坡全體人民謝罪，是新加坡人民走這條道路的一個必要條件。

總之，「秘書處」的五點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實際的、恰當的。左派運動的各個戰線，應該以團結的願望出發，熱烈討論，努力補充，力求豐富。讓我們團結在一個中心口號下，為反對帝國主義，「解散大馬」，奮勇前進吧！

## 「退出大馬」——一個錯誤的口號

★ 本文曾載於陣綫報120期。

### 前言

「退出馬來西亞」的口號乃工會內的一些同志所建議，並在一九六五年二月首次公開提出來。自此以後，數間工會的會訊以至黨內一個支部所出版的一個刊物上，曾出現了一些文章。所有這些文章都試圖解釋及為這個口號辯護，目前這個口號已經擴展為：「解散馬來西亞，退出馬來西亞」。結果，在整個左翼運動內及新加坡的公眾人士中，都廣泛地討論這一新的口號了。

對於這個口號，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一致決定表示意見。我們認為，「退出馬來西亞」是一個誤導性、不實際的口號。我們建議，我們依據基本原則對此「退出馬來西亞」口號的初步分析，將有助於同志們及其他人士，更好地認識這一口號及其實在的意義。

這個初步的分析，非欲答覆那些為這新口號辯護的所有文章。在較後的時間，我們將會更進一步及更全面地答覆這些文章，並將批評那些支持此不正確新口號者所提出之所有不正確論點。

（陣綫報112期（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出版）報導：一九六

五年一月卅日假廠商工聯所舉行的為紀念被英國、聯盟及行動黨法西斯政府所拘禁的同志們和朋友們的大會上，工會的一位代表曾說：「在反對『馬來西亞』的鬥爭中，我們必須隨時掌握鬥爭的有利條件。對馬來西亞帶來嚴重軍備戰、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等災難，其基本的解決方法是，新加坡須先退出馬來西亞，爭取人民的真正自主權……這必然地會得到其他三邦人民的全力支持，因為四邦的人民都共同反對『馬來西亞』要求解散馬來西亞」（第四版第一欄）這種看法正確嗎？我們說它是不正確的！

讓我們問如下幾個問題：提出

“退出馬來西亞”這一新口號者希望爭取到什麼？假使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會瓦解嗎？答案是否定的。新加坡人民是否能通過退出“大馬”來得到真正的獨立？答案也是否定的。這樣作能解除新加坡人民目前所蒙受的苦難嗎？答案仍是否定者。那麼“退出馬來西亞”如何能基本地解決這些問題？讓我們進一步分析這些問題。

## “退出馬來西亞”不一定會瓦解“馬來西亞”

(二)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不一定會瓦解“馬來西亞”。

起先，“馬來西亞”原擬由五邦組成。1962年12月汶萊起義後，汶萊沒有加入。然而，“馬來西亞”於1963年9月16日被成立了：這是英帝國主義者違反人民意願對它強加在人民頭上者。

試問：如果英國能在過去不以五邦而以四邦成立“馬來西亞”，今天，有什麼證據顯示，“馬來西亞”不會保留為一個由三邦組成的“馬來西亞”？我們必須瞭解到，帝國主義者將訴諸各種詭計和欺騙，以達到他們窮兇極惡的目的，我們對於他們應不再存有任何幻想。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並不一定意味着“馬來西亞”的瓦解。新加坡或許可退出，但“馬來西亞”將可能以稍為改變了的形式繼續存在，如果這個口號的提出是作為達到瓦解“馬來西亞”的一項“策略”行動，那麼，這個所謂“策略”將不能成功。

## “退出馬來西亞”不會帶給新加坡真正的獨立

(三)“退出馬來西亞”不會帶給新加坡真正的獨立，而它是可能通過其在新加坡的傀儡李光耀來統治我們的（目前英國通過吉隆坡的代理人來統治我們）。在形式上會有改變，但是在內容上卻沒有絲毫的變更，這是換湯不換藥的變更。英國的權力繼續存在。通過“馬來西亞”，英帝“合而治之”。若新加坡從“馬來西亞”退出，英帝只不過是同種採用人已存在的“分而治之”的殖民主義政策而已。新加坡人民不會得到什麼好處，而人民的權利與自由仍繼續被剝奪。

因此，“退出馬來西亞”的口

號，只有讓英國用新的詭計來欺騙人民，以假的“通過退出馬來西亞得到獨立”來替代假的“通過合併達到獨立”罷了！二者同是欺詐！

## “退出馬來西亞”無法減輕人民的災難

(四)“退出馬來西亞”未必就能減少新加坡人民的痛苦或北婆及聯邦人民的痛苦。

首先，印尼對抗將否因此而即刻解除並沒有保證。由於英國仍將繼續控制星洲，而在全印尼及東南亞反帝運動是正處在高漲的階段，因此，看來印尼是不會全面鬆懈對星洲的對抗。

其次，作為一個新殖民地，新加坡人民將無法依照新加坡人民自己的利益來發展其民族經濟。目前的情況，即幾乎完全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的情況，將繼續保存。結果，人民的痛苦也將繼續存在，它不會減少，而且將繼續增加！

## 不实际的口號

### 不能解決新加坡当前的困难

(五)從所有這些，我們可以看出，如果這個口號的提出，是希望它可以導致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所面對的問題的解決，那我們以上的分析証明，這口號並不能導致這些問題的解決。新加坡的“退出馬來西亞”，未必會瓦解“馬來西亞”；它不會帶給我們真正的獨立；它不會消除人民的痛苦。因此，“退出馬來西亞”並不是問題的解決辦法。可以肯定，它不是問題的基本解決辦法。因此，這個口號是不實際的。它只有鼓勵人民對帝國主義者產生幻想。

## 這個口號的弊端

(六)試問：這一口號的好處及壞處在那裡呢？我們說它沒有好處，一切所謂“策略”上的好處都是幻想的，相反地，如果我們採用這一口號，將會有嚴重的壞處及不利的後果。

這一口號的壞處及有害的影響是些什麼呢？

1. 最有害的影響是，它轉移人民爭取一個統一、獨立、民主的、沒有外軍駐紮及沒有外國控制的馬來亞這一迫切政治目標，這一目標

是馬來亞（聯邦及新加坡）人民在過去20年來所不斷奮鬥者。

2. 它誤導人民走進一條沒有出路的錯誤途徑。它造成了我們將得到獨立的幻想，而實際上我們並不能達到。所以，它只有混淆及蒙蔽群眾，最終，使他們對左翼的領導失去信心。

3. 因此，這口號並不服務於人民的利益，而只服務於英殖民主義者的利益。它也將服務於李光耀的利益，李光耀有能已經正在準備提出這一口號來面對一個他所估計的，行動黨與巫統之間的矛盾將尖銳化的局面。

由於生活痛苦及苛捐什稅，很多人，尤其是商人，目前已充份認識到“馬來西亞”並不能帶給新加坡任何好處，這是一個事實。在很多人看來，“退出馬來西亞”好像是他們所面對的難題的一個解決法。但是，正如我們以上所分析者，“退出馬來西亞”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它肯定地不會服務於人民的長遠利益。

不，“退出馬來西亞”不是新加坡人民目前所面對的基本解決辦法。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不是“退出馬來西亞”而是組織及動員群眾來粉碎“馬來西亞”；不是企求一個欺騙性的自主的或“獨立”的新加坡，而是堅決鬥爭，推翻英帝及其在本地的代理人和傀儡，爭取一個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

## 這口號的其他有害影響

(七)“退出馬來西亞”的口號在其他方面也是有影響的。

1. 它基本上否定了“馬來西亞”，“退出”這個字眼意味着“不喜歡”及被動地不願加入“馬來西亞”。它沒有包含堅決反“馬來西亞”的意思，也沒有包含瓦解和摧毀“馬來西亞”的願望和決心的意義。不是一個堅決反對“馬來西亞”的號召。

2. 相反地，它預示：一個“獨立的新加坡”與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肩並肩地在所謂“和平共存”中互相妥協。因此，它並沒有在思想上鼓起人民堅決反抗帝國主義的，事實上，它起着抑制鬥爭的作用。因此，它並不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

3. 這口號含有本位主義、不關心聯合邦的兄弟姐妹、及不團結支持北婆人民意味。

如果我們“退出馬來西亞”，我們只是基本上照顧星洲人民而不是整個馬來亞以及北婆人民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能期望其他三邦的人民對於不實際的這個偽會主義的口號給予全力支持呢？顯然地，這個口號沒有幫助反“馬來西亞”及反帝的鬥爭。

### ① 這是一項“策略”嗎？

(八) 有些人或許會辯駁說：“退出大馬”是一項“策略”。這口號既不能有助於促進我們堅決粉碎大馬等號，它又如何能成爲一項策略呢？很明顯地，它不是策略。它是一個錯誤的想法，一個違反原則的錯誤。這個“策略”只替反動派的利益而非人民的利益服務。

一些人在應用這個“策略”的時候，可能沒有看到他們在實際上正有意無意地幫助帝國主義阻礙歷史的前進，挫折我們爲自由而進行的長期和艱苦的鬥爭！當今東南亞人民正在覺醒及民族解放鬥爭正如火如荼地開展的時候，當亞非新與力量正齊聲要粉碎“馬來西亞”的時候，提出一條只能導致死路、壓制正在高漲的人民反帝情緒、以及削弱爭取自由及獨立的鬥爭的路線，是很錯誤的。

### 不要存有幻想

(九) 一位現實主義者能否這樣期望：即僅僅由於我們要求獨立，頑固的英帝國主義者就會放棄新加坡而給新加坡真正的獨立嗎？威爾遜不是說過英國不會放棄新加坡嗎？1948年英國在星馬實行分而治之，1963年成立“馬來西亞”以合而治之，這一切都是企圖保證它能繼續統治本地區！因此，除非我們進行堅決的鬥爭，切實地迫使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和傀儡滾出歷史舞台，否則我們將無法得到真正的獨立。因此，我們必須不存有幻想。

有些人可能會辯解說：行動黨也有可能提出這一口號。所以，左翼先發制人，讓我們將死行動黨是重要的。讓我們假定，左翼先提出“退出大馬”，行動黨接着跟隨提出，那麼，這將如何保證人民一定支持社陣而不支持行動黨？這些人必須及時停止幻想。試問：這難道不會讓擁有國家宣傳機構的行動黨自稱：即使是左翼也在“退出大馬”問題上贊同行動黨的意見，這樣豈不是協助行動黨來欺騙人民？在這種情況下，左翼豈不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地步嗎？那時，左翼是否要些什麼？自食其言嗎？

### 小結

(十) 讓我們重申：“退出大馬”的口號是不實際的，它誤導和混淆人民轉移人民對於正確的鬥爭前景的視線而走入歧途，助長人民的幻想，壓制人民的反帝熱情，削弱人民的反帝鬥爭。最終的分析是它協助帝國主義者繼續奴役人民！肯定的它不是“策略”。它違背了基本的原則！

### 公佈這一口號的嚴重錯誤

(十一) 在此提出一個警惕，並非不恰當，提出一個預示改變左翼的有歷史性的目標的口號——一個獨立、民主、統一、社會主義的馬來亞的口號，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而不是一個小決定。這是影響到千千萬萬人的問題，不是影響一小部份人的問題。它影響到整個左翼運動，不是單幾個人。必須考慮到，目前反動派控制了一切宣傳機構，因此在提出一個給群眾接受的口號前，必須通過充份討論和協商一致。在充份討論和協商一致前，即公開向群眾提出這一口號，只會混淆人民，因而犯了嚴重的錯誤。

提出“退出大馬”這一誤導性

和錯誤的口號已經錯了，在會議上向一大群人貫徹這一口號是更錯了，將它刊登在陣線報上更是不對的。那些犯了這嚴重錯誤的人，今後應加倍小心，他們不應無意地幫助帝國主義者奴役人民的企圖。

### 正確的口號是什麼呢？

(十二) 正確的口號不是“退出馬來西亞”。正確的口號必須包含以下的具體內容：

1. 粉碎“馬來西亞”；
2. 赶走帝國主義者（英美）及其本地代理人 and 爪牙；
3. 支持北婆人民的解放鬥爭；
4. 爭取星馬真正統一

因此，我們號召“全馬人民團結一致”，讓我們團結起來，爲粉碎“馬來西亞”、赶走外國帝國主義者（英美）及其本地的反動爪牙、支持北婆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爭取一個包括新加坡和聯合邦的統一的、獨立的、民主的馬來亞而鬥爭！

左翼運動團結萬歲！

# 黨六月四日政策聲明

★ 本文曾載於陣綫報 128 期。

(一) 馬來亞方面，實現真正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釋放所有政治被拘者；恢復人民基本權利；一切外軍及外國基地完全撤除。

(二) 北婆方面，立即停火；一切外軍及馬來亞軍隊撤出北婆；由北婆人民自決。

自從違反人民意願的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被強加在人民頭上以來，事實已越來越明顯地証明，它不能給人民帶來絲毫的好處，相反地，却使人民蒙受更多的苦難。獨立、繁榮、幸福、快樂、和平等美麗的謊言，早已成了泡影。

我們早已指出，造成今天這一切不幸和痛苦，帝國主義者和聯盟行動黨是魁首，[馬來西亞]是禍根。因此，必須粉碎“馬來西亞”，赶走帝國主義者及其傀儡，才能根本解決人民目前的痛苦。

基於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反殖反帝的立場，我黨曾通過國會議員，在國會提出解決目前危機的建議，並且於昨日，再度發表聲明，重申黨對時局問題的主張：

(一)馬來亞方面，我們要實現一個真正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

（包括新加坡），釋放所有政治被拘者；一切政治活動正常化；恢復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學習及旅行等權利和自由。

廢除侵犯國家領土完整及被用為侵略本地區新興勢力的所有外國軍隊和軍事基地。

(二)在北婆方面，立即停火並從北婆撤出所有外國軍隊，即英、澳、紐、印尼及馬來亞軍隊，馬來亞軍隊不應為維護在東南亞的英新殖民主義而在北婆作戰。

我們支持北婆人民進行自決的

權利，北婆的前途應由北婆人民自己決定，外國勢力不得干預。撤除了外國軍隊，將使本地區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得以解除，東南亞國際間的緊張將因此而鬆懈，對本地區和平的威脅亦將會解除，而馬來亞與印尼之間的問題將能和平地解決。

這是光榮地達成和平的正確道路。只有這樣，被全體人民所共享的繁榮才會跟著到來。到那時，馬來亞的人民將能不分膚色、種族或宗教，緊緊地團結一致，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



## ● 有關“退出大馬”口號問題學習提綱 ●

(一)主張「退出“大馬”」口號者的主要論點是什麼？

(A)是「解散“大馬”」的一項策略

(B)對反動派採取「先發制人、搶先一步」，對群眾展開積極領導（新加坡受“大馬”災難最深）

(C)爭取新加坡更大自主權，打擊與削弱反動派勢力

(二)「退出“大馬”」口號的錯誤在那里？

(A)是不是一項瓦解“大馬”的策略？

(B)怎樣正確引導群眾的不滿“大馬”情緒？

(C)怎樣看待反動派的新安排？它會不會對人民有利？

(三)「粉碎“大馬”」與「退出“大馬”」的精神實質有何不同？將出現怎樣的不同的鬥爭結果？

# 有關統一戰綫問題

## 關於統一戰綫問題

★ 本文摘錄黨主席李紹祖醫生一九六五年九月廿六日在廠商工聯會之演詞，該篇文章曾刊載於我黨同年十月十四日第九期之黨訊上。

### (一) 統一戰綫是什麼

統一戰綫就是一個在反對共同敵人，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本地代理人和傀儡鬥爭中，有着共同利益的廣泛陣綫。各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共同利益是統一戰綫內部團結的基礎。

爲了打敗共同敵人，打敗英美帝國主義，取得勝利，我們必須努力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綫，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反帝力量，實行一條可以把群眾動員到反對英美帝國主義鬥爭中來的政策。統一戰綫是爲工農階級和人民的迫切要求服務的，它使我們集中力量採取共同的行動，來實現我們的迫切和具體的任務。它擴大和加強了反帝力量，孤立和削弱敵人的力量。

### (二) 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

要組成一個反帝的統一戰綫，就必須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而在我們同其他階級和階層的反帝力量的關係，我們必須遵循“求同存異”的原則。

什麼是可以團結的力量呢？

工人和農民是最受壓迫的階級，他們是要求團結和進步改革的最基本的群眾。他們和一切城市和鄉村的勞苦大眾聯合起來。他們在統一戰綫內部，作爲基本的聯盟，在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的鬥爭中，他們是最堅強的群眾鬥爭的核心。

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有要求進步改革的願望，但是，他們的立場不十分堅定。但他們比較接近工農階級，可以被緊密地團結到工農聯盟的核心力量中來。

民族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隊伍里的大多數。他們動搖不定，他們和工人有着矛盾，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參加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鬥爭。

大資產階級在華僑中只佔一小撮人而已。他們佔有和控制了相當大部份本國的經濟，他們勾結，並且完全依靠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他們和大地主，外國壟斷資本勾結在一起，壓迫和剝削廣大人民。

如果保守的頑固份子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就跟他們團結，如果他們反社陣、反人民黨、反左派，我們則反對和孤立他們。

根據以上的分析，問題就非常明顯了，統一戰綫必須以工農聯盟爲核心，並爲工農聯盟的利益服務。只有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工人階級才能和其他非工人群眾結成聯盟。所以統一戰綫就有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包括小販、小商人，知識份子等）和民族資本家。他們都是一切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

所謂“一切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意味着這些力量，必須都是準備參加反帝的鬥爭。除非他們準備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否則，就不可能成爲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

• 如果他們不準備反對英美帝國主義，他們也當然不是反帝力量的一部份，也當然不可能成爲“可以團結的力量”的一部份，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成爲統一戰綫隊伍中的一員。

### (三) 原則性的聯盟

(甲)由於各不同集團內部的複雜階級矛盾，所以，我們必須在統一戰綫的隊伍里採用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我們團結各個不同階級和階層是爲了促進反對英美帝國主義或共同敵人的鬥爭。我們要站穩原則立場，反對動搖不定和落後思想，以及一切有害團結和鬥爭的行動，我們必須盡力把他們爭取過來，雖然，他們只不過是動搖不定和暫時性的聯盟。這樣，我們就充分地利用了敵人的內部矛盾，贏得多數，反對少數，孤立敵人。

(乙)但是，必須強調，我們團結的目的是爲了向英美帝國主義或共同敵人作鬥爭；因此，如果我們的政策，沒有完全被其他階級和階層所接受，我們甚至還可以調整一些政策，來容納其他階級和階層，使之不妨礙反對英美帝國主義鬥爭或共同敵人的總目標。我們只能團結一切反帝力量，而不是毫無目的，毫無原則地和一切不同的階級和階層聯合起來。換言之，我們不是爲團結而團結，爲統戰而統戰。我們是爲反對英美帝國主義而團結，我們團結是爲了，動員群眾，喚醒群眾，集中力量打倒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家。否則，統一戰綫就不可能持久，而且失去其意義。只有依靠鬥爭，統一戰綫才能生存。

(丙)當不同階級和階層不能完全一致同意反帝鬥爭中的一切問題時，也是可以在特殊的迫切要求和具體問題上組成統一戰綫的，例如，釋放政治被扣者問題，救濟失業和恢復與印尼貿易問題，支持越南人民問題，反核子武器問題，保衛世界和平問題，反國民服務登記問題，反征稅問題等等。

在特定的具體問題上，在統一戰綫內部堅持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還是有必要的。我們不能放棄原則性的立場。我們要充份利用主要敵人和那些做爲我們暫時的同盟軍之間的矛盾。我們稍微可以調整我們的政策，使我們在具體問題上的聯合行動不會受到挫敗。所以，在進行統一戰綫的工作時，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性。我們必須確信，統一戰綫是真正爲了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家，也是爲了捍衛人民的基本利益的聯合鬥爭。

(丁)在統一戰綫內部實行“求同存異”，和進行喚醒，動員和組織群眾，一起參加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鬥爭，以及其他在馬來亞的反英美帝國主義的具體任務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忽視，黨的基本原則，和我們統一戰綫中的獨立性和主動性。我們必須保持我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這樣，我們才不至於迷失方向，

才不會違背基本原則，也同時才能根據我們政綱，貫徹我們的任務。這樣，我們才能做到在統一陣綫隊伍中，又團結，又保持獨立自主。這樣，我們才能堅持在統一陣綫中領導，把鬥爭引導到真正的方向，在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取得更迅速和廣泛的進展。這樣，我們又有鬥爭，又有盟友。這樣，我們也就幫忙和促進了進步力量，提高其他階級和階層的覺悟，並把他們爭取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同時又保證自己不致降格。

總的來說，我們都是希望發展和加強進步力量，在鬥爭中擴大人民的力量，因為，只有依靠鬥爭，統一陣綫才會得到加強。我們要盡一切可能把民族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爭取過來。但是，在這同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因此而放棄工農聯盟核心的基本利益。我們不能讓民族資產階級搶奪工農聯盟在統一陣綫中的領導地位。否則，我們就將在統一陣綫的名義下成了右傾尾巴主義，和投降主義。那麼將鼓勵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和資產階級隊伍中的反左派的宗派主義。這樣，群眾就會受模糊和誤導，以致更容易上帝國主義的欺騙宣傳的當。

#### (四)小 結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將一切可以團結的反帝力量，組成一個統一陣綫，是爲了喚醒群眾，組織群眾和動員群眾，以求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的具體任務中，採取聯合行動和聯合鬥爭。由於，統一陣綫內部階級矛盾的複雜性和動搖性份子的存在，我們就必須保證，統一陣綫的領導權一定要握在工農核心（以政黨爲代表）的手中，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的方針。無原則的團結，一定要犯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尾巴主義的錯誤。

這些都是指導統一陣綫工作的若干主要原則。近來，有人對黨作了一些指責，說我們太過呆板，不懂得靈活性，說我們提出過“左”的政策，過“左”的口號，說我們嚇跑了可能聯合的力量，使自己在群眾中孤立起來，故此，我們在工作上犯到了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嚴重錯誤。

這些指責是正確的嗎？不！這些都不是正確的。

#### (五)關門主義和靈活性

如果立場太呆板，“過左”，以及犯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的話，當然是錯誤的。遵循原則時，沒有靈活性，就是教條主義。這樣，我們就會失去在統一陣綫中發揮領導權的機會。因此，在堅持原則立場時，還必須要在統一陣綫工作上保持靈活性。我們必須做有利的讓步和妥協，我們必須把群眾的基本利益和局部利益接合起來。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要有高度的機巧和能夠充分掌握當前的政治局勢。

無原則性的靈活是錯誤的，是純粹的機會主義。超越原則的讓步和妥協，在立場上模糊不清，都是混淆群眾的做法。

如何運用我們正確的靈活性呢？答案是一切政策和策略的改變，都必須以黨的基本立場作爲尺度和標準。所謂“靈活性”是不應違背黨的基本立場和不能夠違反最多數人民謀求最大利益而鬥爭的大原則的。

如果我們始終都站穩這個立場，堅持這個準則，我們就絕不是什麼過“左”，或“關門主義”或“宗派主

義”或“命令主義”或“冒險主義”。例如，在杯葛國民服務登記的問題上，我們也曾被指爲過“左”而且說群眾接受不來這個杯葛號召。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在近十三萬名適齡青年中，只有五萬名青年去登記（李光耀和杜進才都說只有五萬名去登記）。這個數目，有力地證明，杯葛登記的號召並沒有使群眾接受不來，也完全不不是過“左”。

同樣的，在“粉碎大馬”的口號問題上亦是如此。這個口號完全符合黨的基本立場的精神實質，也符合爲最大多數的人謀取最大利益的原則。它同時也配合時代的精神一致。所以，它是我們今天鬥爭的正確口號。當然，群眾是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覺悟的，開始時總會有些人可能不認爲這個口號是可以接受得來的，但是，群眾將會漸漸地了解它，接受它，甚至積極地貫徹它。

當某些人的覺悟不很高，不能接受一個正確的口號，當然，我們應該盡力尋求另一個可以被接受的口號，同樣好的精神實質不變的口號。但是，如果暫時找不到一個同樣好的口號，我們就應該繼續採用這個現成的口號。我們絕不應放棄正確的口號，或者等到它被接受時才採用。這是一種消極的態度。相反的，我們應當積極地教育群眾，啓發群眾，使他們充份理解這個口號的

正確性和必要性，並且接受這個口號，採用它，甚至貫徹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其他階級和階層的覺悟，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也不致於改變自己的本質。

我們不應忘記，左派的諸多口號，如“把英美帝國主義從馬來亞掃除出去”“打倒英美帝國主義”等等，開始時可能顯得不很實際，和極端。但是，它們是能被群眾所接受的。關於“粉碎大馬”這個口號的問題上，我們並不反對其他在意義上和精神上與此完全一致的口號，如“擊垮大馬”“瓦解大馬”，“摧毀大馬”。但是，在我們同意另一個更好或同樣好的口號之前，我們不應該放棄“粉碎大馬”這個正確的口號；如果我們堅持原則，如果我們相信群眾，盡一切可能教育群眾，如果我們不願犯右傾機會主義和尾巴主義的錯誤，我們當然是不應被指爲“宗派主義”，“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或“過左”的。

讓我談談在政黨的統一陣綫工作吧！

#### (六)和其他政黨搞統一戰綫

我們黨和其他政黨搞統一陣綫時，絕不能隨隨便便毫無目的。我們必須遵循一貫的原則。此外，我們還必須分析參加統一陣綫的組織的階級本質，其政治路線，其組織特性，以及其社會成分。當領導層採取共同聯合行動時，我們也應該在組織基層上採取共同聯合行動。這樣，我們就能團結採取共同的鬥爭，就能教育和提高其他政治集團的政治覺悟。

(甲)我們能和人民行動黨搞統一陣綫嗎？

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是極端反動的，他們徹頭徹尾地依賴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行動黨的上層領導完全控制了整個黨。行動黨的一部份下層成員可能是進步吧，但是行動黨的整個政治路線是親英美帝國主義，反對進步和反人民的。經驗告訴我們，行動黨上層領導的自私和反動本質，決定了他們不惜一切地出賣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這一點，搞假合併和“大馬”就是一個實例。今天他們也仍舊是如此。無數的反殖愛國志士仍繼續被扣留着，有者已達九年之久，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和

自由被剝奪殆盡。

行動黨善於利用欺騙性的宣傳來欺騙老百姓。但是，基本上，他們的立場與我們的立場是誓不兩立的。例如，行動黨上層領導勾結英美帝國主義來鎮壓人民，而我們却是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和爭取人民的自由。行動黨上層領導要基地繼續留在星加坡和保衛“馬來西亞”，我們却要除去基地和粉碎“大馬”。行動黨上層領導無理逮捕反殖愛國人士，我們却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扣者。行動黨上層領導和人民之間相距太遠了，我們又如何能與行動黨搞統一陣綫呢？

某些人說，行動黨可能會走不結盟的亞非政策，所以，如果聯盟政府阻礙行動黨推行其不結盟政策時，我們應該和行動黨建立統一陣綫。我們認為，行動黨可以大唱不結盟的調子，甚至[威脅]英美帝國主義。但是，其行動却是一百巴仙的親帝國主義。最近發生的事件又再証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不應該對行動黨抱有什麼幻想。行動黨不是，也不可能成為我們反英美帝國主義鬥爭的一個同盟，儘管李光耀玩弄所謂“二十四小時內令基地撤除和美國中央諜報局故事的花言巧語。非常明显，我們不能同行動黨“求同存異”。行動黨只能是我們鬥爭的對象。這也就是我們在一切文章，演講和談

話里把行動黨和英美帝國主義者列在一起的原因。

## (2) 我們能同人民統一黨搞統一陣綫嗎？

如果要說是可能或不可能的話，我們說是可能的，但是，對於只是想利用左派來達到自己自私目的的政治機會主義者，我們是應該要格外小心的。人民統一黨在一九六三年星加坡突然的大選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最近人民統一黨的文告，事實上就是對我們的正確政策的無情打擊，這顯示我們和統一黨之間的統一陣綫的基礎也是微乎其微的。

## (3) 同其他政黨的關係

一九六三年，我們曾設法在星加坡組成一個反“大馬”的統一陣綫。結果，我們不能成功，因為我們找不到共同點。有些政黨基本上，不是要反“馬來西亞”，而只是熱中於別的東西。

我們過去有同馬來亞社陣（勞工黨和人民黨），星洲人民黨，和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組成統一陣綫，目前，我們還是繼續保持密切的聯絡，也希望能進一步加強我們之間的聯繫。然而，我們在工作上也碰到了困難。

# 關於統一戰綫幾個問題

★ 本文錄自新加坡人民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黨訊。

真正的左派同右傾機會主義進行着尖銳爭論的問題之一，是關於民族民主統一戰綫的組織、原則和策略。對於這個問題，真正的左派和右傾機會主義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存在着嚴重的分歧和差異。在這裡，我們打算對於有關統一戰綫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闡述，並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在這些問題上的錯誤。

## 什麼是統一戰綫

統一戰綫，這是無產階級為了取得革命的勝利，為了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擊階級敵人和民族敵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組成的政治聯盟。

只有一個階級或一個政黨，就無所謂統一戰綫。統一戰綫的前提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階級或政黨的合作或聯盟。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基本的觀點。基於這一點，統一戰綫就必須是有聯合，又有鬥爭，必須有統一性，但參加統一戰綫的各個階級或黨派又保存各自的獨立性。如果失去了獨立性，各階級、各黨派混一起來，只剩下了一個階級、一個黨派，那末，統一戰綫也就不存在了。比如叫無產階級去同資產階級混同起來，叫無產階級政黨去迎合、屈從資產階級政黨，那末，統一戰綫也就不可能存在。

在統一戰綫中，統一性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獨立性是从屬的，但又是不能缺少的，不能抹煞的。特別是無產階級必須堅持自己在統一戰綫內的獨立性，爭取並鞏固自己對統一戰綫的革命的領導。

統一戰綫的建立和維持，必須有一個為參加統一戰綫的各階級、各黨派所共同接受、共同遵守的綱領。這個共同綱領必須是不違反無產階級的利益和革命原則，而是有利於革命力量的壯大，有利無產階級的。為了爭取同盟者，當然要做一定的退步，這種退步應當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是有原則的靈活性，而不能是無原則的妥協。對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說，這種不違反原則的退步是一種策略，是為了更好的一躍而後退。

有了共同的綱領，並不能算統一戰綫的確立，更重要的是大家要遵守、要實行這個綱領。有了共同綱領，即使是看來很好的綱領，但是有某個階級、某個政黨不遵守，不實行，那末，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它就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甚至不惜把它清除出統一戰綫之外。在客觀上是資產階級和反动勢力的工具的機會主義政黨，它們沒有什麼反帝反殖積極性，也根本不算什麼進步、民主黨派，它們標榜反帝反殖，標榜進步和革命，全是騙人的，它們為了欺騙人民，騙取人民的信任，也可以接受某種進步的統一戰綫的共同綱領，然

而，只有那些在政治上完全幼稚无知的人才会轻信它们，认为它们会反帝反殖、有进步性。其实，机会主义政党从来就是厚颜无耻说大话的，它们什么都可以标榜，什么社会主义啦、反帝反殖啦，只要能够欺骗群众，它们就敢标榜。然而，这只是标榜而已，在实际行动上，你是找不到它们有半点社会主义、反帝反殖的蛛丝马迹的。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服务的机会主义政党口头上接受了进步的統一战綫的共同綱領，但是，它根本不遵守、不实行，也从来不算遵守和实行，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們根本就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政党搞統战的前提，实际上也等於沒有共同的綱領，沒有合作和联盟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左派是不会同机会主义政党搞統一战綫的，更不会同它們搞什么政治联盟；发展什么“全面合作”了。当然，如果左翼政党本身已在蜕化变质，同机会主义政党的差别越来越小，臭味相投，物以类聚，当然就一拍即合，可以大搞其所谓的“統一战綫”了。（左翼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对統一战綫的錯誤論点和有害行动，我們於另一节前析）

### 統一战綫的主要規律

要使統一战綫得以确立，並成为推动革命发展的有力武器，就必须按照統一战綫的主要幾条規律和策略原則去办事。

統一战綫的規律，不仅表明了統一战綫的組成、內容、而且也表明了統一战綫的存在与发展的主要条件。这些規律是：第一、由於帝国主义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的民族压迫，这是我国的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以及勾結帝国主义的封建势力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我們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象，是我国人民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同这些反动势力有矛盾。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在特定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定的反帝反殖积极性，能参加民族民主統一战綫。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經濟上是軟弱的，（在經濟上是軟弱的），在政治上是动摇的，他們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往往有千絲万縷的联系，他們是剝削阶级，同劳动人民有阶级矛盾，当无产阶级力量壮大时，他們会恐惧，当无产阶级遭到鎮压时，他們会倒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我国近幾年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因此，民族民主統一战綫的成員不是始終如一的，而是有变化，有調整的。有些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当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統一战綫时，我們应当爭取之，不爭取，那就会犯关门主义的錯誤；当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可能

参加統一战綫时（通常是由於它倒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們就不能牺牲原則而同民族资产阶级搞統战，否則，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錯誤。

第二、帝国主义（在我国，过去是以英帝为主，今後，极大的可能是以美帝为主），封建势力和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受帝国主义豢养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从来是革命的对象，民族民主革命，要革的就是这些阶级的命。我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历来是主要地为英帝国主义服务和所豢养的。我国马来亚（包括星加坡）的具体情况同旧中国有些不同。旧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作为后台老板的（例如在国民党的統治集团内部，蒋介石是亲英美帝国主义的，而汪精卫、何应钦则是亲日派）。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尖锐化，发生大火拼时，在革命的矛头主要地指向某一个帝国主义时，屬於别的帝国主义系統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参加反对某个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就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消极地进行了抗日）。我們马来亚（包括星加坡），历来是英帝国主义独霸的殖民地，而不是各个帝国主义爭夺和瓜分的殖民地（旧中国就是这样），目前，也还没有出現各个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尖锐化和大火拼的局面，如果有，那也主要是英美两个帝国主义之間的取代与反取代、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渗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过高地估計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斗争。

第三、无产阶级应同农民結成坚固的联盟。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民族民主統一战綫的基本力量。无产阶级应当成为統一战綫的领导者，这是保証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的根本条件。如果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而是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就往往带有动摇、軟弱的性质，往往半途而廢，即使能成功，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劳动人民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並非許多民族民主运动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情况都是这样。而印度尼西亚目前的局势，也是一个血的历史經驗，說明无产阶级把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权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裡，这是多么重要。

第四、城市小资产阶级遭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沉重压迫，他們有反帝革命性，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应包括在統一战綫之内。

民族民主統一战綫，必須包括两个联盟。首要的是工农联盟，其次是工农群众同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工农联盟是一切劳动人民的联盟，是統一战綫的基础。无产阶级要取得民族民主运

動的領導權並確保之，取決於無產階級能不能把广大的農民發動起來，樹立對農民群眾的領導。如果農民沒有革命化，如果工農聯盟沒有建立起來，如果工人階級不能建立對農民的領導，那末，民族民主統一戰綫或者是建立不起，或者是建立起來而不廣泛，沒有強大的力量，很快就瓦解。農民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沒有農民參加，是不可能取得最後徹底的勝利的。所有這一切，都被亞非拉各國的革命鬥爭經驗所證明，也被我國的民族民主運動的經驗所證明。

### 在統一戰綫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

在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左翼內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在統一戰綫問題上發表了許多錯誤的言論，進行了一些有害的活動，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們同極端投機的機會主義政黨搞“聯盟”，搞“全面合作”上。

機會主義政黨和投機政客，不管他們標榜的是什麼，是“社會主義”也好，是“反帝反殖”也好，總之，他們在客觀上是為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服務的，他們的立場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機會主義政黨的存在，起着粉飾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的作用，起着轉移人民的視線、把人民從革命道路上拉到改良主義道路上的反動作用。這就非常有利於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而不利於真正左派團結與教育人民。機會主義政黨和投機政客也喊社會主義、喊反帝反殖的口號，但他們口是心非，存心要欺騙群眾，騙取群眾的信任。一旦他們上台執政，就馬上露出原形，公開維護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瘋狂向人民和進步力量進攻。一九五七年以後的人民行動黨和李光耀之流就是這樣的。聯合邦的人民進步黨也將是這樣的。

我們不否認，在策略上要善於利用敵人和反動陣營的每一個縫隙，給自己尋找廣泛的盟友。但這裡的原則和條件是要在客觀上有利於反帝反殖事業，有利於革命，不能由於這種同盟與合作（即使是暫時的同盟與合作）而模糊了真正左派同反動的機會主義的政黨和政客的組織界限和思想界限。同時，這樣的同盟與合作不能限制真正的左派在群眾中進行革命的宣傳教育活動，不能限制真正的左派組織工農群眾，發展工農運動的活動；這樣的同盟和合作還應當是有利於真正的左派去爭取反動的、機會主義政黨和政客影響下的人民群眾。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如果這種同盟與合作是不利於反帝反殖，而有利於機會主義政黨和政客欺騙人民並擴大其影響

的話，那末，誰去搞這種同盟與合作就是犧牲原則，就是實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綫。

今天，有人藉口“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藉口“策略的靈活性”，而同反動的、機會主義的政黨搞聯合陣綫，“搞全面合作”，而完全違反了上述正確的原則，無視統一戰綫的基本規律和條件。這是必須揭露和批判的。

大家知道，“馬來西亞”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是美英帝國主義一手製造出來的。對“馬來西亞”採取什麼態度，是支持它還是反對它，是接受它還是拒絕它，這從來是個原則問題，而不是什麼策略問題。反對“馬來西亞”，就是反對新殖民主義，就是反帝反殖。你是真的反帝反殖，你就一定反對“馬來西亞”。你支持“馬來西亞”，就是支持新殖民主義，就是支持美英帝國主義的“合而治之”的陰謀，也就談不上反帝反殖。對於不反帝不反殖，反而在實際上支持殖民主義的政黨和政客，我們真正的左派能同他們搞什麼“統戰”嗎？如果能夠的話，那末，反殖反帝這個原則還用得着嗎？因此，反對“馬來西亞”的左翼是不能同支持“馬來西亞”的右翼搞什麼“同盟”，發展什麼“合作”的。

但是，有些人對乎生來一副與眾不同的特殊感覺器官，他們從支持“馬來西亞”的機會主義政客的身上，突然聞到了“反帝反殖”的“氣味”，馬上同他們搞起合作來，還公佈了一個堂而皇之的“共同綱領”。綱領也提出了反帝反殖的口號，但是，却不反對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這種反帝反殖的立場，真令人不敢領教。前面我們曾說過，如果沒有遵守、沒有實行綱領，那麼，綱領再好，也還是騙人的空話，還是一紙空文。現在，有誰看到機會主義政黨同左翼政黨搞了“聯合陣綫”之後，實行反帝反殖呢？

今天，同反動的、機會主義的政黨搞“聯合陣綫”已引起嚴重的後果：第一、它模糊了左翼政黨和機會主義政黨的界綫，第二、它有助於機會主義政黨欺騙人民

群眾，擴大其影響，第三、引起和加深了左翼政黨內部的思想分歧，起了分化左翼的作用。所有這些後果，都應當由左翼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人負責。因為事情是他們搞出來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新情況，使這些左翼政黨的領導人熱衷於同機會主義的政黨和反動政客大搞合作呢？是機會主義政黨轉變了過來，變得左了，變得要反帝反殖了嗎？還是原來是左派的人自己轉變過去，變得右了，變得不積極、不徹底反帝反殖了呢？看來，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對於這種變化，對於反對黨組織“聯合陣綫”，

东姑一拉查集团公开拍手叫好，表示欢迎，这应该不是“表错情”吧！这应该说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幹了对联盟政权有利的事，否则，联盟政权头子就不会大表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一方面对于反动的、机会主义的政党“亲如手足”，“称兄道弟”，甚至公开出来为他们拉票和吹捧；另一方面，对于坚持革命立场的真正左派则口诛笔伐，排挤打击，公然压制等等。他们对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最根本问题——建立工农联盟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却奢谈什么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十分可笑和十足的虚伪。试问，你不去团结和发动广大的劳苦大众，你脱离他们，不尊重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依靠他们，哪里有资格谈什么“广泛的统一战线”呢？有的，也只能是极其狭隘的、一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份子所搞的大杂烩，而绝不是什么反帝反殖统一战线。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居心和政治面貌了。

真正的左派必须同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线，必须坚持自己的正确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了建立统一战线，不能牺牲原则，不能投机取巧。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为了建立广泛的而不是狭隘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我们要大力发展工农的力量，要竭尽所能，进行建立工农联盟的艰巨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的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争取民族民主运动的最後胜利！

## 勞工黨與進步黨的「聯合陣線」

★ 本文摘錄自勞工黨柔州分黨一九六六年三月廿日之黨訊。

敬愛的星大社會主義俱樂部

秘書長先生：

本月十七日拜讀您在星加坡陣線報上致給我的公開信後，對於您對勞工黨的關懷、友善和珍貴的批評，我衷心地感激，並且也很珍惜這份兄弟般的深厚友誼。然而，對於您所表達的某種程度的誤會和疑慮，我委實有向您澄清的必要。

深信您會同意，當我們對任何問題作出任何正確的判斷之前，首先必須對問題進行詳細、系統的和周密的調查研究，詳細地佔有材料，看準問題的性質，分析問題的全部過程，找出事物的聯繫，然後才做綜合和判斷，由這樣的綜合和判斷所得到的結論，才可能保證「真實」和「正確」。也許由於您只得到不完全甚至被「歪曲」的報導和資料，以至令您對我黨的作為感到不必要的震驚，對此，我感到遺憾和抱歉。對於已經引起某些誤會的重大問題，我很樂意以簡要的方式加以澄清，以釋疑慮，敬祈亮察。

### (A) 有關「馬來亞社陣分裂問題」

倘若有人把馬來亞社陣分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勞工黨是不符合事實真相的，是不公正的。馬社陣是人民黨和勞工黨的聯合機構（國民議會黨在後期雖然加入，但，自其中央領導者被捕後已處於名存實亡

的狀態），因為某種複雜的因素，自去年二、一三人民黨領袖如哈斯諾、達朱丁和那沙崙等同志被捕後，我們曾在六五年五月至十月間嘗試召開三次社陣中央理事會，但，都因人民黨代表沒有出席而流會，接著人民黨在十二月代表大會正式宣佈退出社陣。勞工黨曾作出種種努力以避免人民黨片面退出社陣的局面之出現，但終歸失敗。同時，國民議會黨的幾位領導同志，因某些原因認為如要有效地進入農村工作，就必須和勞工黨分手。在這種情況下，社陣的繼續存在已是不可能的（因社陣必須要有兩個黨以上才能成立）。這是為什麼社陣會分裂和不復存在的簡單扼要的真實情況。

社陣的分裂是一件壞事，可說是聯盟分裂社陣的陰謀的勝利。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失敗」裡頭或將又孕育着勝利的種子，在將來可能變成好事。如果我們虛心地總結過去八年來社陣鬥爭的經驗

，便可發覺一些重要的成績和缺點。人民黨和勞工黨組成的社陣擁護着工農的聯盟。沒有人會否認工農聯盟是戰勝帝國主義及其同盟者的事實和真理。我們在這樣的組織形式底下工作了八年。兩黨經過艱苦的搏鬥是有取得一定的成績，在全國的反對黨中成為唯一的全國性的政治機構，但殘酷的客觀現實是：我們在農村中可說是毫無建樹，廣大的落後農村完全為巫統和國教黨瓜分和霸佔着。根據我們的分析，除了客觀條件種種的阻礙之外，主觀上人民黨和勞工黨的相結合亦是人民黨難以進入農村的主要阻礙因素之一，反過來說，人民黨的退出社陣，為她向農村「進軍」提供了某種程度的可能性，比起她留在社陣內來得更為有利。

### (B) 有關勞工黨在市鎮地區嘗試推動聯合陣線問題

在這問題上，我們遭遇到黨外諸多的質疑，但是也有善意的批評。在此我將勞工黨中央對這問題的看法向您提出，請您耐心的聽取我們的意見，然後希望您能以兄弟般愛護的態度再向我們提出寶貴的具體的建議和批評，我們將會感到溫暖和感激。

相信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左翼工作者都會同意團結全人口八十巴仙以上的人民大眾，組成一個浩浩蕩蕩的反帝統一陣綫是打敗帝國主義及其從僕最有效的保證。歷史告訴我們，各國人民反帝反對建所走過的道路，所用過的組織形式，一般上都是先以工農團結為基礎，然後在這一個最可靠的聯盟的基礎上再進行建立團結非勞動人民的第二個聯盟。但是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它不同的歷史根源和社會背景，因而形成了各別的國內特殊情況和特殊的社會性質，本國最突出的特點是佔人口48%的巫族，他們分佈在廣大落後的農村里，而非巫族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却分佈在市鎮、新村、膠園和礦場里（半封建的生活方式和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同時存在着），加上風習習慣、宗教、語言、教育背景的差異，和帝國主義的長期分而治之政策所影響，使形成極其敏感和濃厚的種族猜忌和互相排斥的實際現象。社陣八年來雖是具有工農團結的形式，但在馬來農民群眾中所獲得的實際效果是可以說微乎其微，一方面可能由於社陣的主觀努力不夠，群眾工作方法不好，但却不能抹殺上述客觀存在的特點。有些好心的朋友認為應該堅持先組成鞏固的工農聯盟，然後才可進行聯合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第二個的聯盟，程序不容顛倒。但社陣八年來實際的實踐經驗證明這條典型道路和先工農後其他的程序在馬來亞特殊的現階段暫時是行不通。（理由在社陣分家裏已提過）雖然我們絕對同意工農的聯盟是統一陣綫的成功和勝利的必要和不可缺少的核心，但是不一定要死板板地非先建立工農團結的基礎不可。既然人民黨的退出社陣以致使社陣瓦解不是勞工黨單方的努力可以阻止。社陣分裂後，我們面對的客觀情況起了一定的變化，我們面對一個新局面。我們認為：在人民黨到農村去打天下的同時，勞工黨是可以而且必須在非農村地區進行爭取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工作而努力，嘗試組織鬆弛的，半穩固的聯合陣綫。勞工黨一路來是在主要的和非主要的敵人，和各種各樣的直接進攻和圍剿中求生存、求發展地成長起來的，所以對主要的敵人，間接的敵人及機會主義政黨的實質，力量和各目內部的矛盾比那些沒有直接參與此斗争的人士會擁有比較多和比較

確實的情報及資料，比較了解其中個別的內容，這是事實。另一方面，反動派無所不用其極，運用龐大的宣傳機器在廣大人民群眾當中，極盡污蔑我黨的能事，把黨逼到被動和孤立的位置上去。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堅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英雄氣概固然是最起碼的條件，但要從被動的地位擺脫出來，又要發展進步的力量，爭取中間力量，是極其困難和艱巨的工作。我們分析和估計了當前具體的情況，分清主要的敵人和目前暫時的非主要敵人，利用其中的矛盾，爭取其最弱的一環，反對，孤立圍剿以期逐漸擊破這個英帝的幫兇。

我們對進步黨的本質及其歷史並非一無所知，同時了解其在團結中與華凡那之間的矛盾，和它要我們合作的內在原因和動機。現在進步黨已同意在我們提出的四個低級綱領範圍內合作，這四條綱領包含着兩條基本任務，那就是（一）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的民族獨立國家，（二）爭取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這是符合現階段的民族民主運動的基本任務。並無違反或放棄我黨一路來的原則立場。有人在沒有完全了解全部情況，沒有擁有全部的資料，單從表面看問題，或單方面得到不完整的“了解”，便指責勞工黨「無原則」地和機會政黨搞聯合，用這樣輕率的態度來指責正在艱苦奮鬥中的兄弟黨是不是正確的態度？我記得一位名人曾堅持在他黨內實行一條原則，那就是“沒有調查，便沒有發言權”，相信您會同意這條原則對所有左派工作者都應把它當作“座右銘”，應該據此原則來處理問題。對任何問題和事物，沒有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沒有佔有全面的資料，就不免會犯上片面看問題，根據這種片面的看法下的結論亦當然不可能是正確的，根據這種判斷就馬上指責兄弟黨，就會給人一種態度輕率之印象，如果勞工黨放棄反帝反大馬的立場，來迎合人民大眾願意看到反對黨大團結的真誠願望，而參加反動的圍剿，那麼勞工黨就是典型的右傾投降主義者了。我要問，今日勞工黨和進步黨合作的四條低級綱領有那一條是違反了勞工黨的立場和原則？我們認為，在反帝的民族民主斗争的整個過程中，一切的階級斗争包括党派斗

争和民族斗争的關係都必須服從反帝的利益。所以我們宣稱，不論任何政黨團體，只要服從那四條低級綱領都可以加入我黨所創的聯合陣綫。在這前提下，我們不害怕，也不反對和具有反動性，機會性的政黨團體和個人接觸和合作，因為這些政黨和團體仍暫時掌握住相當數量的人民群眾包括各階級和各階層，正因為相信和支持他們的人民群眾仍受資產階級民主的偏見所影響，所以我們要同他們又聯合又斗争中發揮我們的積極性，表現有預見，逐漸幫助維護他們的人民大眾看清真象，最後爭取人民走過反帝統一陣綫里來。

我們正剛剛開始展開這種工作，還在面對着聯盟政府和圍剿的夾攻，這種嘗試也許會成功，同時也有失敗的可能，今後仍要看我黨主觀的能力去應付每一個階段的變化，他們都要把我黨逼回到孤立被動的地位上去，他們都要極力破壞我黨的努力，我們是否應首先擊毀圍剿一方面更依賴我黨是否能自覺地能動地迅速地發揮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另一方面我黨也需要左派陣營里的了解和他支持，而不是誤解和攻擊。

您信中說「勞工黨與人民進步黨可組成任何可成的聯合之說是難以置信的，因為人民進步黨一直就是反動的“馬來西亞”“圍剿”的一部分」。但是歷史上記載着中國國民黨在進行了十年的你死我活的浴血戰爭，付出了幾十萬生命的犧牲之後，在共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的威脅，而進行了國共合作的反日統一戰綫，這是難以置信的，但畢竟是事實，是歷史。今日兩起的民族解放統一陣綫中的大主教和喇嘛徒亦曾進行過流血的斗争，但如面對共同的敵人面前也在統一戰綫中共同反美，也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但是又是活生生的事實。在這里我希望任何同志和朋友能提出更具體可行的建議，怎樣才真正走到人民大眾中去，怎樣爭取廣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尤其是受英文的知識分子）的具體方法和實際步驟，我黨一定以非尋常的誠懇態度來傾聽和吸收一切良好可行的寶貴建議並將付之實行。那種口講爭取群眾、聯系群眾、相信群眾，但在實際工作中輕視落後群眾，走的孤家寡人路線的實踐，是我們不敢也不認同的。

# 高舉反帝反右傾機會主義旗幟奮勇前進

★ 本文摘錄自黨訊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第十五期文章。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星加坡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就有關解散社陣，向人民進步黨搞「聯合陣綫」和承認星洲的「獨立」問題，致公開信（見陣綫報一六九期）詢問馬來亞勞工黨總秘書魏利煌醫生，魏醫生也於三月廿日公開答覆有關問題（見陣綫報一七二，一七三期）

在此，我們得衷心感謝星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同志的拋磚，我們也得感謝魏醫生的「引玉」。經過這麼一往一來，一問一答，人們總算對勞工黨領導最近以來的錯誤政策，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對勞工黨領導的逐步走向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魏醫生以長篇的答覆，企圖達到以下的結論（認論）：（一）在馬來亞（當我們提到馬來亞時，意即聯邦加上星洲）的特殊情況，搞「聯合陣綫」不必「死板板」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二）搞「聯合陣綫」「是要孤立“匪總”」；（三）社陣的解散，不是勞工黨的責任；（四）勞工黨不是一國之政府，所以承認和不承認星洲「獨立」並不是中心主要的問題。為此，他舉出好多張冠李戴牛頭不對馬嘴的例子作辯護。

經過細心地拜讀了魏醫生的答覆和調查研究實際情況之後，我們認為這是篇自我暴露，自相矛盾，歪曲事實的答覆。更客觀和嚴格地說，這是篇形而上學，具體表現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觀點的文章。對這篇具有反面教育的文章，每位左派幹部必須研究，並提出客觀和嚴格的批判。現在，讓我們就有關問題，加以客觀的分析。

## （一）全世界人民對 統一戰綫的歷史經驗

歷史向來是最有說服力的。全世界人民的鬥爭經驗告訴我們，左翼在兇惡的，外強中乾的帝國主義侵略者面前必須高舉民族解放旗幟，以統一戰綫這一武器，團結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眾和一切反帝愛國人士，以便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反帝力量，組成反帝民族統一戰綫，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削弱全民族的主要共同敵人，以便更有利於全面開展民族民主解放鬥爭。

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左翼在統一戰綫中，必須堅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領導權。由於參加統一戰綫的各階級之間存在着階級矛盾，左翼必須採取正確的政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左翼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在發展進步勢力，壯大人民反帝力量方面。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和加強統一戰綫。也就是說，在統一戰綫內部，左翼應該堅持原則立場，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原則，否則，任何統戰都是假的，有害無益的。

各國人民的鬥爭歷史經驗也再告訴我們，在民族民主解放鬥爭中，統一戰綫必須包括兩個聯盟。首先是工農聯盟，其次是工農同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

他非勞動人民的聯盟。在任何情況下，必須堅持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結成第二聯盟，才有可能結成有效的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綫，才有可能勝利地展開民族民主解放鬥爭。一旦背離了這個以工農聯盟為主，其他為輔的基本原則，一切的“統一戰綫”也全是假的，不可靠的。以上所提的，是全世界人民以鮮血換來的寶貴經驗。

## （二）這是篇完整的，危害性的 右傾機會主義哲學觀點

對於統一戰綫問題，雖然魏醫生也不得不提到：「各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所走過的道路，所用過組織形式，一般上都是以工農團結為基礎，然後在這一個可靠的聯盟的基礎上再進行團結非勞動人民的第二個聯盟」。這話沒錯，本來就是這樣。然而，魏醫生接著說：「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不同的歷史根源和社會背景，因而形成了各別的國家內特殊情況和特殊的社會性質」。這是替他拋棄工農聯盟鋪平道路，打掩護。在馬來亞，“特殊情況”和“特殊的社會性質”是什麼呢？魏醫生舉出了「佔人口48%的巫族分佈在廣大落後的農村里，而非巫族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却分部在市鎮，新村，膠園和錫礦里，加上風俗習慣、宗教、語言、教育背景的差異和帝國主義的長期分而治之所影響……」。因此，魏醫生說，在馬來亞「不一定要死板板地非先建立工農團結的基礎不可」。有關這點，他舉出了社陣成立「八年來實際的實踐經驗證明這條典型道路和先工農後其他的程序在馬來亞特殊的現階段暫時是行不通的」。所以，社陣解散後，「勞工黨是可以而且必須在城市地區進行爭取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工作而努力，嘗試組織鬆懈的，半穩固的聯合陣綫」。搞「聯合陣綫」來幹什麼呢？他指出了是要「反對、孤立“匪總”以期逐漸擊破這個英帝的幫兇」。這是魏醫生供出了他那套完整的，危害性的右傾機會主義哲學觀點。

## （三）任何拋棄“聯合陣綫”無須以 工农為基礎就是背叛民族民主 解放鬥

我們完全不能苟同魏醫生這種自相矛盾和形而上學的觀點。他以「特殊情況」為借口，否定了任何統一戰綫必須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篡改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真理，導致最終放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他的這種右傾機會主義觀點，（反動派在左派內部散播的反動言論），是同星洲廠商工聯會訊第廿五期「捍衛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的作者，同出於一種右傾思想觀點。

一切統一戰綫必須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這是全世界

被壓迫民族和被剝削階級的先進者所確定，並在各國人民鬥爭實踐中所印証的。依據這個原則，好多國家人民用統一戰綫這一武器勝利地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並開始步入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例如中國，朝鮮，越南等。亞非拉人民也依據這個原則，高舉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偉大旗幟，組成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綫，向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並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現在的越南南方。

衆所周知，今天馬來亞人民仍然是處在新殖民主義和半封建的血腥統治下。我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廉價原料供應地和高價推售工業品的市場。不是個工業國家，工人階級還是佔全人口的少數，絕大部份是農民群眾，因而確定了馬來亞人民要獲得真正自由民主，實現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只能先通過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先實現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後社會主義的馬來亞，而工農聯盟就是條紅綫貫串着整個歷史階段。也就是說，馬來亞人民要獲得徹底解放，必須在工人階級的思想指導下，先同農民組成穩固可靠的聯盟，然後再在這基礎上，盡力同其他階級組成反帝民族統一戰綫，有效地推展民族民主革命。

現在，魏醫生以「特殊情况」爲「由」替他的統一戰綫「不必以工農爲基礎打掩護」，以「死板板」爲「據」，爲他違背民族民主革命作辯解。依照他的觀點，那些堅持「先工農後其他」的人，是「死板板」，是「教條主義」，是「關門主義」，是「送武器給敵人」，是「孤家寡人」等等。事實又是什麼呢？事實是那些堅持先工農後其他的人的觀點，已証明是正確，並將繼續証明是正確的。亞非拉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不是有力的証明這一點嗎？到目前爲止，魏醫生還不能，也不可能向人們指出世界上有哪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不必「先工農後其他」而贏得勝利的。他所指的中國的國共合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爲例，簡直是對中國人民和越南人民的侮辱、張冠李戴，牛頭不對馬嘴的謬論，對這一點，下面我們將較詳細的論述。

#### 反動

依照魏醫生的可以「先工農後其他」的思想觀點，只能出現兩種極端的傾向：一是左傾冒險主義，二是右傾機會主義。表現左傾冒險主義方面的，是自以爲左派無須依靠廣大的農民群眾，就可以單獨依靠少數的工人階級在城市發動革命武裝鬥爭，取得全民族的解放，今天某些勞工黨領導卻沒有這種傾向，因爲他們的拋棄農民群眾，並不是急於發動城市革命武裝鬥爭，而是必須同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人民進步黨搞「統戰」，显然的，這是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它的具體表現是犧牲工農的根本利益拋棄左翼搞統戰的堅持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堅持領導權、堅持又團結，又鬥爭的原則，而變成被領導（進步黨隨賣吉隆坡的三八反美示威遊行），爲「聯合」不鬥爭。這是滅左派威風，長機會主義志氣的體現。這就是一切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創造性」和「靈活性」。魏醫生認爲既然「先工農後其他」是「死板板」。那麼，非工農，先其他，才是「活潑潑」。也就是說，馬來亞人民，不必經過民族民主革命，就可以達到「社會主義」，民族民主革命已經是「過時」了。可以通過選票，實現「社會主義」。這類的奇跡，在歷史上，我們尚未見過，而魏醫生也拿不出例子來。這或許是他們的所謂「創造歷史」吧。

我們要勸告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你們這樣幹下去，只能碰得頭破血流。如果你們自己堅持要碰下去，我們可沒法子，但要誤導人民去碰，那就不行。事實是再清楚不過的，任何否定「聯合陣綫」必須以工農爲基礎的觀點和作法，就是要人民放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這是完全背離了馬來亞左翼運動的最低戰略目標，犧牲馬來亞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擺在魏醫生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究竟他要不要民族民主解放鬥爭？要不要人民擺脫外來殖民統治？如果是要，那麼，請他別再自作聰明，任意篡改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原則，必須立即糾正錯誤，回到一切統一戰綫必須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原則上來，否則，只能暴露他是假左翼份子，有意幫帝國主義和本地的反動派奴役人民群眾，其過錯是無可寬恕的。結果，只能落得像歷史上的一切右傾機會主義者一樣，最終被捕進歷史垃圾堆。

### （四）統一戰綫必須是最大限度地 孤立和削弱主要的共同敵人

前面說過，任何統一戰綫的組成，旨在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削弱主要的共同敵人，替工農群眾服務。不然的話，任何的所謂「統一戰綫」將是毫無意義的。打蛇要打蛇頭，搞統戰要打主要敵人。今天，擺在馬來亞人民面前的主要敵人是誰呢？當然的，是英美帝國主義和其本地的代理人阿都拉曼李光耀集團。更具體地說是新殖民產物「馬來西亞」，也就是說必須反「大馬」。可是，勞工黨和進步黨所搞的「聯合陣綫」却不是要反「大馬」，也不是要反英美帝國主義。要它來幹什麼？根據魏醫生自己的話，是要「反對孤立團結」。雖然魏醫生的文章中也談到「分析和估計了當前的具體的情況，分清主要的敵人和暫時的非主要敵人，利用其中的矛盾，爭取其最弱的一環」。可是他們所搞的「統戰」却不是要對付主要敵人，爭取利用最弱的一環來解決主要的矛盾——主要敵人，而是要利用「團結」的成員來反對「團結」。從各方面看來，「團結」並不是當前馬來亞人民的主要敵人，它只不過是還沒有佔統治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的傀儡。如果魏醫生等所搞的「統戰」是要利用親「大馬」的「團結」成員來反「大馬」，那就正確，可是，實踐却完全不是這樣。實際上，親「大馬」的「團結」成員是不可能反「大馬」的。

自從組成「聯合陣綫」以來，進步黨不但反「大馬」，而且也不反「團結」，相反的，它同「團結」的關係，依然那麼的密切。進步黨的頭子說：「聯合陣綫」的「四點綱領」並沒違反「團結」的目標，並要求把其他反對黨也拉進來。林建壽也公開說：「聯合陣綫」不反「團結」。那麼，搞「聯合陣綫」作什麼呢？最近陳志勤醫生在一個「反對黨在馬來西亞國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座談中，清楚的提了出來，他說：「勞工黨同進步黨搞「聯合陣綫」是要使反對黨在「國會」中能扮演積極的角色」。理論和實踐說明了陳醫生道出了真情。一個反殖的進步政黨，怎麼能夠只爲了區區在有名無實的「國會」中扮演積極角色而違反了它的原則立場，降低黨格呢？這豈不是將廣大的群眾奉送給反動派，這究竟是誰「送武器給敵人」？難道他的所謂不要做「孤家寡人」，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嗎？在他的門戶開放和不「死板板」的政策下，被請進來的却是一批牛鬼蛇神，

這不是犧牲馬來亞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是什麼？人民要嚴正地對這批反動派在左派內部的代理人（右傾機會主義者）說：我們寧可堅持「死板板」的工農聯盟，絕不要這批牛鬼蛇神。

### （五）左派的低級綱領是粉碎

### 新殖民產物「馬來西亞」

### 和爭取實現統一的馬來亞

有關所謂四點“低級綱領”，魏醫生得意忘形地說：「現在進步黨已同意在我們提出的“四個低級綱領”範圍內合作，這四條綱領包含着兩條基本任務，那就是（一）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的民族獨立國家，（二）爭取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並宣稱：「只要服從那“四條低級綱領”都可以加入我黨所創的“聯合陣綫”！又假惺惺地說「要同他們又聯合又爭鬥中發揮我們的積極性」等等。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首先，我們必須確認和重申的是，一路來，馬來亞的左翼運動的最低綱領，只有一個，就是爭取實現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數十年來，馬來亞的左翼運動，無數的先烈們，為實現這最低綱領，向英殖民主義者和本地的反動派展開了長期、曲折針鋒相對的鬥爭並犧牲了無數愛國者的性命。這是早在勞工黨成立之前，早在魏醫生出來參與和領導勞工黨之前，這最低綱領，早就已經有了的。今天，我們只不過是承繼數十年前，先烈們尚未完成的歷史任務，把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堅決進行到底，把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和其代理人掃出馬來亞的政治舞台。這項最低綱領是任何人也篡改不得的，誰違背了這最低綱領，誰就是客觀實質上出賣人民群眾，背叛了整個左翼運動葬送了民族民主革命，只能是幫帝國主義者企圖阻止歷史的前進。

當前，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目標仍然未變。馬來亞人民若要實現最低綱領——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首先，必須打垮我們的主要敵人和其走狗集團。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打倒英美帝國主義和東姑李光耀及今後可能出現的傀儡集團。我們的具體任務是粉碎“馬來西亞”。因為“馬來西亞”的徹底粉碎或瓦解，意味着英美帝國主義和其走狗集團的被人民力量掃出政治舞台，實現真正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接着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馬來亞——高級綱領。因此，粉碎“馬來西亞”也就是形成了當前馬來亞左翼的最低綱領。更恰當和更具體地說，馬來亞左翼運動的最低綱領，應該是，而且必須是粉碎新殖民產物“馬來西亞”和爭取實現統一民主的馬來亞。

今天，勞、進兩黨的“聯合陣綫”的所謂“四點低級綱領”却沒有這些基本的東西。它並不是建立在左翼最低綱領的基礎之上。而是拋棄了左翼長期以來的最低綱領——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同進步黨大搞沒有基礎的“聯合陣綫”。在它們的“四點低級綱領”里，對爭取統一的馬來亞的原則立場，隻字未提，勞工黨領導已把左翼的最低戰略目標或最低綱領，一股腦兒地拋進汪洋大海，接受“既成事實”帝國主義搞出來的產物“馬來西亞”和假“獨立”的星洲，而指出反“大馬”即違反“憲法”來嚇唬人，甚至說出：「當星洲“退出大馬”而人民歡欣鼓舞的時刻，你們的聲明却喊着要爭取星馬復興統一，真使人聽了吐口水」的荒唐謬論。有關北婆問題，“最低綱領”中的“讓北婆人民自決”，這

到底是怎樣的自決法呢？是不是在外軍包括馬來亞軍隊仍駐在北婆、北婆的反殖愛國志士仍繼續拘禁、人民沒有一切基本民主權力、在所謂聯合國或其他形式主持的情況下的“自決投票”呢？如果是在這種形勢下，那豈不是幫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要懲制欺騙嗎？軟化和轉移北婆人民的鬥爭視線嗎？很明顯的，在所謂“四點低級綱領”中，並沒有明確的指出它們是反「大馬」的，因而，這種所謂自決，將不是對英帝“馬來西亞”不利的自決，相反的，只能是反動派面臨極端困難的時候，搞出來的詭計，而這沒有明確規定的“自決”只能投英殖民者之所好正如過去有人提星洲「退出大馬」的主張一致。至於反對內部治安法令，這並不能指為“最低綱領”，反對內部治安法令只能是有關政黨和人士，在某個特定事件的共同行動而已。總而言之，“四點綱領”並不能作為左翼同機會主義的進步黨搞“聯合陣綫”的基礎。以這“四點綱領”組成的“聯合陣綫”是不可靠的。對左派不利，對機會主義者有利罷了。只會起着模糊群眾的作用，幫反動派的忙。進步黨的公然譴責「三八吉隆坡反美示威遊行」和沒有眼觀“大馬”的“團總”完全脫離關係和劃清政治界綫，就是一個明証。事實上，這“四點最低綱領”並不是，也從不是馬來亞左派運動的最低綱領。它只是勞工黨幾個領導和星洲某些工會領導層「創造」出來的。在這點上，魏醫生算是講了句老實話。

由於這“聯合陣綫”不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因而，也就決定了勞工黨領導不可能堅持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自主，不可能堅持領導權，不可能採用又團結、又鬥爭的原則，所以，就失去左派政黨的純潔性和鮮明立場，給左派運動帶來巨大的損害。人們清楚地看到，吉隆坡的反美示威遊行，進步黨反而是採用了「又團結、又鬥爭」的原則，公開發表談話，譴責正義的示威遊行，並毫不知恥地要勞工黨領導，對其黨員採取紀律行動，到現在為止，我們還看不到勞工黨領導嚴正地駁斥過辛尼華沙甘發表的如聯盟內政部長發表的反動言論。難道這是為了“照顧團結”，為了“聯合”而縮起頭來，默不作聲嗎？豈不是滅左派威風，長機會主義志氣的作法嗎？那麼，他高喊着的「又聯合、又鬥爭的積極性」又跑到那里去了呢？人民和廣大左派幹部對這種「為聯合而聯合」的作法，實在不敢領教。

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並不隨錯誤理論的實踐而轉移。今天，勞工黨領導所創的“聯合陣綫”，說是要使「具有反動性，機會性的政黨和團體仍暫時掌握住相當數目的人民群眾包括各階級和各階層看清真象，最後爭取人民走過反帝統一陣綫里來」。要是勞工黨領導正確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把工作重點放在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為指導方面，那麼，這種聯合陣綫是可能達到我們的主觀願望的。然而，今天的勞工黨領導所創的“聯合陣綫”却不是基於這些基本原則辦事，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不可能達到「爭取受反動機會性政黨團體掌握的人民群眾走過反帝統一陣綫里來」，魏醫生的「聯合陣綫」只不過想爭取為數不到十巴仙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而放棄四十八巴仙的巫族——農民（還不包括還為數許多的其他民族的農民群眾），這不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嗎？

衆所周知，去年十一月間，反動的聯盟內政部長伊士邁醫生，曾在國會中警告勞工黨領導有關霹靂州分部的活動，言要是勞工黨採取行動對付霹靂州分部，他將採取行動，以“保護”勞工黨不受“共產黨滲透”

等等。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給敵人反動原是件好事不是壞事。內政部長的這種無理指責，原是不經為奇的。這是進步力量和反動勢力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是我們所擁護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是為反動派所痛恨，但為人民所歡迎的好事。照理魏醫生本應痛斥聯盟反動政權的陰謀。對霹靂州的同志作得好，幹得妙感到自豪才對。可是，他却片面地錯誤地採取紀律行動解散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霹靂州工作委員會和婦女組。其次，霹靂州分部決定今年二月十五日舉行一個全屬性的抗議唐保光在軍警鎮壓雙溪古月支部的室內遊藝會時被犧牲的和平示威遊行，事前魏醫生本人也認為是合情合理的，“奇怪”的是，魏醫生却在示威遊行的前幾天，訓令各支部不得參與這項正義行動，否則，將用紀律行動對付之，等等。再者，當社陣不幸被解散時，勞工黨的某些領導不僅沒有設法同人民黨搞好關係，密切合作，反而指示各支部今後不得跟人民黨有任何組織上的關係，使得人勞兩黨一向充分合作的支部，陷於混亂的局面。魏醫生的所作所為，在在說明了其目的是在於壓制進步勢力，不是發展進步勢力。他的這種“大無謂”精神，實在使人震驚，耐人尋味的。可以設想，聯盟法西斯政權對有人代其執行其不願執行的法西斯行動，必定高興的三天三夜不睡覺呢！

人人都知道，進步黨的“勢力範圍”只是在霹靂州，而僅僅局限於近打區和怡保市而已，並且其影響力也隨着其反動機會主義本質的暴露而日愈削弱，在這種情況下，採取紀律行動對付向機會主義的進步黨鬥爭的霹靂州分部，無疑是打擊進步勢力，扶助頑固勢力。降低自己，抬高敵人。這完全是滅真理，長歪風的可恥作法。

勞工黨領導的所作所為，不僅不能隨着主觀願望而「爭取受反動機會性政黨團體掌握的人民群眾走過反帝統一陣綫里來」（“聯合陣綫”本身根本不是反帝統一陣綫），相反的，是鼓勵機會主義的滋長，是促使受反動機會性政黨團體掌握的人民群眾繼續被誤導。分不清誰好誰壞，看不出誰左誰右。一系列的事實証明了勞工黨領導不但被機會主義的進步黨拉着鼻子走，更嚴重的是打擊了原本支持勞工黨的下層群眾，使勞工黨失去穩固可靠的支持者，降低了勞工黨的威信，削弱進步勢力。魏醫生的不“孤家寡人”結果是落成這個樣子。

從任何角度來看，勞工黨領導所創的“四點低級綱領”是完全違反了馬來亞左派運動的原則立場，篡改了馬來亞人民的最低戰略目標。一切要解放，要民主，要自由，要統一的馬來亞人民必須緊密地團結起來，為捍衛我們的最低綱領不被篡改，為了維護馬來亞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不被出賣，我們必須把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堅決地進行到底。

## 丙 張冠李戴只能更暴露

### 其理論的徹底破產

為着要使其“聯合陣綫”可以「不必死板板地先工農後其他」的謬論令人「假信」的，魏醫生舉出了兩個被他認為是「難於假信但必竟是事實」的例子。他舉出了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以及越南天主教和佛教都可以合作，以作為勞工黨和進步黨搞“聯合陣綫”作借口。

老實說，魏醫生舉出來的東西，舉出來的例子，只能是欺騙三歲小孩和那些對還不了解實際情況而暫時模稜的人他那張冠李戴的說法，只能更暴露其理論的徹底破產，見不得人。

衆所周知，有關中國的國共合作問題，正如魏醫生自己所說的，是「在共同面對日本帝國要滅亡中國的威脅，而進行了國共合作的反日統一戰綫」。至於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天主教和佛教的合作，也正如魏醫生所說的，也是在「面對美帝和共同敵人面前也在統一戰綫中共同反美」。人們清楚地看到，不論是國共合作或天主教和佛教徒的合作，他們的共通點是以反對美民族的主要共同敵人為基礎，一致反對外來侵略者——日本法西斯和美帝國主義。可是，魏醫生所創導的“聯合陣綫”却沒有，也不是反對馬來亞人民的主要共同敵人——英美帝國主義。不是要反「大馬」，而是要反「團結」而已。很显然的，這不是反「大馬」統一戰綫或反帝統一戰綫。身為左派政黨領導的魏利煌，難道也忘記了英美帝國主義仍舊是當代馬來亞人民的主要共同敵人嗎？否則，就是魏醫生有意替英美帝國主義打掩護？不然又是什麼？

對於國共合作問題，根據我們調查研究，當時進步勢力是正確地掌握了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然後才同國民黨搞抗日統一戰綫，其共同基礎不是別的，是反對日本法西斯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並要國民黨履行釋放政治犯，給予人民一切基本自由民主權力，土地改革等。與此同時，進步勢力還堅持了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獨立自主，堅持領導權。把工作重點放在發展進步勢力，爭取受國民黨影響的中間勢力，反對和孤立國民黨頑固勢力。進步勢力並沒有把解放區和工農紅軍交給蔣介石。軍隊自己管。為了攔騙，魏醫生竟然在霹靂州的幹部會上瞎吹，說什麼有關中國抗日統一戰綫問題，當時為了遵循領導上的統一戰綫決定，士兵們流着眼淚撤下帽上的紅星，編入官兵部隊，等等。他企圖借此說服勞工黨幹部接受“聯合陣綫”的決定。我們姑且把「士兵們流着眼淚撤下帽上的紅星」是真的（這是無關重要的），也不能被解釋抗日統一戰綫是無原則的。重要的是槍桿子是在誰的手里。至於越南的天主教和佛教徒，他們的共同最低綱領不是別的，正是打倒美帝國主義和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如果勞工黨領導和進步黨所搞的“聯合陣綫"是要反帝、反「大馬」和爭取祖國復歸統一與真正獨立。我們不僅要舉手叫好，並且必將盡一切所能促成反「大馬」統一戰綫全面推展各種形式的鬥爭。然而，今天的事實却完全不是這樣。

## 戊 社陣沒有取得更好的成績

### 並非是工農聯盟行不通， 而是主觀努力不夠

魏醫生企圖以「沒有調查，便沒有發言權」來壓服人，以為這樣，別人就不能批評他的過錯。不過，我們要告訴魏醫生，我們的言論和批評，不但有調查，而且還深入的全面研究，而才提出我們的客觀評論的。

有關社陣被解散的問題，在魏醫生的答覆里，似乎要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為勞工黨領導是如何的關心社陣的前途，並作出種種的努力後而無能為力的。他說：「國民議會黨的中央領導被捕後，已處於名存實亡的

狀態]，而人民黨方面，[自一九六五年二、一三人民黨領導被捕後，我們曾在大五年五月至十月間嘗試召開三次社陣中央理事會，但都因人民黨代表沒有出席而流會，接着人民黨在十二月代表大會正式宣佈退出社陣]

事實勝於雄辯。經過我們向目前還在的當時社陣中央理事會調查的結果，發現真情却不完全像魏醫生所講的那樣。

事實是當時召開第二次社陣中央理事會時，由於發出的會議通知書太緊迫，分散在各州的人民黨代表趕不上出席會議和作好會前的準備工作，故當時在總部（人、勞總部同在一座建築物）的人民黨領導要求展期，社陣代主席林建壽也同意把會議延一星期，以保證會議能成功地召開。在指定會議的當天，人民黨的四個代表和國民議會黨的两个代表全到齊了，可是，超過了會議時間一小時，還不見四個勞工黨代表的影子，最後，原不是社陣理事的戴威珊珊而來，在其他理事的詢問下，戴威也毫不知情，才搖電話四處找其他四個代表勞工黨的社陣理事，但終不得要領，在這種情況下，這次會議也是最後一次會議也就流會開不成了。另一方面，社陣霹靂州分部也曾特地派一個代表團上檳州找林建壽，要求及時召集會議，解決社陣黨內危機，但為林建壽要趕去開國會，使霹靂州同志的迫切要求，撲了個空。因此，從各種事實看來，魏醫生的解釋是缺乏事實根據，不能令人信服的，更恰當地說，這是憑空捏造，有意詭譎。從各種跡象看來，社陣的被解散，對霹靂州分部採取紀律和進步黨搞“聯合陣綫”是有着密切聯系的，並不是孤立的產生和偶然的巧合。

我們完全不能同意魏醫生所講的，[社陣成立八年來實際的實踐經驗証明這條典型道路和先工農後其他程序在馬來亞特殊的現階段暫時是行不通的]說法。如果說社陣成立八年沒有成績，首先應該檢討的是社陣領導的政策是否對？主觀努力是否作得夠？有沒有抓住當前的主要矛盾，和盡力去解決主要矛盾。照我們看來，如果社陣領導能抓住馬來亞人民和英美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間的矛盾是當前馬來亞人民敵我之間的主要矛盾，把我們鬥爭矛頭指向主要敵人，而不陷入帝國主義者一貫在“憲法”所要的語文問題，我們深信社陣是能起着更積極的作用的。今天的事實是某些勞工黨領導人把主觀努力作得不夠曲解[先工農後其他的程序是行不通]，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沒有把[先工農後其他]的真理堅持貫徹下去，經不起曲折的鬥爭。依據他那種主觀的判斷，亞非拉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是不能如火如荼開展的。

魏醫生本身就不清楚社陣在憲制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他忘記了其重要任務是教育群眾，暴露反動派，為民族民主解放創造更有利條件，使廣大的工農群眾不但支持，同時也投入熱火朝天的解放鬥爭中。他的所謂八年來沒有成績，並非是指選舉中失敗，牛頭[害死]很多選票（聯盟在選舉中污蔑人民黨的牛頭黨徽是代表亞非拉人民，使許多候選人落選。他就是那樣沉溺於選舉而忽視了黨在憲制鬥爭中的主要任務，忘得一乾二淨。作為一個左派政黨的領導人，理應細心地吸取國內外人民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歷史經驗，避免陷入反動派畫給人民跑的死圈打轉，在任何情況下，必須堅持左派政黨的原則立場，堅持最低綱領。否則，這個政黨只能名字上是左派政黨，實際上，却淪為反動派的效忠反對黨，替它的假民主真獨裁打掩護。魏醫

生忽視了今天聯盟已取消了基本上不能動搖反動集團根基的地方選會，借口行政混亂，接二連三的接管市議會，抓國會議員，州議員，市議員和地方議員，事實上，虛偽的議會民主已名存實亡，統治集團的獨裁面目已不可避免的自我暴露，在這種形勢下，勞工黨領導理應盡主觀努力，加強社陣，作好和加強工農聯盟，發動更有效也適合於當前客觀形勢的群眾鬥爭，而不是借口社陣八年來沒有好成績而解散社陣。更不可思議的是，勞工黨領導緊接着社陣被解散之後，居然指示勞工黨各支部不能跟人民黨有發生任何組織關係，應上下一致的一刀兩斷，這不是破壞工農聯盟的鐵証又是什麼？

從解散社陣，命令各支部不得同人民黨發生任何組織關係，解散霹靂州工委會和婦女組以及同機會主義的進步黨搞所謂“聯合陣綫”，都是在其所謂不必[死板板先工農後其他]的思想指導下的必然產物。

為着替其解散社陣辯解，魏醫生指出：[主觀上人民黨和勞工黨的相結合亦是人民黨難以進入農村的主要阻礙因素之一，反過來說，人民黨的退出社陣，為她向農村[進軍]提供了某種程度的可能性，比起她留在社陣內來得更為有利]。魏醫生的說法，只不過企圖把解散社陣的壞事曲解為“好事”，這點我們是不會輕易上當的。根據他的說法，工農聯盟反而會阻碍農民的開展反迫害鬥爭，工農群眾的利害關係（矛盾）反而比城市小資產階級來的大，對這種論據，人們實在不敢領教，我們所瞭解的是工農群眾在民族民主革命鬥爭中的利益是相一致的，是同盟者，是最可靠的戰友，怎能會把同盟者變為阻碍向農村[進軍]的困難。按照魏醫生的理論，那豈不是鼓勵人民黨也跑種族主義路線，去[霸佔和瓜分被壓迫和同教黨霸佔的廣大落後農村]嗎？在這種情況下，那不是上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的圈套。現在，[巫統和同教黨的霸佔和瓜分廣大的落後農村]是完全仗其極端種族主義，其實，其勢力是暫時的。要是叫人民黨也是照樣去爭地盤，向農村[進軍]，那不是要人民黨走比巫統和同教黨更極端種族主義的路綫嗎？在這種情況，又怎能會有利於民族團結呢？怎會有利於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呢？

同樣的，基於魏醫生的論據，人民黨和勞工黨的相結合也必然會阻碍勞工黨向城市[進軍]，難怪屢選屢輸，因而，[勞工黨是可以而且必須在非農村地區進行爭取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工作而努力]，和進步黨組成[聯合陣綫]就是在他理論指導下的必然結果。人人都知道，進步黨在近打等區的[勢力]完全是靠其要役機和種族主義路線而獲得尚未洞察其反動政策的群眾所支持，這類的支持將會隨着局勢的發展而轉移，也就是說，當支持進步黨的群眾發現進步黨的反動本質時，必然會拋棄支持進步黨，轉而支持能真正代表其利益的政黨，在霹靂州進步黨勢力的削弱，社陣勢力的增長就是一個明証。進步黨的種族主義政策已引起了廣大的一向靠種族主義騙取農民支持的巫統和同教黨更挑起種族主義情緒，破壞了民族和諧，阻碍了民族團結工作。今天，勞工黨和進步黨的聯盟，豈不是火上加油，更激起種族主義緊張情緒嗎？破壞了左派政黨的威信，促長了馬來同胞對左派政黨的不信任，使馬來同胞誤解了左派政黨大公無私的優良品質，阻碍了在左派領導下的民族民主革命。無論如何，社陣的被解散，並非意味着工農聯盟行不通，它只是暴露魏醫生有意篡改民族民主革

命，幫帝國主義的忙而已。做為爭取民族解放的馬來亞人民，尤其是左派領導人和幹部，在任何情況下，必須堅持作好工農聯盟的工作，然後才尋找同其他階級或階層組成更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綫，把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堅決地進行到底。

## 勞工黨與進步黨「聯合陣綫」四點綱領

★ 本文為馬來亞勞工黨和進步黨之聯合聲明。

由於我黨中央理事會於一九六六年正月十六日所作出的決定，本黨與進步黨經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在吉隆坡舉行會談。經詳細的考慮統一陣綫最低綱領的建議後，兩黨曾發出如下聯合聲明：

- (一) 兩黨誓旨，將為建立一個擁有社會正義經濟平等之民主與真正憲制之政府而努力。
- (二) 兩黨將致力於維護人民的基求自由，並要求撤消所有不民主、專橫與壓制性的法令。例如：內部安全法令，社團法令，以及其他阻止結社、集會以及政治行動自由的法令。
- (三) 兩黨同聲譴責任何形式之殖民主義與侵略以及干預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
- (四) 兩黨認為馬來西亞並非是人民之真正願望所形成的。因此，兩黨要求在沒有外來干預下，讓北婆人民舉行自由之公民投票。

再者，兩黨經設立了一個聯絡委員會，進一步草擬基於最低綱領的團結詳情。

勞工黨總秘書魏利煌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發

## 議會迷的「聯合陣綫」

★ 本文摘錄自雪州人民黨一九六六年三月卅日發出之學習資料。

在我國工農統一戰綫的組織——社陣瓦解後，有些人並不認真自我檢討，吸收教訓，再努力搞好工農統戰工作，如主動爭取和左派團體談商等。他們對工農統一戰綫表現得非常冷淡，反而高談最廣泛的統一戰綫，非常熱情地向機會主義的政黨頻頻送秋波，求統戰。難怪會使人懷疑他們到底是欲欲搞統一戰綫，或者別有企圖？為了說服一般左翼人士，他們可以鑽進機會主義陣營內去拉人。其實，說穿了，他們的理論值不得半分鐘，因為他們所推行的貨色只不過是“議會迷的統一戰綫”。這些人看到進步黨的兩巨頭辛氏兄弟的確有一套辯才，向來以維護華文教育作皇牌，連堂堂的教育部長達立也給他們搞垮了，因此他們在民衆中樹立了一定的威望。但他們向來都是投機行事，利用種族情緒，一會兒反大馬，一會兒又推行大馬人的大馬。這些人和進步黨搞統一戰綫，就是想沾進步黨的光，使其黨的名聲揚在報章及電台上，提高在華、印人心目中的威望，顯示表面好看的聲勢，其實不是真實群眾力量基礎。以此來贏獲選票，增加中選議員的可能率。這才是撥開長篇大論的雲霧，看到其內心的如意算盤。

為了推銷廣泛統一戰綫的貨色，他們曾以中國抗日統一戰綫的例子企圖來說服別人。他們說為了遵循領導上的統一戰綫決定，士兵們流着眼淚撤下帽上的紅星，編入官兵部隊。以此証明以退讓來求得廣泛的統一戰綫是正確的。其實這是騙人歪曲事實的作法。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綫絕不是乞求退讓得來的。反之，是從鬥爭中斗出來的。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起初並不參加抗日統一

戰綫，甚至還破壞，自相內戰，對人民力量作戰，經過多少次工農學生群眾的示威遊行，阻擋火車，至官府請願，付出鮮血，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大資產階級才不得不同意參加抗日統一戰綫，這是鐵的事實。

過高估計反動派和機會主義者間的矛盾的作用，並以此來作統一戰綫的基礎，即使能聯合將聯盟推倒，也只不過能出現一個改良主義的政權，行動黨的滋味我們已嘗過了。過高地估計反動派與人民的矛盾作用，以為它自身能使人民群眾覺悟起來，是錯誤的。堅實而龐大的人民統一戰綫是在我們以工農階級為基礎，而展開教育，發動和堅持鬥爭的情況下形成的。

堅持鬥爭，堅持工農核心的統一戰綫的路綫，遭到機會主義者的嚴厲攻擊，他們這樣形容：「把千百萬本來可以聯合，組織浩浩蕩蕩的聯盟軍的人民群眾都趕到敵人那邊去，使反動派高興得咪咪笑，暗中喝采叫絕！這無形中替敵人“招兵買馬”，客觀上幫了敵人的大忙，等於送“武器”給敵人來消滅自己。」事實証明，堅持這條路綫並沒有嚇壞人民，並沒有給敵人幫了大忙，反而壯大了我們，孤立了敵人。上面所談的“五一三”及“福利工潮”後我們所獲得的成績；聯邦的“二一三”及最近的“三八反美示威”到底給敵人招了多少兵馬？聯盟、李光耀集團以及美帝在鬥爭過後顯得多麼孤立。如果只以付和及退讓來和機會主義政黨尋求統一戰綫，那是非常脆弱的，不然只好放棄工農領導地位。

# 有關新加坡假「獨立」問題

## 社陣人民黨八月九日 聯合聲明

★ 本文曾載於1965年8月10日出版之陣綫報號外。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聯盟與行動黨政府，在吉隆坡與星洲同時宣佈，新加坡「離開」[馬來西亞]，而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這個宣佈，除了暴露行動黨聯盟串通英國所搞的「馬來西亞」，已進一步面臨破產之外，同時，再一次証明，過去我黨的分析與預見之正確，即在人民反抗不斷加強，和反動派內部權力爭奪逐漸尖銳化的情況下，英國將要換湯不換藥的憲制欺騙。

這個由東姑在英國承受回來，人民必定能夠的新加坡假獨立，看穿它的本質。我黨及人民黨是分部，昨日聯合發表聲明，莊嚴地表示我們不承認這個假獨立。

聲明進一步指出：假獨立的新加坡將繼續受英國的控制與「馬來西亞」的牽制，民生痛苦將無法解決，印尼對抗看來不會解除，而各種不合理的法令將繼續存在，人民自由民主權利仍無保障。

我黨及人民黨發出了三項挑戰。聲明全文如下：

在「馬來西亞憲法（新加坡修正）一九六五年法令」下，及新加坡政府的所謂宣言下，新加坡已與「馬來西亞」分開，成為所謂獨立及所謂自主的國家。這暴露了英帝及其在行動黨聯盟中的僕從，通過不民主手段強加在人民頭上的「馬來西亞」的破產。對我們來說，這項所謂宣言並不令人感到驚奇，我們已多次預言，沒有人民支持及孤立於亞非主流之外的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最終必定崩潰。

這項所謂宣言，其實只不過是英國的另一項陰謀罷了。衆所周知，東姑在英倫出席英聯邦總理會議及染「政治病」的時刻，已受到其英國主人的訓示，而於同返吉隆坡時，宣佈「新加坡獨立」，以便保障英帝在「馬來西亞」的利益。英國認識到，面對人民對英國產物「馬來西亞」反抗的加強，及面對「馬來西亞」內反動集團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它有需作出某些安排，以延長它對東南亞中的這一區域的統治。

自「馬來西亞」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不民主地成立以來，新加坡人民受盡了經濟困苦、失業增加、納稅增加、生意受打擊、印尼經濟對抗的痛苦，我們的國家也面對與鄰邦公開戰爭的危險。隨着所謂新加坡獨立的公佈，人民的這些經濟困難並不能減輕或解除，它仍然還會存在。只要英國基地留在我國，印尼的經濟對抗看來將繼續下去，而只要英國在經濟上繼續壓制我們，我國及我國人民在經濟上仍然被剝削。

關於國防與外交，新加坡將繼續受英馬聯防條約所約束。「馬來西亞」成立之後，「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的英國及馬來亞聯合邦政府之間的聯防協定及互助協定」已在星洲實施，並列入「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馬來亞協定的第六項」中。然而，新加坡所謂獨立後，「新加坡政府將於“新加坡日”（9-8-1965）或以後，讓英國政府有權繼續保存新加坡內的基地及其服務部門所佔有的一切設備。」——根據「馬來西亞憲法（新加坡修正）一九六五年法令」十三項的規定。在政治上，新加坡將繼續維持英國軍事基地，並將會把新加坡捲入侵略性的東南亞公約機構，將新加坡變為一個戰爭和侵略的堡壘。在新加坡繼續作為英國軍事基地的情況下，真正之獨立何在？在內部，言論、出版、集會、旅行、職工會、民間團體之民主權力，仍受壓制，公安法令及其他壓制性法令仍然存在。

行動黨宣稱，在這所謂獨立自

主的新加坡內，將有「平等與正義」。對於行動黨的這種吹噓，我們向它發出挑戰：（一）撤消內部安全法令、公安法令、緊急法令，及其他壓制性法令，立刻無條件釋放六三年九月十六日前後被捕之政治被拘者。（二）恢復工會，民間團體，旅行，求學，出版，言論之基本民主權力，恢復公民權給那些被剝奪公民權的人士。（三）撤消與英國聯防條約，除去所有英國在這里的軍事基地。

根據以上的分析，顯然的新加坡之「獨立」主權，是一個騙局，它只不過是英國的另一項「分而治之」的陰謀，用以維護英國之利益與統治而已，因此我們莊嚴宣佈不承認「新加坡獨立宣言」。我們重申要求真正獨立，民主，統一之馬來亞（包括新加坡），沒有外國軍隊及外國軍事基地，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自決。

# 反大馬鬥爭的重要進展

★ 本文錄自廠商工聯第 15 期之會訊。

8 月 9 日，新加坡退出了大馬，這是一件大事。對於一開始就站穩反帝反殖反大馬立場的左派運動來說，雖然沒有意料到它會那麼快地發生，但對它的必然發生却是早有預見到的。

## 為什麼這事竟然這麼快地發生呢？

為什麼這件大事竟然這麼快地突然發生了呢？從本質上看，我們可以說，它是兩種基本矛盾劇速發展的綜合產物。這兩種基本矛盾就是：第一、國內外反大馬進步陣營同國內外維護大馬反動陣營之間的矛盾；第二、反動陣營內部不同派系（主要是利用華族種族主義的行動黨同利用巫族種族主義的聯盟）之間的矛盾。

在第一項矛盾中，近兩年來，反大馬運動無論在國內外都有了激速的發展，取得了節節的勝利，把新殖民主義的大馬反動政權沖擊得陷於應付、搖搖欲墜。面對着這種情況，反動派雖然竭力竭聲嘶地高喊「團結對敵」，但這却一點也沒有把第二項矛盾掩蓋下來。相反地，隨著反動陣營內部行動黨同聯盟的權力鬥爭的日益激化，大規模華巫民族衝突的危機已經增長到了一觸即發的嚴重地步。很明顯的，在這一項矛盾的基礎上，大規模民族衝突的危機假如全面爆發的話，大馬政權將立即崩潰瓦解。

在這樣的嚴重情況下，為了做生死的掙扎，聯盟、行動黨、英美帝國主義（尤其是聯盟）的共同利益，嚴重地要求着它們馬上做出「新加坡退出大馬」的新安排，即使這種新安排是它們原來的大馬計劃的一項嚴重挫折。

## 兩種矛盾的綜合產物

所以，我們說，新加坡的退出大馬，從本質上看，這是上述第一和第二項基本矛盾的綜合產物。雖然第二項矛盾是直接的原因，但第一項矛盾却是根本的原因；假如第二項矛盾是事情的導火綫，那麼，第一項却是事情發生的火藥。東姑的話正清楚的証明了這一點。在東姑給杜進才的信件中說：「...爲了我們的友誼和整個大馬的安全與和平，那是絕對沒有其他辦法的。要是我夠堅強，能夠執行完全的控制局勢，我也許可以延擱行動，然而，我不能...」這里所謂東姑已經「不夠堅強」，已經不能夠「執行完全的控制局勢」，正是由于第一和第二項矛盾所綜合造成的。

## 朝向戰略目標

### 走前了一步

這項新安排，雖然是反動陣營的一項生死掙扎，但是，這却是在人民的反大馬鬥爭的發展以及反動派內部矛盾的尖銳，共同逼迫得反動派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不做出的新安排，而且，即使在新的安排下，在事實上，反動政權的內外交困的處境不是減輕了、而是加重了；反動政權的內部矛盾不是調和了，而是在新的更嚴重的基礎上重新醞釀着；大馬的徹底被粉碎，不是拖長了，而是更加接近了。所以，對於這項新安排，我們除了必須在一方面暴露其反動的本質外，在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把它肯定爲是人民反大馬鬥爭中的一項重要進展。這也就是說，新加坡退出大馬這一大事的發生，已經使我們左派運動，朝向我們在反大馬鬥爭階段中所要實現的「粉碎大馬、爭取實現祖國的真正獨立和統一」這一戰略目標，走前了一步。

全星人民正在興奮歡呼，我們只能通過與人民共呼吸，才能最好的把最大多數人團結在左派反大馬的旗幟之下，任誰都絕對沒有權利把左派運動帶領到象牙塔和牛角尖中去的。

## 正確理解星退出大馬

★ 本文錄自廠商工聯第 16 期之會訊。

8 月 15 日，本會第 15 期會訊發表了一篇題爲「反大馬鬥爭的重要進展」的專論。我們這麼說，從本質上看，新加坡退出大馬，是兩種基本矛盾劇速發展的綜合產物。這兩種基本矛盾就是：第一，國內外反大馬進步陣營同國內外維護大馬反動陣營之間的矛盾；第二，反動陣營內部不同派系（主要是利用華族種族主義的行動黨同利用巫族種族主義的聯盟）之間的矛盾。

## (一) 事情發生的原因

我們說反動陣營內部行動黨同聯盟之間的尖銳矛盾（即第二項矛盾），是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是事件發生的導火綫。這是非常明顯的。不但一般群眾都很容易看到這一點，即使是聯盟和行動黨本身，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而且互相推諉責任，繼續在這一點上開展罵戰。

在這一點上，東姑說：「造成這項決定的理由非常特別。特別是今年，中央政府與新加坡政府之間有許多歧見，這些歧見的形式不一而足。如今已到了爆發點，除非我們如今被迫採取之步驟，否則找不到其他辦法。」在所談的一連串歧見中，東姑認為最嚴重的一點就是李光耀所造成的種族緊張已達到了飽和點。東姑擔心這會造成他們的「國家」的瓦解。

同樣的，在這一點上，當被問起事件發生的幕后原因時，李光耀也吞吞吐吐地說，責任必需是由巫統內部的極端份子來負起的。

所以，對於這樣明顯而肯定的事情，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故意去否認它，說它不是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和導火綫。

但是，跟一切反動派不同，我們完全不承認行動黨與聯盟之間的尖銳矛盾是事件發生的唯一原因。我們認為它僅僅是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和導火綫吧了，而絕不是事件發生的內在基本原因。我們肯定地認為，事件發生的內在基本原因，只能是前述的第一項矛盾（即國內外反大馬進步陣營同國內外維護大馬反動陣營之間的矛盾）的劇速發展。

反大馬進步陣營同維護大馬反動陣營之間的矛盾（即第一項矛盾），為什麼說是事件發生的內在基本原因呢？第一，正是第一項矛盾的發展在推動着第二項矛盾的發展，假如沒有了反大馬進步陣營同維護大馬反動陣

營之間矛盾的劇速發展，行動黨同聯盟之間的矛盾就不會那麼迅速地發展到了「爆發點」。比如，假如不是由於印尼的對抗和新加坡左派的堅決鬥爭嚴重地威脅到行動黨政權的生存基礎，行動黨就不會那麼迫切地要高喊「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發動對聯盟政權的攻勢；以便嘩眾取寵，爭取支持；同樣的，假如不是由於國內外反大馬進步力量把大馬反動政權沖擊得窮於應付、搖搖欲墜，中央政府就可以不必日益大搖大擺，得寸進尺地向行動黨政府提出苛求和施加壓力。

第二，假如沒有了第一項矛盾的劇速發展，假如不是由於國內外反大馬力量已經把大馬反動政權沖擊得搖搖欲墜，再也經受不了另外的打擊的話，就算是聯盟與行動黨之間的矛盾達到了爆發點，反動派也是不必用這樣的一種解決辦法的，事件也就不是一定會發生的。換言之，假如不是因為國內外反大馬力量把東姑政權沖擊得不夠「堅強」，不能夠「完全執行控制局勢」的話，東姑是「也許可以延擱行動」或「應用別的解決辦法」的。對於一桶爆炸，導火綫之所以能夠產生作用，正是因為有炸藥作為基礎；同樣的，對於這事件的爆發，第二項矛盾之所以能夠產生作用，也正是因為有第一項矛盾作為基礎的。

所以，我們說，新加坡的退出大馬，從本質上看，這是上述第一項和第二項矛盾的綜合產物。雖然第二項矛盾是直接的原因，但第一項矛盾却是內在的基本原因；假如說第二項矛盾是事情的導火綫，那麼，第一項矛盾却是事情發生的火藥。東姑說過的一段話，很可以印証我們的這個結論。對於為什麼不得不採取退出的解決辦法，東姑說「無論如何，馬來西亞之內有了新加坡，就不能長久免於內患，這將削弱我們抗印衛國的努力。」對於為什麼不要採取別

的解決辦法，東姑說：「這要說並不正確，因為由於在國內此種行動所造成的麻煩，無助於我們與更危險的敵人作戰，那就是共產黨和印尼。」

## (二) 各個反動派的算盤

我們已經在上面對新加坡退出大馬這一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作出了分析。為了能夠更準確地確定事件的性質，我們還需要約略盤算一下各個有關的反動派在如何解決馬來西亞危機問題上的算盤。

對於英帝國主義，他們的算盤大體上是這樣的：按照他們的意願程度來加以區分，他們的第一選擇是聯盟和行動黨組成聯合政府；假如第一選擇行不通，他們的第二選擇就是正如李光耀所提出的關係較鬆懈的「邦聯」形式；第三選擇就是新加坡在一定條件下退出大馬，但這却是他們所不情願發生的，即使發生了，他們也只好被迫得勉強加以接受的。此外，諸如停止新加坡憲制、逮捕李光耀、拆換新加坡領袖等辦法，會是他們所極力反對的。當然，左派所主張的「粉碎大馬」，是他們所最為深惡痛絕、死也不肯接受的。

對於英帝的忠實傀儡李光耀集團來說，他們的算盤跟英帝是差不了多少，即第一選擇是行動黨被招入閣，組織聯合政府；第二選擇是較鬆懈的「邦聯」形式；第三選擇、在不退出英帝根本利益的條件下退出大馬，這是從長遠來考慮他們頗為勉強和不情願的選擇，正如其他主子英帝那樣。此外，其他諸如逮捕、停憲、拆換領袖等解決辦法，當然是他們極力反對的。

對於作為巫統的主幹的狹隘馬來民族主義（種族主義）集團（即李光耀所指責的極端份子）來說，他們的算盤却是：第一選擇，停止

新加坡憲制、逮捕李光耀；第二選擇，拆換新加坡領袖；第三選擇，新加坡在一定條件下退出大馬，但這却是他們很忍痛、很勉强的情況下所可以接受的；此外，諸如聯合政府、邦聯、等等解決辦法，却是他們所深惡痛絕而極力反對的。

至於美帝國主義，雖然它確實有滲透大馬、取代英帝的長遠準備，而且也多少有進行了一些切實的工作，但是，我們認為，在它正在越南泥足深陷、不可自拔的一個可以預見的時期內，只要英帝忠心地支持它的侵略越南政策，它是不願意也無法在馬來西亞充當主要角色的。在現階段里，對於馬來西亞問題，美帝的利益基本上是同英帝的利益相一致的。英帝的算盤，基本上也符合美帝的心意。

至於東姑、拉薩以及陳修信等聯盟執政集團，雖然他們必須以巫統的種族主義勢力為支柱，但是他們更不願完全不顧英美帝國主義主子的利益。所以，在如何解決馬來西亞政權危機的問題上，他們既要照顧巫統內部的意見，又要不違反英美帝國主義的利益。讓新加坡在一定條件下退出大馬，正是他們經過「日夜思索」之後所尋找出來的唯一可行的折衷辦法。

這樣的一個折衷辦法，對英美帝國主義來說，雖然在根本上並沒有違反他們的軍事、經濟、政治利益，但是，無疑的，這却實實在在是他們的東南亞新殖民主義政策的一項挫折，是他們企圖把有關地區的傀儡拉攏在一起進行「合而治之」陰謀的初步破產。假如我們聯系前述英帝的算盤來看，我們可以容易地看到：現在的這項折衷解決辦法，不但是英帝原來的新殖民主義政策馬來西亞的嚴重挫折，而且是他們在犧牲了第一選擇和第二選擇以後，所勉強接受的第三選擇。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說英帝事前完全沒有討論、研究、預見、甚至

準備接受這一套的解決辦法。雖然英帝在事先曾經討論、研究、預見甚至準備接受這一套解決辦法，但是，

同樣肯定的却是：這絕不是英帝所最喜歡的，絕不是它最情願的，因此，也絕不是它所主動安排好的。

東姑說他並沒有事先通知英帝，因為他知道英國會設法阻止他這麼做。報載：在宣佈前幾小時，英國最高官員和澳洲大使曾趕往首相府，設法加以勸阻。過後，英美等反動國家的主要報章，連篇累牘地充滿了遺憾、憤懣、耽心、震驚、親痛仇慘等等言論。按照我們前述的分析，這些消息和反應，應該是合乎情理的，我們沒有必要故意去否認和掩蓋事實歪曲這些現象。我們正確地掌握這些現象，透過這些現象，去看出問題的本質。英國事前已知道「其所知道」我們千萬不應學會「所知道」的歪曲手法。

同樣的，現在這樣的一番折衷解決，對於巫統內部種族主義勢力和李光耀集團來說，雖然也沒有從根本上違反了他們的利益，但是，這也同樣是他們原有意圖的挫折，是他們放棄了他們各人的第一選擇、第二選擇所勉強接受的一種不是他們所情願的解決辦法。李光耀在獲獲通知之後，還拼命要求繼續維持的邦聯形式，以及過渡期查花的辭職，都同樣清楚地證明這種看法是與事實相符的。

### （三）我們對事件性質的確定和基本看法

前面，我們已經對新加坡退出大馬的根本原因，以及對各個有關的反動派在這問題上的算盤，進行了一番的探討。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準確地確定這事件的性質和意義了。

先讓我們從理論上把一般反殖獨立鬥爭進程中的重大變化，概括成以下的這幾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人民應用自己的團結的力量，通過各種鬥爭方式（主要是武裝鬥爭），把反動統治集團，打得再也站不住腳，被迫得只好拋戈棄甲；大敗而逃；結果人民獲得徹底解放和真正獨立。如中國的革命勝利、北越的革命勝利、古巴的革命勝利、阿爾及利亞的革命勝利等等都是。

第二種類型：人民正在廣泛覺醒，反殖獨立運動正在爆發鬥爭高潮，人民鬥爭情緒非常高昂，統治者為了緩和情緒，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拉攏右派份子，搞政治獨立或自治的憲制欺騙。如1957年的聯合邦獨立，1959年的新加坡自治憲制。

第三種類型：在人民反殖力量正在日益壯大，反殖鬥爭高潮可以預見到必將爆發但還沒有爆發的情況下，再加上有著有利條件，統治者本身主動地先下手為強，採取進攻性的步驟，佈置好一套陰謀，強力推行，強加在有關地區人民頭上，以便達到加強和鞏固其原有地位的目的。如1946年星島分治的「分而治之」陰謀，1963年馬來西亞計劃的「合而治之」陰謀。

那麼，這次新加坡退出大馬的事件（鬥爭進程的一項重大變化），又到底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呢？當然，它絕不是第一種類型的徹底勝利，這是毫無疑問的。

那麼它會是第三種類型的純粹是反動派進攻性的純粹大陰謀嗎？它會是跟1946年星島分治、1963年大馬計劃完全一模一樣的大陰謀嗎？我們要肯定而清楚地回答：它不是！

以下是我們的主要理由：

第一、從我們前面所述的對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來看，它不是一項純粹的陰謀

。純粹的陰謀，是指殖民統治者主動採取的、進攻性的、爲了有利它自己而挫折反殖運動，爲了加強和鞏固它原有的地位而事先佈置好的一整套計劃，即帝國主義的產物。而這次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却不是這樣。從內在基本原因來看，它是因爲國內外反大馬進步力量的猛烈沖擊；從直接的導火性的原因來看，它是由於各個反動集團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尖銳發展的直接結果。而各個反動派內部的尖銳矛盾，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反動陣營，在一定程度上無可避免地給進步陣營帶來了有利條件。

第二、從各個反動派在這問題上的算盤來看，它也不是一項純粹的陰謀。如前所述，在國內外反大馬力量猛烈沖擊的基礎上，英美帝國主義、李光耀集團、巫統種族主義集團這些反動派之間的內部矛盾達到了「爆發點」，使夾在中間的東姑執政集團，不得不採取這樣一項基本上不違反各個反動派基本利益的折衷解決辦法。這既然是各個反動派內部尖銳矛盾的折衷解決辦法，當然各個反動派都是有所損失的，都是很不得情願的，都是勉強的、被迫的。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痛心」、「遺憾」。因此，這和1963年推行大馬時各個反動派都拍手叫好、賣力死拼的情形相比，显然是有不同的。

第三、新加坡退出大馬，這一事件在客觀上在事實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基本上有利於國內外粉碎大馬的鬥爭而大大不利於維護大馬的反動陣營的局面。這也清楚的証明了它不是一項純粹的陰謀。

第四、從反面推論。假如這裏的只是一項純粹的大陰謀，那麼爲什麼廣大人民、廣大左派幹部、團體以及進步國家，大家都把它看成是大馬瓦解的開始而高興呢？難道大家都看不到是純粹大陰謀而上大當了嗎？難道

連印尼、中國也沒有站穩立場了嗎？這太不可思議了！

好了。既然我們肯定它不是第一種類型的徹底勝利，也不是第三種類型的純粹大陰謀，那麼，它應該是屬於或者類似於第二類型的了。假如一定要很苛求的話，我們最少可以說它的性質是於第二和第三種類型之間的。

這事件和第二種類型的共同點，是：基本原因都是國內外人民進步力量對反動統治的猛烈沖擊；統治者都是採取「以退爲進」（注意：「退」是它已付出的代價；「進」還只是它所要達到的可恥目的）策略來應付。這事件和第二類型的不同點是在於：在原因上，這次事件受了一項各個反動派內部尖銳矛盾的直接原因；而反動派的尖銳矛盾是件好事，反動派尖銳矛盾的結果，也不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對於新加坡退出大馬這一事件，我們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這是國內外人民進步力量粉碎大馬鬥爭的一項重要進展，是聯盟和行動黨兩個傀儡政權「連手」的一項明顯失敗，是英美帝國主義在本地區的新殖民主義統治的一項嚴重挫折，這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在反動派的新安排下，新加坡在事實上並沒有真正的徹底的乾淨的退出大馬，新加坡在事實上並沒有獲得真正的完全的獨立自主，新加坡的獨立事實上還是「假獨立」，把假獨立叫做真獨立，這就是一種新的憲制欺騙，是一件壞事。概括地說，「退出」是反大馬鬥爭的進展，是好事；「假獨立」是憲制欺騙，是壞事。

必須指出，這樣的看法，應該肯定是我們在問題上的立場和原則，而不僅僅是一種策略的講法吧了！

我們要強調：即使是在立場和原則上，我們必須同時看到這兩個方面，才是全面的、正確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一方面看到鬥爭的成績，加強鬥爭的信心；

另一方面，不要讓成績沖昏頭腦，不要自滿，不要麻痹大意，而應該提高警惕，繼續把「粉」粉碎大馬；爭取祖國的真正獨立和統一；的鬥爭進行到徹底勝利。任何只看到一個方面，或者故意只強調一方面的看法和做法，却是片面的、錯誤的、必須反對的。

#### （四）爲什麼說是「假獨立」？

在前面，我們肯定了：在國內外反大馬進步力量壯大發展和各個反動派內部尖銳矛盾的聯合沖擊之下，反動統治雖然被迫得走投無路，但是，它的本質規定了它永遠不會承認自己的徹底失敗，永遠不肯徹底滾蛋。因此，只要它還沒有被徹底打敗，它即使是付出了多麼大「退」的代價，它仍然是抱著「進」的企圖的。在這次新加坡退出大馬的整個事件中，情形也完全一樣，這就是：一方面各個反動派被迫不得已，付出了新加坡退出大馬致使原有新殖民主義政策遭受挫折的一定的代價；另一方面，它們之間的共同利益，又規定了它們，必須安排一個沒有徹底退出大馬的新加坡「假獨立」來，以便符合它們「進」的共同企圖。

爲了挫折和粉碎反動派的這種「進」的企圖，我們必須站穩立場，有理有利又有節制地堅決開展揭露假獨立的鬥爭。

爲什麼說這是「假獨立」呢？我們除了必須從事件發生的原因、反動派的性質、反動派的企圖、政權性質、經濟文化性質等等基本方面去進行分析之外，還必須較具體地從有關協議條文來說明。

在有關的協議和法令中，以下的這幾條充份體現了新加坡並沒有徹底退出大馬的「假獨立」本質：

8月7日簽署的新加坡脫離大馬兩政府協議中的第

五條關於外交防務互助條約規定：(1) 雙方成立聯合防務理事會（新加坡只有十二分之三的發言權），處理對外防務與互助事務。(2) 新加坡政府同意馬來西亞政府有權繼續維持馬來西亞政府武裝部隊在星加坡的基地和設施，並允許馬來西亞政府為它認為有需要的對外防務目的而使用這些基地和設施。(3) 雙方保證不與外國簽訂任何可能損害及對方獨立和國土防衛的條約或協定（據東姑解釋，這包括軍事、外交、經濟、貿易等一切方面）。

第六條規定：雙方將成立一經濟聯合理事會。意思是說，今后新加坡的一切基本經濟貿易政策和活動，都不得違反馬來西亞的利益和意旨。

此外，在1965年憲法與馬來西亞（新加坡修正）法令的第七條中規定：在新加坡獨立日前的一切現行法律得依照各該法律的期限而繼續有效。這就是說，一切現行的緊急法令、公安法令及其他法西斯條例都跟以前一樣地實行，從而人民的民主政治生活也將沒有得到恢復。

第十三條規定：英國政府與馬來亞聯邦政府於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訂立的對外防務與互助協定，以及根據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馬來西亞協約第六節而適用於馬來西亞所有地區之附錄，都將繼續有效。新加坡政府將由新加坡日起，授權給英國政府，繼續維持他們軍部當局在新加坡境內所據有之基地及其他設施，並許可英國政府，對該基地及設施，軍所需之使用，俾協助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防務、英聯邦之防務，以及維持東南亞之和平。

此外，司法的上訴權也由馬來西亞及英國支配。馬尼拉及拉惹勒南都承認新加坡的軍團是有義務聽命於英國及馬來西亞的指揮，被派到北婆、英聯邦或任何東南亞地區去充當炮灰的。

總之，上述的條文，已包括了軍事、國防、外交、經濟、貿易、司法等等任何一個國家中的最基本權力。這些之所以是一個國家中的最基本權力，還不僅僅因為它本身是重要的，而且是因為它們對於其他的諸如內政、教育、勞工、地方治安、司法、立法、選舉、人民自由等等權力，是具有斷然的否定作用的。

試想，一個從軍事、國防、外交、經濟、貿易到司法都要受到別人控制、支配，都要聽從別人的意志的國家，這不是徹頭徹尾的「假獨立」，那還能算是什麼呢？

我們一定要靈活地掌握合情合理、有理有利的鬥爭策略，最有效地暴露這種「假獨立」的本質。

### （五）對左派 鬥爭的有利方面 和不利方面

新加坡退出大馬而成立「獨立國」的整個事件，在本質上，一方面既是人民鬥爭的一項進展和成果，另一方面又是反動派以退為進的陰謀欺騙。它在一方面是好，在另一方面又是壞事。因此，整個事件在本質上同時存在的這兩個方面，規定了它對左派鬥爭既有着有利的方面，又有着不利的方面。

有利的方面可以概括成以下這幾點：

第一、這一事件的發生，給廣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和覺悟程度的提高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1) 廣大人民通過這一事件，最深刻地認識了國內外進步力量長期以來所堅持的反大馬鬥爭是非常正確和非常有預見的。(2) 這一事件，給廣大人民最清楚地認識到，馬來西亞確確實實是一項違反民意、依靠槍尖拼湊成的、充滿着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的新殖民主義產物。(3) 人民已經可以看到，馬來西亞的瓦解過程

本身，已經是肯定地判決了馬來西亞的徹底瓦解是必然的；英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政策的徹底破產是必然的。從而更少人會死硬地走維護大馬的反動陣營的死路，更多的人將更有信心走反大馬進步陣營的活路。

第二、這事件的發生，已經使我們左派運動，朝向我們在反大馬鬥爭階段中所要實現的「粉碎大馬、支持北婆獨立鬥爭、爭取實現馬來亞的真正統一和獨立」這一戰略目標，走前了一步。因為：(1) 人民的政治覺悟基本上有了很大的提高。(2) 原有的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已經遭到了一次嚴重的挫折，特別是在政治上已經大大的被削弱了。(3) 在新加坡，鬥爭的內容已經從反對一切大災小難的較低鬥爭，提高了一步。現在，暴露「假獨立」、徹底擺脫馬來西亞的控制、廢除外國軍事基地、撤除外軍、爭取政治民主、爭取外交獨立、爭取經濟貿易獨立等較高和較尖銳的鬥爭，已經無可避免地有理由有利地擺在左派鬥爭的日程上來了，而且中小資產階級參加的可能性也更大。這與全民利益、全新加坡前途的關係更密切。(4) 北婆的脫離馬來西亞、爭取北婆的真正獨立自主的進步鬥爭，已經處在從來未有過的空前有理由有利的地位。（從北婆輿論及中央政府的百般恐嚇及多方宣撫慰藉，可見其嚴重之非凡）。(5) 聯合邦人民進步運動也已經更有理由要求光榮解決馬來西亞危機、要求停止鎮壓北婆。(6) 國際的反大馬進步力量也處在空前未有的有理由和更有信心、更強有力的地位。(7) 在馬來西亞未被粉碎之前，左派所爭取的真正統一和獨立的馬來亞，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事件削弱了馬來西亞，當然也就是加快了真正統一獨立的馬來亞的實現。(8) 馬來西亞新殖民主義統治，是我國工農團結、民族團結的最大障礙。這事件既然是馬來西亞新殖民主義

統治的嚴重挫折和削弱，在實質上必然是有利於民族團結和工農團結的。(9) 這事件，也為左派內部實現「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既站穩立場又有靈活策略的正確路線上的真正團結，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三、維護大馬陣營中的各個反動派內部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從本質上看，從長遠來看，不是緩和了，更不是解決了，而是在新的基礎上更大規模地醞釀着、發展着。因為：(1) 反動派固有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爭權奪利的本質，並沒有因為它們的新安排而改變。(2) 這個解決方案本身，對於各個反動派來說，都是被迫的、都是不情願的、都是有所損失的，因此，彼此都在互相推諉責任和互相指責，更深的私仇的種子已經埋下了。(3) 這個解決方案的內容，如前述協議的第五條、第六條以及憲法修正法令中的第十三條，都已經為它們日後激烈的「控制與反控制」、「支配與反支配」鬥爭埋下了伏線。(4) 即使是在它們的新安排實現後的短短時期里，已經出現了一連串激烈鬥爭的跡象：如互相推諉造成「退出」的責任、取消共同市場、新山的關稅壁壘、星洲禁止200種聯邦製品進口、聯邦嚴禁膠錫被別國（意指新加坡）輸往南非、聯邦通令一致必須購買國貨（意即不準用新加坡貨）、聯邦決心維護聯邦工商界的利益，檳城重新成為自由港、巴生港口將大力發展、聯邦已下決心封閉馬來亞行動黨、外交貿易路線問題、參加聯合國問題……等等。

第四、從本質上看，從發展的觀點來看，行動黨的處境和地位，並不是更加鞏固和美妙了，而是更加內外交困、更加嚴重、更加不美妙了。在新加坡退出大馬后所必然發生的嚴重情況之下，行動黨將處在一種進退維谷、在夾縫中苦鬥的局面，擺在它面前的，只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抉擇：(1) 重新爬回人民進步陣營這一邊，堅決走人民的道路，依靠全民團結的力量，擺脫馬來西亞和英美帝國主義的牽制和控制，爭取新加坡的真正獨立民主和中立。這是行動黨的唯一生路。假如行動黨決心走這一條生路，這就是左派的大勝利、新加坡人民的大勝利，這是更大的好事，我們應該用靈活的鬥爭策略去迫成它。(2) 完全倒向馬來西亞和英美帝國主義的一邊，結果變成屈服的仆從、扮演着微不足道的配角。這是行動黨的死路。它只有這兩個抉擇，至於一路來的投機取巧、企圖「左右逢源」的路線，在新的情況下，絕對不可能生存。

以上四點，是基本的有利方面。雖然其中有的已經成了現實，有的還是一種可能性（在左派進行正確鬥爭的條件下，必將成為現實），但它們都同樣是穩定的、持久的、發展的。它們對左派鬥爭的有利程度必將越來越大，越來越深遠。

當然，整個事件的發生，同時存在着不利的另一方面。但這些不利的方面，在左派掌握正確鬥爭路線的條件下，都只是暫時的、表面的、正在衰亡中的。這包括：

第一、人民因為一時的過份興奮，再加上反動派的欺騙宣傳，會一時誤以為新加坡已經真正的退出、真正的獨立了，從而喪失應有的警惕性，鬆懈了鬥爭意志。但是，在左派的正確鬥爭之下，現實將能很快的擊破這種一時的幻覺。

第二、在退出大馬前，由於李光耀充分利用種族主義情緒，相當多的群眾都已經一時誤以李光耀真的是「華族救星」。這事件的發生，暫時的加強了這種錯誤看法。但從實質來看，在左派掌握正確鬥爭路線的條件下，這種錯誤看法也是經不起現實考驗的。

第三、在表面上，新加坡退出大馬后，新加坡人民會誤以為「大馬已經與我無關，粉碎大馬我可不管！」當然，這也是不利的。但是，事情的真相却完全不是這樣的，新加坡實際上還沒有真正的徹底的乾淨的退出，大馬仍然牽制着新加坡，所以，在左派掌握正確鬥爭路線的條件下，這種「無關論」也是要破產的。

總之，有利的方面是穩定的，但仍然必須有正確鬥爭路線的條件，才能變成現實，才能越來越有利；不利的方面雖然不是穩定的，但也仍然必須有正確鬥爭路線的條件，它才能消失，才能轉化為有利。所以，有利與不利，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是否有正確鬥爭路線這一條件，有密切相關的。

# 憲法（新加坡修正）法令

★ 本文會載於1965年8月10日出版之陣綫報號外。

李光耀集團及聯盟政權所宣佈的「新加坡獨立」，實質上是不是真正的獨立呢？

【獨立協定】第五條寫道：

【雙方將簽訂一項有關對外防務與互助之條約，規定：（一）雙方將設立聯防理事會，負責對外防務與互助事宜；（二）馬來西亞政府將在對外防務方面給新加坡政府以合理而充分之協助，惟新加坡亦應自其本身之武裝部隊中，派出合理而充分之部隊，担任防務；

【獨立協定】第五條寫道：

【雙方將簽訂一項有關對外防務與互助之條約，規定：（一）雙方將設立防務理事會，負責對外防務與互助事宜；（二）馬來西亞政府將在對外防務方面給新加坡政府以合理而充分之協助，惟新加坡政府亦應自其本身之武裝部隊中，派出合理而充分之部隊，担任防務；（三）新加坡政府將授權馬來西亞政府，繼續維持其武裝部隊在新加坡所使用的種種設施及基地，同時，亦允許馬來西亞政府在防禦外敵時利用此種基地及設施；（四）雙方應允決不單獨與外國簽訂任何足以危害對方領土獨立及防務之條約。】

又【一九六五年馬來西亞憲法（新加坡修正）法令】第十三條規定：

【在新加坡獨立日前，由最高元首或馬來西亞政府和其他國家締訂的任何條約，協定或協約，包括馬來西亞憲法第一百六十九條文所認定者，如果此等文件內容適用於新加坡，則應視作新加坡國間的條約，協定或協約。凡為一個國際組織所作的任何決定，而在新加坡獨立以前，已為馬來西亞政府所接受者，如該項決定適用於新加坡，則應視作新加坡會員之一的國際組織的一項決定。

特別是關於英國與馬來亞聯合邦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所締訂的對外防務及互相援助協定，以及其附表內容，因協定第六條文，有謂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與馬來西亞，而適用於馬來西亞一切土地的規定，除其中附表F（有關新加坡的軍用土地）規定之外，新加坡政府從新加坡獨立日起，應使英國政府有權繼續保留英軍當局在新加坡

範圍內的基地及其他設施的權利，並准許英國政府利用該政府認為必要的基地設施，以協助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防務，英聯邦的防務及維護東南亞的和平。】

根據這兩項規定，所謂「獨立的新加坡」有可能行使獨立的主權嗎？事實是：

1. 【馬來西亞】當局可以隨時使用新加坡的基地及設備（新加坡政府已授權給【馬來西亞】政府），以對付其他地區的人民和國家，新加坡政府無權阻止。

2. 英國有全權可以繼續利用新加坡的基地，並用以侵略北婆、越南等。新加坡政府不能過問。

3. 新加坡不能單獨與外國簽訂任何有損害【馬來西亞】「獨立」和【國土防衛】的條約，任何對抗【馬來西亞】或不與【馬來西亞】友好的國家，新加坡還能與之訂約嗎？

## 亞非拉團結大會 通過政治議決案

★ 本文會載於陣綫報163期。

第一屆亞非拉人民團結大會在一月十五日勝利地通過了一項總政治議決案和總政治宣言及其他議決案。茲摘錄該總政治議決案如下：

議決案指出：一九五八年在開羅舉行的亞非人民團結會議是一九五五年歷史性的萬隆會議及其原則的自然發展的結果。萬隆原則得到了普遍和廣泛的革命內容，在亞非人民首次聚集在開羅時，在團結反對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旗幟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自第一次亞非人民力量齊集的八年來，在堅定鬥爭，密切合作和團結下，在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中，取得輝煌的勝利。

議決案指出：當人民獲得了政治獨立後，一個新的鬥爭階段隨着

出現，那就是要達到在發展國民經濟的基礎上自力更生，提高生活水平和發展文化教育。要實現這些目標是和反對帝國主義密切相關的。如果三大洲人民能堅決地展開反對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那麼，他們是完全能打敗任何強大的敵人的。本會議要嚴正指出：帝國主義者已加緊擴

大其侵略活動，把侵略戰爭強加於人民身上，以挽救其徹底滅亡的困境。這是因為帝國主義的本質是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其制度仍然是對各富有國家進行貪得無厭的剝削。各國首席代表在會議上的發言証實了推行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就是美帝國主義。是美帝國主義者採取了最殘暴的行動對付越南人民和多米尼加人民，美國的軍事基地佈滿全世界。

議決案強調指出：在任何其他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里，都有美帝國主義的份。例如比利時帝國主義

鎮壓剛果人民，史密士白人少數政權伙同英帝鎮壓新巴布維人民，法國及葡萄牙帝國主義伙同納及政權對付南非人民，法西斯葡萄牙政權對安哥拉，莫鼻三給和所謂葡屬及尼亞人民的愛國鬥爭，強制佔領中國領土台灣，支持貪污腐敗的蔣介石集團，阻得朝鮮的重新統一，在拉丁美洲侵略古巴和支持巴西的政變等等。

議決案接着指出：過去幾年來的國際事務的發展，清楚的說明了美帝國主義是反動陣營的主要堡壘。美帝國主義是當代的國際憲兵，它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全世界人民的首要敵人。

議決案着重指出：被帝國主義統治的人民群眾已覺醒起來並逐日擴大力量，他們的鬥爭大大削弱帝國主義勢力。然而，帝國主義的死亡並不是自然發展的，一系列的鬥爭經驗証明了這點。每一次朝向消滅被剝削和被壓制的勝利都是經過人民的革命鬥爭而達致的。當帝國主義勢力撤退時，它經常假裝非常豪爽的讓殖民地人民獲得政治獨立，那是因為公開的殘酷統治和被奴隸人民鬥爭意志勢不兩立。在許多地方，帝國主義的這種撤退是有名無實的，那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勢力通過新殖民主義方式仍然控制前殖民地的主要資源，繼續壟斷對外貿易和金融資源，這就是為什麼新興獨立的國家人民迫切需要繼續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以達到完全的政治獨立，經濟自給和發展民族文化。有了真正的政治獨立才有經濟獨立，否則，一切的政治獨立完全是虛假的。

議決案強調指出：現存的客觀條件有利於被奴隸的三洲人民開展反帝革命鬥爭。他們的鬥爭意志被英雄的越南人民英勇的擊敗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及其傀儡的偉大勝利所鼓舞。會議確信當面對着帝國主義的暴力鎮壓時，革命暴力是三洲人民最好的答覆。這是為捍衛民族獨立和得到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確途徑。會議堅定確認面對着帝國主義策劃的有限戰爭，最有效的回答

是當時機成熟時開展解放戰爭，在這一點上，越南是個最好的範例。在世界和平受到美帝國主義戰爭政策威脅的情況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在為民族解放和保衛國家主權的鬥爭中，對鞏固世界和平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議決案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用殘暴的手段殺害越南人民。美國侵略者及其傀儡以切斷手足，殘酷虐待，集體屠殺，燒毀村莊，油膠彈，化學毒藥，狂轟濫炸。總而言之，美國侵略者用盡一切不敢想像的殘暴手段殺害男女老幼。

議決案譴責聯合國不止一次被用着美帝國主義的工具，替它推行侵略政策對付各國人民的解放鬥爭和反對其他國家，例如剛果，朝鮮和塞多明哥。會議也譴責聯合國在美國的操縱下剝奪中國在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的合法席位。面對着對舉世公認的道義被挑戰，面對着對國際法的公然被破壞，越南人民的英勇鬥爭是使侵略者對他們的殘殺殺害付出更高和應有的代價。毫無疑義的全世界人民必須加強越南人民的團結，盡一切所能包括派遣志願軍支援越南人民的英勇鬥爭。議決案強調指出：企圖避免最後失敗，美帝國主義正在東南亞擴大戰爭。它以泰國作為基地轟炸寮國境內已被愛國力量解放的地區，對柬埔寨進行恐嚇和千方百計地要侵略它。過去幾星期來，美帝國主義偽善的談論什麼“無條件談判”和大談特談什麼“十四點建議”，這只是作為它的新侵略戰爭計劃和擴大戰爭的一個烟幕，這些可恥的陰謀是當帝國主義者繼續殘殺越南人民時候提出的。會議全力支持由越南民主共和國提出的四點建議和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提出的五點聲明。維護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正義鬥爭已成為亞非拉人民革命戰略的主要任務。

會議全力支持朝鮮人民為從南朝鮮趕走美軍和根據他們自己的願望達致統一祖國的鬥爭。全力支持日本和朝鮮人民為反對旨在組成東

北亞軍事聯盟的“日韓條約”。會議也全力支持寮國、柬埔寨和泰國人民為維護獨立和主權的鬥爭。會議全力支持印度尼西亞的民主和進步力量為保衛獨立而展開的反對由美帝通過中央情報局主使下右翼份子和右翼軍人的鬥爭。會議全力支持新巴布維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譴責南非法西斯政權，呼吁擴大物資和精神上的支援南非人民反抗種族壓迫的鬥爭。支持西南非洲人民反抗申力墨哇政權的鬥爭。

會議支持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及加里曼丹人民反對「馬來西亞」、廢除軍事基地及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

會議申言支持所謂葡屬幾尼亞，安哥拉，莫鼻三給人民的反殖愛國鬥爭。全力支持剛果人民的武裝鬥爭，譴責英美帝國主義和比利時殖民者武裝侵略剛果，幹擾聯合國、比利時和其他國家支援利奧波維爾政權。要求立即給予南耶門人民的獨立，並譴責假南阿拉伯聯邦。要求撤除亞丁，塞普魯斯，沙地阿拉伯等軍事基地。呼吁全民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對殖民主義和猶太民族主義的鬥爭。會議呼籲巴勒斯坦人民有一切合法權力收復他們的家園。會議呼吁對巴拿馬，維瑞內拉，哥倫比亞，比魯，奎弟馬拉，多米尼加，巴西，依估亞多，玻利維亞，玻多黎哥人民的反美愛國正義給予最高度的支援。

議決案指出：由於古巴革命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和支持，因此帝國主義總是千方百計地，甚至公然的武裝干涉，企圖阻止古巴革命的向前發展。

議決案最後強調指出：反對着反動勢力的罪惡聯盟，三洲人民唯有堅定的團結一致，以革命行動同敬每次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把反帝鬥爭堅持到底。全部、徹底、乾淨地掃除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瘋狂鎮壓。

# 對新加坡假「獨立」的看法

本文為魏利煌致星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公開信的後部份。

## (C) 有關星加坡“獨立”的問題

首先我得鄭重否認勞工黨或我本人曾經在本年二月十三日發表一篇承認星加坡“獨立”地位的聲明，這並非事實。事實真相是新生日報的編輯在電話上問我(1)勞工黨是否同意星洲社陣對星加坡“獨立”採取一樣的立場，那就是“不承認星加坡的“假獨立”？(2)你(我本人)對星加坡的“獨立”的看法是什麼？

我的回答是：(1)勞工黨不是一國之政府，所以承認和不承認並不是中心主要的問題。問題是李光耀政權的本質是什麼？它仍是依靠英帝國主義支撐的法西斯政府，它被扶進聯合國，同時亦有某些亞非主流的國家和它建立外交關係，如果硬要從“獨立”的字眼來看星加坡

，我認為星加坡的“獨立”和馬來亞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卅一日的獨立基本上沒有什麼兩樣，它只取得政治上的獨立，沒有取得軍事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獨立，軍事經濟權仍是操縱在英國的手里，所以可以說星加坡的“獨立”是“假獨立”，“半獨立”或“一須古的獨立”。

(2)一個政黨如果以“不承認星加坡的假獨立”為其基本指導立場，那麼這個指導立場就基本上規定着和規定了以後一連串的策略方針和路線，例如：如果參加行動黨的國會辯論，使等於承認星加坡的“假獨立”，如果參加競選，亦是在行動上承認了星加坡的“假獨立”，所以為了貫徹“不承認假獨立”的指導立場就必須杯葛一切。我們勞工黨在聯合邦對聯盟政府鬥爭時，並不遵循此指導路線，我們對星

加坡有我們上述的看法，至於怎樣去向法西斯的行動黨政權展開有效的鬥爭，這任務在目前主要地還是應由星加坡的左翼政党和團體和個人負起此重担。至於星洲社陣內部的事我們不願干與。

最後，我再一次向您道謝您對我黨和星馬左翼運動的關懷和善意的徵詢，希望您今後仍憑着兄弟般的熱愛給我黨提供寶貴意見。

此致

敬禮！

您的兄弟  
魏利煌

一九六六年三月廿日

## ● 有關假“獨立”問題學習提綱 ●

(一)新加坡的假“獨立”是否能在某些“意義上”值得“歡迎”？怎樣理解人民鬥爭成果與新加坡假“獨立”的關係？

(二)接受新加坡“獨立”為一事實，並以此為基礎展開鬥爭是否正確？認為承認不承認新加坡“獨立”不是一件重要的事，而「重要的是如何打倒反動政權」的說法對嗎？對鬥爭有何影響？

(三)「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的主張正確嗎？

(1)是不是實現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的一項策略？

(2)根據現實的條件，有可能取得新加坡「真正的獨立」嗎？

(3)「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的危害性在那裡？

(四)主張「新加坡單獨獨立」者犯上了怎樣的錯誤？

# 抵制「國會」和「補選」問題

\*\*\*\*\*

# 黨抵制國會政策聲明

本文曾載於陣綫報 155 期。

### (一) 行動黨正籌備

## 再来一個閃电选举

市面上到處流傳法西斯行動黨可能再來一個閃電的大選。雖然行動黨的新加坡黨壇沒有起草好，但由於星洲的經濟日益惡化，工業化失敗，失業激增，人民群眾的生活日益痛苦，因此，突然的來個大選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欺騙人民是法西斯行動黨一貫的拿手伎倆。非常清楚的，先用連串諾言欺騙人民好過以後欺騙來得有利，因為，今後惡化的經濟情況必然赤裸裸的暴露其甜言蜜語的。不管有沒有來個突然的大選，我們必須做好充份準備，以防萬一。

(二)在行動控制下的不民主、不公平的閃電選舉

行動黨已到一個選區接著一個選區去進行事先的就選宣傳工作，人民對法西斯行動黨在伙同英帝及聯盟反動派專橫的逮捕並不經審訊的拘禁無數社陣中委及內定的候選人後，而進行的八天閃電選舉的記憶猶新。進步刊物被無理封禁，剝奪反對黨召開群眾大會的權力，電台和電視被行動黨一手包辦，向報章施加壓力全面刊登行動黨的言論，反對黨社陣的言論，則只能登載一點點或完全不登。報紙的版位塞滿了行動黨控制下“聯絡所”的新聞。

尤有進者，法西斯行動黨動用警察，威脅、恐嚇人民，使人民不能真正自由的選出他們的政府。甚至民選代議士也被專橫的逮捕和無理拘禁。

行動黨使一切對它自己有利，而對反對黨則是加諸無數的不公平、不民主的壓制和約束。法西斯行動黨還高喊什麼“公開競爭”、“公開辯論”，然而，它却不允許，不敢給社陣舉行群眾大會，甚至在社陣議員的選區召開也不允批准。

(三)我們將繼續杯葛"國寶"

社陣杯葛新加坡假獨立的第一屆“國會”的正義行動，受到了法西斯行動黨和反動報章的攻擊。然而，對法西斯行動黨的“國會民主”有深刻認識的人民群眾，却對我們正義行動給予讚揚。其實，今天新加坡只有法西斯獨裁而已。

當我們宣佈杯葛“國會”的時候，我們就肯定的指出，我們將杯葛整屆“國會”。一些報章對此表示懷疑。我們謹此重申我們杯葛整屆“國會”的立場，我們決將杯葛本屆“國會”到底，不管是一個月，兩個月或者三個月。法西斯行動黨已使“國會民主”成為笑柄，讓他們去繼續沒有反對黨參加辯論的行動黨“國會”的鬧劇吧！

(四)我們向行動黨挑戰，舉行一個真正公平和民主的大選

我們在此向行將挑戰，舉行一個真正公平和民主的大選。作為一個憲制斗争的政黨，社陣一向來就擁護公平和民主的大選。

但是，爲了使我們能得到真正公平民主的選舉，和一個能代表大多數人民願望的政府，必須履行下列各條件：

(一)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犯，不論他們是被扣留在新加坡、聯合邦或其他地方，他們必須有行使他們基本權利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的自由，對他們不能有任何限制。

(二)那些已被釋放的政治犯，應有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利的自由，如果那些受放逐外國或受禁止回到本地參加政治活動的話，應准許他們這樣做。

(三)所有的政治活動必須恢復正常，必須有完全的出版，結社，集會，學習和旅行的自由，那些過去被封閉的團體必須允許他們存在，恢復正常活動，必須給予政黨各種

使利可通過電視或電台的人民講話  
或舉行和平集會和話劇。

(四)警察必須嚴守中立，不能被利用來壓制和威脅反對黨，或在任何方面干預反對黨的合法政治活動。

(五)那些在法律上有資格的人士  
必須自動地給予公民權和選舉權。

(六)人民必須不受執政黨和警方之威脅和恐嚇。使他們在毫無恐懼下投票，自由選擇他們的政府。

(4)選舉法必須重修正，以確保各政黨能獲公平待遇，使他們能有適當的時候和設施來向人民表達他們的觀點，必須撤消所有不民主的條文，所有政黨必須給予平等和充份的時間在電視和電台宣傳。報章必須不受執政黨的壓制。

(六)必須取消所有否定人民基本民主權利和自由的殖民地和壓制的法律，人民必須有真正的自由，人民必須受保障，不被橫蠻地逮捕和不經審判扣留。

今天所存在的條件，是完全沒有具備上述各點的。所有基本民主權力和自由已被法西斯的行動黨一個個破壞殆盡。行動黨敢接受我們的挑戰而讓人民能真正的選擇嗎？

我們呼籲人民給我們全力的支持，為爭取一個使人民真正有機會選擇他們喜愛的政府的公平和民主的大選而共同鬥爭。

社陣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廿四日

# 六工團聯合聲明

★ 本文曾載於陣綫報158期。

本邦木器工友聯合會、理電髮工友聯合會、電氣電訊工友聯合會、駁業工友聯合會、馬來亞黃梨工友聯合會和茶餐酒吧職工聯合會六工團針對星洲社會主義陣綫自本月八日宣佈杯葛首屆“國會”發表聯合聲明，聲明全文如下：

十二月八日，星洲第一屆“國會”召開時，社會主義陣綫毅然宣佈抵制“國會”消息公佈後，普遍的引起了馬來亞（包括星洲）人民的關注，尤其是我們工人階級更為關注。我們認為：社陣抵制“國會”，不出席“國會”的決定，是合乎廣大人民願望，是符合實際的一項行動。

自行動黨執政以來，“立法議會”不過是行動黨政權拿來鎮壓人民的“合法”工具吧了，行動黨政權利用“立法議會”制訂一些不合理的法令強加在人民的頭上，使人民的痛苦生活越加深重。儘管星加坡宣佈了所謂“獨立”，但假的獨立是不能帶來經濟繁榮；相反的是市場蕭條，物價高漲；政治拘留者不斷被迫害，華文教育和南大繼續被摧殘，人民基本權益被剝奪得一點不放鬆，可見假獨立絲毫掩蓋不了行動黨政權所幹的五惡現實。這

活生生的事實說明了，今天“立法議會”已經成為行動黨政權御用工具，已不再是為人民徵詢意見的場所，已經是不能反映人民的呼聲和代表人民的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參加議會，就等於藉忙行動黨政權繼續欺騙人民，助長人民對議會的幻想！

显然的，社陣杯葛“國會”的行動，對行動黨是一個嚴正的打擊，使它處在十分難堪的地位。為了解救它這種難堪的處境，避開一切有關社陣杯葛“國會”的輿論，包括壓制社陣的聲明。但在立法議會上，他們不得不“解釋”為什麼在反對黨的議席上沒有社陣的議員。李光耀在議會的演詞中，要求議長允許執政黨後座議員負起反對黨的責任，對政府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原來這所謂“建設性批評”就是攻擊社陣杯葛議會的行動，他們極力想貶低社陣杯葛“國會”的價

值 and 影響力，說這是愚蠢的做法。實質上，今天，星加坡已被淪為一個警察國，充滿着白色恐怖。有能力的反對黨領袖被無理逮捕和拘留，人民完全沒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和讀書的自由。行動黨不斷向人民進行招搖獵騙，歪曲事實，威脅和恐嚇，無數的人民被剝奪了公民權和喪失了投票權，很明顯的，星加坡已失去一人一票制度下的民主選舉，人民完全不可能選出真正的代表，絲毫不能反映人民的意見，更談不上解決人民的痛苦生活問題了。對此，我們慎重表明：堅決支持社陣這一項正確的杯葛“國會”的堅決行動！我們認為：今天，行動黨政權把“國會”當成樹膠印的獨裁作法的時刻，作為一個左派政黨——社陣，在當前情況下，採取抵制“國會”是一項明智的選擇，只有這樣，才能讓廣大人民認識憲制議會的虛偽性，喚醒人民起來，打擊反動派政權再度扼殺民主的行徑！為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實現民主自由而進行不懈的鬥爭！

## 抵制「補選」的意義

★ 本文為黨1966年3月1日發出之宣傳資料。

### (一) 抵制補選，不要讓法西斯行動黨利用「選舉」來替不民主行徑掩飾

目前的「議會民主」只不過是法西斯行動黨掩蓋其不民主反動醜行的一項假民主把戲。實際上，它一手包辦的「選舉」，保證了行動黨的「包攬」。

在選舉之前，它大肆逮捕民間團體和政黨領袖，封閉組織強大的社團，濫用公款進行各種收買和欺騙的勾當，壓制反對黨的活動、封鎖反對黨的言論。

在選舉時，它舉行閃電式的、不給反對黨有充分時間宣傳的競賽，並濫用國家機構如建國隊、軍警、特務、電台……為它效勞，並對付反對黨及其他工作人員。

選舉後，又把反對黨議員逮捕，吊銷民主人士的公民權，封工團、學生團體、農民組織，逮捕與追捕民間團體領袖，亂開除在政府部門及學校工作的公務員與教師。

對於行動黨有名無實、欺騙和「包攬」的「議會選舉」，很多群眾都已失去信心，大家都說「選不選都是一樣」。

因此，社陣抵制這次的「補選」，就是不要替行動黨粉飾「民主」，不要讓行動黨再有機會誇誇其談，說它們的「選舉」是「民主」的，不要給行動黨再利用「選舉」來欺騙群眾。同時也暴露了行動黨串通英帝及東姑集團搞出違反民意的假「獨立」。

## (二) 抵制补选是暴露假「独立」争取民主的一项积极议会斗争形式

抵制「补选」不只暴露了行动党法西斯独裁本质，暴露其「议会选举」的虚伪性，同时也是对行动党扼杀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行径，表示极大之抗议。

另一方面，行动党在假「独立」后，为了捞取更多钱财、掩盖其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和星洲经济困难的处境，和为英帝分化我国人民的政策效劳，强行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如增加小贩牌照费和实行新条例，增加「非公民」学费，实行历史上罕见的所谓「工作准证」，又修改职工会的条例、要重新换居民证……这些都是危害老百姓的生计的恶毒措施。因此，群众可以通过这次的抵制行动，采取投票方式，对行动党搞假「独立」及一系列反动措施，表示深重不满和抗议。

抵制「补选」的行动，使行动党的假面具被揭露无遗，对行动党是一股强大的压力和打击。

## (三) 抵制补选，是争取公平民主大选的有效形式和步骤

不参加行动党所搞的补选，并非不敢与行动党较量，实际上，在英帝及行动党百般的镇压行动下，社阵一向站稳群众利益的立场，向反动派展开各种斗争。我们坚信，在真正民主的选举中，行动党只有被彻底暴露和击败。

在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当社阵宣布继续抵制「国会」时，社阵曾向行动党发出挑战：根据八项基本条件举行公平民主大选。然而，行动党害怕人民的力量，害怕真理会得到宣扬，始终不敢应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选举」能够表达民意，为了使「选举」成为一个「像样」的选举，全体人民必须加紧团结，为八大条件的公平民主大选而奋斗。而抵制补选就进一步地告诉行动党：我们不要「包办」的选举。因此，抵制不民主的「补选」就是为了能够有一个民主的选举。抵制补选就是坚持八大条件展开斗争的重要步骤。

## (四) 抵制补选，使大家更了解不能依赖行动党「国会」，而须依靠大家的团结和斗争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实现独立统一的马来亚

目前的「国会」和「议会选举」，不只不能使人民的意愿得到伸张，不只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困难，反而是在行动党一手包办下，沦为欺骗人民的「国会」、镇压人民的「国会」、和榨取人民的「国会」。反对党的正确言论，行动党不只不接纳，而且一意孤行，甚至强力对付，结果，实施各项反人民的法令、政策和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能再依赖行动党的这种「选举」和「国会」来改善生活，更不能幻想它们的「恩赐」，而只有加强团结，大家更紧密地联系，在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各项难题中，大家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反动政权展开斗争，我们才能达到目标。

历史上无数的事实和经历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都是在人民的各种斗争下（如通过民间团体的斗争、通过工人的罷工、学生的罷课、通过集体力量的要求和请愿……）而非单靠议会内的辩论来得到的。

因此，通过抵制补选，使大家更清楚了解，不民主「选举」的本质，使大家更了解到必须依靠人民团结的力量来进行改善生活，和争取实现真正独立统一马来亚的斗争。

### ● 有关抵制“国会”及“补选”问题学习提纲 ● 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

(一) 左翼应如何看待「议会」及「议会选举」？为什么說「议会选举」及「议会」有它的局限性？

(二) 左翼参加「议会选举」是一项目的的还是手段？为什么說目前的「议会民主」已死亡？左翼是否可以依靠目前的「议会」来推展反殖斗争？

(三) 杯葛「国会」与抵制补选是否是放棄「议会斗争」？其积极意义在那里？怎样更大發揮其积极意义？

(四) 坚持应出席「国会」及参加补选者的論据是什么？其錯誤在那里？將导致怎样的后果？

參閱：英國“國會民主”究竟是什麼東西？（黨訊第10、11、12期）

# 有關「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 「五一提案」

## 五一大會提案第四條 1966年

廿二工團五一

### 大會提案第四條

“馬來西亞”是美英帝國主義所推行的新殖民主義在本地區的產物。左派一路來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幾年來的鬥爭實踐，已經極清楚地暴露了“馬來西亞”的確確是一個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本地區傀儡所一手併湊起來的，完全違反人民意願的新殖民主義產物。隨着“馬來西亞”的強加在人民頭上，反大馬和維護大馬就成了本地區

人民同反動勢力之間鬥爭的焦點，反大馬和維護大馬也就成爲本地區左派同右派之間的分水嶺。經過了這幾年來的極其激烈的鬥爭，大馬統治集團內外交困的處境已經非常嚴重化，而人民的反大馬力量却較前壯大了，處在更有理有利的地位上來。

由於有了反大馬進步運動不斷壯大發展的基本原因，再加上反動派內部矛盾尖銳化的直接原因，在去年8月9日終於發生了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而宣佈“獨立”

的事件。這是反大馬進步力量同維護大馬反動力量之間所進行的尖銳鬥爭中所出現的一件重大事件。一方面，這是人民反大馬鬥爭的一個進展，是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所推行的新殖民主義政策的一個挫折；另一方面，新加坡並沒有因此而真正地“獨立”了，帝國主義及聯盟集團對新加坡的控制雖然在形式上改變了，但實質上仍然是存在着的。這種“獨立”跟人民的願望仍然是大有距離的。從本質上看，它確實是“假獨立”。

轉入第69版

## 馬來亞人民

## 的鬥爭目標不容篡改

★ 本文曾載於陣綫報178期。

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經歷了幾十年的時間，取得了不少成績和經驗；其間，帝國主義者及其本地代理人，耍盡了各種手段和陰謀，採取「分而治之」、「合而治之」又「分而治之」的政策，在一九四八年，搞星洲與馬來半島的分隔，在一九六三年強行成立「大馬」，又在去年八月九日安排了星洲退出「大馬」而「永久獨立」。所有這一切，換湯不換藥的把戲，都是企圖欺騙群眾、分化及打擊反帝進步力量，以達到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繼續統治和剝削本地區人民的目的。

然而，不管帝國主義採取「分而治之」或「合而治之」也好，不管它以武力鎮壓或進行憲制欺騙也好，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正確地堅持了一貫的戰略目標——實現一個真正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團結了各族各階層愛國人士與帝國主義反動派展開堅決的鬥爭，給予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以沉重的打擊。

2. 但是，令人關注的是，最近的一年來，在左翼隊伍中的一些人士，却一再提出在實際上起着阻撓馬來亞人民實現這一正確戰略目標作用的口號和路線。首先，他們堅

持要提出不能解決民生問題而符合帝國主義利益的「退出大馬」口號，在帝國主義安排星洲退出「大馬」後，他們公然表示「歡迎星洲退出“大馬”」，而且在所謂承認星洲“獨立”這一事實的基礎上，提出了所謂「要爭取星洲更大自主權」，甚至準備提出誤導性的「爭取真正獨立的新加坡」作爲鬥爭的口號；還散佈「李光耀集團可能爬回人民隊伍中來」的言論。這些違背馬來亞人民戰略目標和反帝運動利益的錯誤言行，已在一年來的歷史實踐中，逐一宣告破產；但是這些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士，並沒有採取徹底糾正錯誤的態度，而是以轉彎抹角的方式，企圖在加工掩飾的情況下，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機會，繼續貫徹他們錯誤的主張。

最近，提呈給五月一日羽球館群眾大會通過的提案，就是一個明显的例子。五一大會提案的起草人，竟然在工人階級戰鬥性节日的大

會提案中，以不令人注意的方式，偷偷混進與馬來亞人民鬥爭戰略目標相違背的錯誤觀點和路線。

3. 在這份長達五千字而類似政治宣言的大會提案中，儘管也列進了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馬來亞的條文，但是，在絕大部分的條文中，却一再地採用「我們新加坡工人階級……」、「新加坡人民……」、「全星人民團結……」等概念，這種強調性的詞句，顯然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起草人根本沒有從馬來亞的觀點而以新加坡爲出發點所致；以這樣的觀點所草擬出來的大會提案，是具有非常嚴重的誤導性的。不過，這些人可能會辯解說，羽球館的大會是新加坡廿二工團主持，由新加坡工人出席，這是不得已的局限，因此，通過的議決案中用「新加坡工人……」、「全星人民……」這樣的詞句是無可奈何的事！（？）誠然，不管是在活動範圍方面或是在反動法令的局限下，我們在指某地區的團體或工人時，會冠上某地區的名稱，但是，五一大會是表達工人階級鬥爭方向的

一個重要集會，它的議決案所表達的概念與普通的名詞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試問，若吉隆坡或檳城的工友們也舉行五一大會，在大會決議中，也採用「我們吉隆坡工人階級……」、「檳城人民……」、「全吉隆坡人民團結……」等概念，這豈不是荒謬之至？豈不是誤導馬來亞工人的鬥爭嗎？這又怎能是符合馬來亞的觀點呢？我們要問提案的起草人：為什麼竟這麼怕用「馬來亞工人……」的概念？显然的，五一大會提案的起草人，已經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反動派強將星洲與半島分隔的概念！

另一方面，提案第四條說，爭取實現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這一戰略目標，「只有在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予致命打擊和基本上打倒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所以，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所展開的反帝反殖反傀儡政權，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進步鬥爭，不但沒有違反上述戰略目標，而且是實現上述目標所必要的，是為實現上述戰略目標而服務的，是必要的手段。」

衆所周知，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是星洲與聯合邦重歸統一、是馬來亞人民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一個重要的障礙。不赶走帝國主義和打倒反動派要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就不可能。沒有人會否認，爭取民主權利也是反帝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問題的關鍵是在於怎樣打倒帝國主義及反動政權？怎樣爭取民主權利？

從提案的這一條文中，我們可以明显看出，提案的起草人，首先已經接受了反動派將星馬分為「兩地」的概念。（此馬是“大馬”還是馬來亞，起草人並沒有說明）。正如中國人民不能接受「台灣與中國兩地」的概念一樣，馬來亞人民也不能同意「星馬兩地」這種概念，我們一向認為星洲是馬來亞的一部分，是馬來亞的一大城市，而不是「兩地」；正如不應說「吉隆坡與馬來亞兩地」一樣，我們也不應說「星馬兩地」。

在接受反動派「分治」的思想指導下，提案起草人所提出的，「實現戰略目標」的「必要手段」是，要「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展開反帝反傀儡政權和爭取民族民主權利」的鬥爭。显然的，他是企圖在贊同馬來亞人民鬥爭戰略目標的招牌下，推行其乖離這一戰略目標的鬥爭路線。他並不是主張星洲城市鬥爭與聯合邦人民的鬥爭的有機配合，共同鬥爭來打倒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相反的，却是要「兩地」人民各自展開打倒帝國主義者的鬥爭。在「具體情況」及「必要手段」的名堂下，他們有意將星洲的城市鬥爭與整個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尤其是鄉村區的鬥爭分隔開來，有意將星洲及其他大城市工人須與鄉村區農民結成牢不可破工農聯盟的原則拋棄。這樣的提案，显然是這些人過去所主張的，「爭取星洲更大自主權」或「獨立的新加坡」的延續，而且是為他們過去「爭取星洲獨立」的這一主張辯護的。按照他們的這種路線，住在星洲的人民「必須要」按照星洲的具體情況來反對帝國主義及李光耀，反對東姑政權變成是次要的事；而住在聯合邦的人民又「必須要」按照其具體情況來反對帝國主義及東姑政權，反對李光耀集團也變成是次要的事。這種作法，只能使人民「只看局部、不顧全局」，而不能使全馬人民更緊密地聯合起來鬥爭。這只有阻撓馬來亞人民反帝鬥爭的勝利。正確的「必要」作法，應該是呼吁全馬（包括新加坡）人民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及東姑李光耀集團。

總之，提案的起草人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以轉彎抹角的方法，繼續來推行其違背馬來亞概念、違背實現戰略目標的錯誤路線。

× × ×

這次五一大會，出現這樣的提案，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同時，有必要指出，這次大會是在李光耀集團苛刻條件下召開的。在非常苛刻的條件下妥協，只能給反動派利用大會來粉飾民主；同時，堅持一定要召開會議的一些工會領導人，無視其他工會的意見，沒有採取協商一致的原則，結果，造成左翼工團行動步驟上不一致的情況，公開暴露出來，這也是非常不應該的。尤有進者，行動黨政權，更利用此次大會，將它形容為「反對社陣杯葛國會」的工團所召集的會議，以此來進一步模糊群衆。

× × ×

為了使馬來亞人民的鬥爭早日獲得勝利，我們不得不對這次五一大會的提案，作出上述的批評。我們希望犯上錯誤的人士，應迅速糾正錯誤，回到正確的鬥爭路線上來，更好地團結一致，共同為實現我國人民的鬥爭戰略目標——一個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而努力！

## 我們對

## 「爭取新嘉坡完整獨立」的看法

★ 本文為人民黨 1966 年 6 月 15 日黨訊之文章。

我黨機關報「人民論壇」在創刊號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團結一致，爭取主權完整之獨立」的社論。在這篇社論中，我們沒有及時地、準確地指出星加坡的所謂「獨立」是虛假的，是帝國主義為了延長其統治壽命而搞的「分而治之」的陰謀。這是一個嚴重的偏差。更嚴重的是，社論還提出了「爭取主權完整之獨立」的口號，並且還有接受星加坡「獨立」的既成事實的傾向。在此，我們鄭重聲明，我們發表這篇社論是錯誤的，其論點、論據是不正確的，是不能成立的。我們無保留地收回社論中的錯誤意見，並且採取必要的措施，克服這些錯誤意見所產生的後果。我們要求同志們和朋友們不要再把那篇社論當作人民黨對「獨立」問題的立場和觀點。

如果有人不願我們的這一嚴正聲明，堅持把那篇社論當作人民黨的立場和觀點，或引用該篇社論來為他們的錯誤立場和觀點辯護，這樣做的後果將由他們自己負責。

# 我仍對爭取新加坡完整獨立之意見

關於“爭取星加坡完整獨立”問題，目前在左翼運動中引起極大的爭論。我們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只靠大家本著求真理的精神，進行原則性的辯論和研究，這對於左翼運動是有益的，對於大家提高理論水平是有帮助的。然而，如果不是進行原則性的辯論，不是針對問題的實質進行辯論，而僅僅在枝節和其他細枝末節上糾纏不清，那末，不但不能尋找出真理，反而使大家的思想混亂和模糊不清。

對於“爭取星加坡完整獨立”這個口號的錯誤，我們已進行檢討，在此，我們把檢討的結果以及對“爭取獨立的星加坡”這個口號的新看法闡述於下：

“分而治之”和“合而治之”，這一直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進行統治的兩種政策。當“分而治之”比“合而治之”更有利於其統治，或能延長其統治壽命時，它就採取“分而治之”，反之，它則採取“合而治之”。到底要採取“分治”還是“合治”，都是按照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來決定的。過去，英帝為了阻撓聯合邦人民同星加坡人民的團結鬥爭，曾人為地將星加坡從馬來亞整體中分割開來，實行“分而治之”；後來，英殖民主義見“分而治之”不行了，就搞“馬來西亞”，企圖聯合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北加里曼丹的反動派，共同鎮壓這些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願望相反的，“馬來西亞”越搞越臭，越搞越烏煙瘴氣，各派系的反動集團不但沒有按英帝國主義所希望的那樣“精誠合作”，反而是狗咬狗

鬩牆，越演越烈，越發不能收拾。“馬來西亞”也不是像英帝國主義所希望的那樣，能阻止有關地區人民的反帝革命鬥爭，反而是激起人民日益強烈的反抗。在這種情況下，“合而治之”不行了，帝國主義又重施故技，搞“分而治之”，妄圖延長其統治壽命，保存其原有的政治、經濟利益，保存其原有的軍事地位。於是，星加坡在英帝國主義的安排下，“退出”了“馬來西亞”，宣告所謂“獨立”。

正如星加坡社會主義陣綫所指出的，“不管帝國主義採取‘合而治之’或‘分而治之’也好，不管它以武力鎮壓或進行剝削欺騙也好，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人民，尤其是

工人階級，正確地堅持了一貫的戰略目標——實現一個真正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團結了各族各階層愛國人士，與帝國主義反動派展開堅決的鬥爭，給予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以沉重的打擊。”（見“陣綫報”第178期：“馬來亞人民鬥爭目標不容篡改”）。

對於我們左翼和群眾來說，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搞“合而治之”也好，“分而治之”，都為了它們的利益，都是對它們比較有利（暫時的有利）才搞的。如果認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分而治之”會對人民有利，這豈不是說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會幹起對人民有利的事嗎？這豈不是導致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幻想嗎？因此，所有這種說法，都是錯誤，都是有害的。然而，今天，就有些人說什麼星加坡“退出大馬”是“大大有利於人民”，是“值得歡迎的”，甚至說“從此，馬亞的統一是更容易了”。擺在眼前的鐵一般的事實表明了什麼呢？表明了星加坡的這種虛假的“獨立”，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麻痹人民鬥志的作用，使不少人对“獨立”、對行動黨政權產生了錯覺和幻想。同時，也給馬來亞的復歸統一造成了更多的障礙。可悲的是有些人身為左翼工作者，不及時向人民揭發“獨立”的虛假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搞“分而治之”的陰謀，不徹底暴露行動黨玩弄假獨立、偽裝“開明”和“不結盟”，反而在群眾中大肆散播對行動黨的有害的幻想，說什麼“可以通過人民的壓力，迫使行動黨靠攏人民”，好像通過什麼“壓力”，迫使男人生孩子一樣。這不能不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

提出“爭取星加坡完整獨立”的口號，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這個口號，從根本上篡改了馬來亞人民爭取祖國復歸統一、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略目標。

提出“爭取星加坡完整獨立”這一口號的人說：我們可以“先爭取星加坡的‘獨立’”，然後再謀求同聯合邦合併。

請問，你們要爭取的所謂“星加坡的完整獨立”，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獨立呢？是泰國目前那樣的“獨立”嗎？是南朝鮮、南越那樣的“獨立”嗎？那樣的“獨立”當然可以爭取得到，但是，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人民歡迎星加坡那樣的“獨立”嗎？如果要爭取的是沒有帝國主義壓迫、打倒帝國主義走狗的真正獨立和解放，是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獨立，那末，大城市的星加坡是不能脫離聯合邦的農村而實現這樣的獨立和解放的。

“爭取星加坡完整獨立”這個口號是以什麼做為前提的呢？是以星加坡可以從馬來亞整體中分割開來作為前提的。既然那些人認為星加坡可以脫離馬來亞而“獨立”，也就是承認了馬來亞（包括星加坡）這個整體是可以被分割的。但是，那些人又說馬來亞（包括星加坡）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他們在承認馬來亞（包括星加坡）是完整一體的，同時，又提出星加坡可以分割出來“獨立”，這實際上就是讚成分割馬來亞，就是阻撓聯合邦和星加坡人民建立密切的鬥爭同盟，阻撓聯合邦農村鬥爭和星加坡城市鬥爭的配合，阻撓了工農聯盟的建立。

帝國主義重演“分而治之”的故技，人為地將星加坡從馬來亞分割開來，企圖製造一個馬來族為多的聯合邦同一個以華族佔多数的星加坡之間的对立，在整個馬來亞大搞種族主義的政治，從而阻撓聯合邦人民同星加坡人民的反帝革命團結，破壞我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維持對我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控制。提出“爭取星加坡完整獨立”的口號，正是在客觀上适应了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政策，有利於帝國主義分化我國人民的反帝團結。這在實踐上是極端錯誤和有害的。

“爭取星加坡完整獨立”的口號，在理論上也是十分錯誤的。這個口號違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普遍真理，無視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使民族民主統一戰綫變得十個狹隘，十分虛弱。

星加坡，主要地是作為馬來亞的一個大城市。星加坡也有鄉村地帶，但那不是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農村，而是城市的郊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山區農村，具有交通閉塞、距離反动中心較遠，或反动政权的控制力量比較薄弱，容易被革命力量所攻取等特點。例如旧中國的農村、越南南方農村、馬來亞聯合邦的農村，都具有這些特點。星加坡的鄉村，顯然不具有這些特點。星加坡人民的鬥爭，主要地是大城市的鬥爭，星加坡人民的鬥爭同聯合邦人民的鬥爭，主要地存在着城市鬥爭與農村鬥爭的配合的關係（當然，也存在着

別的關係）。

問題在於：城市的革命鬥爭能不能由於發展得比農村快，而可以不顧農村去奪取政權，先行解放呢？（注意：這裡指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普遍真理告訴我們：如果農村還是反动政權的後方和後方，如果廣大的農民沒有站到工人階級革命這一邊，並同工人階級結成戰鬥的聯盟，如果廣大的農民基本上仍然是反动政權的後備軍（反动派招募農民去組織軍隊反对城市的革命鬥爭），那末，革命力量是不能奪取並保有城市的。中國1927年12月的廣州起義，就是大城市的起義，但主要是得不到農民的配合和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所以很快遭到了失敗。像這樣的例子是不少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普遍規律表明，正確的战略思想是：依靠農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將落後的農村變成先進的、革命的基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爭取全國範圍的勝利。

而提出星加坡可以“爭取完整獨立”的人，如果要爭取的是星加坡真正獨立和解放的話，那就是十分荒謬，那就是篡改了上述被無數歷史經驗証明了的普遍真理。其實，按照那些人的方針辦事，爭來的決不是真獨立、真解放，而是虛假的、不巩固的獨立，人民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

為什麼有些人會提出“爭取星加坡完整獨立”的口號呢？原來有些人是以星加坡的進步力量比較強些，發展比較快些，而聯合邦的進步力量比較弱些，發展比較慢些（其實，只是目前如此罷了），要同聯合邦配合，要等待農民（又是以馬來族為主）覺醒，他們覺得太久了，他們沒有這種耐心。他們想：最好是不管聯合邦，聯合邦是聯合邦，星加坡是星加坡，各有各的具體條件，你幹你的，我幹我的，不要強調什麼配合，星加坡“可以先幹起來，就先‘獨立’”，以後，才慢慢找機會“合併”回去。這就反映出他們對農民運動的輕視，對建立工農聯盟這一基本任務的輕視，對聯合邦人民的革命性（特別是馬來族的覺醒）缺乏信心。

這些思想是空穴來風嗎？不，本有本，水有源，政治上的錯誤思想路綫，總是有一定的階級根源和社會歷史根源的。“爭取星加坡完整獨立”，這個口號，主要是小資產思想影響下的產物。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在還沒有脫胎換骨，樹立一定的無產階級世界觀之前，在還沒有充份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武器頭腦之前，總帶有動搖、妥協、對革命的長期、艱苦性缺乏耐心和估計等特點。當革命有所發展，形勢比較有利的时候，他們往往得意忘形，衝動直闖，要“爭取獨立”，在

政治上犯上“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当革命遭到挫折，形势暂时不利，斗争出现了曲折和反复时，他們往往又悲观消沉，动摇妥协，害怕牺牲，害怕尖锐的阶级搏斗，在政治上犯上了“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所以，同“一些人，在某个时期，在某种情况下，犯了“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但是，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又是到另一个极端，犯上了“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

比如，在城市人民斗争暂时很难开展，反动派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在运动遭到摧残，合法斗争的道路越来越狭窄，甚至完全被反动派阻塞了。这时，革命应当针对这种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反动派的进攻必须通过组织反击以保存力量，并且加强农民的工作，必要时主力向农村转移，到农村发展。这是惟一正确的道路。但是，那些带有小资产阶级动摇和妥协性质的左翼人士，就不是走这条道路，不是重视农村和农民工作，而是走机会主义的道路，把左翼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党，牺牲原则以求生存。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实践。

当城市斗争有了一定的发展，城市人民的觉悟高于农村人民，革命力量在城市比在农村强大时，农村还基本上是封建反动势力

的堡垒时，那些目前犯“右”傾机会主义錯誤的人，有可能转而跳到“左”傾机会主义道路上去，没有耐心或根本拒绝在农民当中进行艰苦的教育和动员工作，无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无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必要性，而幻想“一鼓作气”，夺取大城市并马上夺取大城市并马上夺取全国，“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是导致革命的失败，革命力量的被摧残。

在今天，我們深切地感到，如果不同机会主义（目前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劃清界限，克服和防止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那就谈不上什麼正确的战略策略，谈不上左翼的团结和“共同对敌”。我們懇切希望那些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錯誤的同志和朋友，那些在“争取星加坡完全独立”這一問題上犯了錯誤的同志和朋友，迷途知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從而恢復左翼的团结，促使左翼运动更迅速地向发展！

## 評 22 工 團 五 一 大 會 提 案

★ 本文錄自人民黨機關報人民論壇第13期。

廿二間左翼工團在羽球館召开了庆祝五一群众大会之后，星加坡社團和五間不参加五一大会的左翼工團，相繼对召开大会的做法，以及該大会的提案提出了批評。在这里我們打算针对五一大会的提案，提出我們的意見，並闡述我們对馬来亞（包括星加坡，下同）复归統一的問題的观点。

首先必須指出，左翼從來就認為，馬來亞聯邦和星加坡是一个整体，目前这种状况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人为地製造出来的，是完全违背馬来亞八百万人民的愿望的。星加坡的所謂“独立”，不过是帝国主义實施“分而治之”的故伎，企图造成一个馬來族为多的联合邦、同一个華族佔多数的星加坡之間的對立，從而阻撓我國人民的反帝團結，破坏我國的民族解放运动，延長其統治寿命。

同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針鋒相对，我們左翼从来都不接受星加坡已从馬来亞整体中分开的所謂“事实”。因为无论在文化历史上，政治經濟上，以及人民的愿望和团结斗争上来看，联合邦同星加坡都是血肉相連、休戚相关的。星加坡是馬来亞的一个主要商业城市，它的关系如同上海和中国的关系，不能設想上海能脱离“中国而独立”。星加坡所謂“独立”，其後果如何，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它真成为“独立”國家嗎？答案是否定的。不論是现在或将来，星加坡都只能作为馬来

亞的一部份，作为馬来亞的手臂，決不应当提出爭取星加坡“真正独立”的口号，也不应散播傾向於“爭取真正独立”的任何誤導性言論。誰要是这样做，就会有利於帝国主义推行“分而治之”、分化馬来亞人民團結的政策，而不利於我國复归統一，不利於我國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

在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实行“分而治之”，隔离联合邦和星加坡的情况下，我們如果強調什麼“两地”情况不同，“各自为政”，各人斗各人的，各人搞各人的。这在帝国主义看来，不是“正中下怀”嗎？不是正好中了帝国主义分化政策的詭計了嗎？在“五一大会”提案里的一段話，正有這個問題：

“……两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所开展的反帝反殖反傀儡政权，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权利的进步斗争，不但沒有违反上述战略目标（指实现一个真正独立、民主、和平、統一的馬来亞），而且是实现上述目标所必要的……”（見大会提

案第四条)

在这里，提案沒有強調聯合邦和星加坡人民的團結斗争，沒有強調相互支援与密切配合，这已是一个大偏差。更严重的錯誤是，提案不是強調馬來亞全体人民團結一致的基礎爭取民族民主权利，而是強調所謂“兩地人民按自己的具体情况所开展”的斗争，爭取“更大的民族民主权利”。按这样的提法去实践，那么，星加坡的左翼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来爭取民族权利和民主权利，这岂不是等於爭取一个“真正独立”的星加坡嗎？而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爭取“真正独立”的星加坡，这是荒謬的和极端有害的。

这个錯誤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措辞不当的問題，因为这个錯誤是同过去提出的“退出大馬”的錯誤口号分不开的。而對於“退出大馬”那个口号，直至今天，有关的人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深入的檢討，沒有从中吸取必要的經驗教訓，因此，那个錯誤就在今天死灰复燃。其所周

知，我們过去就不贊成“退出大馬”的口号，而主張“粉碎大馬”的。今天，事实证明“退出大馬”是个錯誤的口号。

大会提案也呼吁“團結一致，共同对敌”，我們认为，必須在原則立場上求一致，必須基於共同的、正确的斗争路綫来团结，否則，團結一致是空洞的，共同对敌也是不可靠的。要在原則立場上一致，在共同的、正确的斗争路綫的基礎促进团结，那末，首先就必须坚决反对当前左翼运动的主要危險右傾机会主义。而“五一大会”提案对此却熟字不換。提案既然要論斗争路綫、斗争策略，那么，首先就必须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如果不同右傾机会主义决裂，不严肃坚决地批判右傾机会主义，就談不上什么正确的斗争路綫和策略。我們左翼受右傾机会主义的損害已經夠多的了，現在，是一切矢志於左翼与人民革命事业的同志和朋友起来彻底剷除右傾机会主义的时候了！

## 堅持戰略目標

## 鬥爭到底

★ 本文錄自黨訊第12期。

正際我党面對帝國主義者及本地反動派的全面進攻，妄圖以[里應外合]的兩面策略來[將]倒或變質我党的嚴重時刻，作為党的支部同志，我們對一系列考驗党的重大問題給予密切的關注和謹慎的探討。雖然囿於知識上淺薄、經驗的貧乏，我們对党走的路綫與党組織問題向來是義不容辭地講我們所要講的話，盡我們所腦盡之實；我們確信，遵循民主程序對有關党的重大問題進行廣泛磋商與深入揣摩的途徑若能受到重視和發揚，則党必將發展得強大、有生氣，對左翼必能起着更積極有效的領導作用。

這里，我們要對星洲[獨立]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作為拋磚引玉，並希望大家批評指教。

1. 星洲的[獨立]問題，重要的不在於它的主權的完整不完整（雖則它的主權殘缺不全，經濟、政治、軍事等均受帝國主義緊緊扼住）而是在於它的所謂[獨立]並非人民意願的產物，它只是帝國主義者為緩和本地反動派的內部矛盾及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操縱着傀儡們暗地里偷偷摸摸安排出來的[傑作]。如果說，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任何安排都是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相違背，那麼，這種[獨立]是不能給星加坡人民帶來經濟生活的好轉和根本改善的。尤有進者，它是帝國主義者陰謀利用此手段作為分裂我國馬來亞的領土和製造民族間的猜疑心理與仇恨情緒，因此，這種[獨立]也是馬來亞人民所不願的。從被統治被壓迫的切身體會中，我們充分明瞭帝國主義者的此種卑鄙伎倆，我們是有所警惕而決不會上他們的當的。我們要斬釘截鐵地指出：這[獨立]的[糖衣]裹的是虛假的、骯髒的、壞透的東西！人民不要這種含毒的[恩物]！

2. 有一些人說：管它真獨立假獨立，總之它的政權是反動的，社會是不合理的，人民是受壓迫受剝削的，我們跟它斗不就好了。對於這種不分大是大非、似是而非的論調，我們不敢苟同，我們甚至認為那是有害的。因為人民群眾是現實的，他們是決不會參與那種模稜兩可的觀念所指引的斗争事項的；既然人民不加入，我們怎麼斗呢？又怎能打倒反動政權？這種論調只會是間接的帮助敵人罷了。

3. 另一種論調乾脆地認為：“星洲的[獨立]是事實”、“星洲的[獨立]是真的”。我們認為：這種見解是極端錯誤的，是違背党、左翼的原則立場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它不僅上帝國主義者的當，付合帝國主義者的口實，也為偽虎作伥地帮助了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模糊人民視線、欺騙人民上當；另一方面，從掩蓋[獨立]是假的這個事實，進而否定“獨立是假的”的論斷。這種鼠目寸光顛倒黑白是非的論調是應予揭穿和擊破的。

4. 從認為“獨立是真的”“獨立是事實”這樣的觀點出發，更有些人主張：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爭取星洲真正獨立”的斗争，然後在可能的情况（？）下，併入馬來亞，恢復星馬的真正統一。對此，我們不敢領受，更不會贊同；相反的，我們要嚴正指出：這種主張是與左翼、党的一貫立場和基本原則相違背的，因為它不僅在現實的條件沒有實現的可能，且對左翼運動的最低綱領的實現起着阻滯與破壞的反作用，而十足為敵人所歡迎和利用！這是我們必須嚴加批判和杜絕的。

我們更堅決地認為：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統一獨立的馬來亞是星馬左翼的獨一無二，不可轉變的最近的斗争

目標，它是星洲及聯邦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趨勢，也是祖國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人民的衷誠願望。在正確原則的指導下，我們必定會成功完滿的實現此戰鬥目標。這是黨、左翼的一貫主張和基本原則，任何乖離此戰鬥目標的主張和論調，都是與此立場原則不相付合、背道而馳的。我們不能夠也不允許在這最低的战略目標下還提出另一個什麼“戰鬥目標”（如“爭取星洲獨立”論），這是十足荒謬無稽的。向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某一大城市，可以脫離整個國家而自行「獨立」的。如果說，把“爭取星洲獨立”作為實現星洲與聯邦復歸統一的一個步驟，那麼，我們認為：這個步驟是庸人自擾，因為它只等於“阻滯”和“被充分利用”而已。何苦呢？！

從最近十八年來的馬來亞人民的鬥爭史上，我們看得很清楚，英帝國主義者是把“分而治之”、“合而治之”、“分而治之”的惡毒統治手段交迭使用；貫穿在這一系統治手段的一條黑線，是挑起我國各民族間的猜疑心理和仇恨情緒，利用這種複雜的心理和情緒推行惡貫盈滿的種族政策。由此，足見民族問題的存在及其複雜性就規定了馬來亞左翼運動發展的艱巨、曲折、長期性。民族團結工作是我們必須耐心深入去做好的工作。唯有民族團結工作做得好，各民族的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特別是工農群眾）被喚醒和動員起來，團結在左翼的周圍。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才能最後獲得勝利。我們深信：隨着人民群眾生活的日益痛苦，當重大的政治課題發生時，集團是以階級的共同利益為準繩而組成，並非以種族的利益所能結合的。作為馬來亞左翼的一環，星加坡左翼運動絕不能抹煞此種事實而標新立異，如果「爭取星洲獨立」的口號被提出，則帝國主義將有更多的條件在星洲、華人社眾及馬來農村里的落後群眾中散播種族不睦，挑起更大的差異。這樣發展下去，對我們的民族團結工作就會顯得更不利

更艱苦。

再者，星加坡是英帝在遠東的战略要衝和暴力統治中心，要脫離與聯邦兄弟的共同鬥爭而“爭取星洲獨立”是自欺欺人的。有些提出此種主張的人說：我們是知道它不可能實現，但到那時所謂議會民主制將被充分的暴露和人民面前；也就是說，當“爭取星洲獨立”的運動發展、高漲、動搖到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的統治根基時，他們一定會施行軍事獨裁，把國家變成一個大軍營，到那時，即使人民不能當家做主（做“獨立國”的主人翁），人民對議會民主制度一定會失去信心，那麼，我們就能把鬥爭引向一個“更高”更“大規模”的境界。莫明奇妙！原來妙就妙在這一點！我們問：明知不能實現，怎能提出來欺騙人民？到時左翼也是要對人民負責的。他們說：這是策略嘛！為的是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覺悟。我們說：是“策略”嗎？這明明是另一個戰略“爭取星洲獨立”。而我們的戰略原則是乾坤也扭轉不了的。你們的“戰略目標”不僅沒有實現的可能，而是阻滯了我們黨、左翼的最低綱領的一定到來；同時，將被反動派引用來破壞種族不和的藉口。這是違背黨的立場和原則的，也背棄了一路來先烈們所堅持的鬥爭目標。可以斷言：整個馬來亞未得到真正獨立前，星加坡本身是絕對不能得到獨立的；而另一方面，星加坡必須堅持揭露假獨立、打擊反動派和爭取祖國獨立統一的鬥爭，不斷發揮對整個馬來亞鬥爭全局的影響力，馬來亞人民才能比較快的覺悟起來，站在左翼隊伍參與鬥爭。

總之，我們的結論是：星洲雖退出“大馬”而“獨立”，但這“獨立”肯定是假的；我們必須把“粉碎大馬”的鬥爭貫徹進行到底，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統一、獨立、民主、平等的馬來亞。

☆☆☆  
(接第63版)

新加坡工人階級決心把反對“馬來西亞”的正義鬥爭進行到底！新加坡工人階級決心把反對仍然統治着新加坡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鬥爭進行到底！決心把對北加里曼丹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支援堅持到底！

新加坡和聯邦是馬來亞這一

整體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們新加坡工人階級確認：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馬來亞，是全體星馬人民在民族民主階段中，自始至終不可改變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仍然是這樣。但是，這一民族民主階段中的戰略目標，只有在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

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給予致命打擊和基本上打倒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所以，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所開展的反帝反殖反傀儡政權，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進步鬥爭，不但沒有違反上述戰略目標，而且是實現上述目標所必要的，是為實現上述戰略目標而服務的，是必要的手段。

## ● 有關“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及“五一提案”問題學習提綱 ●

- (一)“五一大會”提案中的「兩地人民按各自情況，展開打倒反動政權鬥爭，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意味着什麼？是否有“爭取新加坡獨立”的含意？是否有放棄工农聯盟及隔絕城市與鄉村區人民鬥爭？是否有改變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目標？
- (二)在大會提案中，強調「星馬兩地」、「新加坡人民團結……」的概念，是否正確？
- (三)為什麼說五一大會提案第四條是此次大會的精神實質？其危害性在那里？

## 評第三期社陣黨訊（一）

本文摘錄李紹祖等同志於一九六四年六月撰寫的文章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有關他們的第一篇文章吧！

他們急欲顯示其分析才能，所以提出“星加坡在泛馬反殖愛國鬥爭中所演的角色”的論題來討論。但遺憾的是：論者並沒有好好地照題發揮，而所提出的只不過是一系列的自相矛盾和似是而非的言論。

他們沒有指出究竟星加坡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是怎樣的“非常重要”？同時也說不出星加坡應怎樣扮演這個角色？由誰來扮演？

既然他們提出了星加坡在泛馬反殖鬥爭的任務問題，而又不能告訴我們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現在只好讓我們針對這個問題來加以討論，同時也好讓他們知道；目前星加坡在泛馬，甚至在整个東南亞的反殖鬥爭中，是扮演着一個怎樣的角色！

我們當前的任務是什麼？

(1)英帝國主義仍舊統治着我們。在封建、反動聯盟的協助下，他們已經把新殖民主義的產物“馬來西亞”強加星、馬和北婆人民的頭上。他們希望我們相信；我們已經得到自由了。可是，我們是這樣容易被欺騙的嗎？今天，星、馬和北婆人民雖然各有其不同程度的鬥爭目標。但是在反對英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的這條戰線上，我們是共同的，是一致的。

(2)星、馬人民的鬥爭目標：是建立一個真正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國家，沒有外國軍隊和不受外國支配。今天，星、馬人民都在為這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3)北婆人民為爭取自治、獨立而鬥爭，他們國家的前途；是應該由他們自己去決定的。但是在共同原則的鬥爭中，星、馬人民和北婆人民是在互相支援和互相鼓舞中共同前進的！

星加坡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某些人的論調好像在暗示，星加坡的地理位置在反殖鬥爭中是可以扮演其角色的，是能起作用的。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因為扮演角色的是人的因素；地理因素只能起配合作用。除了人的因素之外，地理位置是不能自動起任何作用和扮演什麼角色的。

過去，英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者曾經把星加坡扮演成一個戰略性的跳板，做為侵略東南亞和遠東各地的角色，那是由於當時人民還沒有覺醒。今天，英帝國仍舊要利用星加坡作為侵略的戰略堡壘和跳板，可是人民已經是覺醒了！——這些被壓迫，被蹂躪的勞苦大眾，為爭取自身的解放，為擺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奴役，在偉大的歷史鬥爭任務中，已經把星加坡扮演成為一個新的角色了！

星加坡是“馬來西亞”，甚至是東南亞的心臟。它在國際交通航運上是佔着極重要的地位的。在星加坡所發生的事情，很快就會傳達到東南亞各地，並且也會影響到鄰近地區的事件和發展。同樣的，周圍和近鄰所發生的一切，也影響了我們。因此，當我們考慮任何一項問題時，都不是從局部或單方面出發，而是聯繫性地去看一切。特別是左翼運動在考慮任何政治問題時，都是以整個馬來亞為對像，而不是單獨以聯邦或星加坡來考慮問題。自從一九四八年，英國人用“分而治之”的手段把星、馬折散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迷亂了目標。星加坡人民都一直在為一個統一、獨立和

民主的馬來亞而奮鬥，並不是為一個單獨的星加坡而鬥爭。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堅持反對假合併，爭取星、馬真正統一的道理。社陣的黨綱也明確地擺出了我們的任務，是在為一個統一的馬來亞而奮鬥。

#### (A) 有关联合邦方面

由於歷史的各種因素，尤其是英國人分而治之的政策，一一把星、馬隔開，蓄意造成區域性的分歧和偏見，強調彼此的不同，利用反動聯盟作為代理人，掀起種族沙文主義等情緒，而工人和農民又不能平衡的發展。由於星加坡人民群眾的覺悟和進步較聯合邦快，故在這場反殖鬥爭中，星加坡工人階級是擔負了領導的地位。今天，整個政治中心雖然轉移到吉隆坡去，可是由於星洲有著其優良的地理條件，人民群眾的覺悟性較高，更加上廿年來豐富的鬥爭經驗。所以星加坡在現階段還是擔負着政治上重要的領導作用。而常識也告訴我們；只要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在星加坡掀起任何的鬥爭，都將可能影響、摧促或燃起聯邦類似的鬥爭。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將會加速和早日帶來反殖、反帝鬥爭的勝利。因此，反對人力登記是十分重要的，這樣星、馬兩地人民將會產生密切地互相影響。

某些人士似乎暗示說；除非星、馬在鬥爭中步伐能夠一致，否則；無論星加坡政治的發展和要求如何，客觀條件怎樣的允許，也不應在星加坡發動任何的鬥爭。這些人籍口說：星加坡的影響力有限，不是決定性的，所以高舉鬥爭的大旗是無謂的。他們更舉出了“泛馬”的鬥爭偉論，試圖証明星加坡一定要跟隨聯合邦，這是極其嚴重的錯誤。在他們的“泛馬”鬥爭偉論中，他們一方面說一定要跟隨其他各邦的鬥爭，但是他們却單單忘記了北婆羅洲今天的鬥爭了！

以人力登記的問題來說，聯合邦的政治領導者並沒有帶領人民起來反對登記。如果，我們自稱是反殖戰士，左翼份子，那麼就不應該追隨聯邦的錯誤路線，而應負起責任，做一個好榜樣給他們看。倘若星加坡有可反的條件而不去反，試想我們還能在馬來亞，甚至東南亞再肩負起自己的職責和任務嗎？

#### (B) 有关北婆罗洲方面

今天，北婆人民正在水深火熱的鬥爭中。帝國主義者及其反動聯盟，正用盡各種手段，想盡速鎮壓這場民族的解放鬥爭。但現實使他們遭受了許多極大的，甚至是無法克服的困難。首先他們缺乏人力，因此試圖在馬來亞及北婆各區動員、登記和徵用人民去充當炮灰。而星加坡的鬥爭是聯邦和北婆分不開的所以我們的任務應該是盡力支援北婆的自由戰士，幫助他們击破帝國主義的陰謀，給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製造更多的麻煩越好，從而阻礙他們執行各種罪惡的計劃。因此，第一件事；就得堅決反對登記和徵兵。這本是兄弟般的團結精神和義務。同時我們是有責任去協助他們擺脫災難和拯救人民的生命，也不許馬來亞人民為反動的統治者，無謂地犧牲在北婆的叢林中！

某些目前控制社陣的人物，他們号召黨同志和支持者去登記，還恬不知恥地說：“這是在幫助北婆人民的解放鬥爭”，真是荒謬絕倫！

他們的行動，是在為帝國主義大開方便之門，替其鋪平道路，驅使人民去充當炮灰，去為帝國主義鎮壓北婆的自衛戰士。這些人不顧設法阻止和抵制登記的執行，間接上確實是幫助了統治者，並使國內外的反動派可振振有詞地說：“看吧！連反‘六廠’的政党和那些領袖們都支持登記了”！

這些人完全忘記了星加坡的反殖歷史任務。而方便了帝國主義利用星加坡作為一個人力供應站以發展和持續英國在東南亞的新殖民地統治。我們應該毫不猶

豫地喚醒全國人民；沿着帝國主義和正當強迫和動員馬來土人民去鎮壓北婆人民之自由鬥爭，和保卫新殖民主義的話。那麼；我們也應該肩負起号召和動員人民为保卫民主、自由和消灭东南亚的新殖民主義的鬥爭。

### (C) 对星加坡本身而言

众所周知，今天星加坡、联合邦和北婆罗洲的左翼力量，受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空前猛烈的进攻。同样的在星加坡也一批批的政治和工运领袖被强蛮地逮捕、拘禁而不经过审判。许多工团和进步组织以及它所属的报纸、刊物等都被封禁。人民根本没有言论、出版、旅行、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被公开践踏在法西斯的脚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团结起来，保卫我们仅存的一点权利外。否则，连这丝毫仅存的果实，也将完全被剥夺殆尽。如果我们让步的话敌人将会得寸进尺的。

我们承认，在敌我对比下，敌人的军事还是很强大的，况且也不少人民还是很落后的，但我们人民却也潜藏着一股相当的政治力量也有很多人民是准备斗争的。只要一部份人民发动具有教育性的斗争，那将会很快和极易于扩展到另一部份人民中去。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会被更强大的人民政治力量所压服的。如果我们能这样做，谁敢说星加坡人民在“泛马”斗争中是没有作为的呢？如果一些先进国家的斗争经验是一种里程碑的话。那么，我们在星加坡所发动的斗争，比如：坚决反对人力登记，怎么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和没有必要的呢？如果我们有可能争取到我们的基本权利；争取到无条件的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甚至争取到外国军队和基地能撤出我国的领土等。即使是只能争取到一部份，难道也不值得这样做吗？

### (D) 保卫世界的和平

当我们为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斗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斗争是整个东南亚、整个亚洲以及全世界人民斗争中的一部份，是全世界人民争取平等，反压迫斗争的一部份。尽管我们的土地和人口是多么小和少，但在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我们也是重要的一部份。例如坚决反对登记斗争能迫使英帝国主义撤出其在星、马及北婆的军事基地，那么；在反英帝国主义，反具有侵略性的东南亚公约机构，以及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严重地打援了他们。因此说星加坡的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一部份。

因此，星加坡的重大任务是：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消灭新殖民主义，折散大馬，寻求星、马真正的统一，支持北婆的自主斗争，打击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

### 星加坡要怎样去貫徹这项任务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压迫者从来没有拱手把自由和民主供给人民。恰恰相反，是人民向压迫者展开不断的，和坚决的斗争，才取得自由和民主的。要怎样才能执行这项正确和有效历史的任务呢？那就是工人和人民群众必须展开斗争，更主要的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而且更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带领群众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充份发挥群众在斗争中的伟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最小的牺牲和最短的时间，赢得胜利。

换言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领导和路线，正确和客观地分析形势对我们的有利和不利方面。并尽量克服不利的一面，而充份利用有利方面。这样才能巨大无畏的领导群众逐步地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艰难和困苦，而走向最后的胜利。因此，在斗争中，我们不应该夸大困难和艰苦，使人民和自己都畏缩不前，我们应该是强调：在“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中，要怎样才能更快、更有效地解决这些困难，而得到最大的收获。

我們是一个合乎宪法的政党，並展开着宪制斗争。而且也沒有像一些人所暗示那样，我們已經放棄了宪制的斗争。但是我們所展开的宪制斗争，必須是正确的，同时應該充分的利用一切方便和机会展开教育群众。在斗争中，长远的利益是應該高于目前和短期的利益的。虽然後者經常是較快和較易于得到。

### 不利方面

在这場斗争中，我們也深切地理解到将面临无数以下的困难：

(1)目前星加坡的情况是这样、真正被組織起来的群众只不过是全人口的很小部份。加以各阶层人民的发展又不平衡，所受到的阶级压迫和剝削也有程度上的差異，教育程度高低不一，造成了許多工人对問題有不同的看法。許多工人还缺乏高度的阶级覺悟。

(2)好些人仍旧怀着幻想，滿足于各种現狀和空想，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动摇性的特点。好些人禁不住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的威迫利誘而屈膝。更有些人习惯了奴顏婢膝，滿足現狀，甚至对外国主子的施捨引以為榮。殖民統治者为了造就大量这种順民，一面严厉限制和檢查进步的刊物和輿論，一面大量濫发恶毒的宣傳品和黃色文化，使之充斥市場。

(3)由于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的阴谋及經常玩弄各种捏造和欺騙手段，阻礙了我們三大民族的團結。同时，帝国主义大批的代理人、特务和間諜在我国展开了各种破坏活动，阻礙了工人阶级和工运的團結。同时他們也利用組織对抗組織来削弱工友的團結和力量。

(4)帝国主义者拥有配备精良的武装警察和軍隊的力量作後盾，所有这些都是用来鎮压工人群众的运动。同时也濫用了立法权利，剝夺了星加坡人民和其他各邦人民的基本权利，剝夺了言論、出版、旅行、結社和集会的自由。

他們所慣用的伎倆就是收买工人，当收买不成，就威胁和恐吓，再不成，就用粗暴和无理的手段来逮捕工人領袖，处罰、鎮压和扑灭人民的合法斗争。这些困难，都是帝国主义者置放在我們道路上的絆脚石，我們不能小看低估和不慎重对待这些困难。

### 有利方面

(1)尽管这样，如果我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失敗主义者，当我們看到黑暗的同时，也應該看到光明。我們應該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或将形成有利的因素，去激励、发展、扩大其在馬來亞和东南亚反殖隊伍的範圍及其影响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轉變目前物質力量的对比，从有利于帝国主义者轉變为有利我們的反帝斗争。

这才是一个真正严肃，真誠的反殖战士的态度。如果他們也自称是这样的話，那就應該採取这种态度。

(2)在星加坡，我們拥有一笔极重要的財力，目前虽然很小但是它組織良好，具有丰富斗争經驗和阶级覺悟高的工人阶级。大家都明白人民群众的政冶覺悟是隨着斗争的展开而日益提高的。星洲人民的覺悟程度，並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么低，很多人已經能够看穿反动派的欺騙阴谋。由于他們在殖民主义者铁蹄的压迫下，尝过共同的痛苦和艰难。今天是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所謂“馬來西亞”不但不能为人们带来繁荣、幸福、和平和安定，反而带来衰退、痛苦、生意蕭条、失业、增加困难和国际緊張，流血和战争的威胁！

(3)以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們的条件（並不像某些人所歪曲我們的“今天，客觀条件已經完全成熟”的說法。加上目前整个世界的动盪局势，各地新兴力量的发

展，反动力量的衰退，和各地人民日益加劇爭取自由斗争，在在都有利于我們，特別是东南亚和“馬来西亞”的斗争更加显著。所以我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千万的国外群众正在給予我們兄弟般的支援，正如我們給予他們兄弟般的支援一样。

北婆人民已經发动了反英帝国主义的武装游击战争，敌人虽然强大，由于他們必須面对世界各地反帝和民族解放斗争，而分割了力量。在力量的对比上，今天，北婆人民的武装力量虽然較弱。但她是得到世界各地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在道义和精神上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印尼人民的物質上的支持。最後的胜利，只不过是時間問題罢了。

### 不能忽視主觀力量

我們不要忘記，除了应充份的利用各种有利的因素和了解事物的互相关系，轉變和互相影响等道理，更重要的斗争中还时时应具有主觀意志和果敢的精神，缺乏这种毅力和果敢的精神，是不可能成功的。

历史也告訴过我們，只有群众的偉大力量才能推动和改变世界。但請別忘記，这只有着手发动群众、組織群众；使他們成为一股强大和不可抗拒的推动力。这是作为政治領袖們的責任。

### 自我麻痹

某些人目前只片面地強調不利的斗争因素，他們暗示說：这些不利的因素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在目前发动斗争將給左翼运动帶來巨大的灾难、或甚至灭亡。他們不只自我唬吓，还利用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所慣用的言詞来唬吓人民。請問这是什么态度？这些人竟在自己麻痹自己，而怎能进一步的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呢？

說到人力登記，作为左翼政治領袖的我們，我們的責任應該是暴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恶阴谋，並坚决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反对和抵制登記而使他們有机会发挥适当的作用。这个行动是完全合乎宪法的，和平而非暴力的，許多国家都曾經应用过（目前也在採用中）。由于某些政治人物，推卸責任，不敢起来领导人民进行斗争，致使人民坐失了一个反殖斗争的良机。今天，这些自称为政治領袖的人物，不敢向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反而屈膝，在实际行动上支持了登記，帮助敌人驅使人民去充当炮灰（不管他們在任何美丽的籍口下）我們要問：星加坡人民在泛馬斗争中，如何扮演其真正的角色呢？

由此，我們清楚的理解到，只有真心誠意，英明的领导层和出色又有創造性的群众，星加坡是完全能够在泛馬和东南亚反殖斗争中扮演它真正的角色的！

### 小結

(1) 星加坡人民是有条件在馬来亞“大馬”及东南亚的反殖斗争中扮演領導的角色。

(2) 在星加坡发动任何斗争，不但能进一步的敎育群众，並且还能触发联合邦的斗争。从而走向馬来亞的全面解放，恢复国家的主权，領土的完整，釋放政治犯，恢复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和自由，使政治活动正常化以及外国軍隊和軍事基地的撤除。

(3) 今天，我們是能够积极地支持北婆的斗争，同时能够瘫痪帝国主义的部份行动，阻止他們利用馬来亞的人力和其他物質力量去鎮压北婆人民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

(4) 星加坡的斗争，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一部份。我們的斗争，也冻结了帝国主义的队伍，或促使他們的撤退，从而打击了东南亚公約机构及其侵略性的組織。

(5) 只有在一个英明的政治领导，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创造性地发挥群众的力量，星洲党才能扮演它真正的角色。

唯有这样，最后胜利的日子才会更快的来临！

我們已經討論过了星加坡在反殖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怎样号召和组织人民去貫徹这项历史任务的课题。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的指出他們的自相矛盾並研究其自相矛盾的來源。

### 大馬成立前後有不同嗎？

某些人說：「馬來西亞強制實施後情況是改變了，不能孤立地看待星加坡的斗争問題了」(第二版、第三行、第二段)他們甚至引用林清祥同志在第二屆黨代表大會報告書中的一段話來證明他們的論點。其實這種行徑是非常錯誤而又不老實的！作為一個真正左翼的領導者應該明白「馬來西亞」強制實行前或後對我們的理想或斗争的方式和決心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我們應該堅定社陣的立場，過去一路來我們都強調我們要充份的利用宪制斗争進行暴露反动派的陰謀，教育和領導人民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而斗争，今天「馬來西亞」雖然被強制實施了，但我們自己千萬不可也被人為的表面情況所模糊而動搖或影響我們的斗争理想和決心，如果我們沒有堅定我們的斗争原則與信心，在言論方面又不能堅定同志與群眾的信心或給同志和群眾在精神上的鼓勵，這是非常不應該的。比如他們說：「馬來西亞強制實施後情況是改變了，不能孤立地看待星加坡的斗争問題了」。像這樣的說法很容易給幹部及群眾在精神上產生沮喪和混亂。如：一「馬來西亞」強制實施後黨所指的情況改變，是指表面的改變？還是指根本的改變？或者是指今後斗争目標的改變？二不能孤立地看待星加坡的斗争問題了，這樣的說法也很容易給我們的幹部和支持者產生迷惑，比如說：過去社陣堅持為爭取一個真正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而斗争是不是孤立地看待星加坡的斗争問題的態度呢？否則，為什麼現在說「馬來西亞強制實施後情況是改變了，不能孤立地看待星加坡的斗争問題了」。請問他們是不是放棄為一個統一的馬來亞而奮鬥？他們是不是已經變為「馬來西亞」而奮鬥呢？如果答案是是的話，那麼，他們這種說法就有意思了！如果答案是不是的話，那麼他們是完全誤解了當時林清祥同志談話的意思了！

我們應該知道：由於過去有一些同志不能好好的掌握我們的斗争任務，甚至經常孤立和片面地看待星加坡的問題，所以林清祥同志才乘第二屆代表會議的報告，糾正和指示這些同志應摒棄錯誤的思想，正確的貫徹黨的斗争原則，掌握我們的基本斗争和任務，林清祥同志的目的是在糾正他們不要孤立看待馬來亞的斗争，而是有必要的話應該把視野擴大到整個「大馬」；甚至擴大到整個國際方面去！今天全世界不斷在改變中，我們必須隨時把我們的斗争與其他地區的斗争配合起來，尤其是大馬強制實施後更形需要，這才是林清祥同志當時談話的本意。任何片面的段章取義濫用和曲解林清祥同志的談話來掩蓋自己的錯誤和躲避人們的批評這是最荒唐和不友善的態度。

其次，「馬來西亞」的成立前或後我們這些主張堅決反對「登記」的人士從來就沒有說過要孤立地看待星加坡的斗争問題，我們曾經再三的指出，我們的斗争範圍是包括馬來亞的，雖然「馬來西亞的成立」，但無論如何都不能改變我們的基本斗争目標：我們還是為一個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而奮鬥。

## 言行不一致

讓我們指出一些例子：他們一方面說，北婆的鬥爭和馬來亞的鬥爭是互相影響的我們應該如何尋求各種可能的方法配合與協助北婆的自由戰士；另一方面他們却處之泰然，並以（不能孤立地看待星加坡的鬥爭問題）為藉口以推卸執行幫助北婆的解放鬥爭責任，如：在本邦進行鎮壓北婆解放運動的“國民登記”。他們只全說彼此的鬥爭是互相影響的，可是他們却放棄了在星加坡的鬥爭，甚至夸大和強調星加坡處境的困難鬥爭的作用和發展是局限性的，他們完全忘記了在星加坡展開的一切愛國鬥爭在全馬人民在推進反殖愛國事業上都有着極大的鼓舞和支援意義，即使對東南亞的反殖反帝的進步運動，也起着一定程度的深遠的影響。更何況是大家都同意應該支援的北婆民族的解放運動，他們也完全忘記了若星加坡展開任何一項運動，都可能激發其他各地同樣的發展，正如星星之火亦可燎原。可是，今天最使我們遺憾的是：他們却在實際的行動上仰制人民的精神和情緒，（有意或無意）幫助反動派執行驅使人民去充當炮灰的登記運動！

目前北婆與東南亞各地的鬥爭浪潮日益高漲，作為政治領導者應該利用“登記”問題所提供的機會去發動羣眾，展開鬥爭，擴大左翼的影響，果敢地負起這個歷史的任務。怎麼可以藉口“不能孤立地看待星加坡的鬥爭問題了”卻把跟人民血肉有關係的“國民服務登記”的重大問題置之不理呢？

他們一方面說：「星加坡是全馬人民反殖鬥爭表現最激烈的地方，工人階級認識性高，人民的覺悟程度冠於全國，在長期反對殖民主義及其代理人的鬥爭中，累積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和英勇氣概，曾經一度給予殖民主義者以沉重的打擊」。（第一版、第三行、第三段）；「星加坡人民一旦揚眉吐氣，翻身作主，推倒殖民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將進一步打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勢力，發揮支援各地人民鬥爭的作用」。（第一版、第二行、第三段）。而另一方面他們則以「星加坡是一個彈丸小島，全面積只有224平方哩。這樣的地理環境，殖民主義者容易以其政治的、軍事的、思想的各種措施控制全島各角落。星加坡作為東南亞反動統治的政治中心，這樣的地位對於反殖愛國鬥爭的作用和發展是有其局限性的。今後，星加坡的反殖鬥爭只有在聯合邦人民進行全面進攻和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時，才能進行全面進攻和取得全面勝利。根據全局觀點，聯合邦人民是全國解放運動的主流，徹底粉碎殖民統治的中心力量……」。（第二版、第三行、第二、三、四段）等等不負責任的藉口來勸阻人民反帝國主義登記的鬥爭！他們對星加坡可能在馬來亞的反殖鬥爭中發揮支援各地人民鬥爭的作用擔任光榮的角色置之不顧。自己不愿領導人民進行反殖鬥爭，又不肯讓別人領導，甚至進一步的破壞、阻撓和污蔑，例如：這次的反杯葛登記號召；他們不愿意起來領導人民反對登記，而又不允許別人起來領導。

### 這是正確的抵制鬥爭的表現嗎？

若是我們要正確的進行抵制鬥爭的話，我們就必須充份地利用一切條件和機會去暴露帝國主義的陰謀，以教導羣眾。從來就沒有人說過要「自動放棄抵制鬥爭」。（第三版、第二行、第三段）。特別是我們這些主張堅決反對登記的人。

雖然他們在口頭上也說：「我們必須認真地引導人民運用各種可能的機會，參加必要的抵制鬥爭。人民將在抵制鬥爭中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加強組織性」。（第三版、第三行、第三段）。

可是他們在對待“登記”的問題上他們却毫不負責任，他們根本就沒有領導人民運用機會展開抵制鬥爭。看來，言行不一致，已經成為他們的習慣了！

如果有人认为在星加坡发动任何一项斗争，如反“登記”的斗争，就是一项决定性的斗争，就是把星加坡当作「是一个可以决定全局的力量，而把星加坡的斗争地位置于大馬中的其他地区之上」（第二版、第三行、第五段），这是大錯特錯的。更使人遺憾的是他们还把這種錯誤的思想归咎給我們这些主張坚决反登記的人士，他們歪曲了我們的正確立場和意見，以为藉此能使自己錯誤的思想成为合理化，老實說是种行徑也是应该受到嚴厲批評的。

若是他們真正的了解星、馬、婆之間的斗争內在联系的話，那么，这些人就不会把星加坡所展开的斗争稱之為「單獨冒進」了（第三版、第一行、第三段）

#### 空喊口号？

他們一方面說：「如果我們只愿意高談激烈的空話，不愿意耐心的、不屈不撓地进行教育与組織群众的工作，为迎接全国的反殖爱国斗争最終胜利而积蓄力量，这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对于我国民族解放事业只有害处」（第三版、第三行、第一段）然而他們自己又做了些什么？他們事实上就是在高談激烈的空話，高喊反大馬、反当帝国主义的砲灰等动听的口号，而行动上他們却去支持登記，同时，号召党同志及支持者去登記，他們並沒有通过坚决的反登記斗争来进行教育和組織群众。像这样的事实，他們又如何自圓其說呢？看来，他們的工作和希望只是为坐着迎接最終胜利的到来而已！

#### 长远利益？

他們声称在反殖斗争中，要照顾群众暂时和长远的利益，（簡括第三版、第二行、第三段）但是他們又不协助人民起来反对反动派企图把人民送去当砲灰的“登記”难道他們看不出这就是一项為着廣大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嗎？他們只担心可能发生逮捕和社障被封閉，难道他們不明白社障的存在目的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嗎？难道他們不明白除了照顾人民的利益外，社障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嗎？难道他們不明白社障不負起应尽的任务也一定会給群众拋棄嗎？为什么他們要提出长远的利益和暂时的利益等双关的談話而又逃避責任？到底他們以什么态度来看待群众的利益呢？

他們只強調敌人的力量而忘掉了人民的基本利益和人民的潛在的力量！今天因为受到我們严勵的批評後他們才不得不承認，「唯有人民坚决斗争才是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唯一途徑」（第二版、第一行、第二段），但他們还是不承認他們沒有好好的紧握时机領導人民在登記問題上进行斗争的錯誤！他們还要以殖民主义强大力量的籍口来恐吓自己和恐吓人民，虽然我們也了解到殖民主义的力量在今天还是很强大的，但是他們有否听过“紙老虎”這句話？他們應該知道，沒有正确地領導人民起来展开有力的斗争，就无法削弱反动勢力，发展人民力量，改变力量对比。难道反登記是不正确的嗎？

#### 武松的策略？

他們說：「斗争是要讲究方法的。老虎不打是不会自动死在武松面前，沒有人民的坚决斗争，殖民主义者是不会自动退出我国；武松打虎讲究打法，人民要打倒殖民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就更要讲究斗争策略。策略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策略的制訂只能从結合全国的与星加坡的具体情况出发。」（第二版、第一行、第二段）

這是多么巧妙的例子呀！武松打虎当然是採取最良好的策略，但是他們对登記問題又採取什么策略呢？讓我們指出他們所說的：策略是为战略目标服务，武松在打老虎之前是有打死老虎的意志、決心和胆量！同样的，在我們談到反殖

斗争的策略时，我們也必須要有意义、决心和胆量去向兇猛殘暴的敌人进行斗争！

讓我們再一次劝告他們停止他們的混雜言論吧！他們也許还耽溺于自我欺騙，但是我們則強烈反对他們以此來蒙蔽人民！但我們相信無論如何他們那种似是而非的不正确的言論並不能掩蓋他們已經失去反殖斗争的精神实质，沒有反殖斗争的精神，如何会有向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和胆量，難道他們要等被老虎吞噬後才动手嗎？所以他們根本一点也不像武松。

在登記問題上显示出他們与武松极端不同，他們只看到敌人气焰嚣张，而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因此，害怕展开群众斗争，更糟的是他們又好像很关心对左翼运动有所損失。他們說：「如果忽視了或估計不足，將導致人民反殖事业的損失」，可是我們不相信以這種藉口就能輕易掩飾他們在帝国主义面前妥協和投降。我們也深信他們是不能輕易地欺騙人民的！

### “一旦到达这种地步”？

他們在結論中說：「各地区人民在不同的情況下，採取符合本身特点的斗争方式，以複雜的斗争方式对付複雜的統制方式」。（第三版、第三行、第二段）。他們也明白反殖联盟政府承担起其主子的担子後，对各区人民的进攻将会日益加剧，但是他們說：「一旦到达这种地步，我国人民就要迎接翻身的日子了」。（第三版、第三行、第二段）

这是什么意思呢？「以複雜的斗争方式对付複雜的統制方式」又意味着什么？他們是否承认今天左翼运动已經遭受強烈的进攻，在“馬來西亞”到底有多少統治方式？我們應該明白，殖民統治者及其代理人，他們統治人民的手段是一样的馬來西亞成立後他們的統治手段和方式都是一样的，他們利用欺騙、引誘，恐吓和大逮捕的鎮壓。这种統治方式在联合邦、星加坡、砂勞越和沙巴过去和今天都是一样的，今天，在表面上只是英倫殖民統治者通过吉隆坡的代理人來統治人民吧了！

他們說：“不同斗争方式”是什么意思？是宪制斗争？或是武装斗争？若是宪制斗争，那又有什么不同的斗争方式？他們是否自己混亂不清？抑或有意混淆和誤導人民？我們並沒有說過要在星加坡展开武装斗争！

他們說：“一旦到达这种地步”，他們所指的是何種地步？是在反动派进行殘酷的进攻以及人民被杀死的地步嗎？我們都同意目前反动派已經殘酷的进攻我們了，为什么他們还不準備起来捍卫呢？他們是否要等到敌人更殘暴的进攻，以及由于多次的逮捕与鎮壓，結果造成力量更进一步的損失就会更容易起来反抗嗎？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提到“积蓄力量”，可是他們的所謂积蓄力量的方法和态度是完全錯誤的；是完全不实际和幻想的。誰都知道，斗争的力量是从人民在不断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如果我們真的要为“迎接全国的反殖爱国斗争最終胜利而积蓄力量”。我們就應該果敢地投身在整个斗争的烘炉去鍛鍊自己和积极領導群众，鍛鍊群众，有經過鍛鍊的群众才是左翼真正可靠的力量！积蓄力量不是坐着高談激烈的空話而又逃避責任，逃避斗争，要知道，失去領導人民展开斗争的精神，根本就无从积蓄力量，比如：这次他們对待国民服务登記的态度，根本就是长敌人的声势灭自己的威风。換一句話說，只有增长敌人的气焰，而削弱自己的力量！

當他們說：「一旦到达这种地步，我国人民就要迎接翻身的日子了」，他們所說的这种地步是不是意味着人民能在某一个地步裡的決斗中，贏得最後的胜利！若是真的如此，我們要問：在何種情况或何種时候一次的決斗是否可能贏得最後的

胜利呢？尽管一次胜利有可能，但，人民能否在一夜裡对于这样一个大决斗有所准备？否则，他们如何期望人民准备这个大决斗呢？如何到达决斗的最后运动呢？他们是否要企图给人民一个幻想？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符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胃口？也是（有意或无意）协助了帝国主义进一步地奴役人民吗？

我们要忠告目前控制社障的人士，他们已经犯了错误了，他们说：「由于目前人民的觉悟性还低，因此，我们不能在“杯葛”号召上成功」。可是他们却不看看政府在适龄登记数目上逐步的减低；从开始报导十二万退到十万，又从十万退到八万五千，最后为了表示登记的“成功”就退到八万二千。因为实际登记的数目只有七万五千多，（这是政府所公佈的数目）。

不可否认的还有好几千人不管政府的恐吓和威迫而不去登记的事实！遗憾的是：他们却漠视一切，黑白不变，敌友不分。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而去接受政府的数字，承认政府的“成功”。（第65期的阵线报充份显示了出来）。事实上谁也不会否认，这次杯葛登记的号召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 請停止幻想吧！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民主、自由必须要通过被压迫的人民不屈不挠，坚决、持久、长期、曲折和艰苦的斗争中赢得；全世界千千万万被压迫的人民都如此进行斗争才能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没有任何胜利是不需要斗争和牺牲的。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难道我们在马来亚就能够不必有斗争和牺牲能得到自由和解放吗？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胜利是不必斗争和牺牲的？否则，为什么处之泰然地等候着迎接胜利呢？他们是否以为自由和民主会从反动派双手奉送过来？！請他们停止幻想吧！

### 总结

（1）摆事实，讲道理，才是左翼者的正确态度；才能助人助己地搞好工作推进左翼运动！任何歪曲和恐吓以及创造幻想的新论调，都无助于我国的反殖事业。

（2）星加坡在东南亚的反殖反帝运动中的确还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星加坡人民在反殖反帝，反“马来西亚”，反侵略，反战争，为保卫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斗争中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3）星加坡人民是否能执行这个真正的角色，完全决定于左翼政治领导层是否跟随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4）倘若没有一个英明能干的左翼政治领导层以及正确的政治路线，把人民的伟大反殖精神启发起来，人民将不能充份或者不能执行这个角色。

（5）倘若有了一个真正左翼的领导层和跟随着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人民就能加速帝国主义崩溃的历史发规律。让我们成为这光明斗争的一部份，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团结万岁！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日

## 評第三期社陣黨訊（二）

本文爲李紹祖等同志於一九六四年撰寫的文章

所謂「在反对国民登記」上的斗争方法問題」。

目前控制着社陣的人士，他們在第三期社陣黨訊中所写的三篇文章其用意是大同小異的。我們曾經在第一評中說過，他們的用意不外是要想替自己背叛党坚决反「馬來西亞」的基本立場和反对「国民登記」反徵兵的严重錯誤洗滌罪名而已。而在这「在反对「国民登記」上的斗争方法問題」的文章中，他們企图以分析「登記」的动机和所謂对局勢的正确分析及所謂研究斗争的方法或策略来証明他們不反「登記」是正确的，从而使人們产生以下几点錯誤的印象：

1. 去「登記」，不一定就是要去当兵。所以去登記是不要紧的，号召反「登記」是不正確的，反「登記」只有給左翼帶來困难。
2. 「被迫」和「抗議」下去「登記」是一种斗争的形式，是两种策略的一种。
3. 他們的「被迫去」登記「是对的，他們是正确地分析客觀形勢，並根据客觀条件及群众覺悟程度，及提出群众所能接受的斗争口号和斗争形式。
4. 他們是由衷的照顧社陣和左翼运动的长远利益，所以是負責任的。
5. 凡是批評或反对去接受「登記」的人士，都是不明白当前的政治局勢。都是不实际和片面的。

以上几点是他們希望达到的目的，但是，他們的希望是否可以达到呢？我們說：这是不可能的，他們唯一可以达到的是：只有更进一步的暴露了他們自己的对人民不負責任！

現在讓我們針對这篇「在反对「国民登記」上的斗争方法問題」的文章、加以討論。

（一）反动派的「登記」和徵兵的目的何在？

在去年（一九六三年十月間），当「登記」問題首次明显地摆在人民之前时，李紹祖医生就曾經多次地強調它的重要性，並且也通过各式各样的會議加以討論，甚至也通过陣綫報的社論加以进一步的暴露和揭穿了帝国主义及本地反动派所串通推行的「国民登記」的目的是要动用在馬來亞的人力去北婆当炮灰，实现其使我們互相殘杀、自己打自己、兄弟打兄弟、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計劃，帝国主义者通过这种計謀，来分裂我們的團結，削弱我們的力量，从而更輕易地来压迫我們。英國在好几世紀已來，在全世界各地就已經应用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他們目前在东南亚也採用同样的政策。

「国民登記」之在今天被提出来，我們應該清楚的看出这就是反动派要徵兵的前奏。如果还有部份人民不明真相，身为左翼政治領導者，也应该尽一切努力去加以指出，使人民都能在思想以至在行动上坚持反「登記」的意志和决心。身为左翼政治的領導者，不應該附和与扩大部份人士的錯覺。助长他們的幻想，藉此就推卸責任，推卸領導人民展开反迫害斗争。

一般上人民是憎恨抽兵的，誰都知道，抽兵是一項直接影响到各阶层人士的行动。由此可見，如果政府在軍事上沒有这种需求的話，那么，他們又何必耗費精力来推行这项不受人民欢迎的抽兵行动？特別是在这个人民已經有了不滿情緒的时期，我們不明白，目前控制着社陣的人士，他們怎样会把「国民登記」分析成为是反动派为了轉移人民不滿的情緒和斗争的視綫。其实，抽兵行动，对統治者來說，即使是有主权的国家，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則也很不愿进行抽兵来引起

本国人民的仇視，例如，目前在英國，由于保守黨都希望在來屆的大選中爭取選票獲取勝利，也互相指責準備抽兵。

目前控制着社陣的人士，他們在分析有关帝国主义所推行的“登記”动机时，仍旧說：「主要还是在政治宣傳方面，軍事还是其次的」（第三頁第三栏第一段）。他們作这样的分析，已經把事情完全顛倒过来了，同时他們也沒有吸收星、馬和其他地方的歷史經驗教訓。

为了配合他們这种片面和不正确的分析，他們甚至說：“登記”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人民的不滿对象移到印尼身上」（第二頁、第二栏、第一段）。「为了模糊北婆战争的正义性質」（第三頁、第一栏、第三段）。这真是更豈有此理。

他們也說：「反动派还想利用“国民服务登記”問題準備左翼一旦号召人民採取抵制行动时，就能以「不效忠国家」，「和印尼勾結」的罪名，全面向左翼进攻」。

这么說来，他們已經輕易地忘記了反动派的本性了！我們要指出，二、二大逮捕的事件以及一連串的血腥鎮压行动都是一些很明显的例子。

我們必須承認，由于反动派拥有一切統治的机构，可以随心所欲的进攻左翼，而且近来有些自称为左翼的人士又沒有勇气进行反抗，以致左翼一天天地被孤立了。可舉目前这些控制着社陣的人士則像阿Q般的自欺欺人，說什麼，「只有在仇外运动和鎮压左翼得到成功，使人民失去左翼的影时，才能更方便地驅使人民当炮灰，在鎮压北婆人民的斗争」。（第三版、第二栏、第三段）。

像这种所謂正确和客觀的分析，完全不是建立在事实和客觀上，而是建立在主觀和幻想上。他們作这样的分析唯有把問題搞得更乱，我們深信他們的錯誤是因為他們在作白日夢，……他們这种錯誤的分析是为了要配合着他們妥协和投降的路綫。

### (二) 有关于策略和斗争的方法問題

1. 我們要指出，号召黨員和支持者去登記（从而簡接影响群众去接受登記），不是一种斗争的策略。他們声称「目前存在着两种斗争方法，即“杯葛”的路綫和“在抗議情况下被迫登記”的路綫」（第四頁、第一栏、第三段）可是他們並沒有舉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史凭实据来証明为什么号召黨員和支持者去登記，从而影响群众去接受登記是一項唯一确实可行的斗争方法。同时也沒有指出为什么这样做会成为一种被迫或抗議的理由。他們所罗列出来的都是悲觀和失敗主义的論調，老实說，我們看不出，他們这种积极号召黨員和支持者以具体的行动去支持登記会有什么抗議和被迫的积极意义。

2. 他們完全忘記，在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我們不仅要認識斗争的长远目标和当前的任务，同时还要認識怎样达到长远目标和完成当前任务的具体方針，不同的斗争路綫将产生不同的斗争效果，因此，正确地掌握斗争路綫是非常重要的。但，什么是正确的斗争路綫呢？当时的正确斗争路綫就是坚决反对登記，唯有发动群众，信任群众的力量，特别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向反动派展开坚决的斗争，而不是找藉口，逃避斗争。唯有维护人民基本利益而斗争的基本路綫，才能启发人民反殖的意識和斗争的意志，才能领导人民走向胜利的途徑。如果只想通过舒适、平坦的道路，就能达到胜利的目的，那是不可能的，那种思想展发的結果，只能导致妥协和投降。总之，群众看得很清楚了，他們的固执並不能把背叛原則轉为“策略”。

3. 我們同意，策略对斗争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什么是策略呢？所謂策略，以最簡單和扼要的來說，就是按照最适合当时的斗争形式，遵循战略的目标，去孤立我們的敌人，从而进一步地壮大自己的力量，按照我們的情况和一般形勢，了

解我們所出的環境和條件，我們應該採取正確的態度，分析人民解放的鬥爭，策略。所謂策略並不像他們一樣只是建立在逃避鬥爭、歪曲事實、斷章取義和找藉口，以掩蓋錯誤。

4. 大家既然同意，策略是為戰略目標服務的，那麼請問，左翼當前戰略目標是什麼？大家都知道，是堅決反對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盡一切可能去粉碎“馬來西亞”，領導人民為建立一個真正統一的馬來亞。因此，不管什麼策略必須有助於摧毀“馬來西亞”。“國民登記”旨在保衛馬來亞，所以無論在任何藉口下放去鬥爭，號召黨員和支持者去“登記”都是意味著去保衛“馬來西亞”的。很明顯的例子：我們不能一方面反對“馬來西亞”，支持北加里曼丹的民族解放鬥爭，而另一方面又採取具體的行動去支持為保衛“馬來西亞”的“登記”彈鎮北加里曼丹的自由戰士。這是兩項敵對不相容的矛盾。

還有，當我們考慮到鬥爭策略之前，首先，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有沒有堅決站穩立場，倘若，不能站穩立場。那麼，又怎能對局勢作出正確的客觀分析和掌握策略呢？

5. 大家都說：在鬥爭中灵活的運用策略，不過，我們必須要強調。當我們在考慮運用策略的時候，我們要看面對的問題是不是一個基本原則性的問題，如果不是違反基本原則的問題，我們當然不反對運用“策略”，（即不要採取正面去反對），如：大家所熟悉的參加虛偽的憲制選舉，議員在議會裡宣誓效忠等等。可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國民登記”問題，對左翼來說：這是一項基本原則性的大問題。這是反动派要驅使我們的兄弟拿起槍桿去打北婆爭取自由解放的兄弟，像這種情況怎樣可以去接受“登記”呢？顯然的，這根本不是一個策略的問題了，總的來說：在不危害左翼的基本原則和運動的發展，我們盡量講究“策略”，否則根本就沒有什麼“策略”可談。同時，策略一旦告訴了敵人再也不是策略了。正如：他們高喊着號召黨員和支持者去登記是策略

6. 我們也要指出，號召黨員和支持者去“登記”總不是一種鬥爭的方法，我們也看不出加上些什麼藉口如“被迫”或“抗議”去“登記”就有什麼鬥爭的內容？同樣的人民也不覺得這就是一種鬥爭，因為他們看不到自己在進行着什麼鬥爭。

在這裡讓我們指出一些他們害怕鬥爭和用以逃避鬥爭藉口的例子：

7. 他們說：「反动派實行的“登記”措施，是一項關係人民切身利益重大的問題。左派對這個原則性的大問題，是應該堅決予以暴露和打擊的，這是無庸置疑的基本態度。（第三頁、第三欄、第二段）

既然他們承認和明白了這些道理，那麼，他們為什麼只僅僅在口頭上說應該堅決予以暴露和打擊而在實際的行動上又積極號召黨員和支持者去“登記”呢？請問這是一種什麼“基本”的態度？

8. 他們企圖以過去黨沒有杯葛“全民投票”的事件來為現在主張去“登記”作辯護。老實說，這是非常錯誤的比喻；因為他們應該知道，黨當時決定投空白票的情況和原因。照理來說，他們根本不應該對“全民投票”的事件，作出這樣的批評。

9. 他們說：「客觀形勢惡劣」（第四頁、第一欄、第五段）。「很多群眾存有幻想」。「人民不容易應响抵制的」（第四頁、第二欄、第二段）。「無數的經驗證明，任何全民性的鬥爭，如果只有少數進步群眾响應，而各階層大多數群眾只抱着觀望的態度，不敢參加，這種鬥爭是註定要失敗的」（第四頁、第二欄、第四段）。「在群眾跟不上我們的鬥爭口號時，少數人的行動只能是孤立的行動」（第四頁、第二欄、第五段）。

現在，“登記”的結果，已經証明了他們的糊說八道。他們完全做了錯誤的分析和估計。

根据政府最初的报导，适龄的人数有十二万，但，结果去接受登记的人数只有七万多，不可否认的，还有几万人拒绝去登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請問，目前控制着社障的人士将何以言辩？！

### (三) 有关于負責任与关怀长远利益

10. 他們說：「局勢还是低潮。有人認為：「今天整个东南亚和馬來西亞都普遍出現了斗争高潮」，「而星加坡却是这个高潮的中心」，「現在已經是人民準備反击的时候了」，「今天，客观条件已經完全成熟，所缺少的就是幹部的主观条件」。这种对形势的分析方法是值得商榷的。（第四頁、第三栏、第六段）

沒有人說过，現在是人民準備反击的时候了，也沒有人說过，今天，客观条件完全成熟，。我們所說的是客观条件足够成熟，（參閱我們一九六四年五月四日的联合声明），今天，「登記」的結果，証明我們的观点是对的。一路來我們都坚信，在「登記」的問題上我們是有足够的客观条件进行斗争的，因为「登記」是一項关系人民切身利益重大的問題，真正缺少的是目前控制着社障的人士的斗争意志、决心和勇气。

至于說：「高潮中心」，沒有人說过我們是处在大战中，或是处在战争的舞台中心，人民要天天拿紧枪桿进行战斗。可是沒有人可以否認整个东南亚的斗争洪流天天在高漲，同时，也給我們带来巨大的影响和转变，难道星加坡不是处于「馬來西亞」在东南亚的中心嗎？当然，如果他們把自己钻进牛角尖里，他們是不可能了解到周圍發生的风暴。

這裡清楚的看出他們在講話方面都完全不負責任，都要歪曲別人的意見，怎樣能希望他們在工作方面負責任呢？在此，我們要劝告这些低潮思想的死硬派，現在應該停止用失敗主义思想来麻木自己的时候了！否則将会使已經受了危害的左翼运动再受进一步的危害的。

11. 他們說：「自从二、二」及「十八」大鎮压以来，左翼在組織及領導上受了一定的挫折，和群众的联系也显得鬆懈了，整个左翼的形势是在低潮状态。在这种局势下採取过高形式尽管它是属于宪制斗争范畴，和反动派全面决斗，不應該認為是正确的做法」。（第四頁、第三栏、第二段）

我們感到滿意的是：他們終於承認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已經鬆懈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們不了解群众对「登記」問題上的真正反映，他們曾經再三的提出群众觉悟低，不能接受抵制「登記」的号召，而事实就是他們本身的錯誤。

我們也感到欣慰的是：他們終於承認了抵制「登記」的口号是完全合乎宪法的。因為他們曾經散佈惡毒的謠言中傷我們，說我們主張号召抵制「登記」就是意味着要进行武装斗争和打游击战！他們以为这种說法就可以吓倒一些人，就可以打击和孤立我們，現在應該是他們自食其言了。

有关于抵制或杯葛的行动和口号，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进行宪制斗争的地方都运用过，为什么他們这样害怕运用杯葛的号召呢？也許他們不曾採用这个口号；也許他們从来就沒有听見過吧！其实，採取抵制「登記」並不是过高的斗争形式。

抵制「登記」也不是决斗，目前控制着社障的这些人士，他們自供了他們根本不了解宪制斗争的内容和左翼参加宪制斗争的意义。我們实在很不能理解，他們怎么会把非暴力、和平的杯葛号召想像为是要跟反动派全面决斗！

12. 他們說：「不能和合併前那样，可以在星加坡範圍內考慮問題」（第四頁、第三栏、第三段）。那么，他們为什么不愿意坚决反对「登記」，以协助北婆民族的解放斗争呢？

13. 他們說：「联合邦的左翼力量在大馬範圍內又是最弱的一环」（第四頁、第三栏、第五段）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在星加坡，左翼力量还比联合邦强的地区，掀起一点斗争的火花，去影响联合邦呢？为什么他们一心一意要把自己绑起来和竭尽所能以仰制人民的反殖精神去跟随着一个被目为左翼力量最弱的联合邦呢？难道这是一种正确的负责任态度吗？

14. 至于说：「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是一项经常的、长期的工作」。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掌握每一个斗争的条件，如：反“登记”。以实际行动，领导群众展开斗争，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呢？显然的这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例子。

15. 他们说：「充份利用一切存在的斗争条件，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实事求是」，「稳、准、狠打」，做好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扩大和加强群众的力量，以便能够更好地发挥政治作用（暴露和打击反动派），支援其他地区人民的斗争。（第四页、第三栏、第七段）

但是，奇怪和遗憾的是：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在“登记”的问题上，他们並沒有好好地用以展开进行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相反地只是自我恐吓，自欺欺人地散佈悲观和失败主义思想来蒙蔽人民的视线，方便反动派推行镇压各地区人民斗争的登记阴谋。

在“登记”的问题上，很清楚地我们是站在「有理」、「有利」的一面，所以我们只要进行「有节」的斗争——杯葛登记，同时，在这项保卫人民切身利益的反登记的斗争中，难道不是一项「实事求是」和「稳、准、狠打」的行动吗？为什么那些人只喜欢高谈理论而又不愿意执行工作呢？难道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我们要劝告那些只喜欢高谈理论的专家们，千万不可片面和歪曲「稳、准、狠打」这个口号的意义。否则，这个富有积极斗争意义的口号将被误用来削弱我们的斗争力量，软化我们在长期、困难和曲折中的斗争意志；剥夺我们的主动性；从而危害到整个左翼的进展。过去他们常常利用这个口号作为逃避斗争和掩盖错误的盾牌！这的确是星加坡目前一种失败主义思想的象征！

16. 他们说：「不考虑星加坡和其他地区斗争的正确关系，一味以本邦为依归。孤立的；不适时宜扮演其中心角色，必然造成斗争的脱节，和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妨碍“马来西亚”的斗争全局」（第五页、第一栏、第一段）

总的一句话：他们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以致自相矛盾！

当北婆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登记”将在砂劳越和沙巴强制实施；联合邦也在进行抽兵的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在星加坡号召抵制“人力登记”的斗争是一个孤立的斗争；是会造成斗争的脱节；是会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和会妨碍反马来西亚的斗争。相反的，它应该更能促进斗争的互相支援。

不管星加坡是扮演中心角色还是次要角色或者是催化作用，都必须配合一般的发展以及我们本身的主动力量，我们不可能在星加坡号召抵制登记的同时就马上肯定星加坡是在东南亚的斗争中扮演其中心角色。

如果那些人只想要跟随联合邦的斗争路线（当时联合邦並不主張反对登记）那么，他们就可能以尾巴主义代替积极领导的角色来制订他们的思想路线。老实说，他们必须马上停止这种只向坏处看齐而不向好处学习的态度；只想依赖别人（特别是外地）会为他们斗争而取得胜利，而不想依靠自己；尽一切努力去发挥互助互援之真谛，並真正发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义。

17. 他们说：「采取杯葛这一斗争路线，虽然是属于宪制斗争范围的，可是它必然带来以下的后果：（一）左翼力量损失太大。广大群众跟不上“抵制”的号召，只有少数左派群众赤膊上阵，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援，结果必然陷于孤立。这样，反动派就可以在沒有群众牵制和舆论压力情况下，借机全面镇压。封閉、逮捕、控

告將接踵而來，（第五頁、第一欄、第三、四段）

從以上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所做的估計和分析，完全是建立在虛偽、片面和悲觀主義思想的論述上。現在事實證明，群眾並沒有孤立我們的反“登記”運動。相反的只有目前控制着社障總部的那些人士，則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們的号召和企圖孤立我們的反登記運動。但最終他們卻被群眾所孤立了！

我們曾經說過，在反殖的鬥爭過程中，左翼運動面對反动派的鎮壓是很難避免的，問題是在什麼情況下被鎮壓，對左翼能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我們必須吸取二、二大逮捕的經驗，不要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目前的形勢對左翼運動來說已經達到停滯的地步了，這並非完全受了反动派太多鎮壓的結果，而是目前這些自稱為左翼領導者不能堅定地站穩立場，不能堅決為人民的基本利益鬥爭的結果！

18. 他們也說：「採取杯葛這一鬥爭路線，虽然是屬於憲制鬥爭範圍的，可是它必然帶來：鬥爭條件更為惡劣，進步力量受到挫折，非短期間所能恢復，而起碼的和平憲制鬥爭條件，反动派必然乘機加以限制，反动派的改良欺騙工作就可以順利推行，各種形形色色的投機政客也會乘機活躍，左翼力量的一切宣傳和組織工作將更難展開。這樣一來，那些關心左翼運動的群眾將會失去信心；中間群眾也會對進步力量“敬而遠之”。反殖運動將會大大的倒退，危害長遠的鬥爭利益。（第五頁、第一欄、第五段）

這種言論出自所謂左翼領袖的分析實在使我們感到無限悲痛！在此，顯然的也表明了他們對憲制鬥爭認識得太淺了！憲制鬥爭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僅僅是反动派利用以進行欺騙人民的詭計和花招。過去幾年來，行動黨在星加坡立法議會的操縱就足以教育我們，這種所謂，和平憲制鬥爭條件和國會民主只是一種笑劇。我們沒有理由去珍惜和維護它，我們不能因為反动派會對起碼的和平憲制鬥爭條件加以限制就裹足不前，拋棄原則立場和保護人民利益的鬥爭。這種思想的發展結果將大大地違背了左翼加參憲制鬥爭的意義了！

今天，左翼已經遭受了一連串的法西斯鎮壓，如果他們還不想覺悟，還繼續採取處處逃避鬥爭的路線，那麼，唯有導致左翼陷於更困難進行鬥爭的境地。即使是不敢抵制“登記”也是如此。二、二大逮捕的事件應該就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老實說如果他們不即時糾正那些錯誤理解憲制鬥爭意義的話，那麼他們就已經否定了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虛偽性和欺騙性的本質，同時也就成了議會迷，（不管你願意或是不願意）作了反动派有力的欺騙工具——反动派的效忠反对黨。萬一不幸真的掉進了這種境地，那麼怎樣還有能力去談到左翼長遠的鬥爭利益呢？

有些群眾已經對那些目前控制着社障總部的人士失去信心了，這是由於他們不理會為捍衛人民基本利益而鬥爭的責任和義務；也就是他們的言行不一致！這是一種正確看法。因為倘若群眾只對一些領導層失去信心的話，那還不怎樣惡劣，這是可以馬上糾正過來的，因為這些人可以撤職。（二）倘若群眾對黨（社障）失去信心，這種情況就比較惡劣了，然而這也並非致命之傷，這也還是可以糾正過來的（雖然比較困難）但因為政黨也可以被拋棄，由好的政黨取代。（三）如果群眾對左翼運動失去信心（由於只看到這些人目前是左翼運動的領導者，所以他們的一切行動就是代表整個左翼運動）那麼，這將是莫大的悲劇！如果左翼遭受到嚴重的這一由而後退那就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補救得來了！

19. 他們問「人民怎樣去對左派的長遠鬥爭具有信心呢？」。「又怎么可能幫助促使人民的鬥爭向前邁進，和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的馬來亞的日子到來呢？」（第五頁、第二欄、第二段）

我們要告訴這班人，左翼政党的存在是要獲得人民的信任。要獲得人民的信任，就必須為人民的利益而鬥爭，左翼政党的存在若不為人民的利益服務，只是名存實亡的左翼政党了（如星加坡目前的某些政党一樣，人民只是把它看成一個已經死了的政党或一個已經變了質的政党）。相反的，如果左翼政党能堅貞不渝地站穩立場，即使它是遭受了借機全面鎮壓——封閉<sup>黨</sup>。然而它的精神仍然活在人們的心中，左翼運動的長遠鬥爭信心也一樣的活在人們的心中！

因此，如果這些人不要害怕為人民利益展開鬥爭的話，群眾必然會給予黨和左翼運動以巨大的信任和信心；不管反动派在國會中的面具是否被揭穿或者將給我們在憲制鬥爭中製造更多的困難，尽管政党被封、進步團體被解散、逮捕、控告將接踵而來，群眾也不會陷入投機政客的圈套，而堅決跟隨着左翼的領導！這就是獲得人民對左派的長遠鬥爭有信心的唯一途徑。

20 他們說，我們的抵制号召登記將「加重人民及其他地區鬥爭的負擔。由於左派受到削弱，反动派要圓要扁，就容易得手。他們可以在毫無牽制和反制情況下欺詐人民，驅使人民充當砲灰，替反动派打戰。這樣必然加重人民的負擔。（第五頁、第一欄、第六段）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自我欺騙的范例！這種阿Q的精神，顛倒是非的言論——一切為了某些人反對抵制去登記的理由，讓我們再次告訴他們！只有堅決地反對登記，我們才可能牽制政府的隨心所欲，阻礙政府把人民送去充當砲灰的企圖；才能減輕人民的負擔；加重政府在星加坡境內的忧虑；這樣政府就不可能遣派大量的軍隊和警察到北婆去鎮壓人民的解放鬥爭，換句話說，這樣一來反动派就不能動用全部力量去北婆，甚至還會削弱他們在北婆的力量，以減輕北婆人民鬥爭的負擔。相反地，若不反對反动派在星加坡所進行的人力登記，就不能阻止反动派的隨心所欲，這樣做，唯有幫助反动派輕易地把人民送去北婆當砲灰；協助反动派鎮壓北婆人民的正義鬥爭；加重馬來亞和北婆兩地人民的負擔。

#### (四) 掩蓋事實的勾當

我們曾經指出，在所謂抗議和被迫下登記不是策略也不是鬥爭。但他們仍然叫喊「鬥爭」，其實，他們的所謂「鬥爭」只不過是高喊着口號，等着看看，等着別人去冲锋陷陣的為他們打天下，而他們卻採取鴛鴦般的態度，以為這是比較安全和容易的路綫。

為了迴避鬥爭，他們找了各種藉口如：時機不成熟啦，人民覺悟低啦，很多群眾存有幻想啦，左翼力量損失太大啦，力量對比對我們不利啦，聯合黨的群眾還沒有完全覺悟啦，馬來西亞強制實施後，情況是改變啦！等等，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引用這些藉口。

為了掩蓋找藉口的缺陷，他們便引伸了很多動聽的口號如：穩紮穩打啦，實事求是啦，掌握「有理」，「有利」，「有節」啦，敵強我弱啦，局勢是低潮啦等等

並且將這些口號巧妙地，插進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論裡，使人們不容易覺察出其中的毛病，因為他們也高喊著做好教育和組織群眾的工作<sup>啦</sup>，擴大和加強群眾的力量<sup>啦</sup>，以便能夠更好地發揮政治作用<sup>啦</sup>，雖然這些都是完全不著邊際的亂喊，但他們總希望藉此能使自己有一個美麗的外貌，以便魚目混珠，使人民相信他們的分析是正確的。

為了掩蓋他們的不願進行鬥爭，他們也企圖顯示他們是一個負責任者，不願引起左翼運動和人民遭受嚴重的損失及無謂的犧牲。因此他們就叫喊著要是我們杯葛登記將遭到不可想像的後果，為長遠的利益着想，最好還是在被迫下登記。一切的一切完全是本着主觀的、片面的、幻想的和不正確的估計事件和歷史事實

他們在談論目前的困難和軍事力量對比時，似乎以為是局勢和力量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儘管他們也說政治局勢是變動的，通過人民堅決的鬥爭可以改變敵我力量的對比。但，由於他們的傾力於誇張種種困難，很顯然他們還沒有開始進行鬥爭已敗下陣來了。

那批人只一古腦兒的舉出一系列的難題，絲毫也沒有看到好的一面，並且聲言号召杯葛登記會徹底失敗。說什麼大多數羣眾跟不上這個口號，說什麼，人民是不容易響應抵制的，說什麼，難得中下層階級的響應。

他們就是這樣的充塞着悲觀和失敗主義的見解，他們完全忘記了登記與抽兵是涉及廣大各階層人民的行動，就連反動派也不能免，基於此，我們經現成的統一障礙。

最遺憾的是，這個悲觀主義的論調是發表於五月十八日，也就是登記結束後過了整整一個星期。他們根本不能再爭辯不知道登記的結果。然而他們為什麼還這樣說呢？這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了，我們曾經再三的勸告那些人如果他們能糾正錯誤，進行自我批評，悬崖勒馬，這樣對整個左翼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否則，我們將繼續負起阻止此類欺騙人民的勾當並嚴厲給予暴露和揭穿。

#### (C) 自我欺騙的阿Q精神

為着證明号召杯葛登記“是走不通的”策略，他們說“在現階段，唯一確實可行的就是：在抗議情況下被迫去登記”（第五頁、第二欄、第四、五段）。這批人積極的促長自我欺騙，散佈幻想和阿Q精神。候的事實已經明了杯葛是確實可行。但是，這批人為引証去登記是正確的，他們舉出了所謂兩種“意義”，現在，且讓我們來看看是真“意義”，還是假“意義”。

#### (A) 使反動派無機可乘？

文章的第四部份說：『反動派正想利用左翼抵制的機會，全面壓制左翼。左派採取了「被迫登記」的策略，就使到反動派陰謀不容易得逞。雖然反動派對付左派的藉口很多，而且隨時可以下手，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堂皇的理由和時機（如抵制登記），對付左派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它將遭到人民羣眾的強烈反對，它的“民主面具”就要被進一步揭穿』。（第五頁、第二欄、第五段）

這是個不折不扣的幻夢例子：他們應該了解反動派並不須要用任何藉口來打劫左翼，二、二逮捕反動派並無假借特別托詞，只要他們認為需要，他們隨時隨地都有藉口。

採取所謂被迫登記的“策略”並沒有增加反動派的困難。杯葛不是所謂給……反動派一個堂皇的理由和時機。當反動派認為左翼正威脅着他們，或引起他們困難時，反動派將依仗鎮壓手段對付左翼，關於這點，真正的左翼不應過度掛慮，當然，沒有一個人喜歡被捕。左翼的整個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壓迫反動派的利益。如果我們能成功的做到此點，或有助於動搖反動派的利益，那我們應隨時準備面對一切壓制行動。

由於那些社陣投降主義者的“策略”的結果，反動派並不感到有任何的威脅，當社陣響應反動派的論調，成為反動派的宣傳工具，他們是非常樂意的保持社陣作為欺騙人民的一種新的宣傳途徑。當“左翼”本身幫助反動派帶上民主面具，反動派可能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對付社陣，難道這就是左翼所要的嗎？

從假合併，馬來西亞，二、二逮捕無事件，反動派已十足的暴露了本來面目，他們已付出提高人民政治覺悟的代價，無論有沒有任何堂皇的理由，再進一步的壓制並不意味着反動派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在二、二逮捕中，我們也看不到羣眾會自動起來以具體的行動來顯示強烈的反對。只要這批人好好的吸取經驗教訓，

他們現在應該知道，除非左翼的政治領袖準備和願意領導人民捍衛基本民主權利，人民的反帝意志才有機會启发和擴展，否則，人民如何表現他們的強烈反對帝國主義的統治呢？他們的種種言論只有幫助反动派散播幻想和麻醉人民的思想。

#### (D) 登記不是抽兵嗎？

文章的第四部份說：「反动派驅使人民鎮壓北婆人民的計劃也不容易實現，因為，儘管人民登記了，但並不意味着人民贊同反动派的政策，也不意味着將來人民要听从反动派的指揮，去充當砲灰。」（第五頁、第二欄、第六段）

當然人民是不同意反动派的政策，更不愿當砲灰。但是，我們要問，當人民登記了，反动派執行抽兵時，人民將怎樣去反對呢？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層，怎樣去組織人民，動員和領導他們起來反對當砲灰呢？現在他們不但不承認沒有領導人民的錯誤，還繼續散佈種種幻想的言論來削弱人民的反帝精神，他們到底以什麼邏輯來說：「反动派驅使人民鎮壓北婆人民的計劃也不容易實現」，他們應該知道，要有效的領導人民反充當砲灰，就應該積極領導人民反登記，在反登記的鬥爭中提高人民的警惕，加強人民的意志和決心，從而使反动派的計劃不容易實現，這才是正確的態度，否則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 (C) 到了生死關頭才領導人民嗎？

文章第四部份，最後一段說：「反动派如果還是一意孤行，不尊重人民的願望，強迫人民打仗，就必然把自己放在和人民為敵的地位，則反动派的本質就要全部暴露，人民在面臨生死存亡關頭的時候，必然要丟掉幻想，堅決起來保障他們的切身利益。左翼力量也必然要站在人民的最前頭，領導人民起來鬥爭」。

以上的這些談話，充份地反映了他們的整套思想體系。怪不得，他們一向悠悠然地不關心反动派迫害人民的行動，原來他們是要等到人民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自己起來鬥爭時，才要站在人民的最前頭領導人民鬥爭，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在那種情況下，已經是人民在領導他們而不是我們在領導人民了！

他們說，「人民在面臨生死存亡關頭的時候，必然要丟掉幻想，堅決起來保障他們的切身利益」。其實，存有幻想的不是人民而是他們自己。他們鼓吹被迫登記就是一個促使人民對敵人抱有幻想的例子。怪不得有些人批評他們的言論非常軟弱，只是怕失去個人的利益。

#### 結論

很明顯的，「被迫或抗議下登記」不是策略也不是一種鬥爭形式，是一種澈頭澈尾的妥協和投降表現。似是而非和自相矛盾的荒謬言論，只有暴露他們對帝國主義存有幻想。沒有堅定社會主義原則，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將個人的利益和小部份人的利益放在廣大人民利益之上，也只有暴露他們是個虛偽的社會主義者。灌輸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和失敗主義思想也只有暴露了他們，犯了藐視人民暫時力量的弱小，夸張敵人力量的表面強大的嚴重錯誤，忽視積極領導群眾展開鬥爭，逐步擴大力量從而走向最後勝利的責任。正確的鬥爭方法，是堅定不移，劃清敵友，以客觀的分析，有決心和勇氣領導人民去克服面對的重重困難，用具體的行動和經驗去教育和提高人民的反帝精神，正確去看待憲制鬥爭的作用，了解我們參加憲制鬥爭的意義。正確看待一個左翼政黨的存在作用和意義，千萬不可盲目地高喊著「愛護黨」而忘掉了一切人民的基本利益。

社會主義團結萬歲！

# 行動黨法西斯專政下的「國會民主」

本文會連續刊載於陣綫報第149、150、152期。

## (一) 假獨立與立法議會

爲了挽救「馬來西亞」的全面崩潰，英國當局，聯盟與行動黨頭子們積極勾結在一起，安排了所謂「星加坡退出大局」和假獨立。星加坡的假獨立，不是經過立法議會通過後宣佈的，而是由李光耀集團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的。李光耀這假裝與人民直接或間接磋商，或假裝受過人民的委託都沒有。這種強把假獨立加在人民頭上的專橫獨裁作風，只能表明李光耀集團，是如何服服貼貼爲英美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利益賣命，而對於人民的利益和意見，只是如何等的置之不理。

過去，本邦至少還有一點表面的「國會民主」，立法議會還有召開會議，辯論問題。他們也還舉行過所謂徵求人民意見的「全民投票」，儘管這是一個臭名昭彰的假全民投票，來製造假民意。

然而，在今天，「獨立」的決定和宣佈，却是在幕後進行的。政府沒有舉行什麼所謂「全民投票」，沒有任何所謂「鑑定民意」的措施，甚至連立法議會辯論，都給行動黨省掉了。極端專橫和獨裁的李光耀集團，連利用「國會民主」來欺騙人民的假面具也不帶了。

作爲主要反對黨的社陣，曾針對國家這一重大事件，要求立即召開立法議會進行討論。我們的立委，曾就此問題，多次聯名致函給議會領袖杜進才博士，我們也曾向立法議會，提出若干重要動議——如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反殖愛國人士，撤除英國在星加坡的軍艦和軍事基地，並要求對星加坡所謂「獨立」事件，在立法議會有充分辯論的機會。社陣，代表着星加坡最少三十七巴仙的選民，以及成千上萬沒法投票權的人民，因此，我們的這項要求，理應被接納，而不容輕易被拒絕。李光耀日日夜夜地舉行記者招待會，高談闊論新憲法，也委任律政部長和高級公務員到澳洲和憲法專家磋商。現在，新憲法可能已完成了，而將會被提呈給行動黨控制下的「星加坡國會」批准。然而，到今天爲止，這件事仍未與反對黨和人民有過任何協商。

這是對「國會民主」原則的嚴重破壞。

讓我們進一步看看，星加坡政府（以及聯合邦政府）推行的所謂國會民主，到底是什麼貨色。

## (二) 何謂議會民主？

所謂議會民主，其本義是，人民按照自己的願望，通過每隔幾年舉行一次「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產生一個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政府。這當然是意味著國內要有民主，各政黨有向人民提出其政治觀點和政治綱領的自由和機會。同時，人民在正常氣氛下，每隔一個時期（如每隔五年），按照自己的願望，而不受任何一方面阻礙的情況下，選出自己所喜歡的政府。

換言之，國內有「正常」的環境，有言論，出版，結社，和集會等等的自由，政黨及其領袖有政治活動的自由，而不受到迫害。人身自由更有保障，人民真正的享有一人一票的權利，而不受到任何威脅和恐嚇。警方應主持公正，嚴守法律。

## (三) 星加坡與聯合邦沒有議會民主

星加坡和聯合邦，今天是否有「正常」的民主環境

？政黨是否享有政治活動的自由？星加坡和聯合邦人民是否享有「一人一票」和選出政府的自由？答案是否定的！讓我們看看其原因。

### (甲) 人民沒有真正享有「一人一票」權利

由於非常虛弱的政治原因和「技術」原因，很多人因而被剝奪了公民權、喪失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爲數衆多的反對行動黨的人士，雖然在本邦出生，却得不到公民權，同樣地，在聯合邦也有更多人得不到公民權，一九六三年，在星加坡一百七十萬人口當中，差不多佔人口的五十巴仙是廿一歲以上的，而是應該有投票權的，可是只有六十二萬人口，享有投票權而已。這和一人一票制度的原則，距離得太遠了。

### (乙) 國內沒有民主，反對黨遭受迫害

衆所周知，廣大的反帝，反新老殖民主義以及堅決反對英國（得到美國支持的）所製造出來的「馬來西亞」，和一切反對聯盟和行動黨政權的人民，完全享受不到民主。

(A) 進步組織和進步刊物被封閉。儘管有一些進步刊物和組織能繼續存在，也必須接受諸多不合理的限制。進步組織和進步刊物的影響被縮小到其會員的範圍而已。甚至，人民黨的機關報也被封，而陣綫報雖然沒有被封，但是，印務館的老板，却受到威脅，不得承印我們的報紙，此外，聯盟政府也拒絕發出准証給陣綫報和衆報到聯合邦售賣。

人民舉行和平示威，往往要面對武裝軍警的野蠻鎮壓，甚至連張貼佈告和分發傳單的權利也都被剝奪殆盡。左派政黨和左派工會往往得不到准証舉行和平示威遊行，和召開露天群眾大會。即使戶內群眾大會得到批准，警方附帶很多不合理的條例。（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七日三十工團假繁華世界聯合召開的大會無理被令取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中有一條，規定參加大會的人數不得超過二千人。（如達六千人者，警方便附帶更多苛刻的條件和不接受。）

社陣也曾在我黨立法議員的區域，申請召開群眾大會，但屢次都遭到拒絕。

(B) 政治對手和工會領袖，遭到行動黨（聯盟和英國）的專橫逮捕，而沒有經過審訊。反動派還制定了一系列最不民主的法西斯法令，如緊急法令和公安法令，來對付有效的反對黨。

英國當局，聯盟及其行動黨傀儡政權，扣留了我黨無數的領袖。一百多名英明，能幹的領袖和幹部，至今仍繼續被關在監牢里。其中包括我黨領導人，林清祥，方水從，葉查哈里，傅樹介醫生，林耀輝醫生。有的反殖愛國志士，被扣留至今已達九年之久。雖然，星加坡已獲得所謂「獨立」，有些愛國志士仍被監禁在聯合邦。逮捕行動還在繼續中，茶餐主屈楊志雄和南大生在十一月間被捕，就是一例。

今天，雖然有些政治被扣者已獲釋，但他們却被強加上不合理的條件，而不准參加職工會活動和政治活動。很多甚至被驅逐出境，而不准返回馬來亞（包括新加坡）。

(C)社陣和人民黨不能在正常的政治氣氛下進行工作。當局用威脅、恐嚇、污蔑、造謠和中傷，以及玩弄種族主義政治，來對付我們。有效的反對他們的政敵被行動黨的宣傳工具污指為“共產份子”、“親共份子”，“親印尼份子”，“顛覆份子”等等一大套高帽子。

一九六二年虛假的“全民投票”，行動黨恐嚇人民，如果投空白票，他們即將面臨嚴重後果，在一九六三年突如其來的不民主大選中，行動黨又利用所謂“一旦社陣執政，聯合邦軍隊將開進星加坡”的恐嚇手段。而在一九六五年的芳林補選，行動黨却改用帶有濃厚種族主義色彩的政治手段來爭取選票。

(兩)人民完全沒有機會選出一個真正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政府

(A)執政黨壟斷了整個國家宣傳機器。行動黨一面高唱什麼“公開對抗”和“公開辯論”的調子，而另一方面，卻不讓反對黨有機會向人民解釋他們的主張。

電台、電視和廣播的呼聲，都是在行動黨政府非常嚴厲的控制之下。報界遭到壓力不得不撥出巨版，儘量為行動黨宣傳，而社陣和其他左派政黨却只能有一點點，或者完全沒有宣傳的機會。

反對派向那些還沒有了解真相的群眾放炮，大量存有偏見的親帝國主義，親殖民主義和親行動黨的思想釋藥，而對反帝，反“大馬”的社陣和其他左派團體，却進行惡意的歪曲、污蔑和中傷。電台和電視每天對峙進行行動黨部長們的演說，但卻半字不提社陣所發表的重要聲明。

此外，學校、電影、書籍和一些流通市場的反動刊物，不斷向人民灌輸反動思想，反之，進步刊物，不是受到嚴格檢查，就是完全被封掉。結果，一部份人民已受到這些反動宣傳所影響，不知不覺的，輕易聽信於反動派的言行，而對進步力量抱有偏見。

事實上，人民並沒有一點機會，聽取雙方的觀點，也沒有機會，看到每個政黨的宣傳資料和政治綱領，公平的放在人民面前，以便從中選出他們理想的政黨，出來組織政府。

(B)人民往往還要受到反動派的威脅和恐嚇。一九六二年臭名遠揚的假全民投票，就是最明顯的例子。行動黨在當時恐嚇人民，如果投空白票支持社陣，即將失去公民權，失去福利部救濟金，失去職業，借託居住屋，和出境護照，孩子上學的機會等。一九六三年不民主，突如其來的大選，他們却說，一旦

社陣執政，聯合邦軍隊將開進星加坡，取消憲法。面對着這些威脅和恐嚇，人民就不可能有機會在“正常”的氣氛中，按照自己的願望，選出他們所喜歡的政府。

(C)在執政的傀儡政府操縱之下，整個選舉機構都是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選區的劃分，完完全全是不利於反對黨。

在星加坡，選區的劃分乃由行動黨一黨包辦。他們沒有舉行各政黨團圓會議或其他協商形式，來保障大選的公正。為了私人的利益，行動黨的選區劃分，必然是保障了他們長期統治的野心。星加坡選區重新調整的工作，本來在兩年前即正所謂要修改了，但至今還是，[只開樓梯標，不見人下來]。行動黨把選區劃分成了什麼樣子？這只有行動黨的頭子們才知道。

(D)就拿大選結果來看，也沒有真正表達人民的願望。在一九六三年突如其來的不民主選舉中，行動黨獲273000張選票，佔選民的47%，中選了37席（即每席7000張選票選出一席）。而社陣和人民黨共獲201000張選票，佔選民的35%，却只中選13席（即每15000張選票才選出一席）。換言之，社陣每一席位的票數，等於行動黨每一席位票數的兩倍。

這一切，說明星加坡（和聯合邦）沒有議會民主。在目前的議會制度下，人民並沒有真正的選擇權利。議會民主只是有其名，而無其實。即使還有一點什麼“議會民主”的話，也早已經被行動黨（在星加坡）和聯盟（在聯合邦）劃為己有，而變成露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四）行動黨政府是代表少數人的傀儡政府。星加坡是一個一黨專政的

今天，星加坡已被淪為一個警察國家（聯合邦亦是如此），充滿着白色恐怖。有效力的反對黨領袖被無理逮捕和拘留，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被剝奪殆盡。人民完全沒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罷工和遊行自由。國內已沒有議會民主的存在，議會民主名存實亡。新加坡是不折不扣的一黨專政。

執政黨通過政治部（秘密警察）

用鐵腕政策統治人民。而行動黨乃為其英美帝國主義主子的傀儡政府。所以，英美帝國主義者，才是我國真正的統治者。

當局雖舉行定期性選舉，然而，反對黨時時刻刻面對法西斯式的迫害，自由權利被剝奪，能幹的領袖和黨組織員被抓進監牢，或被禁止參加政治活動；一切宣傳工具都由反動派一手包辦和壟斷；言論、出版、結社和集會權利也完全被扼殺。行動黨不斷向人民進行招搖騙術，歪曲誹謗，威脅和恐嚇，無數的人民被剝奪了公民權和喪失了投票權。在這種情況下，非常明顯的，星加坡（以及聯合邦）已逐漸失去其一人一票制度下的民主選舉，人民已不可能進行什麼真正的自由選舉，也完全不可能選出真正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人民政府。

我國（馬來亞）有的不是代表“多數人”的政府，而是代表“少數人”的傀儡政權。這個政權所代表的利益，也只是少數人的利益。

(五)星加坡立法議會沒有實權

或許有人要問：星加坡立法議會不就是政權的中心，不就是“議會民主”的佐証嗎？我們不認為是這樣。

不久前，星加坡宣佈“獨立”的時候，星加坡立法議會完全被擱在一旁。這就說明，甚至關係全民利益的重大問題，立法議會也是無權過問的。李光耀集團的法西斯行動，也足於使人們對此問題，瞭如指掌。

或許也有人要問：我們不是可以利用立法議會辯論，來暴露反動派嗎？我們認為，我們已經不可能繼續這麼做了，行動黨已經一步緊接一步地，把星加坡僅剩下的一層薄弱的議會民主的面紗，也完全揭開了。

(A)一九五九年，行動黨贏得五十一個選區中的四十三個席位而執政，當時，它的對手，是一個完全沒有群眾基礎的，搖搖欲墜的人民聯盟和巫統集團，因此，行動黨在當時對玩弄“議會民主”的把戲，倒還顯得很熱心。星加坡立法議會差不多每隔六個星期都要開一次會，這樣，立法議會就開得很有序，也很頻繁。各項重大問題，都要經過立法議會的激烈辯論。這種情形，維持了大約兩年半的時間，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底，星加坡的議會民主也逐漸宣告死亡了。

(B)隨後，行動黨繼續於即走上了反人民的反動路線，而公開成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傀儡。他們失去了群眾的支持。但是，他們還以為，憑着議院內的多數席位，就能把反對黨嚇倒和壓倒，繼續領導人民。

然而，經過一九六一年底，馬拉松式的反假合併大辯論，以及隨後一連串地暴露行動黨親殖民生計和反勞工的政策，尤其在一九六二年初假全民投票法案通過以後，爲了防止對其背叛人民的本質的進一步暴露，行動黨即採取步驟，限制和剝奪了星加坡立法議會辯論的機會。其目的，無非是要制止反對黨，進一步揭穿其出賣人民利益的勾當。

## 六、立法議會已不是一個公開的論壇

(一)星加坡立法議會過去定期開會傳統已不存在了。立法議會可算是進入冬眠狀態。一九六三年九月舉行會議之後，立法議會就一直休會到一九六四年才再召開。而從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開始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止，星加坡立法議會也只有在九六五年六月開過一次時間僅僅只有兩個半小時的會議。

(二)星加坡立法議會會議的次數，本來就很少而每一次會議，行動黨總是匆忙地提出新的法案和臨時動議迫使反對黨無法準備，使反對黨的議員沒有充份時間研究法案和準備演詞。此外，本地報章，在執政黨的重重壓力下，只撥給反對黨非常有限的版位。(通常只有執政黨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辯論也往往進行到深夜或通宵達旦。這樣，反對黨的議員演詞，有時甚至沒有在隔天的報章上刊載。

(三)電台的新聞節目和立法議會採訪報導，將行動黨部長的演詞全文播出，而反對黨的議員演講，不管多長多重要，也不過是提提其中的一兩句而已。

(四)“大馬”加在人民頭上之侈，立法議會的辯論時間，進一步受到限制。議會常規也經過了修改，

更加嚴格地限制議員的發言機會，現在，每一名議員，只能在口頭質問的議程上，向部長提出三個問題。對於財政預算報告和元首施政方針，反對黨議員的發言時間，被縮爲區區的一小時而已。如果，爲了翻譯員的方便，而把演講速度放慢，就連一小時都不到。反對黨議員演講的人數也要受到限制。而且，政府的重要動議，法案等重要的政府文件，也時常在最後一分鐘才被給反對黨的議員，使他們沒有充份時間研究政府的財政預算案，長篇報告和種種複雜的法案和文件和沒有足夠的時間準備他們的演詞。

所有這一切，說明了什麼？說明了行動黨已破壞了立法議會其所有的一些作用，使人民代議士，不能在對國家重大問題進行辯論和發表意見。立法議會已不再是暴露反動派和進行政治大辯論的論壇。它在人民的腦海里，早已消失。今天，甚至議長也只須半天職。星加坡立法議會已成爲一個樹膠印，也僅僅是如此而已。行動黨有權讓立法議會長期休會。須要召開的話，也是爲了給行動黨部長們的濫用國家工具，進行無法無天的法西斯行徑，製造合法的外衣而已。

## 七、行動黨使人民代議士失去作用

今天，行動黨本身已經剝奪了星加坡立法議會作爲最高立法機關所有一切權利。按照一人一票選舉制，立法議會本來是民權的象徵，但是，在行動黨統治下，它已不存在。其實，行動黨早已不相信這個制度了，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巴旺空缺時，行動黨對該區補選，完全置之不理。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不民主大選宣佈時，三巴旺的這一空席才有立法議員。

而今天，立法議員甚至連法律保障下的權力都享受不到，社陣議員申請訪問獄中的政治犯，不被批准，政府部門，對他們爲選區人民的一切要求，往往被擱在一旁，甚至被拋到垃圾堆。他們申請在自己選區內開群眾大會，向人民表達意見，也遭到拒絕。

這樣，作爲反對黨的議員，還有什麼作用呢？雖然，他們是人民的代議士，但星加坡立法議員(在聯邦是國會議員)，却不能避免

遭到逮捕和拘留而沒有自由。今天，我們的三名立法議員和其他一百多位同志，還繼續被關在行動黨的法西斯監牢里，失去了他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被拘留的立法議員，連每月應有的津貼金，也被法律和技术問題的藉口劫去了，更無恥的是，甚至連候選人按金，也不願發還給他們。

所有這一切，都極端明顯地說明，星加坡“獨立”，這一關係全民利益的重大問題，行動黨也不想開會。他們還玩弄所謂經過立法議會“討論”的把戲也不要了。這顯示李光耀集團如何看待立法議會和立法議員的作用。

## 八、小結

這說明了什麼？

一這說明了星加坡沒有議會民主，說明行動黨政府是獨裁政府。

二說明了星加坡立法議會，甚至關係全民切身利益問題，也無權決定。

三說明星加坡，民選議員不過是裝飾品，甚至關係到國家利益的問題也不得在立法議員提出討論，他們只有幫助和配合李光耀集團，在立法議會里，通過不民主的法案，追認行動黨部長爲媚外國壓斷者本家所付的開銷，和通過星加坡“獨立”的新法案，作他們的樹膠印而已。

四這也說明，立法議會大權是一種花招，在反動統治底下，公平和民主的選舉是不可能有的。

五這同時也說明了，獨裁的行動黨已把星加坡變爲一黨執政的星加坡。

這是由行動黨在英帝國主義者的指導和同意下自編、自導和自演的丑戲。給人民帶來的外是行動黨的“獨立”和行動黨的“憲法”，也是英帝國主義者的憲法。

当前左翼斗争路线问题学习提纲  
(星洲社会主义阵线中央宣教委员会发)  
1966年8月

甲 有关“斗争路线”问题：

(一)当前左翼内部存在的一些分歧主要表现在那些问题上？

- (A)「国民登记」
- (B)「退出“大馬”」口号
- (C)统一战线
- (D)新加坡假「独立」及“争取新加坡单独立”
- (E)杯葛「国会」与抵制补选
- (F)五一大會提案

(二)怎样理解这些分歧？必须用怎样的观点（联系还是隔绝的、静止的还是发展的）来看待这些分歧？

- (A)只是意见上的不同嗎？
- (B)是不是方法上的不同？态度上不好？
- (C)还是斗争路线上的不同？

(三)什么是斗争路线？

- (A)“斗争路线”包括些什么内容？  
(思想与政治路线、组织与行动路线)
- (B)构成一条斗争路线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四)目前的左翼内部分歧是正确斗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分歧还是「正确斗争路线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分歧」？

(A)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一般特点是什么？

- (1)在原则性与灵活性问题上。
- (2)在战略与策略问题上。
- (3)对待群众觉悟问题上。
- (4)在看待敌人的镇压问题上。
- (5)在看待阶级的敌人和友人（统战）问题上。
- (6)在对待如何夺取政权及议会斗争的问题上。
- (7)在组织路线上。

(B)什么是“左”倾冒险主义？其一般特性是什么？

(小提纲如(A)项)

(五)左翼的斗争分歧，必须以复样的方式来解决？

(A)解决思想矛盾的方式有哪些？（协商一致、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  
其中不同点在那里？

(B)对于非原则性的错误，可以用什么方式解决？

(C)对于无意犯上原则错误者，又必须用什么方法？

(D)向那些少部份有意散播错误斗争路线者展开必要的斗争，是否是不讲究团结？那些有意散播错误路线者，对左派运动起着怎样的作用？

(六)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 (A)社会根源
- (B)历史根源
- (C)思想根源
- (D)敌人的蓄意鼓励

(七)左翼斗争路线上的分歧将会怎样发展？

(A)为什么必须剔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怎样剔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可能继续发展嗎？

- (B)左翼內部在这次剷除錯誤路線后，是否永远不會再有分歧？
- (C)今后的分歧是否一定是与这次分歧一樣？
  - (1)在分歧內容上
  - (2)在分歧的表現形式上
  - (3)在解决分歧的方法上
- (D)怎樣从这次的分歧中，吸取必要的教訓？

## 乙 關於“国民登記”問題

- (一)主張“有原則登記”的基本論點是什麼？
  - (A)群众的覺悟問題
  - (B)各地左翼政黨联合斗争問題（全部与局部問題）
  - (C)反動派的鎮压与斗争的高潮問題
  - (D)斗争的阶段性（登記阶段与徵兵阶段）
- (二)認為应“杯葛登記”的基本論點是什麼？
  - (A)原則与立場問題
  - (B)其他小提綱为(一)項
- (三)杯葛‘登記’与‘有原則登記’的不同在那里？策略上的不同？还是原則上的不同？“有原則登記”的錯誤在那里？

## 丙 關於「退出“大馬”」口号

- (一)主張「退出“大馬”」口号者的主要論點是什麼？
  - (A)是「解散‘大馬’」的一項策略
  - (B)对反動派採取「先發制人、搶先一步」，对群众展開积极領導（新加坡受“大馬”災難最深）
  - (C)爭取新加坡更大自主權，打击与削弱反動派勢力
- (二)「退出“大馬”」口号的錯誤在那里？
  - (A)是不是一項瓦解“大馬”的策略？
  - (B)怎樣正確引导群众的不滿“大馬”情緒？
  - (C)怎樣看待反動派的新安排？它會不會对人民有利？
- (三)「粉碎“大馬”」与「退出“大馬”」的精神實質有何不同？將出現怎樣不同的斗争結果？

## 丁 關於統一戰綫問題

- (一)什麼是統一戰綫？統一戰綫与在議會內的联合行動有何不同？
- (二)統一戰綫应基於什麼原則？在現阶段的民族民主运动中，統一戰綫的最低綱領是什麼？
- (三)統一戰綫的作用在那里？
  - (1)孤立那些主要敵人？
  - (2)中立那些人士？
  - (3)爭取那些人士？
- (四)左翼应在統一戰綫中，掌握什麼原則？保持怎樣的一种地位？才能使統一戰綫發揮其作用？
- (五)放棄「工农联盟」的統一戰綫是怎樣的「統一戰綫」？馬來亞的現實情况是否不能先建立「工农联盟」？怎樣处理城市与鄉村區的斗争？
- (六)劳工黨与進步黨的「联合陣綫」是什麼貨色？对斗争起什麼影响？
- (七)「行動黨會爬回人民队伍中来」的言論正確嗎？主張与王永元搞統战者犯上了那些錯誤？

## 戊 關於新加坡“獨立”問題

- (一)新加坡的假“獨立”是否能在某些“意義上”值得“歡迎”？怎樣理解人民鬥爭成果與新加坡假“獨立”的關係？
- (二)接受新加坡“獨立”為一事實，並以此為基礎展開鬥爭是否正確？認為承認不承認新加坡“獨立”不是一件重要的事，而「重要的是如何打倒反動政權」的說法對嗎？對鬥爭有何影響？
- (三)「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的主張正確嗎？
  - (1)是不是實現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的一項策略？
  - (2)根據現實的條件，有可能取得新加坡「真正的獨立」嗎？
  - (3)「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的危害性在那里？
- (四)主張「新加坡單獨獨立」者犯上了怎樣的錯誤？

## 己 關於杯葛「國會」和抵制補選

- (一)左翼應如何看待「議會」及「議會選舉」？為什麼說「議會選舉」及「議會」有它的局限性？
- (二)左翼參加「議會選舉」是一項目的還是手段？為什麼說目前的「議會民主」已死亡？左翼是否可以依靠目前的「議會」來推展反殖鬥爭？
- (三)杯葛「國會」與抵制補選是否是放棄「議會鬥爭」？其積極意義在那里？怎樣更大發揮其積極意義？
- (四)堅持應出席「國會」及參加補選者的論據是什麼？其錯誤在那里？將導致怎樣的後果？

## 庚 關於五一大會提案

- (一)“五一大會”提案中的「兩地人民按各自情況，展開打倒反動政權鬥爭，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意味着什麼？是否有“爭取新加坡獨立”的含意？是否有放棄工農聯盟及隔絕城市與鄉村區人民鬥爭？是否有改變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目標？
- (二)在大會提案中，強調「星馬兩地」、「新加坡人民團結……」的概念，是否正確？
- (三)為什麼說五一大會提案第四條是此次大會的精神實質？其危害性在那里？